

戰後蘇聯 和平外交政策



大連東北大學圖書館印行

578.481

757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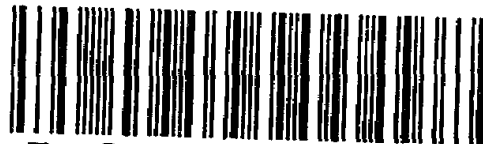
戰後蘇聯和平外交政策

羊兵編

大連東北書店印行

戰後蘇聯和平外交政策

羊兵編



3 0617 2141 5

1951年

代 序

蘇聯的對外政策是明白而顯然的：

一、我們主張和平，並主張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業務聯系。我們現在站在這個立場上，而且將來還會站在這個立場上。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來試圖侵犯我國的利益。

二、我們主張和那一切與蘇聯交界的鄰國保持和平的親近的善鄰的關係，我們現在站在這個立場上，而且將來還會站在這個立場上。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來試圖直接或間接侵犯蘇維埃國家邊界完整性和神聖性的利益。

三、我們主張援助那些遭受侵略並爲自己祖國獨立而奮鬥的民族。

四、我們不怕侵略者的恫嚇，並準備着以加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犯蘇維埃國界神聖性的戰爭挑撥者的打擊。

蘇聯的對外政策，就是如此。蘇聯在其對外政策中是倚據於：

一、自己的日益增長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實力；

二、我們蘇維埃社會的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

三、我們各族人民的友誼；

四、自己的紅軍和紅色海軍；

五、自己的和平政策；

六、世界各國切身需要保持和平的勞動者的精神援助；

七、那些因某種原因而不願破壞和平的諸國家的審慎態度。

黨在對外政策方面的任務如下：

一、即在今後也實行維護和平並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業務聯系的政策；

二、小心謹慎，決不讓那些慣於假手他人從中漁利的戰爭挑撥者把我國捲入衝突中

去；

三、極力鞏固我國紅軍和紅色海軍的戰鬥實力；

四、鞏固我們與世界各國需要國際和平友善的勞動者間的國際友誼聯系。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總結)

目 錄

一 軍隊復員，全國展開和平建設，為四年完成新的

斯大林五年計劃而鬥爭，為爭取世界持久和平民主而鬥爭。……一——二四

戰爭結束，和平建設開始。

軍隊復員，轉入和平勞動，蘇軍保衛着世界和平。

為爭取持久和平民主而鬥爭

二 堅主戰後國際合作，擁護聯合國機構，

堅持大國一致原則，反對違反聯合國及安理會原則。……二五——三三

堅主戰後國際合作……………二七

擁護聯合國機構……………三〇

堅持大國一致，運用否決權。……………三三

反對美國違反聯合國組織原則……………三六

反對「北大西洋公約」.....	四
指出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今日可以並存， 堅主蘇美友誼合作，向美國伸出合作之手.....	六五——六二
斯大林指出：兩種制度可以長期合作， 蘇、美合作不僅可能，而且必要，而且是聰明的。 向美國伸出合作之手.....	六三——六七
四 嚴厲斥責戰販，制止戰爭叫囂，堅主裁縮軍備.....	九三——一三一
斯大林指出：邱吉爾挑撥戰爭.....	九五
斯大林指出：戰爭恐懼是由于戰販的 宣傳所引起，應當廣泛組織宣傳揭露.....	一〇三
揭露美國的新戰爭宣傳.....	一〇四
力主裁縮軍備.....	一三三
揭露美、英反對裁軍和大力擴充軍備.....	一二五
提出裁軍具體辦法.....	一二九
五 戳穿「原子外交」把戲，反對原子 武器的製造和使用，堅主國際共管.....	一三一——一五一

斯大林指出：原子彈沒有重大威脅。

原子彈之專有不能持久，原子彈之使用將被禁止。

指出原子彈不成秘密之理由日本。

擁護禁用原子武器及嚴格國際監督。

反對美國破壞管制原子武器的工作。

提出管制原子武器的具體辦法。

六 反對盟國軍隊駐在前盟國的領土上事，並要求撤出，並要求盟國人引。

反對武裝干涉中國及希臘內政。

反對英、美在前盟國領土上駐軍和建立軍事基地。

反對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政。

反對英國武裝干涉希臘內政。

七 信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反對反蘇謠言，鞏固中蘇兩族人民永久友誼。

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開中蘇關係發展的新階段。

粉碎中國反動派的反蘇陰謀。

粉碎中國反動派的反蘇陰謀。

一五九 一六一 一六二 一六三 一六四 一六五 一六六 一六七 一六八 一六九 一七〇 一七一 一七二 一七三 一七四 一七五 一七六 一七七 一七八 一七九 一八〇 一八一 一八二 一八三 一八四 一八五 一八六 一八七 一八八 一八九 一九〇 一九一 一九二 一九三 一九四 一九五 一九六 一九七 一九八 一九九 二〇〇

八 堅主德國民主統一，不承認英、美、法分裂德國之倫敦三外長會議之

一切決議，指出柏林形勢應由英、美、法三國負責。……………一九七——二〇二

斯大林指出：德國的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

乃建立鞏固與持久和平的最重要保證之一。……………一九九

堅主德國民主統一，反對英、美、法分裂德國陰謀。……………二〇三

堅主以和平民主原則解決對德和約問題……………二〇六

指出四強倫敦外長會議之破產英、美、法三國應負全責。……………二一〇

宣佈非法的倫敦英、美、法三外長會議其一切決議均視為無效。……………二一七

反對德國西佔區實行非法片面的貨幣改革……………二四一

應德國民主人士要求，實行貨幣改革，並撥大量糧食，幫助德國人民。……………二四七

指出柏林形勢應由英、美、法三國負全責。……………二五〇

指出安理會無權討論柏林問題……………二五〇

斯大林揭露：英、美、法執政集團在柏林的行爲，爲其侵略性的表現。……………二六六

九 堅主嚴懲日本戰犯，建立民主日本，

四強一致簽訂對日和約。……………二六九——二七四

堅主嚴懲戰犯，反對美方多方包護戰犯。……………二七一

堅主管制日本工業，反對麥氏鎮壓工人運動。…………… 二八三

反對美國縱容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主張審查美國對日政策…………… 二八八

堅主四強一致起草對日和約…………… 二九一

一〇 同情並援助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

反對帝國主義統治政策。…………… 二九五——三三三

堅主執行莫斯科會議對朝鮮決議，反對美方破壞聯委會工作。…………… 二九七

提議蘇、美兩國軍隊同時自朝鮮撤退。…………… 三〇五

決于四八年底撤完北朝鮮駐軍…………… 三一

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三三

堅主巴勒士坦應以民族自願原則分治，反對英、美煽動侵略戰爭。…………… 三四

反對英、美與荷奴役印尼人民…………… 三六

反對英國分割印度…………… 三〇

反對法國武裝進攻越南人民…………… 三三

二 批准對意、羅、保、匈、芬五國和約，
減低羅、芬、匈三國賠款。…………… 三五——四

首先作出大國與小國應當和可以合作的榜樣	三二七
批准對意、羅、保、匈、芬五國和約	三二五
慨然允諾減少羅、匈、芬三國賠款	三二九
在平等基礎上與羅、芬簽定友好條約	三三〇

三 幾個個別問題。 三二七——三三〇

堅主保護全世界民主與公民自由	三二九
指出蘇、美貿易現勢應由美國負責	三三〇
堅主援助難民及流落他鄉者	三三一
堅主的里雅斯特為中立的自由區	三三五
指出巴西、智利與蘇絕交是討好外國主子和仇蘇所致	三三六
抗議美政府縱容對蘇聯公民的綁架	三三一

編者聲明 三三五

一 軍隊復員，全國展開和平建設，
爲四年完成新的斯大林五年計劃
而鬪爭，爲爭取世界持久和平民
主而鬪爭。

戰爭結束，和平建設開始。

新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恢復我國遭受戰災的區域，恢復工業的戰前水準，以至於在頗大程度上超過這個水準。更不待說，在最近期間就會廢除購物證制（長時間的熱烈鼓掌），並且特別加緊注意擴大日用品生產，用一貫減低所有一切貨品價格的辦法來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準（長時間的熱烈鼓掌），同時加緊注意建設各種科學研究院（鼓掌）；業務使科學能盡量展開它所有的力量（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我相信，只要我們對我國的學者給以應有的幫助，他們在最近期間，就不僅會趕上，而且會超過外科學成績（長時間的鼓掌）。

至于說到更好一個時期的計劃，那末黨是立意要造成國民經濟強大的新高漲，使我們能夠——譬如說——把我國工業水準提高到超過戰前水準達三倍。我們必須使我國工業能每年出產生鐵達五千萬噸（長時間的鼓掌），鋼達六千萬噸（長時間的鼓掌），煤炭達五萬萬噸（長時間的鼓掌），煤油達六千萬噸（長時間的鼓掌）。只有做到了這步時，才可以說，我們祖國已有了免除一切意外的保障（熱烈的鼓掌）。這大概是需要三個新五年計劃的時間——也許還要多些——才可做到。但這是可能做到，而且是我們所應當作到的（熱烈的鼓掌）。（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



林選區預選大會上的演說

偉大愛國自衛戰爭勝利結束以後，我國人民的全部工作，都是以斯大林同志的著名指示為依據：『戰勝敵人以後，蘇聯進入發展自己經濟的新的和平時期。目前擺在蘇聯人民面前的任務是：鞏固既得的地位，進一步向新的經濟上昇邁進。我們並不能僅限於鞏固這些地位，因為這會陷於停頓，——我們應當進一步前進，以便創造國民經濟新的大力上昇的條件。我們應於最短期內治好敵人所予我們的創傷，恢復戰前國民經濟發展的水平，以便在最近時期大大超過這一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質福利，更加鞏固蘇聯軍事經濟的威力』。

現在大家都看見：蘇聯人正在勝利地實現這個牢牢鞏固既得地位與進一步向新經濟上昇前進的斯大林綱領。

如果說戰後五年計劃的第一年計劃，因為在戰後第壹年中消耗了很多力量於使工業從戰時軌範轉入和平發展的軌範，且又由於一九四六年旱災和歉收所造成的額外困難而未充分完成，那麼早在戰後五年計劃的第二年份，整個經濟陣線的情況已有了改善。一九四七年，我們的工業不僅已經完成，而且大大超過自己的一年計劃。由於這結果，戰後五年計劃頭兩年的總計劃，已完全完成了。我們的工業於去年年底就已提高了戰前一九四〇年的水平，這一事實就是蘇聯人民的巨大成就。

在這種情況下，完成戰後五年計劃有決定意義的一年，乃是五年計劃當前的第三年。完成整個五年計劃，而特別重要的是提前完成五年計劃的可能，這取決於我們工作的勝利，取決於黨、職工會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作。我們知道：早期完成五年計劃的思想，深深地貫穿於工人階級的意識中。

早在去年，列寧格勒的男女工人就號召全國男女工人在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這一號召得到最廣

大的反響。我們已爭得在本年頭三個月內，使工業品的出產與上年最後數月相較並未見一般的減低。今年我們的工業，已季季超過所定任務。今年頭九個月，工業總產量與去年同一時期相較，已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此一事實，說明了我國戰後復興和經濟上昇是如何之快。今年我們工業比戰前一九四〇年水平提高百分之十七這一事實，也說明了這點。（鼓掌）

隨着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工人階級的物質福利也增進。今年至大和職員工資總額，幾乎超過一九四〇年工資總額的兩倍。廣泛的住宅建築、學校、醫院及休養所和文化機關的建築都在進行着。五年計劃中規定關於改善勞動者生活及其勞動條件的擴大計劃正順利地實現着。

顯然，我們並不以已得成就而高枕無憂。我們也未忘記，仍有系列輕重工業部門直到現時還殘留着戰時破壞的痕跡，還未達到戰前的水平，對於改善工業品的質量還未進行必要的鬥爭。同時，既有的成就，使我們加速落後工業部門的提高，保證戰後工業五年計劃的早期完成。黨號召我們前進——在各企業和集體農莊中更好地組織和展開為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鬥爭。

在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所領導的工業是普遍和直線式的上昇。現在，新民主國家也走上了這一條道路。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可能辦到的。雖然它們這些國家所受的戰災比蘇聯和新民主國家無比的小。

現在美國工業還未達到一九四三年的水平的百分之八十，當時美國接收了大量軍火定貨，所以達到了最高的水平。雖然如此，美國股份公司的利潤，却在不斷增高。如果說一九三九年的利潤為六十四億元，而在戰爭最高潮時提高到年得二百四十億元，那麼，去年美國壟斷資本家幾乎獲利三百億元。另一方面，近年來美國工人的工資很落後於物價的增長，這就是說，工人階級的境況大大降低。

如果據官方報導，美國失業人數僅僅乎超過三百萬人，——但從很多材料看來，這最低限度被縮小了三倍——那麼美國半失業的、非全週工作的人數，就使據官方統計，也已經達到了八百萬人以上。

或者拿法國作例子，在這裡工人階級的境况引起普遍的注意。法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已由於物價的提高而在戰後降低了兩倍。從已公佈的材料可以看出，法國資本家於今年上半年的利潤等於法國全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而工人和職員的工資僅達該國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九。這些統計表明：法國資本家的利潤，大大超過法國全體工人和職員所得工資的總數。

當我國工業的上升用我們國內富源與蘇聯人民勞動為基礎之同時，歐洲諸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建設却處處仰賴於「美國大叔」的貸款。

在歐洲圍繞着「馬歇爾計劃」的叫囂聲，是大家都知道的。這一計劃被譽之為戰後恢復歐洲經濟的救濟事業。假使照某些英國或法國政府人士的說法，似乎如沒有「馬歇爾計劃」的美國貸款就不能確保歐洲國家經濟的恢復。可是，根據美國貸款計劃在今年流入歐洲資本家腰包裡的美元，並未促成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真正的發展。美元之所以不可能促成這種發展，是因為美國貸款的目的不是為了恢復與發展跟美國競爭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而是為了確保美貨在歐洲獲得更廣泛的銷售市場，是爲了將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依賴現時統治着美國的資本主義壟斷及其侵略計劃，而置歐洲各國人民自身利益於不顧。

相反的，蘇聯工業戰後的恢復與發展並不依賴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並完全爲滿足於全民的需要而服務。

在蘇聯，無論是工業也罷、無論是農業也罷，都已步入新的高漲時期。下面就是某些事實：

今年穀類農作物的總收穫量已達戰前一九四〇年的水平。儘管播種面積尚未達到戰前水平，並且還未補償在敵人佔領時期農業上那些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所遭受的損失，我們還是達到這一水平。由於現有技術更正確的利用及男女集體農民勞動組織顯著改進之結果，今年穀類作物的收穫超過了戰前一九四〇年的水平，這一事實具有巨大的意義。現在，我們懂得很清楚，在農業方面我們主要的任務是爭取進一步提高穀粒作物及其他農作物的收穫量。

大家知道，今年繳納公糧的進程如是順利，我們政府永遠賦以最重要的意義。省與區之間以及各共和國之間所展開的競賽，都得到了重大的成果。你們可以從在我們報章上發表的給斯大林同志許多信中知道這一點。儘管伏爾加河流域大部地區發生旱災，繳納公糧計劃仍舊順利完成。許多省份及邊區向國家繳納的糧食，大大地超過於去年，也超過了他們在戰前年份內所繳納的。只要指出下面這些情況就夠了：今年全烏克蘭所繳納公糧比去年多一萬萬三千一百萬普特（每普特合十六公斤），北高加索多七千七百萬普特，西比利亞多四千萬普特。現在不僅完全可以確保居民今年糧食的供給，而且還建立了未來國家必要的貯藏。

爲了儘速進一步發展農業，——穀物、棉花、甜菜和其他農作物，以及爲了給牧畜業的全面發展而建立飼料基礎起見，國家正在採取廣泛的措施，以提高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的農業技術，並供給礦物肥料及一切必需的機器。現在集體農莊在國家幫助下可以提高公共性畜業的一切部門同時也可以提高其生產率。今年農業從國家得到的拖拉機較之戰前一九四〇年多三倍，汽車多兩倍，農業機器多兩倍。國家不斷實行各種新措施，以便全面提高農業的技術基礎，減輕集體農民的勞動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

今年在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中特別廣泛地展開了競賽，這首先應歸功於我們黨的各級組織。與此同時，集體農莊對懶漢及集體農莊勞動破壞的份子進行了順利的鬥爭，而這將促進組織集體農莊生產進一步的改善及集體農村物質生活的提高。政府去年頒佈關於農業重大成就的獎賞之決定，在農村社會主義競賽的熱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們在集體農莊以及國營農場工作人員中間，現有數千名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數萬男女集體農民，由於在農業勞動中建樹重大的成績而被獎以勳章和獎章。對那些將因其在農業、牧畜業及掌握農業技術方面的成就而獲得政府獎賞者的要求。本來已決定提高了可以不必懷疑，今年獲獎的隊伍不僅不會縮少，而且會更加擴大。集體農莊中競賽的規模及日益增長的勞動熱潮說明了這一點。

幾天以前，黨與政府公佈了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提議而通過的關於「在蘇聯歐洲部份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帶創建田地防禦林帶，實行農作物與牧草輪種制，建造池塘與蓄水池，以保證年年高度良好收穫計劃」的決定。它所規定的目的是利用現有巨大的實際經驗及農業科學成就，使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帶武裝以先進技術的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於最近幾年內在農業和牧畜業今後發展上完成基本的躍進。這一計劃，對於掌握農作物和牧草輪種制及大規模組織創建田地防禦林帶工作，具有特別的意義。向我國歐洲部份草原與森林草原地帶的旱災和歉收宣戰的這一龐大的國家計劃底實現，將使我們的農業走向年年豐收的坦途，使集體農民勞動成爲高度生產力的勞動，並大大提高蘇聯的經濟威力。我們對實現這一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工作計劃的信心，說明了當我們循着共產黨和偉大斯大林所指出的道路行進時，我們的力量、我們的成就和我們能力的增長是如何迅速。（掌聲雷動）

由於領導國民經濟的已變得任務更加複雜，所以我們在國家計劃、組織物質供給、一切經濟部門

應用先進技術等方面，便面臨新的任務。

在國民經濟計劃事業上，使個別生產部門的發展相互配合與使其發展加速的問題，具有特別的意義。衆所週知，從利用裝備和資材的漸近的技術——經濟標準出發，現時對企業編制生產與建設的計劃，這將促進工業、運輸和其它國民經濟部門加速的發展。

對執行計劃實行監督，其目的不單限於求得生產總量的成績，而且必須保證完成主要物品之生產，及改進生產品質的任務。

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大有賴於正確的組織物資供給、創立必要物資後備力與節省利用國家資材。在當前的大規模生產與建設的條件下，正確的組織供應及監督按規定標準使用物資後備力的遵守情形，這對於國家具有着最重要的意義。加速重勞動工作的機械化與應用先進技術於工業、運輸與農業等各部門，永遠是布爾什維克黨最重要的事業。關於我們的經濟任務，斯大林同志曾經說過：「……勞動過程的機械化對我們是一種新的，決定性的力量，沒有它，既不能保持我們的速度，也不能保持新的生產規模」。我們在這一事業上的能力已大量地增加了。蘇聯工業現在可以製造任何機器，同時機器製造業的規模已遠遠超過戰前水平。我國開工的機器總數比一九四〇年已顯著增加，而且在短期內還會更進一步增加。有計劃地，應用先進技術於所有國民經濟部門乃是進一步擴大蘇維埃國家威力的強有力槓杆。

我國在十月革命三十週年之後，所實行的最重要的措施是貨幣改革，同時廢除日用品配給制以及規定工業和糧食品統一的降價了的國家價格。這一決定幫助迅速肅清戰時造成的流通貨幣過剩此種反常的後果。並為儘速發展國民經濟建立了有利條件。由於糧食品和工業品國營零售價格的降低及在合

作社貿易和集體農莊市場價格相應下降，盧布的購買力已提高了兩倍。因此，隨着貨幣工資的增加，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較之去年也提高了兩倍。（掌聲歷久不息）

這樣一來，貨幣改革與國家在改善貿易方面的措施，大大促進工人和職員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些措施在戰爭結束之後過了兩年已能夠實行了。當時侵入的法西斯匪徒曾加諸我國以曠古未聞的災難和破壞。這一事實在全世界面前證明了蘇維埃國家有着何等巨大的力量與內在潛力。

同時，配給制度廢除之後，蘇維埃在城市和鄉村中的貿易方面，便產生了新的任務。必須竭盡一切，極力擴大日用品必需品的生產，改進生產品的質量，增加種類，以及改進城鄉貿易機關對消費者的服務。

另一方面，我們唯有在各方面遵守節約制度，不容許浪費，保護蘇聯的貨幣，才能完全保證貨幣改革的有利結果。現時蘇聯最廣大的人民，已認識這種簡單任務的重要性。

今年工人群眾中產生了新的愛國主義運動——動員內部後備力，使企業能獲得利潤和達到超計劃的積蓄之運動。由於工業品成本降低，今年九個月中，超計劃的節約，總數超過了四十億盧布。已展開的競賽運動使我們有希望在今年年底，這一超計劃積蓄的總數至少可增加一倍半。在這一事業上的競賽同時引向更好地使用企業中的機器及一切設備，幫助更好的組織生產。以上種種應當獲得我們一切領導機關的鼓勵。這一根據我國首都莫斯科共產黨組織及勞動者的提議而席捲了國家數千企業的運動，具有着全民的意義。莫斯科在這一次又證實了斯大林同志對它的評價的正確。斯大林同志把莫斯科評價為「蘇維埃時代底旗手」。（掌聲歷久不息）

我們是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就是說我們全國的工人、職員、農民、集體農民都參加了社會主義競

賽。不參加競賽的，或者不在企業、集體農莊中努力擴大參加競賽的人數的工廠或集體農莊現在已經沒有也不可能有了。按照斯大林同志的話說：「競賽就是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我們今天已看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的這一方法，已經成了我國全體勞動大眾的資產了。這是十月革命不可估價的偉大成就。

不朽的列寧說過：

「社會主義不僅不窒息競賽，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廣闊的、真正的、大規模的運用競賽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數勞動群眾參加這種工作，在這工作中，他們可以顯現自己的身手，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可以表露出自己的才幹，這種才幹是在群眾中尚未發掘的源泉，可是它們被資本主義成千成萬以至成百萬的壓抑、蹂躪和窒息了。」

現在，當社會主義政府當權的時候，我們的任務是組織競賽。

列寧繼續說道：

「只有現在才真正使群眾有廣泛的可能來表現進取心、比賽和大膽首倡精神。趕走了資本家或至少是實行真正人工監督來制裁他的每個工廠，趕走了地主剝削者並已奪去其土地的每個農村，現在，而且只有現在，才是使勞動者可以表現自己能力，可以稍為揚眉吐氣，可以覺得自己是人的這活動場所。千百年來都是替別人勞動，替剝削者做奴隸或苦工的人，經過了這樣的時光之後，現在才第一次有可能來為自己工作，而且是憑靠一切最新技術和文化的成果來工作。」

列寧的這幾行字，是在一九一七年的十二月間，就是說在三十多年前的。現在大家都親眼看到了這偉大列寧遺訓的原則的和實際的意義。

社會主義競賽發展的規模和深度，說明蘇聯全體人民已不分民族差別和宗教信仰，都變成一個勞動者友愛的家庭了。報紙上每天刊載着許多工廠和集體農莊、建設工作和科學機關、區和城、整個工業部門、各種運輸工作、省、邊區及共和國勞動成績的消息及寄給斯大林同志的報告，——這一切都證明：我們的國家已變為民族友愛家庭。在愛國自衛戰爭時期，這一友愛家庭已表示了它的不可破壞的團結和堅強性，現在它又在日常參加勞動戰線中，表示了蘇聯人民道德政治團結及其社會主義覺悟的日益增長的力量。（鼓掌）

在我國，所有的人都是勞動者，我們這裡沒有而且也不應有寄生蟲和坐食山空的人。有時候有些外國人說：我們把這些老爺從固有舒適的地位上趕走，這是完全不民主的行爲。然而，結果是並不壞的。正是因為我們是勞動者的國家，在這裡沒有寄生蟲和坐食山空的人的地位，——所以我們今天才組成了多民族的友愛的勞動的家庭，同時也是一支有強固組織的強大的和所向無敵的軍隊。（掌聲雷動經久不息）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不要因現有成績而沖昏頭腦和高枕無憂。斯大林同志曾屢次解釋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對於我們的進步和毫無例外的對一切工作者的意義。

在文化戰線上，我們各種組織的工作規模和意義，正在日加擴大。我們的高等學校有七十三萬學生，此外高等函授學校還有二十七萬學生，和中、小技術學校的三千四百多萬學生。我們的報紙、我們的文化機關，在群眾當中進行着大規模的科學啓蒙工作。讓那想在提高全國文化方面與蘇聯抗爭的資本主義國家出來比比吧！（鼓掌）

我們有資格以蘇維埃藝術的成就，而特別是最近蘇維埃文化的成就而誇耀，（鼓掌）這乃是黨的

領導的不小的成就。我們的文學、電影和其它藝術，日益出現更多的，用其典型描寫蘇維埃時代各種事件的思想真義和人們勞動的作品。真正的藝術是通俗的，並在人們意識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在蘇維埃藝術的蓬勃發展對於展開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蘇聯人民方面所造成的成就，其意義是偉大的。蘇聯藝術傳到遼遠的國外，光輝地向外國宣揚。資本主義國家報紙力求掩蓋或力求在勞動者面前加以曲解的我國的事情和生活。

最近科學界在生物學問題方面的爭論，對於提高科學理論工作，有着原則的和實際的巨大意義。遺傳學理論問題的爭論，提出了許多關於以唯物主義原則為基礎的真正科學跟科學工作上反動唯心論殘餘鬥爭的原則問題，如認為後天獲得性不遺傳後代的魏斯曼主義之遺傳不變學說就是這種殘餘。這一爭論強調了唯物主義原則，對於科學一切領域的創造意義，這必能加速我國科學理論工作的前進。我們應當記住斯大林同志給我們科學家規定的任務：『在最近期間，不僅趕上而且超過外國的科學成就』。（經久不息的掌聲）

生物學問題的爭論，特別對於社會主義農業的進一步發展，有着巨大的實際意義。我們都知道的，在我們為提高社會主義農業而進行共同鬥爭中功勳卓著的科學院會員雷先柯，領導了這一鬥爭不是徒然的。這一爭論，是遵守米秋林的著名座右銘進行的，這座右銘是：『我們不能等待自然的施恩賜福；向自然爭取恩福——這是我們的任務』。米秋林的這句遺訓，可以說，貫穿着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這一遺訓，不僅對科學工作者，而且也是千百萬為我國人民福利進行活躍的創造工作的農業實際工作者所應信守的。

生物學問題的爭論，是在我黨指導性的影響下進行的。斯大林同志的指導思想在這方面也起了決

定的作用，它給科學和實際工作，打開了新的廣闊的前途。

我國是在新的上昇階段。

熱忱的勞動，一般人民日益改善的境況，科學家和藝術家的成就，以及我們每日所見的，每一個人都按他的力量分担一份，我們有權引以為榮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都證明了這一新的上昇階段。可是我們的敵人昨日還在打算把我們廣闊的領土變為「荒蕪之區」，他們所到之處，破壞和摧毀一切，爲了結束法西斯野蠻人侵略的後果，我們有許多戰爭創傷還未治好，一系列的城市還未恢復，我們所需要的住宅和房屋還未建築。但是，我們很順利地進行這件工作，並且更迅速地更有信心地前進，超過了戰前時期的許多成就。

我們國家是在大發展之中，在我們國家，以友愛和爲祖國利益而共同勞動所結合在一起的蘇維埃民族家庭，表明蘇聯多民族國家中各族人民間史無前例的兄弟合作與友愛的範例。

布爾什維克黨、蘇聯人民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團結和鼓舞着我們鬥爭，引導我們前進。（全場歡呼雷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節卅一週年大會上的演說）

軍隊復員，轉入和平勞動

蘇軍保衛着世界和平。

蘇聯不希望戰爭，並關懷牢固與持久和平。我們堅決主張和平，並力主在民主原則上的國際合作，我們並實行與一切遵守自己所肩負的責任的國家建立善鄰關係的政策（鼓掌）。蘇聯爲和平的徹底鬥爭，把一切民主力量團結成爲一個統一強大的陣營。新民主主義各國，一切和平與自由的朋友都擁護我們的正義的對外政策。

我們的緊密團結在蘇聯政府周圍的武裝部隊，是蘇聯對外政策可靠的堡壘。

在戰後，武裝力量與整個國家一起轉入了和平狀態，這個複雜任務基本上是解決了。大部份蘇軍和海軍都復員了。（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蘇軍建軍節三十週年慶祝大會上布爾加寧的演說）

〔塔斯社莫斯科廿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電〕莫斯科新聞頃發表觀察家評蘇軍復員及杜魯門最近演說一文稱：三月十六日，蘇各報發表了蘇軍各級年長軍人復員的消息。這將使蘇軍在數量上大減。次日（十七日），杜魯門在美國會發表演說，呼籲立即實行普遍徵兵和普遍軍訓，以便擴充美軍。只從這兩件事的簡單對比，已可說明誰堅主世界永久鞏固和平、國際友好合作政策，誰在製造擴

張的詭計。在三月底完成年長軍人復員後，現役的蘇軍士兵絕大部份將只限於一九二六年生和一九二七年生的兩級。還有什麼比繼續堅決減縮軍隊，更足表明蘇聯對和平的熱愛？最近的復員措施，又一次證明了蘇聯外交政策的英明卓越：以保證經濟制度與世界觀各異的世界各國間鞏固持久的和平為宗旨。這種和平宗旨，自然也反映在軍費的銳減上。戰前一九四〇年，蘇軍費開支約佔全國預算總額的三分之一，一九四六年即減為百分之廿三點九，而一九四七年又減為百分之十八。今年的軍費開支續減為全部預算的百分之十七。今年軍費的數額較去年減少了廿五萬萬盧布。這情形同美國形成怎樣鮮明的對照！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電〕新華社莫斯科訊：蘇軍復員工作已如期完成，僅一九二六及二七年出生的青年仍留服軍役。全蘇各地人民連日熱烈歡迎其光榮英勇壯士之歸來。每天復員列車自各邊遠防區開進莫斯科車站時，蘇維埃、黨、社會團體的代表以及復員軍人家屬親友就早已在車站上鵲立等候了。復員軍人到處受到殷勤體貼的款待，每一個人都得到至少不低於參軍前的工作崗位或進入程度相當的學校，各地蘇維埃為建築他們的住宅而撥出了特別經費，各工廠為培養他們的職業技能而開設各種訓練班，各大學為便利他們入學而增設預科。莫斯科復員軍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已就業或入學，其餘的百分之零點一還在休息，休息後就可恢復平時工作。沒有失業只愁人少的蘇聯，各企業已因軍人復員而獲得有力補充，僅莫斯科汽車廠一處就補充了一千多人。

爲爭取持久和平民主而鬥爭

四年前斯大林同志在確定戰後時期的任務時說道。

「獲得對德戰爭勝利，就是實現了偉大的歷史事業。可是獲得戰爭勝利還不是說，就保障了各國人民將來堅固的和平與可靠的安全。任務不僅是在戰爭中獲得勝利，而且要作到使新的侵略和新的戰爭不能發生，雖然不是永久的，至少也要使其在長期中不能發生。」

爲了促進這一目的獲得順利實現，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蘇聯就積極參加擬製若干國際協定。

大家都記得，蘇聯、美國、英國之間，曾擬製了一個後來奠定聯合國憲章基礎的協定，中國和法國也附議這一協定。蘇、美、英之間在雅爾塔和波茨坦所通過的關於德國問題協定，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同樣大家知道，波茨坦協定不僅確定了戰後調整歐洲事業的總方向，波茨坦宣言關於日本的專門決定也應當與開羅宣言和雅爾塔協定，同是和平調處遠東的基礎。不能忘記，國際協定是用我們民族的鮮血鞏固起來的，我們民族遭受了無數的犧牲，使我們能够勝利地結束反歐亞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戰爭。

從那時起，蘇聯始終不渝地主張各國神聖遵守這些協定所規定的任務，並實際完成之。

不能說，這些義務只是一紙空文。提起一件事就夠了，即聯合國組織已建立起來並開始發生作用，雖然時常有人企圖把它的工作方向，引入與其基本目的不相符合的歧途。對意、保、羅、匈、芬五國和約是締結了，這是對和平調處歐洲的一個重要貢獻。

另一方面，對德和約尚無動靜，這也是不能閉起眼睛熟視無睹的。同時，在德國的美、英、法佔領區，不顧蘇、美、英、法之間的協定，擅自起用希特勒制度的老紅人來擔任工業和行政機關的領導職務。此外，許多民主團體被剝奪去正常活動的機會，蘇聯認為這是難以容忍的橫行。

對日和約問題也毫無進展。

蘇聯之堅主依照諸盟國協定的規定，儘速擬製對德和對日和約，是可明白的。這就是說，擬製前述和約所抱的目的，乃是不讓德國和日本恢復成爲侵略國，從而必須協助使這兩國的非軍國主義化與民主化。因此，蘇聯政府主張完全解除德國武裝對魯爾工業區這一德國軍事工業基地實施衆所共知的國際共管的計劃。因此，蘇聯政府也主張完全廢止日本軍事工業，並建立適當的國際共管，以使日本不能恢復軍事工業。可是蘇聯政府同時也認爲，不能絞殺德國和日本的和平工業。應當使德國人民和日本人民，用本國和平必需的工業保證自己一切日用必需品的可能。

如果我們希望成爲忠實履行對德和對日和約所規定的義務的人，那麼我們則必須沿着這條道路走。只有那些希望無限期佔領德國和日本的人，才不顧及德日人民的合法利益，才會避開履行上述的國際協定。

戰後和平調處的主要任務，情況就是如此。

蘇聯外交政策之另一基本問題，乃是反新侵略勢力的鬥爭，及與此相適應反新戰爭宣傳與新戰爭販子的鬥爭。

爲了這個目的，早在一九四六年，蘇聯就把著名的普遍裁軍和禁用原子武器的建議提交聯大審查。儘管侵略份子的反抗這個建議基本上已被聯大通過了。

去年蘇聯向聯合國大會提出關於反對新戰爭宣傳和反對戰爭販子措施的建議。經過中對我們草案作了各種保留和限制以後，聯合國大會才通過了有關的決定。有人拚命把聯大的決議案放在水裡去沖洗，企圖洗掉任何提及新戰爭販子的字句。只有在這個決議案的標題中，仍保留反新戰爭販子的字樣。然而這一決議案在一切國際安全的正直擁護者的眼裡，具有肯定的意義，因爲決議中譴責了各種抱有威脅和平目的或能够造成和加速對威脅和平的宣傳，譴責對和平的破壞或侵略行動。

爲使裁軍與禁用原子武器的決定不至於僅是紙上空話，蘇聯於今年對聯大提出發展該決定的具體建議。

蘇聯提議美、英、蘇、法、中五國在一年內縮減現有軍隊和武裝三分之一，因爲五國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負有維持國際安全的責任。這個提議直接觸及的只是幾個大國，並不適用於其它一切國家的武裝。除此以外，蘇聯提議禁止作爲用於侵略目的而非用於防禦目的之原子武器。爲監督與管制實現關於縮減武裝和軍隊以及禁用原子武器的措施，我們提議在安理會裡建立國際共管機關，美國、英國、蘇聯、法國和中國必須把現有武裝和軍隊的全部官方材料報告這機構。

聯大及其各小組委員會把這一問題討論了一個多月。一些強國在各種藉口下，不同意裁減自己的軍隊和武裝以及禁用原子武器，而爭得了聯大通過有利於它們的決議。

美、英代表對我們關於禁用原子武器的提議表現了特別非友誼的態度。他們不能批駁無可爭辯的肯定的事實，即原子彈乃是侵略武器，而不是防禦武器；是用來作為大量屠殺和平居民的，主要是屠殺大城市居民的武器，盼望利用這種武器的只有法西斯野獸，而不會是自由民族的代表。可是那些斯大林同志稱其為順從的「主張侵略的邱吉爾的徒子徒孫們」，找尋了各種理由，阻撓禁用罪惡的原子武器。

在這一方，兩個社會輿論的基本陣營日益分明了。

在美國，擁護禁用原子武器的，是不久前產生的以華萊士為首的進步黨，以及不少的美國科學家 and 社會活動家，至於千百萬勞苦大眾那更不必說了。被僱傭的被收買的資產階級報紙，是不會反映勞苦大眾的呼聲的。去年夏天在所謂安理會原子能委員會附屬的「工作委員會」上，大部份國家，包括英國，表示擁護消滅原子彈，雖然在美國壓迫下他們沒有長久保持這一立場。大家早就知道，許多英國科學家認為蘇聯在這問題上的立場是正確的。無庸置疑，任何國家，擁護禁用原子武器的人民，均佔絕大多數，雖然這在聯合國大會上沒有找到反映。

侵略份子對禁用原子武器反抗越頑強，侵略勢力和帝國主義力量，與擁護鞏固普遍和平及民主事業的力量之間的分離也越發加深。從這點可以看出，擁護原子武器的人在國際社會輿論中的孤立是與日俱增着。從這點同樣可以看出，蘇聯是站在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之前列，站在全世界先進人民之前列，領導着禁用罪惡的原子武器的鬥爭（長久掌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資本主義世界會分裂為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與法西斯主義國家。當時，建立所謂反共集團的德意日這三個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起了侵略狙擊兵的作用。它們發動了以整個法西斯可恥破產而告終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很久就號召所有非侵略國團結起來反抗法西斯侵略，並時常譴責個別列強跟侵略的法西斯國家秘密勾搭而犧牲其它愛好和平的國家，如可恥的慕尼黑的秘密協定犧牲了捷國。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蘇聯並沒有改變自己的政策，而是與英、美結成反希特勒聯盟。這是蘇聯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所實行之外交政策的自然的繼續。

法西斯德國和驕武的日本，懷着統治世界及擊敗所有抵抗這種統治的國家之狂暴計劃，這種懸在歐洲的上面（不僅懸在歐洲的上面）的主要危機，迫使英、美執政集團與蘇聯結盟來反對侵略和法西斯主義。由於蘇聯與新民主國家結成同盟的結果，所以才戰勝了侵略國，並在戰後問題方面獲致了重要的協議。

蘇聯現時還是站在這些協議的基礎上，因為這些協議是爲了保衛民主利益與防止新侵略的。蘇聯正當地要求這些協議付諸真正實施，並要求由此而產生的新問題能按有關大國的相互協議解決之。誰也不能否認蘇聯政府的斯大林外交政策的首尾一貫性，誰也不能否認這種政策的完全符合國際安全的利益。

一切問題在於，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美、英執政集團在政策中起了變化，這種變化實際上意味着放棄與蘇聯締結的、旨在確立戰後永久民主和平的協議，這種變化反映着這些集團力圖以自巳的帝國主義和平來束縛其它國家，這乃是與各國反希特勒聯盟的解放目的背道而馳的。

顯然他們認爲他們的軍事危險過去以後，他們便可以不必理會跟蘇聯的舊協定，便不必顧及這些協定的存在。在這些國家的執政集團中，有不少的獵者，從事實施其旨在奪取盎格魯薩克遜集團世界

霸權的侵略計劃。他們認為戰勝德國和日本以後，就可為實現其統治所有其它國家的計劃掃清障地，雖然他們不能公開說出這點。帝國主義集團的報紙，用越來越大的喧嘩聲攻擊我們，因為大家都知道，蘇聯是帝國主義侵略計劃永不調和的敵人。

這以後就瞭如指掌了，為什麼蘇聯參加通過的最重要國際協議，現時每一步都在受到破壞，例如柏林問題，雖然蘇、美、英、法間已獲致協議，但仍懸而未決。

斯大林同志深刻地剖明美、英執政集團的這種政策：

「問題在於美英侵略政策的鼓吹者本身不關心與蘇聯求得協議與合作。他們所需要的不是協議與合作，而是關於協議與合作的談論，為的是破壞協議，嫁罪於蘇聯，並以此證明『不可能跟蘇聯合作。』」努力要掀起新戰爭的戰爭販子，最害怕和蘇聯取得協議與合作，因為跟蘇聯協議的政策將摧毀戰爭販子的地位，將會使這些老爺的侵略政策喪失目的。」

斯大林同志確定這種政策時說道：「現時美英領導者的政策，是侵略的政策，是掀起新戰爭的政策。」

從這個觀點可以明白，為什麼地球各角落正在建立着越來越多新的美國軍事基地，為什麼美國當局企圖把自己的軍隊保留在許多國家裡，為什麼美國軍事預算在今年達到戰時的規模，而較戰前一九四〇年增加了十之倍。從這個觀點可以明白，為什麼華盛頓直到現時還保存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建立的英美軍事參謀部，秘密背着美英人民而擬製新侵略計劃。

最近以來，關於建立西方國家各種「聯盟」和「集團」的談論紛紛，雖然任何其它一個國家都沒有威脅它們。三西方集團、北大西洋聯盟、地中海聯盟以及諸如此類「集團」和「聯盟」的所

有這種騷聲，都以防禦的宣言爲掩蓋，而這種宣言僅能迷糊一些太過天真的人。實際上，這些「聯盟」和「集團」追逐的目的，是準備新侵略和發動新戰爭，關心戰爭的是這些或那些政府集團，而絕不是美國、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民。至於說到英國和法國，那麼，它們處在與它們跟蘇聯締結的友好互助條約的矛盾中。

斯大林同志對新戰爭販子的政策會如何告終，表示了中懇的意見。他說：

「這只能以新戰爭販子的可恥破產而告終。新戰爭的主要販子邱吉爾所已得到的，是失去了本國和全世界民主力量對他的信仰。所有其它的戰爭販子也將遭到這樣的命運。不久前的戰爭恐怖在各國人民的記憶中太過新鮮了，維護和平的社會力量太過偉大了，主張侵略的邱吉爾的徒子徒孫們不能戰勝它們，也不能把它們扭轉到新戰爭方面去。」

斯大林同志的聲明必能起着清醒劑的作用。這個聲明指出，新戰爭販子的各色代理人現時所幹的反蘇陰謀，已引起蘇聯和全世界民主力量的警惕監視（鼓掌）。盡人皆知，這樣的事情是不願見天日的。然而人民是各色各樣執政集團的盲目工具之那種時代已過去了（鼓掌）。

在美國十一月二日舉行的大選中，民主黨和杜魯門總統獲得勝利。帶着公開反動的和最富有侵略性的綱領來參加選舉的共和黨及杜威之失敗，證明大多數美國人民拒絕這個綱領。

以法西斯覆滅爲終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不僅歐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更加強大的蘇聯在國際事業中的比重，已達到了新的水平。許多新民主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跟蘇聯建立了友好互助關係。

南斯拉夫民族主義集團的領導者之叛隨行爲給本國人民帶來了重大損失，然而可以不用置疑，南

國共產黨，憑藉其國際主義傳統，必將找到途徑使南斯拉夫能再度歸回蘇聯與新民主國家組成的友愛家庭裡（鼓掌）。

歐洲各國的共產黨成長起來與鞏固起來了。法西斯的覆滅為整個反帝的民主陣營的發展和團結造成了廣泛的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洲的形勢已根本起了變化。

全世界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亞洲人口佔十二萬萬——現在亞洲各國人民都掀起了運動，在這運動中，人民解放力量起着越來越大的作用。只有人類進步底可咒詛的敵人，才會阻撓這一人民解放運動巨輪的前進。

歷史前進的過程就是如此。

帝國主義的基礎日益崩潰，並處在無望之境。與此同時，民主、和平及社會主義的力量在成長着與團結着。

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主義者們益加打算加強其政策的侵略性，企圖造成戰爭歇斯底里的氣氛等等。這種手法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新戰爭販子老爺越是囂張，他們將越發使各國千百萬普通人離開他們，這些老爺們在國際上越快現於孤立。同時，蘇聯充為先鋒的、擁護和平與民主的國際陣營越來越鞏固，變成一股巨大的不可摧毀的力量。（持續鼓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節卅三週年大會上的演說）

二

堅主戰後國際合作，擁護聯合國
機構，堅持大國一致原則，反對
違反聯合國及安理會原則。

堅主戰後國際合作

蘇聯從立國的第一天起，便領導着擁護和平的鬥爭，因而在國際間佔有了特殊的地位。

戰爭一結束，蘇聯就開始實行斯大林的新五年計劃。同時現在我們也還需要製定未來的幾個五年計劃。大家知道，斯大林同志規定這些新的任務如下：

「至於較長時期的計劃，黨的意見是組織國民經濟中新的強大的蓬勃高潮，使我們增加工業生產比如說，三倍于戰前時期。我們必須達到這種情況，即我們的工業必須每年能出產銑鐵五千萬噸、鋼六千萬噸、煤五億噸、石油六千萬噸。」

要證明蘇聯是如何關心鞏固的持久和平這已十分的够了。和平的一切忠實友人——他們在任何國家中都佔有壓倒的大多數——可以放心，蘇聯對於普遍和平底利益保護到底。

依照這種和平政策，蘇聯堅守全面發展國際合作的立場。斯大林同志在德蘇美國各內史發生的談話中，對我們的外交政策作了透切的說明。

——德們 蘇聯和美國——當然是能够合作的，它們之間的差異。就合作來說無多大重要性。德國和美國的經濟制度是一樣的。然而它們之間還是爆發了戰爭。美國和蘇聯的經濟制度不同，但它們並未互相作戰，而是在戰時進行了合作。假如兩種不同的制度能在戰時合作，爲什麼它們在平時不能

合作呢？完全可以理解，只要有了合作的願望，即使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之下，合作也是完全可能的。當缺乏合作的願望時，即使有相同的經濟制度，國家民族之間也會打起來。」

蘇聯始終不渝的奉行和平與國際底合作政策。這就是蘇聯對一切表示願望和平的國家所採取的態度。（長久的鼓掌）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三十週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說）

擁護聯合國機構

爲了防止德國方面的新侵略，而如果戰爭終究發生，便在其一開始時就加以撲滅而不讓它擴展成爲大戰，究竟有什麼方法呢？

爲此，除了完全解除各侵略國武裝之外，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由各愛好和平國家底代表建立捍衛和平、保障安全的特別組織，並使這個組織底領導機關握有爲防止侵略所必需之最低限度數量的武力，責成這個組織在必要時毫不遲延地運用這個武力來防止或消滅侵略，並懲罰進行侵略的禍首。

這不應當是那既沒有權利又沒有實力防止侵略的國際聯盟這一可悲往事的重演。這將是握有一切專爲捍衛和平與防止新侵略所必需東西的新的全權國際組織。

是否可以指望這個國際組織底行動將有充分的效力呢？如果擔負反希特勒德國戰爭主要重任的各大大強國今後也會一致和協同動作，那末這種行動是會有效力的。如果將來違背了這個必須條件，那末這種行動便會沒有效力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節二十七週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說）

問：據閣下認爲作爲保持世界和平的工具之聯合國組織的重要意見是什麼？

答：我認爲聯合國組織具有重大意義，因爲它是維持和平與國際安全的重要工具。這一國際組織

的力量，在於它是建立於各國平等原則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於某些國家統治其他國家的原則的基礎上。如果聯合國組織將來亦繼續維持這種平等的原則，那麼毫無問題的，它將在保證普遍和平與安全的事業中起着巨大積極的作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斯大林答美聯社記者基爾慕爾問）

至於蘇聯本身對聯合國政策，就是加強這一組織的政策，擴大和鞏固國際合作的政策，循規導矩，始終一致地遵循聯合國憲章，並履行其原則的政策。只有基於對各國政治和經濟獨立的尊重，基於對各國主權安全的尊重，以及基於一貫地毫無保留的遵守聯合國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即在通過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問題的決定時，大國協議一致的原則，——只有基於這一切聯合國組織才可能加強。這是與這些強國維持普遍和平保障聯合國一切大小會員國的利益而擔負的特別責任完全符合的。蘇聯認為自己的責任，就是堅決反對任何想動搖這一原則的企圖，不管用什麼動機來掩蓋這些企圖。

現在來講「經常注意大會工作」，並決定「永久性問題」的臨時委員會問題。馬歇爾先生建議以「和平與安全臨時委員會」的名義設立一聯合國大會常駐委員會。儘管美國建議中有這樣的保留該委員會不得討論主要應由安理會與特別委員會負責討論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成立臨時委員會的企圖不是別的，只是拙劣偽裝代替安理會和避開安理會的企圖而已。該委員會審查損害友好關係的情勢和爭端的職權也不是別的，正是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條所特別規定的安理會的職權。單就這一理由，這些職權如果轉移給其他任何機構（不管這機構的名稱是什麼），就必然明顯而直接地違反聯合國憲章。蘇聯代表團對此是一定無法同意的，並且要堅決反對的。我再說一遍，假若美國代表將上述新建議或改頭換面的舊建議提出，要求聯合國大會來審議，蘇聯代表團願意保留權利，當這些問題作實際

討論時再對這些建議作更詳細的分析，並且將堅持拒絕這些建議認識爲這與聯合國的主要宗旨與目的背馳，接受了這些建議只能破壞聯合國本身的基礎。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堅持大國一致，運用否決權。

有人說，在三大強國間關於保障安全的某些問題有不同的意見。當然，不同意見是有的，而且在一些其他的問題上也還會發生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意見甚至在同一政黨的人們中間也常發生。而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政黨底代表中當然更會發生不同的意見。值得驚訝的，倒不是存在有不同的意見，而是不同的意見竟這樣少，並且幾乎每次都照例是在三大強國間本着一致與協作精神來解決的。重要點不在於有不同意見，而在於這些不同意見沒有越過三大強國一致利益所容許的範圍，以及歸根到底都是適應於這種一致利益來解決的。大家知道，我們之間在關於開關第二戰場問題上有過比較更嚴重的不同意見。但是大家同樣知道，這些不同意見終究是按完全調協的精神解決了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節二十七週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

問：你是否認為聯合國的成功，依賴於蘇英美之間在基本政策與目標上意見一致呢？

斯大林 答：是的，我想是這樣的。在許多方面，聯合國組織的命運依賴於三強之間所達到的和諧的狀態。

問：你是否認為如果召集另一次三強會議，討論一切在目前威脅世界和平的國際問題是有用處

斯大林 答：我認爲應當不是召開一次，而是召開幾次會議。如果召開幾次會議，那末他們將是非常有用處的。（在這裏羅斯福在括弧中寫道：「在這時我便問道，他是否認爲這種會議會幫助在各有關政府的官員中較下級官員間達到更親密的關係呢？」他並且問戰時歷次會議是否達到過這種結果，他面向他微笑着答道：「這一點沒有問題。戰時的會議及所達到的結果，大大地幫助了下級人員間的合作。」）（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答小羅斯福問）

問：你認爲，在四國外長會談期間，和在聯合國理事會開會時，否決權過分濫用了麼？

答：不，我並不認爲是這樣。（斯大林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答合衆社社長白理問）

現在來談談「否決權」的問題，或者更確的說，關於大國一致原則的應用問題。在這種情形下，有將在討論過程中所發生的誤會廓清的必要。諸位已經知道，蘇聯政府贊成關於普遍裁軍和禁止原子武器的決定能在安理會上通過。這種決定的通過是伴隨着不少的困難的。在安理會上對這問題會發生各式各樣的觀點是可能的。祇有在安理會上意見達到一致，首先五常任理事意見的一致，才能保證裁軍決定的通過。沒有任何疑問的一致意見的達到不是與某一強國的利害相關，而是與安理會全體，其中包括五強——常任理事的利害相關的。因此，當五強之間沒有取得意見一致以前，當安理會未曾根據憲章的規則採取決定以前，在安理會中通過裁軍決定時，五強的任何一方都可能應用「否決權」。

遵守五強一致的原則，對於安理會的那些決定及關於創立裁軍及禁止原子武器監督委員會的決定也是必要的。但當成立監督委員會將要通過並且監督委員會將要着手工作的時候，他們自然應依照安理會爲他們所擬定的規則而工作。

應當是完全明瞭的，我們所知道的，在安理會中所行使的原則問題，對監督委員會本身的工作沒

有任何關係。因此，如果把事情這樣看待就不對了，似乎任何具有否決權的國家都有權阻碍監督和檢查的實現。監督委員會——不是安理會，因此沒有任何根據認為任何列強都能利用否決權阻碍監督的實施。妨碍監督和檢查安理會所通過的決定的任何企圖不外是破壞安理會的決定。在談到監督和檢查時，否決權之所以失去根據的理由便在這裡。主張監督和檢查方面應用否決權不外是極力將這個問題換上另一問題，不外是企圖對普遍裁軍問題的提出避免直接答覆。

因此，我們應當通過主要的決定，大會應當在實現裁軍的問題上做到第二步。我們應當準備這個決定，不應把這事再往後拖延了。蘇聯代表團希望美國草案和蘇聯代表團的修正案將成為大會的決定的美好基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莫洛托夫在聯大第一委員會上的演說）

保衛和平與安全問題上大國全體一致的原則是有深厚的基礎的，而且這一原則之獲得聯合國的承認是由於企圖確實地保衛全體大小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

近來爲了反對承認這一原則，而展開了廣大的運動。用盡千方百計來曲解這一原則，而且大國必須一致的問題正被盡力的抹煞着和經常以在安理會中解決問題時應用所謂「否決權」的手續這種部份的問題，來替換它。反對「否決權」的運動，即反對五大國中之任何一國在安理會不讓通過從保衛和平及國際安全的利益的觀點看，該國是認爲不希望的議案之權，這是什麼意思呢？拒絕大國一致的原則將要得到什麼結果呢？拒絕這一原則的結果是不難預料的。現在誰也不再返回到破產了的，通過議案時須全體會員一致的國際聯盟去。因此，拒絕這原則，是人們想利用來強迫使用以過半數的投票來通過議案的手續。這裡在大會上就已經有這樣的提議。也有些人把這一國際機構中通過議案的手續描寫成爲最民主的，似乎是在國際機構中使洪都拉斯和美國的票數均等，使南島和代表十六個共和國聯

盟的蘇聯的票數均等，這便是最好的值得大家承認的民主。

這種「民主」之不需要浪費唇舌來討論也，那似乎是很顯明的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廿九日莫洛托夫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蘇聯與國際合作」）

現今的國際形勢尖銳地提出了各大國合作的問題，國際安全的命運，是在若何程度上取決於美英同蘇聯的合作，這是不必具有外交家的細緻的頭腦就可以明瞭的。

聯合國第三屆大會，曾是在西方大國代表保證以一切力量來追求這種合作的伴奏之下舉行的。這種保證之不真誠，是很顯明的。他們的目的乃是爲了蒙混因美、英外交政策的危險方針和戰爭販子的積極活動而震驚的輿論。

蘇聯始終是與其它大國合作和協議的忠實擁護者。當然，這裡說的乃是真誠的合作，估計到雙方利益並爲雙方所遵守的合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美關係的實際狀況表明：資本主義的美國和我們社會主義的大國是可能在同一世界中合作的，是可能在事業的基礎上彼此合作的，這種情形已在德黑蘭和雅爾塔協定中，以及在關於聯合國基礎的協定和波茨坦的協定中得到了表現。

不言而喻的，不論在任何協定中，都不可能更早地預見到和解決可能發生的一切爭論問題，一切分歧和矛盾。雖然如此，各大國在上述各協定中形成了的合作基礎，仍保有其充分的力量，並在今天各愛好和平民族眼光中仍保有重大威望。在這些協定中所表現的合作，其主要基礎是爲了在反法西斯侵略者，保證鞏固的和平，使德、日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恢復因戰爭結果受損的國家方面採取的行動。這一切既成的協定，都是以考慮到各合作國家切身利益和尊重各小國和各民族權利與獨立

爲基礎的。

然而，戰後，美、英統治者又返回其原來國際政策的危害和平事業的方針。他們拒絕互相尊重利益，互相讓步，與蘇聯協商和談判。熱中於肆意擴張的美、英帝國主義者決心回到已遭受過失敗的孤立蘇聯的政策。西方大國破壞了外長會議這一重要的合作機關。他們破壞了四強佔領德國時期建立的管制機構。在聯合國組織中，他們利用了自己附庸的表決機器，破壞了憲章基礎的各項原則。

能否在這種條件下談到合作的真誠願望呢？

爲要無錯誤地確定，是什麼阻礙了各大國的協議和他們在反法西斯侵略者戰時順利地實現過的合作，祇要探究一下在第三屆聯合國大會中所發生之分歧的實質就夠了。這些分歧首先是由於美、英戰後政策方針產生的，這一政策的侵略性和英美集團強姦其它民族的意志，是違反了聯合國憲章規定的目標的。因爲蘇聯是他們侵略計劃的不妥協的敵人，因之與它的合作，乃是支配英、美政策的人所極不願意的。

斯大林大元帥不久前曾指出這一問題的實質說：英、美代表所需要的不是與蘇聯的協議和合作，而僅是關於協議和合作的空談。

同在聯合國大會討論蘇聯所提關於禁止原子武器和縮軍以及關於「柏林問題」時，就已充分地暴露了美、英代表的兩面手腕。每一個有偏見的人以到現在也已十分相信：不願意縮軍的乃是他們。相反，追逐武裝和原子炸彈，依然是他們施行這種政策時的主要賭注。

至於「柏林問題」，英、美外交家不願對此問題尋找西方國家均能接受的協議基礎，這是很顯然的。美、英政府對於艾瓦特和萊氏的答覆，就再度強調了這點。兩政府依然保持原來的立場，依然堅

持柏林問題應由安理會解決。然而非常明白，爲要實際地進行柏林形勢的談判，無任何必要破壞聯合國憲章，而提交安理會去解決這一問題。

儘管英、美外交家對於柏林問題願意協議的任何狡猾聲明，然而事實却說明是另外一回事。當在安理會中和記者招待會上正議論紛紜的時候，在德國西部佔領區却在擬訂佔領條款，準備建立偽政府，獨斷地解決魯爾軍火工廠的命運。他們在世界人民目光之下，在熱烈地準備把西歐集團變爲北大西洋聯盟。他們爲了把德國西部變爲這一侵略集團的核心和美國在歐洲的基地，於是破壞了對德和約的談判。德國西部佔領區的民主化受到挫折。在那裡，反動和侵略和軍國主義的勢力重又擡頭。所有這一切都和雅爾塔和波茨坦協定相矛盾的。

關於各大國間真誠合作與友誼關係，首先應以忠實奉行接受的義務和遵守已締結的協定爲基礎這點不能沒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如果西方代表一方面宣言愛好和平和願意合作，而另一方面又有系統地破壞早已獲致的協議和漠視其先前的國際義務，那麼這種欺騙宣言又有什麼價值呢？

蘇維埃政府和蘇聯的輿論十分重視在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簽訂的條約和協定。這些協定爲鞏固戰勝法西斯侵略者的果實、爲創造使未來侵略無由復活的條件與爲保證鞏固的和平奠定了基礎。指導英、美政策的人們，破壞了戰時與戰後的這些重要條約和藐視已接受的義務，這是因爲他們不願意民主的和平，力求強迫各民族接受孕育着國際衝突和受新戰爭威脅的國際和平之故。

因此，美英公開地走上了挑撥仇視蘇聯與新民主國家之集團的道路。儘管英、美官方人員保證北大西洋聯盟僅帶有防禦的性質，而這一結夥帶有軍事侵略的意義，乃是很顯然的。壟斷資本家的報紙對此已有公開暴露。誰會相信美國國務院擬製的這個重新武裝西歐國家，而首先是武裝英、法兩國的計

劃，是用來防禦的呢？

莫洛托夫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一週年紀念的報告中，就曾揭穿在美國務院領導下在西歐造成的同盟和集團，它們的目的乃是準備新侵略和捲起新戰爭。英、法之參加組成這些同盟和集團，是和這些國家與蘇聯之間合作與互相幫助的現存條約相矛盾的。依此條約，雙方都不能締結和參加任何其它反對另一方的同盟和聯合。可是西歐集團和準備中的北大西洋聯盟却破壞了這些義務。

戰時締結禍與無合作的外交方針，曾得到美國人民的廣大支持。美國於十月三日舉行的選舉證明；現在大多數美國人是贊成實行這一方針的。美國有理性的人們都說，美國政策的首要任務便是找到與蘇友誼共存和實際合作的方式。美國人民——這是與蘇維埃國家和平與友誼關係的支持者，這對話都不是秘密的了。

對我國實行非友誼政策的反動派是做不成什麼事情的。但他們仍然夢想利用聯合國組織的表決來取消或禁止蘇聯的提議。他們並不想看見，他們危害和平與妨礙各國和平發展與進步的政策，是脫離人民群眾的。各種社會制度合作與和平共存的敵人所叫囂的虛偽的愛好和平，正在益加被實際生活所揭穿。欺騙手腕正益加暴露，而人民群眾是能夠迫使無遠見的政客承認其鞏固和平的意志和決心的。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新時代」社論）

反對美國違反聯合國組織原則

違反與蔑視聯合國組織原則的特別顯著的例子，就是所謂「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正如最近數月的經驗所證明，這一計劃的宣佈，表示美政府明白的拋棄國際合作及各強國協進行動的原則，並着手嘗試強加其意志與其他獨立國家身上，同時，顯然利用本應援助的某些需要殷切的國家的經濟手段，當做政治壓力的工具。美國政府不通過與蒙蔽着聯合國組織，而在希土所採行的措施，以及按照所謂「馬歇爾計劃」在歐洲所提的措施，都給這一點提供了顯著的證明。這個政策與聯大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決議中所宣佈的原則正相抵觸。那原則就是：「對他國之援助，決不應用來作為政治武器。」

現在已經很明顯，「馬歇爾計劃」無非是杜魯門主義適應歐洲情況的翻版而已。美國政府提出這個「計劃」，顯然是意圖藉英法政府之助，使歐洲各個需要援助的國家，把他們那些處理本國經濟資源的，隨自己意向計劃其經濟的不能轉讓的權利，通統放棄，並且意圖使這些國家都依從於美國獨佔家的利益。這些獨佔家正力圖以加緊向歐洲輸出貨物及資本，來逃避其迫在眉睫的危機。

大家都知道，儘管有戰後經濟復興的殷切，需要與一切困難，但是並非歐洲所有一切國家都同意這樣的損害它們的主權，這樣的干涉他們的內政的。就是那些參加衆所週知的關於此問題的巴黎談判

的國家，也日益清楚的認清了自身情勢的危險。人人都越來越清楚馬歇爾計劃的實行，將意味着歐洲各國隸屬於美國的經濟與政治的控制，以及美國直接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這個計劃同時表示一種企圖，即把歐洲分裂成兩個陣營，並且，藉英法之助，組成敵視東歐民主國家，而主要是敵視蘇聯利益的歐洲某些國家集團。

這一計劃的重要特點，就是企圖樹立一個西歐若干國家（包括德國西部）的集團，來對抗東歐國家。這個計劃規定要利用德國西部及魯爾的德國重工業，作為美國在歐洲擴張的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基地。而這是違反因德國侵略遭受犧牲的各國民族利益的。好好回想一下這些事實，就足以無可置辯的證明，美國這種政策及支持他的英法政府，是與聯合國組織的原則澈頭澈尾不相符合的。（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由上述種種，可知對造成蘇美關係目前狀況應由誰負其責任。

國務院硬說由於蘇聯政府的不讓步，以致不能達成一致的決定。然而事實駁倒了國務院的武斷。衆所週知，在羅斯福政府時代，所有最困難的國際問題，都由美、蘇、英三強之同意和一致的形式來解決了。當時之所以能夠辦到這點，是因為對德黑蘭和雅爾塔會議的主要決定都能加以衷誠執行，而對各種具體問題，是在執行這兩個主要決定之基礎上，獲得了實際的解決。從那個時候起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美國政府的立場變化了。問題在於美國政府不理睬這兩次會議的決定，並且有系統地破壞這兩個決定。美國政府不僅破壞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的決定，而且也破壞杜魯門總統出席通過與他簽了字的波茨坦會議的決定。我們再用不着談起美國政府破壞與蔑視聯合國的憲章與原則了，我們再用不着談起它對聯合國本身的蔑視了。

很顯然的，美國政府的這種立場是不會對國際事業進步有所貢獻的。（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塔斯社聲明）

國務院在聲明中也提及援助遭受戰災的國家這一問題。它說什麼美國對其它國家加以援助，是同時也通過聯合國予以大規模援助的。可是類似的聲明與事實不符。

美國給予某些國家的所謂援助，並沒有通過聯合國，而是單方面處理，甚至是蔑視聯合國組織。尤其甚者，其活動是以國際原則為基礎的，以前聯合國救濟總署曾給予受戰災的國家以顯著的幫助，然而由於美國的發動與乾脆不參加，這個組織便解散了。

應當順便提起的是，蘇聯代表團曾經在安全理事會討論希臘問題時，建議給希臘的援助應以有利希臘人民為前提，而且必須設立安理會專門委員會來監督，可是當時美國政府却拒絕了這個建議。

這個提議正像蘇聯所作的關於通過聯合國來援助其他國家的許多提議一樣，受到美國執政集團方面的反抗，因為這些集團正在利用援助他國機會來取得他們的政治的和其它利益。雖然，這也是聯合國組織所不容許的。（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塔斯社聲明第十節）

同樣的，人們亦不能認為聯合國會員國間關係的那種情勢是正常的，這便是外國武裝部隊繼續留在聯合國組織會員國的領土上，作為政治上干涉它們內政的手段。這種情勢，造成了國家間不平等與附屬關係，並與憲章相抵觸。英軍違反埃及的意志仍在埃及；違反希臘憲法仍在希臘；並且也仍在那要求加入聯合國機構的外約旦。美軍仍然駐在中國，這是決然無補於該國內和平與安寧的建立的。外國軍隊之駐紮非敵國領土，不應予以容許，除非是為了守衛其佔領期內前敵國領土的交通線。國際間普遍和衷與互信的鞏固，要求外國軍隊（非從事守衛與前敵國交通線者）自非敵國領土撤退一

問題及早與積極的解決。

我們也應指出，聯合國組織某些會員國，並未遵守聯大的重要決定：關於阿根廷與西班牙外交關係，問題的決定，關於南非歧視印度人問題的決定，關於前西南非（南非聯邦）委任統治地託管問題的決定。

聯大不能忽視某些會員國破壞聯合國組織決定中所定的目標，並損害聯合國組織的威信的那些行動。

關於這點，我們不得不敘述一下印尼發生的事件。這些事件只能說是聯合國某些會員國，對印尼人民的侵略行爲。由於荷蘭不宣而戰的武裝進攻印尼，激起了全世界誠實人民的正當義憤。可是聯合國有沒有適當的保衛印尼人民呢？我們大家都知道，並沒有。由於安理會將印尼問題審議的結果，某些國家就儘力減輕印尼事態發展的意義，並且強力迫使安理會在這個問題上作出那種並不能保障已成爲武裝進攻犧牲品的印尼共和國合法利益的決定。

顯而易見，這種決定必定有損聯合國的威信，因爲聯合國的責任，即在保證維持各國間的和平。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有勢力的強國，一方面在解決西班牙及上述諸問題時，它們對於消除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况的可能性，並不感什麼興趣，但他們對伊朗問題却特別感到興趣。在伊朗問題最後解決，並且在伊朗自己要求把這問題從安理會議程撤消後，迄今一年半了，但這個問題却依然列在安理會議事日程上。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和英國的代表，顯然懷着某種特定的目的，不顧一切代價，違反常理，堅持伊朗問題保留在安理會的議程之這種頑固的願望，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英在這個問題上所表現的過份偏強。雖然聯合國秘書長以充分根據說明，安理會沒有理由再討論所謂伊朗問

題，但美英仍不爲所動。

至於託管理事會問題，蘇聯代表認爲必須指出下面幾點。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聯合國大會會議上，關於過去委任統治地的託管問題提交大會批准的協議，蘇聯代表團曾加以批評。因爲討論這些協議的準備程序及其某些條款，都不合聯合國憲章的要求。這些協議既然具有上述那些缺點，而又被作爲組織託管理事會的基礎，那麼這件事自然要影響到蘇聯代表團對於根據這些協議而建立的理事會之委員的選舉的態度。蘇聯代表團現在仍然堅持他們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聯合國大會上，對這一問題所發表的意見。

蘇聯代表團作爲託管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深切希望在締結託管協議中，違犯聯合國憲章之處應予糾正，這樣才能幫助託管理事會完成其面臨的任務。

很顯然的，這才符合整個聯合國的利益，以及託管地人民的利益。

聯合國工作中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况，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某些會員國，首先是美國和英國方面，對聯合國的態度的結果。這種態度，並不能幫助加強組織或增進國際合作。恰恰相反，它削弱和損害了聯合國組織。這種態度，無疑地是符合於上述這些國家的反動集團的計劃和意圖，正是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在實行着這種政策。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反對「北大西洋公約」

一月十四日，美國國務院在「我們建立和平。北大西洋地區的集體安全」這一響亮的題目下，發表了長篇的聲明。

在這正式文件中，說明美國對所謂「北大西洋公約」問題所抱的立場。美國政府從去年夏天起就會同加拿大與英、法、比、荷、盧等國政府進行着關於該公約的談判。

如果去年前述五個西歐國家的執政集團曾以集體自衛為藉口，在美國的庇護下成立了軍事政治聯盟的話，那麼今年，建立「北大西洋聯盟」這一跑得更遠的英美計劃則正在前述歐洲國家及加拿大參加和美國直接領導下付諸實行。

杜魯門總統在其一月二十日的發言中，宣稱北大西洋公約草案在很快期間內即將提交參議院討論，所宣稱的該公約的正式目的乃是希望鞏固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

一 「西歐聯盟」是英美侵略集團在歐洲的武器

一九四八年三月，英、法、比、荷、盧五國在布魯塞爾簽訂了互助與集體防禦條約，該條約奠定了創立某些西歐國家之特殊的集團，即衆所共知的「西歐聯盟」的基礎。

條約規定，歐洲某些其它國家，凡決心使其政策適應前述英國所領導的集團之目的者，也將被納入西歐聯盟。同時大家知道，西歐聯盟的組織者，一開始就杜塞了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及蘇聯參加該聯盟的可能性，這就暴露了西歐聯盟的組成，其目的不是爲了團結歐洲各愛好和平的國家，並且，一般的不符合於保證整個歐洲鞏固和平的利益，而是抱有與加強和平與國際安全的利益毫無相同之點的一些目的。

並非偶然，參加這一集團的國家之要人，自不列顛外相貝文起，都不得不公開的宣稱，西歐聯盟之建立，就是表明這些國家的政策起着重要的變化。當擬創這一集團的幕後作業已完成的時候，就無法掩飾這一點了。不難看出，這個聯盟的成立，表明英、法和其它參加國的政府澈底破壞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加入反希特勒同盟的民主國所奉行的政策。這個政策所抱目的乃在於團結各愛好和平國家的力量，來結束希特勒侵略和法西斯主義，及不讓侵略勢力在戰後東山再起。

西歐聯盟之成立，首先表明英法兩國對德國問題所持政策的完全改變，並證明這些國家的政府放棄爲反希特勒同盟各國雅爾塔及波茨坦會議所通過的對德國的民主政策與反侵略政策。

反希特勒同盟的諸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聯合，不僅是希望勝利地結束反希特勒德國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它們之聯合同時也是希望在將來不容許在近幾十年中會掀起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侵略復活。這種崇高的意向也反映在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的決定中。

蘇英一九四二年與蘇法一九四四年簽訂的二十年友好互助條約，乃是這一以防止侵略的德山東山再起爲目的之政策的反映。顯而易見，在各種諸如此類條約中獲得反映的政策，不僅符合條約簽訂國之利益，並且也符合歐洲各國愛好和平人民之利益。

蘇聯現在也仍堅決奉行這個政策，它完全符合蘇、美、英三強領袖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的決定（法國後來也附議這個決定），其目的是爲了保證歐洲的牢固和平，與預防那會是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之主的國家再事侵略。

西歐聯盟的形成，表明英法兩國放棄實施前述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所通過的反侵略政策，並表明這兩個已轉而採取新的並且對各愛好和平國家極其危險的政策，——旨在統治歐洲其它國家的政策。爲了這種目的，甚至利用戰爭結束後變成了它們的附庸之昨天的侵略者。只有用這個才能說明以下的情況，即雖然布魯塞爾公約中也順便提起努力不讓德國侵略復活，但英法政府現時却跟美國一起竭力吸引與利用西德來達到它們的目的。在這裡，首先是在英美佔領當局協助下，西德政府機關一切部門內的舊時德國反動派的親希特勒份子和軍國主義份子之脚跟日益站穩了。西歐國家政策的變化，獲得美蘭執政集團的支持和鼓勵這一事實，大大加強着前述政策發生了變化的，破壞愛好和平政策並站上準備在歐洲實行新侵略的歐洲國家的危險。

與蘇聯跟歐洲其它國家（包括英法）締結的其目的在於防止德國新侵略的可能性，從而促使歐洲和平的鞏固的各種互助條約不同，西歐五國軍事的聯盟與其說是爲了防止德國，無寧說是爲了利用它們所建立的西歐國家集團，來反對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是它們的盟國的國家。西歐諸國政府領袖的言論中及英、美、法的報紙上，公然發表侵略聲明，表示西歐聯盟是建立來反對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雖然這些國家的愛好和平的政策已是無可爭辯的、衆所公認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勿庸否認，無論如何掩飾布魯塞爾條約的真正目的，西歐聯盟之建立總是與這些國家的自衛利益沒有相同之處。

另一方面，現時已足夠明顯，它們以防止危害該公約簽字國的所謂「經濟穩定」的形勢為藉口，正準備着用軍事措施及各種摧殘辦法，來對付國內的工人階級和增長中的民主力量；及對付殖民地及附屬國中蓬勃發展的民族解放運動。並非偶然，布魯塞爾條約乃是殖民國家的聯盟，這些國家爲了保持它們在殖民地內長期的特權，企圖利用現在所建立的軍事政治集團，來達到鎮壓這些殖民地內民族解放運動之目的。這一切只是特別有力地指明西歐聯盟底反民主的和反動侵略的性質。

西歐五國聯盟是軍事上和政治上對於爲了在歐洲實施「馬歇爾計劃」所建立起來的歐洲諸國經濟聯合的一個補充。歐洲國家的這兩個集團的行動方向，受英美聯盟執政集團的指示。英美聯盟的執政集團絕非關心實現真正的民族的和國家的目的，最少是不關心實現這些參加前述兩集團的國家之經濟的目的，而是關心加強和進一步擴大它們自己的軍事戰略陣地和經濟陣地。

正如實施馬歇爾計劃不是爲了歐洲國家真正經濟復興，而是用來使「馬歇爾化」各國之政治和經濟適應英美統治者在歐洲的狹隘利己的軍事戰略計劃一樣，新集團的形成的用意也絕不是爲了西歐聯盟參加目的互助和集體防禦的目的（因爲在實現雅爾塔和波茨坦協定的情形下，這些國家不會受到任何侵略的威脅），而其用意在於加強和進一步擴大英美執政集團在歐洲的統治勢力，從而使諸有關的歐洲國家的各種內外政策服從它們的狹隘目的。英美集團的這些政治計劃及和平的利益，與在歐洲各國實現民主原則的不能並存是十分明顯的。

去年三月西歐聯盟剛一出世時，美國執政集團立刻就宣稱將予這一聯盟以充分支持。

這種聲明是非常自然的，因爲這些執政集團有充分的根據認爲，新聯盟永遠逃不出它們的掌心，並且將會完全成爲英美各種計劃的完全的依賴者。無論如何，其作用可想而知的，美國專門監督人也已

被吸引到西歐聯盟中去。現在大家都清楚，西歐聯盟國家在對抗入民主國家及蘇聯的道路上走得愈快，走得愈遠，西歐國家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就愈益依附於美國統治集團，後者是絲毫不關心歐洲國家的政治獨立和經濟復興的。

這種形勢的結果，將是美國與西歐集團各國之間以及西歐集團本身內部矛盾必不可免的並已在逐步表現着的日益加劇。新的西歐集團之建立，依據的不是健全的，也不是鞏固的經濟復興的基礎，這一集團在某種意義上是輔助性質的，這只要看到六馬歇爾化⁽¹⁾國家所建立的更爲廣泛的歐洲國家聯合就可以知道。這一歐洲國家的聯合不但不能予參加國以任何實際的幫助，並且如衆所知，絕未能防止西歐許多國家日益增加的經濟困難之發生，也絕未能防止其中某些國家中失業現象的大量增加，絕不能幫助它們的今後經濟發展打開那怕是多少有點希望的前途。西歐集團的侵略目的，同時也反映在日益增添軍隊和軍費的新要求上，這愈來愈破壞它們的經濟進一步穩定上昇的可能性。同時，這種形勢引起這些國家內部嚴重政治困難的更加增長。而同一時期，蘇聯及在自己社會主義發展中只做了初步工作的諸新民主主義國家，則沿着不斷的、迅速的經濟復興和上昇的道路邁進，同時，沿着鞏固民主基礎和擺脫了反動的壓迫制度的人民政治團結的道路邁進。

西歐聯盟已經採取了不少措施來組織它的機構。還在去年春天，就不僅成立了諮詢委員會，並且在倫敦設立了由五國代表組成的該盟永久機關。同時還成立了軍事委員會，甚至西歐聯盟聯防總部，由五國參謀總長組成，而以英國蒙哥馬利元帥爲首，雖然西歐聯盟創建者無法指出對它們的國家之任何侵略危險的存在。

在目前國際形勢情況下，匆匆忙忙實施所有這一切組織措施，包括成立軍事總部，決不是證明新

集團的參加者懷有保證歐洲和平的願望。在實現這些措施時的奔波忙碌，更加證明它們所懷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壓迫某些歐洲國家，包括德國西部，以便藉環繞着這一切措施的吵鬧叫囂，促進這些國家參加西歐集團，同時，在歐洲各國社會人士間促進恐怖、懷疑和戰爭病狂的加強，這是英美集團目前在歐洲實行其侵略政策的主要戰略任務之一。

除了在歐洲建立西歐聯盟之外，美英執政集團最近數月來還籌備建立由前述那五個國家與加拿大、美國組織的北大西洋聯盟。北大西洋聯盟的目的，較西歐集團要廣大得多。同時不難看出，這種目的是與強迫建立由美國稱霸的英美統治世界計劃最密切交織在一起的。

二 「北大西洋公約」與英美統治世界的計劃

如果說，西歐聯盟的建立，符合於英美集團在歐洲的目的，那麼，現在已經可以看出：西歐集團只是英美建立世界統治計劃中各種措施中的一環，而且不是主要的一環。美國執政集團雖然讓英國在西歐聯盟中佔據首腦地位，但它仍有充分可能按其意願左右整個西歐集團的政策。

也不應忘記，美國與南美諸國在里約熱內盧簽訂的條約已於去年年底生效，該條約保證着美國執政集團對其中絕大多數國家的必要影響。

在前述的文件中，美國國務院認為西歐聯盟的實現和汎美公約的生效，乃是為在全世界推行美國政策準備基礎的重要條件。於此，北大西洋公約就被提出，作為推行這一政策的主要一環，其支柱應當是已經建立了的歐洲和美洲的國家集團，而且一開始美國執政集團就把這一全部事業的實現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在著名的「北大西洋地區的集體安全」這一文件中，美國國務院企圖把其所擬製的北大西洋公約，說成是北大西洋諸國間安全問題的區域協定，以此來掩飾這一公約的真正性質和真正意圖。如衆所知，北大西洋諸國並未受任何侵略之威脅，從這點就可以看出，對該公約必要性的聲明是沒有根據的。

爲了更大的掩蓋北大西洋公約的真正性質和目的，美國國務院會愚蠢地虛構所謂蘇聯在聯合國中的「妨害政策」，並故意發出關於必須「用壓倒的力量來迎接潛在侵略者」這種曖昧的聲明，似乎這乃是以不能等到聯合國充分鞏固起來的以美國爲首的專門集團之義務。

美國國務院不能掩蓋北大西洋公約的反蘇和反人民民主國家的性質。但他們也只能老是曖昧的暗示所謂「潛在的侵略者」而已。可是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不敢直接說出他們所擬製的新條約之反蘇目的，因爲關於蘇聯政策侵略性的誹謗的傳播正在國際社會人士中更加引起着對那些藉助諸如此類卑鄙齷齪鬥爭工具的人之反對。

北大西洋公約草案及其擬製時的情況，鮮明地暴露英美集團對世界霸權的企圖。

雖然北大西洋公約規定歐洲五個國家，加拿大和美國作爲參加該約的核心，但是誰都清楚，這一事情的領導屬於美國執政集團，他們現在與歐洲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執政集團結成一體。在這一情況下，北大西洋公約實際上就成爲「大西洋兩岸」，也即東西兩半球上的英美執政集團侵略政策的主要工具，從而適應英美建立世界霸權的侵略企圖。大家知道，這正是杜魯門總統親任主席的不尋常的富爾敦群衆大會上，邱吉爾在其聳人聽聞的演說中所宣佈的美英戰後的主要任務。

除了美、加和西歐五國——連盧森堡這樣的「北大西洋」國家也包括在內——以外，北大西洋公

約草案還規定吸收某些其它國家參加。關於這方面的談論現在不在少數。

有人談到邀請某些國家如瑞典、挪東地中海威和丹麥參加這一公約，並指出挪威政府在這一方面表現是異常的積極。有人提議成立特別的斯堪的納維亞公約來避免現有的困難，依據這些計劃，這特別公約並不會妨礙把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括入處在北大西洋集團實際領導下的各國範圍內。有人宣稱，佛朗哥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土耳其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的可能性，也正在討論中。這顯然認為這一方法將能使完成所謂北大西洋集團領導集團的任務。除此以外，成立作為北大西洋集團輔助工具之一的地中海聯盟或東地中海公約，也正在討論中。

在英美羽翼下建立一個又一個國家集團的計劃，只是特別有力地表明現在正以北大西洋公約為基礎急忙拉在一起的主要帝國主義集團的目的，絕不是區域性質，而是體現特定的強國對統治地球各部份的覬覦。

成立東南亞國家集團的草案同樣證明了這一點。該計劃草案的實施，開始於最近在德里（印度）以討論印尼問題為名義所召開的會議。但是用不着說，這些國家政府中的某些頭子的奴顏婢膝的態度，不足以使亞洲人民同意走上冒險的道路，這條道路是那些醉心於殖民事務的國家及它們富有的老闆們所正加緊地驅使他們走上去的。

這一切都表明，美英執政集團在成立北大西洋聯盟時，努力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將盡可能更多的國家拖入這種聯盟，並用這種方法將它們一個一個控制在手裡。爲了這個目的，他們使用可以容許的和不可容許的方法。他們利用着財政上和其經濟上的施捨。他們許諾改善一些國家的經濟狀況，這些國家因爲處在「金元政策」壓力下而陷入日益深刻的經濟困難。他們以「潛在侵略者」這種不存在

的危險來恐嚇，同時採取粗野的手段來壓迫小國政府。

但是在這一方面情形是十分明顯的。恰如在成立西歐聯盟時所做的一樣，北大西洋公約的策動者一開始就杜塞各新民主國家和蘇聯參加該公約的可能性。這使人們明白，這些國家不僅不能參加該公約，並且北大西洋公約正就是成立起來對付蘇聯和新民主國家的。

從這一切都可看出，北大西洋公約的目的，乃在於使美英執政集團在盡可能多數的國家中佔操縱地位，剝奪這些國家實行自主的外交政策和自主的對內政策的可能性，利用這些國家作為實現他們建立美英統治世界的侵略計劃的輔助工具。在這種情勢下，當然談不到蘇聯和新民主國家參加北大西洋公約或其地諸如此類的國家聯盟。

也許，有人會也有時候存在過這樣的想法：戰後時代，利用各種各樣外部的壓力和威脅，迫使蘇聯放棄其所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因為某些「聰明人」估計，蘇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嚴重災難而大加削弱，以至無法用自己的力量來克服內部的困難，必將取消其社會主義立場，以取得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援助。這種估計的荒謬絕倫是我們大家都清楚的，但是這並不能消除各種各樣的近視估計和敵視我們蘇維埃祖國的計劃存在的可能性。

美國國務院在前述官方文件裡，不得不承認：這三年來爭取使蘇聯改變政策的無益企圖，並未成功。這是美國國務院所宣稱的，顯然也是為了要辯護現時成立北大西洋聯盟的計劃，因為所建立的「北大西洋」集團的反蘇性質再已不能掩蓋了。

從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北大西洋公約其實是狹隘的國家集團侵略企圖最露骨的表现，首先是美英執政集團侵略企圖的表现，他們企圖使順從或直接依屬於他們的其它國家政府的政策能在各種程度

上適應他們這一目的之實現。同樣很清楚，西歐聯盟和汎美國家集團以及現時正在擬製的地中海國家公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公約、東南亞國家公約和諸如此類的公約，是與實現北大西洋公約的目的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北大西洋公約，對於英美在西歐、北大西洋、南美、地中海、亞洲、非洲以及在他的手所能伸到的各個角落建立統治的計劃，有着主導性的意義。

但是，不能不承認，成立各種集團，收集在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辦公廳中所泡製的一個一個的公約上的署名，是一件事，這些集團和公約的策動者所追逐的目的之真正成就，不用說又完全是另一件事。

就是成立這些集團和簽訂公約，還是不能消除這些公約簽訂國間存在的種種摩擦和矛盾。甚至在英美集團內部，這些公約的出現也絕不減少這些主要夥伴之間的矛盾，因為兩國的侵略企圖步步相抵觸。尤其應當指出，當一個夥伴或一個國家集團企圖在各種場合下犧牲其它夥伴或其它國家集團，同時利用各種壓力和經濟力量的手段來大發橫財時，是不能單用簽訂各種公約來消除加入這些集團的大小國之間利益的矛盾的。

同樣不能忘記，並不是一切同意參加這些集團的國家，或已參加這些集團的國家，都會同意無條件在任何情形之下服從英美命令。

其次，在東方各國現時才有可能挺直胸腰的人民之間，最近掀起了巨大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漲，這樣重要的事實能夠熟視無睹嗎？

最後，應當說一說蘇聯和民主國家，它們實現着本國人民的真正意志和以偉大的友愛平等原則對待其它國家。

威力日益增長與有着國際威信的蘇維埃國家的存在，以及其它各國民民主力量對它的強有力支持，正是任何列強在其建立統治世界的所有各種計劃中不能克服的障礙，這一點在撲滅法西斯國家時已得到了歷史性的證明，法西斯國家會企圖實現它們的統治世界的狂妄計劃，而現在的英美統治世界的計劃與法西斯國家的計劃是相差無幾的。

在說過所有這些以後，以下的人所共知的事實就都會明白了，即英美集團國家，特別是美國，在最近時期空前未有地努力擴大軍隊，大規模的增加軍費，進一步在世界各角落建設空軍和海軍基地網，做了種種計劃，甚至是狂妄地企圖利用原子彈來達到它的目的。

爲了辯護這種無節制的侵略政策，美英當政集團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在歐美社會人士之間散播恐怖和不信任，用人工方法把戰後時期民主力量 and 民族解放運動的空前發展，描畫成爲某種「危險的侵略」；甚至在政府要人之間鼓勵那些實際上正在變成積極的戰爭販子的人物，置聯大對戰爭宣傳之一致譴責於不顧；越來越起勁的唆使它們的各種走狗和遵循其命令的報紙來攻訐如蘇聯和新民主國家這樣的愛好和平的國家，肆無忌憚地散佈造謠誹謗與戰爭威脅。

他們所以需要這樣幹，是因爲他們時常無法真正解決迫不及待的國內問題，爲了順應既經變化的歷史環境，所以他們不得不做進一步的打算，主要是計劃在國外實現這樣那樣的侵略目的，雖然他們也懂得這除了用暴力方法，除了用發動新戰爭方法以外，是無法實現的。

美國執政集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立即開始在大西洋，太平洋以及許多距美國好幾千公里遠的天涯海角，建立空軍基地和海軍基地。從那時起，美國的軍事基地，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東半球和西半球，同樣在歐洲、美洲、亞洲和非洲的國家裡大大增加了。一切國家，特別是那些緊靠蘇聯

邊疆的國家，都已被安排來作爲方便英美空軍和其它可能進攻蘇聯的進攻基地。美國一次又一次以貸款的方式，把各式各樣的武器源源送交這些國家。

沒有一個有理智的人，能夠說這種作法是爲了美國的自衛。另一方面，大家也都知道，在以侵略國家的失敗而告終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並沒有侵略美國的危險存在。

其次，可以認爲這種事實是偶然嗎？即美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還保留它們在華盛頓的聯合參謀總部，該部偷偷地繼續工作，擬製它們的侵略計劃。假如沒有這種侵略計劃，便沒有理由在目前和平條件下保留這一華盛頓參謀總部，也沒有必要派遣美軍以及英軍到越來越多的國家的領土上去。

美國軍隊現時不僅用執行其在前敵國領土上的戰後佔領任務之方式駐留在歐亞的國家。美軍仍繼續駐留在聯合國許多會員國的境內。最近幾年來，美國獲得派遣軍隊到其它國家領土去的權利。美軍被派遣到歐洲的希臘或亞洲的中國就是一個例子，其藉口是這似乎是美國安全之所必需。

非常明顯，這種外交政策與美國國防的正當利益沒有絲毫共通之處，這種政策充滿着暴力的精神，充滿着侵略的精神。

衆所公認，美國某些集團，正在力圖準備使西德和日本成爲其實施侵略計劃的工具，並將它們變成其正在準備中的侵略的共謀犯。

美國在各種藉口下拖延對德和對日締結和約，這也不是偶然的。美國執政集團的外交政策之自然結果就是如此，這種政策現時不是爲了鞏固普遍和平，而是爲了實現侵略計劃。

在對待蓬勃發展的民主力量 and 許多民主國家方面的美國政策中的侵略性質，已名聞四方。希臘人民就這樣未能擺脫目前的困難境況，因爲敵視人民的反動力量獲得外來的大量援助。當去年捷克斯拉

夫的人民一經起來稍稍圍攻國內的反動集團，並支持進步的民主力量時，美國執政集團和整個英美集團就圍繞着捷克斯拉夫的內部事件，狂暴的喧嚷，用各種企圖來干涉其內政。

在對待蘇聯方面，美國和英美集團的其它國家的執政集團，日益表明他們不願理睬不久前所一致通過來做爲實施蘇、美、英戰後時期共同政策的基礎的各種協定。

例如柏林問題，蘇聯政府已再次清楚地指出，現時美英執政集團不能算爲關心與蘇聯求得協議和合作的國家。就使他們談論這一點，那一切問題也只局限於協定和合作的談判，而這種合作和協定被他們直接放棄先前協議和直接破壞跟蘇聯的各種真正合作所結束。事情已發展到：在跟蘇聯通商方面，美國正在採取着實施難以容忍的事實上的封鎖政策，這說明該政策的策動者乃是一對待蘇聯一切手段都是好的。這個原則的擁護者，雖然這種政策首先有損於該政策奉行國家的威信。

所有這一切涉及美英戰後外交政策的事實，證明這些國家執政集團現時不僅不推行確立牢固的普遍和平的政策，反而採取除稱其爲侵略政策和發動新戰爭政策以外再不能有其它稱呼的政策。

北大西洋公約的用意正就是爲了實現這一目的，該公約與英美暴力建立世界霸權的計劃相一致，而且也與發動新戰爭的政策同出一轍。

站在這一公約背後的，不僅是美國統治侵略集團，不僅是邱吉爾和貝文這些美國在不列顛的策動者，並且有不少其它較渺小的戰爭販子。但是不能忘記，簽訂諸如此類的公約，並不能保證也不能創立實現這類公約的倡導者所安排的侵略目的。因此，應當提起，各國民主人士對蘇聯政府元首斯大林的著名聲明會給以怎樣一致的擁護；斯大林聲明稱：「不久前的戰爭恐怖在各國人民的記憶中太過新鮮了，擁護和平的社會力量太過偉大了，主張侵略的邱吉爾的徒子徒孫們不能戰勝它，也不能把它們

扭轉到新戰爭方面去」。

三 「北大西洋聯盟」是毀壞聯合國組織的陷坑

美國國務院在正式聲明中，企圖以「加強聯合國組織」的意向，來做爲建立北大西洋聯盟以及上述其它的集團的理由。只有如果能同意迴避聯合國組織而暗地建立北大西洋聯盟及其它集團和聯盟可以加強聯合國組織，才能說這種聲明是可相信的。但是這種論斷當然是荒謬絕倫的。其實，作爲散居在世界各地區的一系列國家集團之首的北大西洋聯盟的湊合成立，乃是美英現行的政策業已徹底脫離了美、英、蘇三國政府及其許多國家共同成立聯合國和草訂與通過其憲章時所一致遵循的那一政策。大家知道，聯合國組織並未討論過成立北大西洋聯盟或西歐聯盟或汎美公約。大家也知道，在目前對成立地中海聯盟，或斯堪的納維亞集團，或東南亞國家聯盟及其它正在組織中的國家聯盟這一問題的討論，並沒有聯合國參加而且直截了當的迴避着聯合國。

這些集團的參加者，首先是美英執政集團懂得，把這些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對它們是不利的。因爲在聯合國中，這些集團的真正目的和性質可能被責詢。而這是那些領導成立這一切聯盟及聯合的各有關政府所不願意的。它們寧願背着聯合國秘密行事。美英執政集團實際上却想以成立這些集團與組織，而使聯合國面對既成的事實。

這一切並不妨礙他們再三說北大西洋聯盟以及他們所成立的其它聯盟和集團是爲了加強聯合國組織。可是誰也再不相信這些話了。就是那些發表這類聲明的次也並不重視這些話。

其實，北大西洋聯盟以及與之相關聯的以美英執政集團爲首的各國家集團，已在直接破壞聯合國

組織。今天，這些集團的目的在於破壞聯合國的威信，明天，他們可能就要促成聯合國的瓦解。聯合國的基礎三年來一直受到有系統的破壞並不是無緣故的，這特別反映在力圖取消五強在解決一切保證普遍和平與國際安全的重大問題的一致原則上，而這一原則是由聯合國憲章所註明了的。

美國國務院援引了聯合國憲章來支持其對北大西洋聯盟所持的立場。但這些引證不僅不能令人信服，而且其特色乃是特別不負責任的。

國務院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二條，該條規定凡符合聯合國之目的和原則的區域性協定可以存在。不用說，這一條是聯合國憲章所必需的。但是事實證明，北大西洋公約不能屬於這類的協定。

北大西洋公約以及與其相關聯的協定，其政治意義與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二條規定的關於區域性協定的目的和原則毫無相同之處。

北大西洋公約完全不能認為是區域性的協定，因為它包括東西兩半球的國家，而其所抱的目的，並非解決各種區域性的問題，而是美英這樣的強國之整個外交政策的決定，美英不斷干涉其它許多國家的事情，甚且干涉地球一切地方的事情。說北大西洋公約是區域性的協定，只會引人發笑。凡是尊重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二條的人，就不會這樣說，因為北大西洋聯盟並不是根據第五十二條成立的，而是直接違反聯合國憲章及其基本原則的。

美國國務院同時還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該條規定「聯合會員國遭受武裝攻擊」，而安理會未能採取必要措施以維持國際和平時，會員國「有確定的權利進行單獨或集體自衛」。

聯合國憲章之必需這一條是十分明顯的。但是成立大西洋集團不能從第五十一條中找到根據，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

這首先從這一事實可以知道，即無論美國、英國或者其它任何大西洋國家，都未受到任何武裝攻擊的威脅。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說，爲了辯護北大西洋聯盟的成立而任何援引第五十一條，都是完全無根據的。

北大西洋集團之建立，絕不是爲了自衛，一般的也完全不是爲了解決前述憲章條文所規定的任務。如果不存在以暴力建立美英對其它國家的統治的意圖，如果不存在以暴力建立英美世界霸權的意圖，那末，以美國爲首的北大西洋聯盟簡直是誰也不需要。北大西洋公約絕不是自衛所需，而是侵略政策與實現發動新戰爭政策所需的東西。

從這點可以看出，美國國務院援引憲章第五十一條來爲成立北大西洋聯盟做辯護，是沒有其任何根據的，這種引證只能用來蒙混廣大的社會人士，但不能真正說明成立新大西洋集團以及諸如此類與其相關聯的聯盟和集團的理由。

美國國務院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和五十二條的真情就是如此。

如果認爲美國國務院關於聯合國憲章的引證是牛頭不對馬嘴，那麼，就必須注意上述文件也談到「的成立大西洋聯盟的動機之另一種解釋。在這方面，美國國務院之引述美國參議院通過的所謂范登堡法案，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真的，去年夏天美國參議院通過了范登堡提出的關於美國外交政策「新方向」的提案。美國國務院在文件中稱，上述「提案建議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時期向西半球以外的國家締結集體安全協定，以保障和平及加強我們的安全」。

美國國務院的這一聲明，再次駁倒其關於北大西洋聯盟之區域性質的斷言。這一聲明同時也表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執政集團所奉行的外交政策的變化，這種變化暴露了該政策現時露骨的侵略性質。

前述議案使美國政府得在和平時期放手成立任何國際性的聯盟，並在保證安全的藉口下，使美國執政集團得以參加任何集團以及進行任何冒險，這完全符合美國執政集團目下的侵略情緒。

美國參議院之通過這個議案，表明美國執政集團，不僅拋棄其對聯合國組織所承擔的一切主要任務，而且也在外交政策方面採取新方針，這種外交政策的新方向，今後就是用暴力建立英美的世界霸權。從這一點可以知道，美國參議院所通過的議案，意味着美國執政集團抱持侵略政策，抱持發動新戰爭的政策。

在美英外交政策這種新方向之下，這種政策的矛頭之指向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是不足驚異的。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正在澈底地保衛全世界的和平事業，並進行不知疲乏的鬥爭，反對所有各種各樣的新戰爭販子，我們不能指望那些挑撥新戰爭並在目前竭盡一切力量，準備新戰爭的外國集團對我們保持友好的態度。

無論在西方對德國方面，無論在東方對日本方面，蘇聯跟美國和英國之間關於共同政策的問題，都簽訂了重要的協定，這些協定應當作為在民主原則上建立世界普遍和平的良好基礎。由於英美集團現時在外交政策上採取新的方針，不願尊重他們所簽訂的各項協定，所以這些協定步步遭受美英執政集團的踐踏。美英執政集團違反先前協定的精神和意義，現時成立不僅沒有蘇聯參加，並且是抱着直接利用這一集團來反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為目的之所謂「北大西洋聯盟」。

蘇聯也曾與英法簽訂了二十年友好互助條約，這一條約完全符合普遍持久和平的利益，而對於歐

洲和平事業的鞏固特別重要，但是，英法執政集團公開踐踏這些條約，把他們在條約中所承擔會同蘇聯支持及鞏固歐洲和平的各種義務置若罔聞。大家知道，英法政府參加立建北大西洋集團，除此以外，還以鞏固自身的安全為藉口，成立不僅沒有蘇聯參加，並且抱着直接利用它來反對蘇聯為目的之所謂「西歐聯盟」。

美國、英國和法國，是會同蘇聯籌備成立聯合國組織的主要強國。連同其它聯合國的會員國一起，都一致承認這四個國家和中國應當在聯合國組織中致力於團結和合作，因此在解決主要和平及國際安全問題中的五強一致同意的原則是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聯合國組織成立以後，差不多是第二天，就有人開始破壞這個組織了。儘管他們是假藉別人之手來幹這件事，但是誰都看出與知道，指導破壞工作的就是美英執政集團。

這原因在那裡呢？

這原因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美英執政集團就自誇自大，說聯合國組織中的領導作用應該屬於他們，而不是五強。蘇聯既然會要求，現在仍要求嚴格遵守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關於五國協議行動所必要性的條文，因為只有這種協議行動才能真正保證普遍和平及國際安全的利益，所以美英執政集團便加緊攻擊蘇聯，並發動了愈來愈猛烈的旨在破壞聯合國組織的工作。

所有這一切還不够。

因為蘇聯及其它許多國家不同意更改聯合國憲章，所以美英執政集團顯然得到這樣的結論，即他們無法完全促使聯合國組織適應自己的侵略政策，但他們並未放棄爭取達到這一目的。聯合國憲章限制了他們，而他們的攻擊蘇聯——為的是蘇聯保衛那些作為成立聯合國組織的基礎之原則——什麼目

的也沒有達到，因為無論怎樣也動搖不了蘇聯政府的陣地。蘇聯正在保衛鞏固普遍持久和平的神聖事業及始終如一的揭露一切各色各樣的侵略者和戰爭販子。

美英執政集團深信這一點以後，顯然已得到這樣的結論，即他們必須繞過聯合國來行事。這一政策的施行導向了成立北大西洋聯盟，以及其它背着聯合國組織秘密成立了的或正在成立的各種國家集團。

這樣一來，我們就有一切根據深信：北大西洋聯盟是毀壞聯合國組織的陷坑。不能不認為，美英執政集團之頑強的力圖澈底破壞與毀滅聯合國組織，在這方面獲得到自己的反映。聯合國組織多少是能遏止與阻礙完全促使其它國家順從他們的侵略政策，它不能成爲英美集團在實施武力建立英美世界霸權的手中的順從工具。

在這一切以後，就可明白，爲什麼奉行侵略政策和準備新戰爭的政策的美、英、法執政集團正在各處實行着孤立蘇聯的政策，雖然這種政策是狂妄的破壞着他們所承擔的義務。

由此可知，這些國家執政集團的所謂外交政策的「新方向」，就是他們回到了旨在孤立蘇聯的那種反蘇外交政策舊方針，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時期就採取了這種方針，險些把歐洲的文明帶進浩劫深淵。

醉心於統治世界的侵略計劃的美英執政集團不瞭解，違背他們不久前對蘇聯及聯合國其它會員國所承擔的義務之這一政策的所謂「新方向」，不僅不能促成他們的政治與經濟地位的鞏固，反而將遭受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譴責，反而將遭受所有那些各國絕大多數擁護鞏固普遍和平的人的譴責。

主要的結論

第一個結論

蘇聯不得不注意這種事實，即美英執政集團已採取了公開侵略的政治方針，其最終目的乃是以武力建立英美的世界霸權，而他們所奉行的侵略政策與發動新戰爭的政策是符合這一方針的。

鑒於此種形勢，蘇聯必須更加努力地、更加澈底地進行鬥爭，反對一切的及任何的戰爭販子，反對侵略政策和發動新戰爭的政策，爭取普遍的持久民主和平。

在這一為加強普遍和平及國際安全的鬥爭中，蘇聯把所有其他愛好和平國家和無數擁護普遍民主和平的人，看作自己的盟友，因為他們真正代表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背負過極大困難重擔，而現時以充分根據拒斥一切的和任何的侵略者和新戰爭挑撥者的各國人民之情感和願望。

第二個結論

大家都看到聯合國組織現時正在遭受破壞，這是因為聯合國組織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阻礙和遏止着侵略集團的侵略政策與發動新戰爭的政策。

鑒於此種情勢，蘇聯必須更堅決與更頑強地進行鬥爭，反對侵略份子及其幫兇之破壞和摧毀聯合國組織，必須求得使聯合國組織在事件進至反擊那些奉行侵略政策與發動新戰爭政策的人們的時候，不要像現時這樣時常縱容侵略份子，而是要更加器重自己的威信。

（譯自一月二十九日「真理報」蘇聯外交部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的聲明）

三

指出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今日可以並存，堅主蘇美友誼合作，向美國伸出合作之手。

斯大林指出：

兩種制度可以長期合作、蘇美合作
不僅可能，而且必要，而且是聰明的。

問：你是否認爲如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有可能與像蘇聯這樣的共產主義方式的政府在這二世界上共同生存，而且誰也不企圖干涉對方的內政呢？

斯大林答：當然是可能的。這不僅是可能的，這是聰明的，而且完全是在能夠實現的範圍以內。在戰時最艱苦的時候，政府的不同並沒有阻止我們兩國聯合一起，並戰勝我們的敵人。在和平時期繼續這樣關係是有更大的可能。

問：大元帥你是否認爲我兩國間爲互相交換製造品與原料而達成更廣大規模的經濟協定乃是在走向世界和平的重要步驟呢？

斯大林答：是，我認爲這是重要的。我當然同意世界貿易的擴大將會在許多方面有益於我兩國之間的良好關係的發展。

問：蘇聯是否贊成聯合國安理會即刻建立由一切聯合國所組成的國際警察力量，可以即刻開至任

何有戰爭威脅和平的地方呢？

斯大林答：當然。

問：如果你認爲原子炸彈應該由聯合國加以管制，那末他們是否應當通過視察制度來管制任何性質的軍備之一切研究與製造的工具，以及原子能的平時使用與發展呢？（在這裏伊里奧特、羅斯福在括弧中寫道：「斯大林迅速反問我：『一般的嗎？』我答道：『是，但特別是關於蘇聯對於這種計劃之原則的同意』」。）

斯大林答：「當然根據平等的原則，在蘇聯方面不能有任何例外，蘇聯應該服從任何其他國家所必須服從的同樣的視察與管制的規則」。在這一處羅斯福在括弧中寫道：「在他的回答中沒有絲毫猶豫」，甚至一點也沒有提到保留否決權問題。

問：我們知道你是研究其他國家內所存在的其他許多政治與社會問題的學者，因此我願意問：你是否認爲去年十一月美國的選舉表示人民已不相信羅斯福的政策，而轉去相信他的政敵的孤立主義者政策呢？

斯大林答：我不甚熟悉美國人民的國內生活，但是我認爲選舉已表示現在的政府是在「浪費」了故總統所建立的道義上的與政治上的資本，因此它便利了共和黨人獲得勝利。（在這裏，羅斯福在括弧中寫道：「大元帥在回答我下一個問題時表示特別着重的語氣。」）

問：你認爲在羅斯福逝世之後，我們兩國之間友誼關係與相互諒解減弱的原因是什麼呢？

斯大林答：我認爲，如果這一問題所講的是關於美國與蘇聯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與諒解的話，那末並沒有發生任何惡化，相反的關係是改善了；至於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曾經有一些誤解，會

經發生過某些惡化的現象，在這以後，發出大吹大擂的喧嚷，高喊什麼今後關係將更加惡化，但是在這裏我們並沒有任何可怕的東西足以破壞和平或引起軍事衝突。任何一個強國，即令其政府力圖這樣做，在目前也不可能召集大量軍隊去對另一個強國打仗，因為現時沒有人民，無論誰都不可能進行戰爭，而人民是不願意進行戰爭的，他們已厭倦戰爭了。此外，也沒有任何明確而且可以理解的目標來作新的戰爭的藉口，人民將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打仗，所以我認爲美國政府的某些代表談論我兩國之間關係惡化，這並不是什麼可怕的東西。鑒於這一切，我認爲新戰爭的危險是不現實的。

問：你是否贊成在我兩國之間交換文化與科學的情報？你是否贊成彼此交換學生、藝術家、學者與教授？

斯·大·林 答：當然。

問：美國與蘇聯是否應當形成長期的共同政策，以幫助遠東各國的人民？

斯·大·林 答：我認爲如果可能的話，這是有益處的。無論如何，我國政府是準備在遠東問題上與美國進行共同的政策。

問：如果美蘇之間商定了貸款與信用借款制度的話，那末這種協定對於美國的經濟會有持久的裨益嗎？

斯·大·林 答：當然這種信用借款制度對於美蘇雙方都會互相有利。（在這裏羅斯福在括弧中寫道：「然後我問了在歐洲許多國家中產生的明顯關懷的問題。」）（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答小羅斯福問）

問：閣下是否相信如華萊士在其演說中所說的蘇聯和西方民主國家縱然有着思想上的不一致、仍

可能長期友好合作，並且進行兩種制度之間的「友誼競賽」？

答：無條件地相信。

問：當工黨代表團留蘇期間，據我所了解，閣下曾表示了相信蘇、英的友好關係之可能。什麼才能協明英國人民廣大群眾如此熱烈期待的此種關係之建立呢？

答：我真正相信蘇、英友好關係之可能。兩國間之政治、貿易及文化聯繫之加強是大有裨益于此種關係之建立的。（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斯大林答英國「星期時報」駐莫斯科記者亞歷山大·維爾特問）

問：你同意美國國務卿貝納斯在上星期五的廣播演說中所表示過的，對蘇聯和美利堅合眾國之間的關係的逐漸緊張的見解嗎？

答：不同意。

問：如果這一種逐漸緊張的關係是存在的話，您能不能指出這種情形的一種原因或是幾種原因，而且要用什麼主要的方法來消除它？

答：看了對前一個問題的答覆，這一個問題就不成立了。（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答合眾社社長白理問）

史塔生說：他感謝斯大林的接見。他，史塔生，請求接見，爲的是表示其對國家元首斯大林的尊敬。他，史塔生，完成了在歐洲各國的有趣旅行，他在旅行的時候特別注意了個別國家的戰後經濟狀況。據他，史塔生，的意見，各民族的生活水平對於他們的繁榮有着重要的意義。蘇美間的關係，在戰時有着重要的意義，並且在將來，也有着重要的意義。他，史塔生，瞭解蘇美間經濟體系之

區別。蘇聯的經濟，建築在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並且共產黨領導着它的發展。在美國，存在着私有資本的自由經濟。他，史塔生，很願意知道，斯大林是否想到，這兩個經濟體系可以共存於同一世界中，並可以在戰後彼此合作。

斯大林 回答：它們，當然可以彼此合作。它們之間的區別，沒有本質上的意義，因為問題是說的它們的合作。德國和美國之間的經濟體系是相同的，可是，它們之間仍然發生了戰爭。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經濟體系是不同的，可是它們沒有彼此進行戰爭，而在戰爭的時候却進行過合作。如果兩個不同的體系在戰時可以合作，那麼，它們在和平時候怎麼不能合作呢？當然，不用說，如果願意合作的話，那麼，不同的經濟體系之間，也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可是，如果不願意合作的話，那麼，甚至在同一種經濟體系中的國家和人民，也可以大打起來。

史塔生 說：當然，合作的希望具有着很大的意義，可是，在過去，戰前的時候，在兩個國家中，關於不可能合作，做了各種聲明。在戰前，斯大林自己聲明了這一點。可是他，史塔生，願意知道，斯大林是否認為，戰爭的事件和法西斯軸心（即德、日）的敗北改變了形勢。而且，現在如果願意，蘇美之間的合作是可以期待的。

斯大林 回答：他無論如何不會說，兩種不同的體系不能合作。列寧曾經最先說出了兩種體系合作的意義。斯大林說：列寧是我們的導師，而我們，蘇聯人民是列寧的學生。我們從來不會背離列寧的指示，將來還是不會背離列寧的指示。可能的，他，斯大林，說過一種體系，例如，資本主義體系，不願意合作，可是這屬於合作的意願方面，而不屬於合作的可能性方面。至於說到合作的可能，那麼他，斯大林，是擁護列寧關於兩種經濟體系間之合作的可能與有希望這種觀點。同樣，說到

蘇聯的人民和共產黨對合作的願望，那麼，他們是具有這種願望的。無可爭辯的，這種合作是只會有利於兩國的。

史塔生 回答：這是很顯然的。他所提起的那些聲明，斯大林曾經在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和一九三七年全會上發表過。在這些聲明中，談到了「資本主義的包圍」及「壟斷的和帝國主義的發展」。他，史塔生，從斯大林今天的聲明中得到結論，現在，在德日敗北以後，形勢已經起了變化。

斯大林 聲明：無論在哪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無論在哪一次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上，他，斯大林，沒有說過，也不能說過兩個體系合作之不可能。他，斯大林，說過，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包圍及進攻蘇聯的危險。如果一方面不想合作，那麼，這就是意味着進攻威脅的存在。真的，不願意跟蘇聯合作的德國，進攻了蘇聯。蘇聯可以跟德國合作嗎？是的，蘇聯可以跟德國合作，可是德國人不曾願意合作。在相反的情形下，蘇聯是會像跟任何其他國家合作一樣，跟德國合作的。請看罷，這是屬於意願方面，而不是屬於合作之可能方面的。

必須將合作可能與合作意願來分別開。合作的可能永遠存在着，可是不是永遠都有合作的意願。如果一方面不願意合作，那麼結果將發生糾紛、戰爭。

史塔生 說：意願應當是相互的。

斯大林 回答：他應當證明那件事實，即俄國人具有合作的意願。

史塔生 說：他樂於聆聽這件事，他想談談斯大林關於美、德之間經濟體系相同的聲明。他必須說，當德國開始了戰爭的時候，美、德之間的經濟體系便有了區別。

斯大林？不同意這種意見，他說，美國和德國在制度方面不同，但是在經濟體系方面却沒有區別。制度是暫時的政治的要素。

史塔生說：有很多人寫過，資本主義體系產生着壟斷、帝國主義和壓迫工人底災難。根據他，史塔生的意思，美國已達到了預防資本主義底壟斷和帝國主義趨向的發展，同時，美國工人享有的發言權，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能想到的要廣泛得多。美國的經濟體系與在希特勒德國存在過的那種經濟體系之不同處就在這裡。

斯大林說：不應當迷戀於相互的批評體系，每一個民族都擁護他們願意與能夠擁護的那種體系，歷史會證明哪一種體系好些，應該尊重人民所選擇的和贊同的體系。美國的體系不好還是好——這是美國人民的事。爲了合作，不需要兩個民族有同一的體系。必須尊重人民所贊同的制度。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有合作的可能。

至於說到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麼，他們，當然不能豫見到他們死後過了四十年所發生的事。

有人稱蘇維埃體系爲極權的體系或獨裁的體系，而蘇聯人民稱美國的體系爲壟斷的資本主義。如果雙方相互惡罵爲壟斷者或極權者，那麼合作便辦不到。應當從人民所贊同的兩種體系之存在的歷史事實爲出發。只有以此爲基礎有是可能合作。

至於說到熱中於批評壟斷主義和極權主義，那麼這是宣傳，而他，斯大林，不是宣傳者，而是一個事業家。斯大林說：我們不應當是宗派主義者，當人民願意改變體系的時候，他們便會做這件事。當他，斯大林，跟羅斯福會面並討論戰爭問題的時候，他和羅斯福彼此並沒有互罵爲壟斷主義者或極權主義者。這大大地幫助了他和羅斯福建立相互合作，及獲得戰勝敵人。

史塔生說：戰爭結束以後，雙方的這種批評，是引起了誤解的原因之一。他，史塔生，很想知道，斯大林是否希望，如果蘇美間在將來建立起合作的時候，要更廣泛地交換思想、大學生、教師、演員、旅行者。

斯大林答說：如果將來建立起合作的話，這是必然的，貨物交換，會進到人員的交換。

史塔生說：過去蘇美間之所以發生誤解，是由於蘇方不願意交換思想，這會表現在對外國記者自莫斯科發出報導的施行檢查上面。例如，拒絕准許「紐約先驅論壇報」在莫斯科有自己的記者這件事，是蘇美兩國人民間互相瞭解不存在的原因之一。

斯大林答說：拒絕發給「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的許可證這件事確實有過。可是，這種誤解是偶然的現象，它和蘇聯政府的政策沒有關係。他，斯大林，知道「紐約先驅論壇報」是堅實的報紙，美國一部份記者對蘇聯的態度不好這件事同樣也有意義。

史塔生答說：這樣的記者確實有「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曾被准許留居莫斯科，但那只是在外長會議的時候，現在該報提出了派遣自己的常住記者到莫斯科的問題。「紐約先驅論壇報」是共和黨人的一個主要機關報，它在共和黨人於國會中佔有大多數議席以後的現在，更具有重大的意義。

斯大林說：「這都是一樣，因為我們看不出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真區別」。至於說到記者的問題，那麼，他，斯大林，記起了一件事：三強在德黑蘭舉行會議時，他們在友誼的氣氛中做了很好的工作，有一個美國記者，他，斯大林，現在記不起他的名字，他發出一個消息，說鈔摩盛柯元帥列席了德黑蘭會議，雖然鐵氏實際上並不在那裡。並且說，他，斯大林，在午餐時打了鐵摩盛柯

元帥，可是，這是蠢笨的誣蔑的虛構。這是什麼呢？需要誇獎這樣的記者嗎？在德黑蘭會議的參加者祝賀邱吉爾六十九歲生日的午餐時，邱吉爾、伯虜克、列希和其他等共約三十人在席，他們可以做證人，任何類似的人都沒有過。而且，這個記者把自己捏造的消息送給報紙，這個消息刊載在美國的報紙上。可是相信這樣的記者嗎？斯大林說，我們不認為在這裡美國或其政策有過錯，可是這樣的事件是有的，這件事造成着蘇聯人的不好情緒。

史塔生說：記者送發不正確的消息之不負責任的行爲之例子，當然有的。可是，其他的記者糾正着頭一種人的錯誤，過了一些時候，人們便知道，哪種記者可以信賴，哪種記者不能信賴。結果，我們便看到，人們爲了偉大的軍事努力而瞭解和團結一致。

斯大林答說：這是對的。

史塔生說：任何一次，當記者發表了顯然故意完全不正確的聲明的時候，他的報紙便召回他，這樣一來，我們的報紙便爲自己建立起有才能的正直的記者之幹部。

斯大林說：開初這些記者寫着聳動聽聞的消息，報紙刊載它們，賺到錢，而以後便辭退這些記者。

史塔生說：出版、貿易和文化交流——這就是兩個體系應當在其中找到相互融洽的方法之那些範圍。

斯大林說：這是對的。

史塔生說：據他想，要是對記者的新聞不實行檢查，那麼，這將是我們人民間之合作及相互瞭解的，勝於任何其他基礎的基礎。

斯大林說：在蘇聯很難不實行檢查。莫洛托夫曾數次嘗試做這件事，可是一點都沒有收效。任何一次，當蘇聯政府廢除了檢查制度的時候，便要後悔它這樣做了而又重新實行它。前年秋天，蘇聯曾經廢除了檢查制度。他，斯大林，是在休假中，於是記者們開始寫道，莫洛托夫強迫斯大林去休假。而後來，他們又開始寫道，他，斯大林，將回來並把莫洛托夫趕走。這樣一來，這些記者把蘇聯政府描畫為自成一類的動物園的樣子。當然，蘇聯人是很生氣的，於是必須重新實行檢查。

史塔生說：正如他現在所了解，斯大林認為合作是可能的，假使有合作之意志與願望的話。

斯大林答道：這是完全對的。

史塔生說：機械化與電氣化對提高生活水準事業具有重大之意義，而利用原子能于工業方面，對全世界人民，蘇聯與美國人民亦在內，都有重大之意義。他，史塔生，認為設立監察管、制並宣佈利用原子能于軍事之目的為非法這種事業，對世界全體人民都有重大意義。關於在將來對監督與調整原子能之生產以及將其用于和平事業之協定的製就，斯大林是否認為有前途呢？

斯大林答道：他是期待這個的。美國與蘇聯之間在這個問題上面存有着重大的分歧點，但是最後，正如他，斯大林所希望，雙方會互相諒解的。根據他，斯大林的意見，國際之監察與管制將建立起來，這將具有重大之意義。利用原子能于和平之目的，在生產過程中將引起巨大改革。關於使原子能在軍事目的方面，那末，這一點，十分可能要被禁止的。人民的良心與意願是要求這樣做的。

史塔生說：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假使它將被決定，原子能對全世界人民會成為最偉大的善行，否則，它將是最大之詛咒。

斯大林說：正如他所想像，國際管制與監察是會建立起來的，此事現正向着這個方面發展。

史塔生 感謝斯大林此次會談。

斯大林 回答說：他聽從史塔生支配，俄國人都很尊重自己的客人的。

史塔生 說：他曾于舊金山會議時，跟莫洛托夫非正式會談過。這次會談結果，是邀請我訪問俄國。

斯大林 說：正如他所想像，目前歐洲是處於很不好的狀況中。關於此點，史塔生先生，你以為如何？

史塔生 答道：一般地說來，這是對的；可是，有少數國家，却未蒙受到戰爭之災害，這些國家並未處于十分惡劣的情況中，比如：瑞士與捷克斯拉夫。

斯大林 說：瑞士與捷克斯拉夫都是小的國家。

史塔生 說：大的國家刻正陷于異常惡劣的境域裡。擺在這些國家面前的經濟問題，就是財政、燃料和糧食諸問題。

斯大林 聲明：歐洲是全世界這樣的一部份，在那裡有很多的工場和工廠，但是却感到燃料和糧食的缺乏。問題就是在這裡。

史塔生 說：魯爾採掘煤炭水平頗底，以致引起歐洲煤炭的不足。

斯大林 說：在英國同樣感覺到煤炭缺乏，這是非常令人不可思議的。

史塔生 說：是，美國開採的煤炭，處於高的水平，每晝夜可以採掘三百萬噸畢士明煤。因此，美國能將大部份煤炭送至歐洲。

斯大林說：美國現在所處的情況不壞，美國有兩個大洋保護着，與其毗隣者，北部爲弱國加拿大，而南方是弱國墨西哥，美國絲毫不必怕這兩個國家。美國在獨立戰爭後的六十年間沒有打過仗，享受了和平。這一切都幫助了美國迅速地發展起來。除此而外，美國居民，是人們中很早的脫離帝王與土地貴族階級之羈絆，而成爲了解放者的。這種情勢亦幫助了美國的蓬勃發展。

史塔生說：他的曾祖由捷克斯拉夫逃開了帝國主義。當然，美國的地理形勢大有助於美國。史塔生說，我們是幸運的。敵人在離我們海岸很遠的地方遭受了慘敗。美國正處在進行改造及戰後恢復大規模生產的狀態中。現時的任務在於避免不景氣和經濟危機。

斯大林問：美國的經濟危機會來到嗎？

史塔生答道：他不相信經濟危機會到來。他，史塔生，相信美國的資本主義可以調節，生產可以穩定在避免了某重嚴重的經濟危機之高度水平上。可是，主要的任務在於避免美國經濟體制中的危機。可是，如果政府施行英明的政策，如果估計到一九二九——三〇年的教訓，那麼在美國佔主要地位的將是被調節的而不是壟斷的資本主義，這可使危機避免。

斯大林說：要做到這點，需要一個具有最大決心的和非常强有力的政府。

史塔生說：這是對的，除此而外，人民還應當明瞭用以穩定與支持經濟體系的各種辦法，這是新的任務，因爲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不會有過與此並行的。

斯大林說：美國具有一種良好條件，這種條件在於兩種事實，就是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兩個競爭者——德國和日本——已經不存在了。由於這種結果，對美國貨物的需要正在增加着，而這就爲美國之發展造成了良好的條件。如歐洲、中國和日本這樣的市場，已爲美國開放了。這幫助着美

國，以前是從來沒有這樣的條件的。

史塔生說：從另一方面說來，在這些市場上沒有支付的金錢，因此，它們是美國的負擔，而不是美國發財的場所。可是，當然，帝國主義危險的兩個傳播者——德國和日本的不存在，從和平觀點看來，對美國及其它國家，是一種巨大的福祉。當然，世界貿易在過去對美國不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因素。美國的市場只限於美國的範圍以內或西半球的範圍以內。

斯大林說：例如，在戰前，美國的生產品百分之十輸出到其他國家。至於說到購買力的話，那麼，他，斯大林認為，商人能找到錢，便用它來購買美國貨物，轉售給他們本國的農民。在中國、日本，在歐洲和南美洲的商人都積蓄下了金錢。現在，美國的輸出可能增至百分之二十。這不對？

史塔生說：他不以為如此。

斯大林問道：「真的嗎？」

史塔生肯定的答說：如果美國的輸出增至百分之十五的話，那麼他將認為美國是幸運的。大部份商人蓄積下了地方上的鈔票，這種鈔票不能廣泛流通，不能應用於國際匯兌。因此，據他，史塔生的估計，美國的輸出能超過百分之十五。

斯大林說：可是，如果注意到美國的生產規模，那麼，百分之十五，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史塔生贊同這個意見。

斯大林說：據說，美國工業此刻有很多定貨，這對不對？據說，美國的工廠無法完成這些定貨，並且所有的工廠都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在工作着。這件事對不對？

史塔生 答說：這是對的，可是這些都是國內性質的定貨。

斯大林 指出：這是極重要的。

史塔生 說：在糧食、婦女服裝和皮鞋方面，能够供應需求，但車床、汽車和火車頭的生產，則是落後的。

斯大林 說：在美國報上有着這樣的消息，說經濟危機行將到來。

史塔生 說：在報上有這樣的消息，說去年十一月間，美國失業工人的人數達八百萬人。可是，這些消息原來是不正確的。任務在於平衡高度的生產水平，求得經濟的穩定及經濟危機的避免。

斯大林 指出說：史塔生大概是說生產的調節。

史塔生 答說：這是對的。並且說，美國有人硬說將有不景氣，但他，史塔生，態度更樂觀地，認定美國可能避免不景氣，因為他，史塔生，能够指出人們比從前更深刻瞭解調節這件事實之存在。

斯大林 問道：「可是實業界的人物，他們是否願意被調節和受限制呢？」

史塔生 說：實業界的人物，通常都反對這個。

斯大林 指出：當然他們會要反對的。

史塔生 說：可是，他們懂得，不該重覆一九二九年的不景氣，並且，他們現在更好地瞭解調節的必要。當然需要調節的高度水平，大量的決議，以及政府的理智的行動。

斯大林 說：這是對的。

史塔生 說：在政府的各種體系和形式之下，這都是必需的。如果在任何政府的形式之下做

了錯誤，那麼，這對人民是不好的。

斯大林 同意這個意見。

史塔生 說：日本和德國已證明了這一點。

斯大林 說：在這些國家中，那些對於經濟完全外行的軍人操縱了經濟，例如在日本，便是那個只懂得如何打仗的東條支配了經濟。

史塔生 說：這是對的，他，史塔生感謝斯大林讓他能夠與斯大林進行會談，及感謝斯大林給他撥出時間。

斯大林 問史塔生打算在蘇聯逗留多久。

史塔生 答說：他明天去基輔，然後他想表明他對斯大林格勒的英勇保衛者的敬重，在這以後，他打算取道列寧格勒離開蘇聯。當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時候，他，史塔生，正在太平洋的美艦上，在那裡的人們很緊張地注視着斯大林格勒的英勇史蹟。

斯大林 說：海軍大將尼米茲，顯然是一個很著名的海軍領導者。

斯大林 問道：史塔生到過列寧格勒嗎？

史塔生 說：他還沒有到過列寧格勒，他準備取道列寧格勒離開蘇聯。

斯大林 說：他在跟史塔生的會議中收穫甚多。

史塔生 說：他從跟斯大林的談話中，對他的研究經濟問題方面獲益不淺。

斯大林 說：他在戰前同樣很多地研究過經濟問題，他之成爲軍人是由於需要。

史塔生 問道：他可以拿巴甫洛夫所寫的會談記錄嗎？他，史塔生，可否獲得許可，當會見

記者時談及此項會談呢？

斯大林說：史塔生可以領到會談記錄，史塔生當然可以跟記者談及關於會談的事，因為這裡沒有什麼隱藏的。

〔附言〕此項：斯大林與史塔生先生會談記錄的全文已在莫斯科交給史塔生，同時史塔生的談話原文係經史塔生認可的，而斯大林談話原文也是經斯大林認可的。

然而在美國報上所刊載的會談全文中，有不少任意更改與不正確之處。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斯大林與史塔生談話）

向美國伸出合作之手

問：您是否預見到蘇、美關係的改善？

答：我認爲蘇美關係的改善是必要的，尤其是改善兩國關係，是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問：您是否認爲，蘇、美間由於兩種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彼此間增長的嚴重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答：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從兩種不同制度共存的事實爲根據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答覆美國共和黨人史塔生關於這一問題時，曾指出過：「它們——美國和蘇聯，當然是可能共同合作的。其間的區別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因爲現在是談到合作的問題。德國和美國的經濟制度是一樣的，但是兩國間還發生了戰爭。美國和蘇聯的經濟制度不同，但互相間沒有打過仗，而且在戰時合作過。如果說兩種不同的制度在戰時都能合作的話，那麼爲什麼在和平時期就不能合作呢？當然，可以推想：如果願望合作，那麼雖然在不同經濟制度之下，也可以充分合作，但如果沒有合作的願望，則甚至在同一國家經濟制度之下，人與人之間也要互相撕殺」。這樣一來，在我們國家間，不同的制度並不是改善與發展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關係的障礙。

問：您是否想擴大蘇、美貿易的工作。蘇聯想從美國得到什麼樣的一些貨物。

答：我們兩國都關切着擴大蘇美貿易。至於蘇聯，那麼它永不拒絕與美國在正常事務的條件下發展貿易。大家知道：在美國也有一部份人希望發展和鞏固與蘇聯的貿易。然而，目前美國管制貿易的機關對蘇貿易採取非平等互惠的辦法，顯然，這不但不能促進我們兩國國家的貿易，反而引到相反的結果。

問：美國怎樣才能最好地幫助蘇聯復興被戰爭破壞的地區？

答：大家都知道，蘇聯有着復興與發展自己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這計劃是以盡量利用國內資源為根據的。蘇聯人民順利的完成着這一計劃，依靠着自身力量來復興被戰爭破壞的地區。同時，蘇聯正與其它國家恢復與發展貿易關係。因此，您可能在蘇美貿易正常化中，找到自己的答覆。不能不指出：執行雅爾塔及波茨坦關於賠款的協定，同樣會有很積極的意義。

問：您是否想很快恢復與國務院的談判，以調整關於美國按租借法予蘇物資的清償問題？

答：很明白，十二月十六日蘇方已用口頭通知美方關於調整租借物資清償問題的具體提案。

問：您是否希望於目前或者最近期中，蘇美政府恢復十億美元貸蘇的談判？

答：不，我不想在目前環境中對此表示預見。我認為：您所說的貸款，必須審查是否為兩國——蘇美互惠之正常的事務辦法。某些美國人士對此問題却抱另一種態度。

問：您是否可以告訴我，你——遠東委員會的蘇聯正式代表，對於遠東委員會實現盟國對日政策監督狀況的意見如何？

答：大家都知道，遠東委員會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預防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與使這一國家民主化。然而在這方面的情况，不能令人滿意，仍必須加以嚴重的注意。

〔塔斯社莫斯科一日電〕據最近數月之報告，包括「空中堡壘」轟炸機的美空軍，曾在黃海與日本海上對蘇商船以低飛盤旋，甚或俯衝急降，進行騷擾偵察。此舉自然的引起蘇船船員及乘客合理的憤怒。美當局無禮的企圖在黃海和日本海的領海內，建立對商航之控制，說明美國全然不願尊重其他各國商航的合法利益。（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蘇駐美潘友新答合衆社記者約翰斯克力問）

蘇政府獲悉美大使史密斯先生於五月四日就目前美蘇關係所作的聲明。蘇聯政府贊成美政府在此聲明中表示對改善目前蘇美關係的願望，並同意由於這一目的而進行討論與解決兩國間現存分歧的建議。

同時，蘇政府認為必須聲明：美政府認為目前蘇美關係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况和國際關係的緊張，其原因乃是蘇聯在東歐的政策，以及蘇聯在此業已增強的影響云云，蘇政府不能同意。

至於蘇聯與其毗鄰及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蘇政府於此滿意指出：戰後此種關係確已大有改進。大家知道：這表現在蘇聯和這些國家之間所訂立的友好、互助條約上。這些條約是特為防止德國及其可能的同盟者方面重演侵略為目的。這些條約並不如美駐莫斯科大使史密斯先生的聲明所說，它並未包含任何秘密的條款。締結這些條約，對於曾受德國侵略的上述國家，有特別的利益關係。大家知道：就是美國本身也在進行着鞏固與其鄰國，例如：與加拿大、墨西哥及美洲各國的關係的政策，這也是十分明白的事。蘇聯也在進行着鞏固與其歐洲毗鄰各國的關係的政策，也是同樣明白的。蘇聯在將來也還要繼續奉行與歐洲這些國家建立友誼關係的政策。

美政府的聲明說：引起蘇聯不滿的美國在其它國家所採取的外交政策的若干步驟，其原因乃是蘇聯在那些國家內政上的過份影響。這種解釋，蘇政府不能同意。

至於在這裡所指的東歐各國，那麼都知道，在這些國家中戰後已發生了重要的民主改革。這一改革是防禦新戰爭威脅的手段，它並且由此而給各該國家與蘇聯間的友好關係，造成了有利的條件。要是把這裡所發生的民主改革，認為是蘇聯干涉上述國家的內政，那就完全錯誤了。這就否認了一種無庸置疑的事實，即上述改革乃是民主勢力戰勝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的自然結果，而且東歐各國人民把它認為是防禦新戰爭威脅的保證。由此清楚可見：共產黨人之被提拔到領導地位，這是因為這些國家人民認為共產黨人是反對新戰爭最堅定不移的戰士。民主改革的實現，乃是每一國家的內政問題，這是誰也沒有權利詭辯的。然而，在美政府上述聲明中可以看出：他們却抱着不同觀點，而它本身並實行干涉其它國家的內政，這不能不引起蘇聯政府的不滿。希臘的局勢，就是美國干涉它國內政的諸多例證之一。

美政府又以蘇政府對待所謂歐洲復興計劃的態度，來解釋目前蘇美關係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况。然而十分明白：要是對歐洲各國經濟復興問題的處理，不是在上述計劃中所作那樣，而是在聯合國組織的範圍內，根據國際經濟合作的正常條件，並對民族權利與國家主權予以應有之尊重的話，那就不會引起蘇聯對歐洲復興計劃表示反對態度的原因了。況且蘇聯是戰時遭受經濟損失最大的國家之一，它對於戰後國際經濟合作的發展，是極其關懷的。

同時，蘇聯政府認為必須聲明：目前蘇美關係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况及國際關係的緊張局勢，乃是美政府最近時期的政策所引起的結果。

促成這種緊張局勢的，首先是美政府的此種步驟，即全世界各地，包括蘇聯毗鄰領土在內，都在大量擴展海空軍基地網，同時美國報紙和某些官方代表直接聲明：這些基地之建立其目的乃是爲了包

圍蘇聯。這種措施，不能用自衛利益來解釋。同樣不能忽視這一事實：即目前國際關係的氣氛，正遭受與美國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某些人士對蘇聯所發出的各種好戰威脅的毒害。與這個完全相反的，蘇政府對美國及其它國家實行着澈底和平的政策。未在其它國家建立軍事基地，也未對任何一個國予以任何威脅。

其次，最近西歐英法比荷盧五國業已組成軍事同盟。而這時蘇聯與東歐國家以及與英法所締結的互助條約，其目的却是防止德國方面的新侵略的威脅，它並不反對任何同盟國家。現今西歐五國所建立的軍事同盟，從其條約看來，並非僅指德國。而同樣也可用以反對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是盟國的國家。英、法、美全部報紙都公開說：這三國聯盟是用以反對蘇聯的。這裡也不能忽視，組成上述軍事同盟之所以成爲可能，只是由於美國政府的鼓勵。顯然，西歐五國的軍事條約，絕不能認爲是自衛條約。

美政府對蘇不友好的政策，也表現在蘇美貿易關係上。按照兩國所締結的貿易協定，美政府對於美貨對蘇輸出，不應施行任何較之對第三國更苛刻的規定和形式上的手續。然而，美政府的現行政策，却完全忽視美方義務與違反蘇美貿易協定，不願蘇聯誠意履行這一協定的義務，而仍對蘇聯採取歧視態度。由於這種緣故，蘇聯已預付定錢或甚至已全部付款的美貨，均已中斷輸出，這同時也使相當的美國公司，受到損失。這種情勢之不能容忍，是十分顯然的。

現在美政府聲稱：美國對蘇並無任何敵視與侵略的意圖，並表示希望能夠找到建設我們兩國間良好與合理關係的道路，澈底緩和國際間的緊張局勢，表示準備促成符合蘇聯人民安全利益的和平安定的條件。

蘇聯政府當然歡迎美政府的這一聲明，因為衆所週知：蘇聯政府一貫奉行對美和平與合作的政策。而這一政策是永遠受到蘇聯人民出錢贊成和支持的。蘇聯政府聲明將在將來也將澈底地奉行這一政策。蘇聯政府也表示希望能夠尋得各種方法，以消除現存的分歧，建立我們兩國間的良好關係。這不僅符合兩國人民利益，而且也有益於鞏固和平的事業。

史密斯答應將蘇聯政府的聲明轉達美國政府。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莫洛托夫答美駐蘇大使史密斯（聲明）。

我認爲在最近以鞏固和平、促進國際合作與保證民主爲目的的政治文件中，美國第三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先生的公開信是最重要的文件。

華萊士先生的公開信，不能只認爲僅只是宣佈一個願望：想改進國際形勢，想和平解決蘇美間分歧。想爲這種解決尋找途徑。美國政府五月四日的聲明與蘇聯政府五月九日的覆文，兩者不夠的地方，便在於它們除了宣佈解決蘇美分歧的願望外，沒有更進一步。

這封公開信的重大意義，便在於它並不限於宣佈，而是勇往直前，認真向前跨了第一步，並且給和平解決蘇美間分歧，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

不能說華萊士先生的公開信已毫無例外地包羅了一切分歧問題。也不能說這封公開信中某些措辭與解釋已無需改正了。但這不是目前主要的事情。主要的事情是華萊士先生在其信中作出公開和誠實的嘗試，提出了和平解決的具體方案與對蘇美間一切主要分歧問題的具體的建議。

這些建議，大家都知道，是普遍裁減軍備與禁止原子武器試驗締結對德及對日和約，並撤退駐各該國的軍隊；撤退駐中國與朝鮮軍隊；尊重各個國家的主權與不干涉其內政；禁止在聯合國的會員國內

建立軍事基地；以一切可能的方法發展國際貿易，祛除一切歧視；在聯合國的範圍內援助那些遭受戰爭損害國家的經濟復興；保衛民主，並保證一切國家中的人民權利等等。

人們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華萊士先生的方案。但是有一件事無論如何是毫無疑問的：即任何關心各國間和平與合作事業的政治家，都不可能無視這個方案，因為他反映着全世界人民對加強和平的希望與意願，並且無疑將博得成千百萬老百姓的擁護。我不知道美國政府是否贊同將華萊士先生的方案作為蘇美間協議的基礎。就蘇聯政府來說，它認為華萊士先生的方案可以作為用以求取這種協議與發展國際合作的一個良好而有成果的基礎。因為蘇聯政府認為儘管經濟制度與思想上的不同，但這些制度的並存以及和平解決蘇美間分歧，不僅是可能的，而且爲了普遍和平的利益，還是絕對必要的。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於莫斯科。塔斯社大林覆華萊士函。

塔斯社獲得可能報導蘇聯領導者對日昨在報張上發表的美國務院（外交部）聲明的意見。

雖然斯大林並未正式向美國政府作任何建議，僅於其五月十七日的信中給華萊士的公開信以答覆。美國務院却認爲必須對斯大林予華萊士的答覆，在報上作一特別聲明。

美國務院一方面承認斯大林關於爲普遍和平利益而和平調整一切未解決問題之可能和必須的聲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美國務院却又聲明：在斯大林覆信中所列舉的具體問題，不能成爲蘇美兩方討論的對象，而在其他國家參加下討論這些問題，如在聯合國組織內討論管制原子能問題，以及在外長會議上討論的問題，似乎由於蘇聯的立場而沒有得到過積極的效果。

美國務院的聲明引起此間的驚訝。

美國務院的這一態度，是與美政府五月四日的聲明背道而馳的。美政府的這一聲明不僅未反對雙

方談判的可能性，而且還認這種可能是極自然的事。因為反過來說，美國政府也就不會認為有向蘇政府聲明願意解決分歧問題之必要了。

除此而外，大家知道：在羅斯福政府時代，美蘇英三國代表曾在三年多的時間中用充分協議與一致的精神解決了國際間最困難的問題。試問：爲什麼現在各強國不可能用協議來解決新的較不困難的問題呢？這不是因爲美國現政府脫離了羅斯福的政策，而在實行別的政策嗎？

蘇聯社會認爲：目前所造成的情勢，乃是美國現政府所奉行的侵略政策的結果。（一九四八年五月）

蘇聯現在仍繼續奉行其以前反對法西斯主義，爲民主原則、爲民主國家的福利及經濟政治條件的鞏固而鬥爭的政策。

在擊敗德國法西斯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之後，蘇聯繼續它的和平政策，集中它的一切努力於解決國內問題，首先是恢復及發展受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蘇聯人民完全專心於和平勞動，鞏固及繼續發展其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動搖地保衛着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大鼓掌）蘇聯的政策是始終不渝，貫徹到底的擴大及加強國際合作的政策。這是由於蘇維埃國家的性質本身所產生的，因爲它是一個工人農民的社會主義國家，高度熱心於創造一個適於和平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最優良條件。蘇聯的外交政策是遵循着同一切願意和平合作的國家合作的方針。它一貫反對一切旨在造成各國不團結的計劃與行動，它一向是保衛戰後和平民主原則的戰士。

但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則迥然不同。在第二次大戰終了之後，美國政府即改變了它的外交政策。美國政府把跟反侵略勢力作鬥爭的政策，轉變爲擴張的及實現世界霸權計劃的政策。美國目前外交政

策的特點，是公開支持各國最反動的法西斯——保皇制度及最反動的集團，經常給他們以金錢及武器的援助，讓他們得以鎮壓國內人民民主解放運動；組織軍事同盟或軍事集團；建立新的空軍、海軍基地，以及依照最新式的軍事技術需要來擴大及重新建築前為與德、意、日進行戰爭而建築的舊基地；拚命宣傳反蘇、反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新戰爭；瘋狂地進行軍備競賽；真心誠意地崇拜原子彈；硬說它是免除威脅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危險與困難的挽救手段。

這種政策煽動戰爭心理，引起渴望和平與安靜的建設勞動的廣大人民的不安與震驚。這種政策同和平政策毫無相同之點。

衆所週知，美國政府已與英法等國政府共同組織了五國軍事、政治集團，這一集團之目的，不在於防止德國的侵略，或相互援助以反對這種侵略，它之所以甚至不能以此為其目的，是因為這一集團並不是針對德國侵略死灰復燃的危險，反而甚至預定把很久以前就是德國軍國主義的支柱、而在不久之前為希特勒侵略之堡壘的西部德國也包羅進去。完全明白，組織這種同盟，顯然與鞏固各國和平與安全的利益相抵觸。我們熟知其他的聯盟——愛好和平的歐洲各國間為防止德國新侵略之可能性而締結的同盟。蘇聯曾與東歐各國，也與荷蘭締結過這種條約。而為期二十年的英蘇條約及法蘇互助條約，其根本基礎也是相同的。這種條約及以這種條約為基礎而旨在防止德國新侵略之可能性的聯盟，是完全符合於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之利益的，其結果不能是使某些愛好和平的國家與其他國家相對立，或者使歐洲分裂。另一方面，包括英、法、比、荷、盧的西方國家軍事同盟之類的條約，並不僅只對付德國一國，而可能同樣地用以對付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是它們盟國的國家。英、法、美三國的全部報紙露骨地說：西歐五國軍事同盟旨在對付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這種條約絕不能視為防

禦性的。誰要是締結這種條約或組織這種同盟，誰就在奉行着一種與鞏固和平毫不相同的政策，和幫助着那些新戰爭的鼓動者與組織者。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四

嚴厲斥責戰販，制止戰爭叫囂，

堅主裁縮軍備。

斯大林指出：邱吉爾挑撥戰爭。

問：你怎樣估計邱吉爾先生最近在美國發表的演說呢？

答：我認爲這一演說是危險的行動，其目的是要在聯合國中間散佈分裂的種子，并妨礙他們合作。

問：是否可以認爲邱吉爾的演說，是會使和平與安全遭受損失呢？

答：這無條件是的。實際上，邱吉爾先生現在是站在挑撥戰爭的立場上，而且在這裏邱吉爾先生并不是孤獨的，他不僅在英國有他的朋友，而且在美國也有他的朋友。

應當指出邱吉爾先生，及其朋友在這一關係上，極其像希特勒和其同幫。希特勒會由宣佈種族理論而開始其發動戰爭的勾當，他說：只有講德國話的人們才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民族。邱吉爾先生同樣的由宣傳種族理論，開始挑撥戰爭的勾當。他說只有講英國語的民族，才是負有決定全世界之命運的完善民族。

德國的種族理論，使希特勒及其同幫做出了這樣的結論，他們說：唯一完善的民族，是德國人，他們應當統治其他民族。英國的種族理論，使邱吉爾及其朋友做出這樣的結論，他們說：唯一完善的民族是英語民族，他們應當統治全世界其他民族。

實際上，邱吉爾先生及其在英美的朋友，好像向不是說英語的各民族，提出一種最後通牒說：自願承認我們的統治吧！只有這樣才能一切沒有問題，否則戰爭就不可避免。

各民族在五年來的殘酷戰爭中，流了不少的血，但這是爲了自己國家的自由與獨立，而不是爲了以邱吉爾的統治來代替希特勒的統治。因此那些不會說英語的，同時又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各民族，是不會同意去當新的奴隸的。

邱吉爾先生的悲劇，就在於他是死硬派保守黨人，不懂得這一平凡而明顯的真理。

毫無疑義的，邱吉爾先生的方針是戰爭，是號召與蘇聯戰爭。同樣明顯的，邱吉爾先生所採取的方針，是與現有的英蘇聯盟條約不能同時并存的。不錯，邱吉爾先生爲了迷亂讀者，他順便地聲明，英蘇兩國互助合作條約的期限，很可以延長到五十年。但是，邱吉爾先生這種聲明與他的進行戰爭的方針，與他的反蘇戰爭的說教怎樣可以並列呢？很明顯的，這兩個東西是不相容的。如果號召進行反蘇戰爭的邱吉爾先生，同時認爲有可能把英蘇互助合作條約的期限，延長到五十年，那就是說，他把這一個條約看成一紙具文，以便利利用這個條約掩蓋與偽裝他自己的反蘇方針。因此，不能以認真的態度對待邱吉爾先生及在英國的朋友，關於延長英蘇條約的期限到五十年或更多年限的虛偽聲明，如果某一方面撕毀條約，將它變成一紙空文，那麼把條約期限延長，是沒有意義的。

問：在邱吉爾先生演說中，曾攻擊與我國相鄰的歐洲各國之民主制度，並批評這些國家與蘇聯間所建立的相互的善鄰關係。你怎樣估計邱吉爾先生演說的這一部份呢？

答：邱吉爾先生演說的這一部份是誹謗成份，與粗魯不通成份的混合物。

邱吉爾先生硬說：「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及索

菲亞這些名城，及這些區域的居民都是在蘇聯勢力範圍以內，並且他們不僅是在某種形式下受着蘇聯的影響，而且還很大程度的服從着日益增強的莫斯科監督。邱吉爾先生把這一切都認定是蘇聯無限「擴展勢力」的傾向。

用不着特別費力即可以證明，邱吉爾先生在這裏是怎樣的粗魯無恥誹謗莫斯科，及上述的蘇聯鄰邦。

第三、說在維也納與柏林絕對受蘇聯的監督，這完全是荒謬無稽之談。在維也納與柏林都有四國代表組成的盟國監督委員會，在這種委員會中蘇聯只有四分之一的表決權。有這樣的人不能不實行誹謗，可是總也該知道造謠誹謗的限度。

第二、不要忘記以下的情況：德國人侵入蘇聯是經過芬蘭、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與匈牙利，德國人之所以能夠經過這些國家以實行侵入，是由於這些國家中在當時存在着仇視蘇聯的政府。由於德國侵犯的結果，在與德國人作戰中，以及由於德國的侵佔和擄掠蘇聯人到德國去當奴隸。使蘇聯永遠的喪失了，大約七百萬大。換句話說，蘇聯所損失的人，要比英美兩國共同損失的還多好几幾倍。有可能，在某些地方，有些人想把曾經保證了歐洲從希特勒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蘇聯人民的這些巨大損失輕輕忘掉。可是，蘇聯是不能忘記這些損失的。

試問，蘇聯爲了保證自己將來的安全，努力達到，使在這些國家內存在着對於蘇聯保持誠懇關係的政府，這有什麼奇怪呢？假使沒有發瘋的話，那麼怎樣會把蘇聯這些和平的意願，認爲是我國擴張勢力的傾向呢？

邱吉爾先生其次硬說：「在俄國人統治下的波蘭政府受到了鼓勵，對德國提出重大的非正義的要

求。

在這裏，完全是粗魯的與污辱人的誹謗之談。現在的民主波蘭是由一些卓絕的人物所領導着。他們在事實上證明了，他們善於保護自己祖國的利益與榮譽，而他們以前的領導者，就不會作到這點。邱吉爾先生有什麼根據說：「現在的波蘭領導者能夠允許在自己國家內任何一個外國代表的統治呢？」邱吉爾先生之所以在這裏誹謗「俄國人」難道不是企圖在波蘭與蘇聯關係中散佈不和的種子嗎？

邱吉爾先生不滿意於波蘭在自己的政策中發生了轉變，轉到了與蘇聯友好和同盟一方面。有過這樣的時候，當時在波蘭與蘇聯之間的相互關係中衝突和矛盾成份佔了絕大的地位，這種情況給了邱吉爾先生之流的國家要人，以可能利用這些矛盾，在保護波蘭不受俄國人影響的幌子下，把波蘭抓到自己手裏，用波蘭與蘇聯有發生戰爭的危險，威脅俄國，而保持自己的仲裁者的地位。可是，這樣時期已經過去了，因為波蘭與蘇聯的相互仇視關係已為兩國的友好關係所代替，而現在的民主波蘭不願意再當外國人手裏的玩具。我覺得正是由於這一情況刺激了邱吉爾先生，並推動他很粗魯的，胡說八道的攻擊波蘭。這不是開玩笑的一回事，不讓他借刀殺人！

至於說到邱吉爾先生，因為波蘭要求收回在過去被德國人所侵佔的波蘭領土，以擴張波蘭的西方邊界，而攻擊蘇聯的時候，那麼在這裏我覺得，他是明顯的顛倒是非。大家知道，關於波蘭西部邊界的決定，是在柏林三強會議上，根據波蘭的要求所通過的。蘇聯曾屢次聲明，認為波蘭的要求是正當的和正義的。很有可能，邱吉爾先生不滿意這一決定。不惜用刀劍反對俄國人，可是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的邱吉爾先生為什麼把這一決定是在柏林會議上一致通過的，贊成這一決定的不僅是俄國人，

而且還有英國人和美國人，這一事實對自己的讀者掩藏着呢？邱吉爾先生爲什麼混淆人們的視聽呢？其次，邱吉爾硬說：「原來是東歐一切國家中聲勢很大的共產黨，已達到了超過它們的數量很多的非常之大的力量，並且力圖到處建設極權管理。」

直到現在差不多在這一切國家中警察政府都佔優勢，除捷克斯拉夫以外，在他們之中沒有存在着真正的民主。

大家知道，現今在英國管理國家的是一个政黨——工黨，而反對派各政黨都沒有參加英國政府的權利。這就是邱吉爾先生所說的「真正民主主義」。在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各個國家中，都是由幾個政黨組成的聯盟，即是由四個到六個政黨組成的聯盟來管理國家，並且，反對派，如果它多少是誠實的就有參加政府的權利的保證。這就是邱吉爾先生所說的極權主義，暴政，與警察式的政府。爲什麼，有什麼根據，對於這一問題，邱吉爾先生不給以回答。邱吉爾先生不懂得，他以關於極權主義，暴政與警察式政府的虛偽宣告，使自已處於多麼可笑的地步。

邱吉爾先生希望波蘭由羅森科夫斯基或安德斯管理，南斯拉夫由米海洛維奇或拔維利奇管理，羅馬尼亞由斯齊爾貝公爵或拉德斯哥管理，奧地利與匈牙利由哈布斯堡王朝某一個皇帝來管理。邱吉爾先生想向我們擔保，法西斯奴僕中，這些老爺們都能够保證真正的民主主義。「邱吉爾先生的「民主主義」就是如此。

邱吉爾先生在提到共產黨影響在東歐日益增長時，多少有點近於真理。可是，必須指出，他說的不完全確實。共產黨的影響不僅在東歐日益增長起來，而且差不多在整個歐洲各國即在以前法西斯主義統治過的各國（意大利、德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芬蘭）中，或者曾被德國、意大利與

匈牙利所佔領過的（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丹麥、波蘭、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希臘、蘇聯）等國家中，共產黨影響都增長起來了。

共產黨人影響之增長，不能認為是偶然的。這完全是具有規律性的現象。共產黨人的影響之增長，是因為在歐洲被法西斯主義統治的年代，共產黨人表示了自己是反對法西斯制度，爭取各國人民的自由的最可靠的，勇敢無畏的，奮不顧身的戰士。邱吉爾先生在自己每次演說中，有時講到「從不大的房屋中出來的簡單的大」，並且以老人老爺的態度拍着他們的肩膀，假裝着是他們的朋友。可是這些人並不像，表面上看來那樣簡單。這些「簡單的大」都有自己的觀點，有自己的政策，並且他們善於保衛自己。正是他們這些成千百萬的「簡單的」在英國投票選舉中，把邱吉爾先生與他的黨排擠出去了，並且選舉了工黨代表。正是他們這些成千百萬的「簡單的」人，使歐洲反動份子及與法西斯合作的擁護者孤立起來，尊敬左派的民主政黨。正是他們這些成千百萬的「簡單的」人在鬥爭與反抗法西斯火線中，把共產黨人考驗過之後，都認為共產黨人是完全能够享受人民的信仰的。在歐洲，共產黨人的影響，就是這樣增長起來的。歷史發展的規律就是如此。

當然，邱吉爾先生不喜歡事變如此發展，而且他發出警報，號召使用力量。可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也曾不喜歡在俄國出現蘇維埃制度。他當時也曾發出警報，並組織「十四國」參加的出兵反對俄國，他曾向自己提出目的，要使歷史車輪，往後倒退。可是歷史表示了比邱吉爾先生的武裝干涉更強大有力，而且邱吉爾先生妙想天開的行動，在當時使他遭到了完全的失敗。我不知道，邱吉爾先生及其朋友是否能够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組織起反對「東歐」的新的「大軍討伐」。但是，大概不會有這樣現象，因為成千百萬的「簡單的大」都在保衛着和平事業，因此可以有肯定的說，若是他作到

了這一點的話，那麼他們一定會如過去二十六年前所遭受痛擊一樣被擊潰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斯大林答「真理報」記者問)

斯大林指出：戰爭恐懼是由于戰販的

宣傳所引起，應當廣泛組織宣傳揭露。

問：據閣下的意見，目前在許多國家中有許多人民感到現時戰爭的恐懼，是由於什麼原因引起的？

答：我深信沒有任何民族或其軍隊，在尋求新的戰爭。他們要和平而且正在力圖鞏固和平，因此我認爲現時戰爭的恐懼不是由於這方面的人所引起的，而是由於從事宣傳新戰爭，並藉此散播糾紛與懷疑種子的某些政治集團的行動所引起的。

問：愛好自由的各國政府，在此時爲了保持世界和平與安寧，應該作些什麼？

答：各國社會輿論與統治集團，必須組織廣泛的反宣傳反對新戰爭的。爲了保證和平，必須使新戰爭宣傳者的任何言論受到社會與新聞界的正當的駁斥。因此必須及時揭露戰爭挑撥者，不讓他們獲得濫用言論自由的可能，來反對和平的利益。（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斯大林答美聯社記者基爾慕爾問）

問：閣下是否相信現在全世界所不負責任宣傳的「新戰爭」的實際的危險呢？如果此種危險存在

的話，則須採取何種步驟以資預防戰爭呢？

答：我不相信有「新戰爭」的實際的危險。目前宣傳着「新戰爭」的，主要是軍事政治間諜及其少數文官中的同謀者。他們之需要此種宣傳，起碼是爲了：

一、以戰爭的幻影恫嚇其對手中之某些單純的政治家，因之協助其政府由其對手方面獲得盡可能大的讓步；

二、使其本國的軍事預算在某種期間內難於縮減；

三、遲延復員以預防其本國的失業之激增；必須嚴格辨別目前所流傳的「新戰爭」的喧囂與現下並不存在的「新戰爭」的實際危險之間的區別。

問：閣下是否認爲英國及美國正在有意識地對蘇聯組織「資本主義包圍」呢？

答：我認爲英、美的統治集團，甚至就是它們願意也不能夠組織對蘇的「資本主義包圍」，但我不能斷言，他們願不願意這樣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斯大林答英國「星期時報」駐莫斯科記者亞歷山大·維爾特問）

（問）照您的意見，目前形成對全世界和平的最嚴重的威脅的，究竟是什麼呢？

（答）是新戰爭的煽動家們，首先就是邱吉爾，以及英國和美國抱着和他同樣思想的人們。

（問）如果這樣的威脅發生了，那麼世界各國的人民應該採取一些什麼步驟來避免新戰爭呢？

（答）應該揭露並且鎮壓這些新戰爭的煽動家們。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答合衆社社長白理問）

揭露美國的新戰爭宣傳

或者拿戰爭販子問題來說吧！不管美國和其他擴張主義者的一切抗議，聯合國大會雖然勉強，但仍然通過了譴責新戰爭宣傳的決定。可是辯論顯示了必須加緊對戰爭販子及其庇護者作鬥爭，他們是在奉行着侵略的唯利是圖的最上層資本家百萬富翁的意旨，而漠視他們自己人民的利益。大家知道，在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時期，美國工業是有擴展的，雖然它的發展極不平衡，生產量曾兩度相當大的降至一九一三年水平之下。而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工業迅速地膨脹了，開始給資本家以極巨大的利潤並與國家以收入。美國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現在正用之作爲到處行使壓力的工具，在歐洲和中國，在希臘和土耳其，在南美和中東。愛好戰時景氣的人當然不少。但是這對人民有什麼利益呢？不消說，人民底利益與新的世界戰爭挑撥者底利益是根本不同的。

所有這一切事實，都表明美國帝國主義意欲利用某些國家的戰後困難，以便在自命自封的美國領導權的掩蓋下，強使他人接受其意志，並爲美國的世界霸權開拓道路。這個絕不能替下面的期望作辯解，以爲也許可能逃脫與日俱增的國內困難吧？也許可能防止深重的經濟危機之襲來和美國日益分裂成爲兩大集團吧？（那兩大集團就是：現時在前台上喧嚷得那麼兇的帝國主義者集團，和很有前途的民主集團）。帝國主義者的貪欲是永無止境的。他們爲了達到自私的目的，已準備不僅把其他國家的

權利和主權，而且也把自己國內的民主權利摧殘在他們鐵蹄之下。顯然，法西斯德國——它摧毀民主力量而又不自量力地圖爭奪世界霸權——的崩潰的教訓，並沒有被那些盲目地為追求世界霸權的野心所驅使的人記在心裡。

現今美國和英國的統治集團，正為首率領着這個國際集團，這一集團目的就在於加強資本主義，並建立它們對其他國家底霸權。這兩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上，領導着帝國主義與反民主力量，阻礙歐洲若干國家著名的社會黨領袖所積極支持。

蘇聯政策所根據的原則，恰恰相反，那就是尊重大小國家主權與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蘇德國問題為例來說吧？（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波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三十五週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說）

蘇聯代表團認為有必要向大會提出，關於反對新戰爭宣傳底措施這一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問題。這種宣傳，在若干國家正在加強進行中。

自從聯合國憲章在舊金山簽字，隨後又經五十二國批准以來，兩年多的時光已經消逝了。它標誌了新國際聯合會活動的開端。這個組織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保證各國和平與安全，及發展與加強國際合作以協助各國的經濟與社會進步。追溯聯合國組織成立的當兒，正是民主國家的主要敵人——希特勒德國——已被擊潰，日本的失敗已經接近的時候。這些人類公敵想建立世界霸權底企圖遭受澈底的失敗。這是以英、美聯盟為首的民主國家底歷史性勝利の結果。兩個傳統的戰爭策源地已經摧毀了。我們希望能夠確定它們是永遠被摧毀了，確定完全解除德日武裝的任務將被澈底完成，而這些國家將不致再以戰爭與侵略來威脅愛好自由的國家。我們希望能夠確定侵略各國在過去的第二次大戰中所學到的嚴酷教訓確非毫無意義的，而且在上次戰爭中遭受嚴厲懲罰的侵略者的命運，確將成為對

於那些，那些。不願他們所承擔的促進各國的友好關係和加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保證，秘密和公開地進行新戰爭的準備的人們底可怕警告。某些國家首先是美國的軍閥及擴張主義份子的努力所煽動的戰爭精神還在不斷的擴大，而且愈來愈具有威脅性了。

報紙（大部份是美國的以及那些馴順地跟在美國後面的國家——例如土耳其）早已在進行瘋狂的宣傳攻勢，其目的則在影響世界輿論去贊助戰爭。一切具有心理壓力的工具，例如報紙、雜誌、無線電與電影，都正被利用着進行這一目的的活動。

這種新戰爭的宣傳，正在各種各樣變化百出的口號與藉口下進行着。可是不管這些口號和藉口如何的不同，全部宣傳的本質却只有一個，即以此作為在美國軍備（包括原子武器）的瘋狂競賽的藉口，作為使美國有勢力集團無限制的力圖實行擴張計劃（浸透着與過去世界霸權的同一思想）的藉口。

美國報紙用盡氣力，宣傳新戰爭，並要求人民盡量有效和儘量早地去準備應付新的戰爭。很大部份報紙與雜誌（主要是美國的）天天叫囂新戰爭，有計劃的把這種腐朽墮落的心理壓力，加諸於各該國的輿論。戰爭販子們進行這種宣傳，這是在加強國防力量及反對戰爭危險（據說有些國家所謂威脅着他們）的叫囂底偽裝下進行的。宣傳家與戰爭販子，竭力使用一切方法，以關於所謂蘇聯準備進攻美國的神話和惡毒的虛構，去嚇唬那些政治上消息很不靈通的人民。毫無疑義，他們十分清楚知道，他們是在說謊。蘇聯決沒有打算進攻任何國家，蘇聯正把所有力量用在戰爭破壞地區及一般的受到戰爭損害的邊疆的善後工作，以及恢復和進一步發展他們的國民經濟的工作上。在美國、英國以及土耳其、希臘和其他國家中活躍的宣傳家與戰爭販子們，清楚知道，在蘇聯那裡的人民——工人、農民及知識份子，都一致譴責挑起新戰爭的一切企圖。要在蘇聯掀起戰爭是不可能的。蘇聯正在從事

和平建設工作，聚精會神從事於和平勞動，把大力用之於被破壞地區的恢復工作，及加強並進一步發展其因希特勒匪徒強加於蘇聯的戰爭之沉重打擊而損傷了的國民經濟。

在蘇聯，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裡，在進行和平建設新的生活的國家中，沒有可能也不可能與某些國家中所發生的一些事情絲毫類似的東西。某些國家自以為是民主與進步的，可是却又諾許像宣傳戰爭及以憎恨和敵視他國的毒素來毒害社會心理的可恥行動。如果在蘇聯有任何人容許自己發表與上述各點稍微相似之處的言論，並滲有希求新的屠殺的罪惡渴望，那麼這種言論就會被視為對社會的嚴重危害行動，而遭受嚴厲回擊和公衆的斥責。

然而却有以侮蔑與咒罵蘇聯，東歐各國以及其他各國內民主份子與反對新戰爭的人為職業的人，正在不遺餘力製造着虛偽的與誹謗性的說法。這些說法是挑撥者和戰爭販子所杜撰出來，並經由無數方法廣佈到全世界去的。他們不斷宣揚新戰爭的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需，其藉口是所謂必需對蘇聯及東歐其他各國的侵略政策來一個先發制人。這真是一種胡賴推諉的責罵，真是像蘇聯的諺語所說的「熊拼命打牛，嘴裡却大喊救命」！（鼓掌）

新戰爭的準備真正在全世界的眼前進行着，宣傳家與戰爭販子對於這點甚至也不想加以掩飾。他們公開以戰爭威脅愛好和平的國家，同時又企圖把發動新屠殺的責任轉嫁到後者身上。

從若干徵象看來，新戰爭的準備已經超出純粹宣傳心理壓力和神經戰的階段了。無數的事實證明，在某些國家——特別是美國——軍事戰略性的實際措施，再加以組織性的和技術性的措施——如同建設組織新軍事基地，適應未來軍事行動計劃，重新部署軍隊，加強製造新的軍備以及使軍備益臻精良的狂熱的工作，這一切正在煽動着戰爭精神病。

同時軍事集團，正在組成，所謂聯防公約的軍事協定正在締結，統一軍備的措施正在採取，而且參謀總部也正在製定新的戰爭的計劃……

美國著名廣播評論家皮爾遜，在他最近的廣播中不得不承認：「美國的軍官正在緩慢地但是澈底的準備着以蘇聯為對手的下次世界大戰。」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這就是新的世界戰爭的宣傳家和煽動家正在進行的情況。害怕新的危機，他們就煽動新的戰爭，希望因而避免逼迫的崩潰與喪失利潤的威脅。

新戰爭的煽動者，醞釀一瘋狂的計劃，那就是用武裝的力量來征服那些為獨立而戰並且拒絕其他國家干涉他們的內政的國家。戰爭販子正力圖把他們自己國內國外的政策的標準強迫他國接受。

那些希望發動新戰爭烽火的人，一方面煽動新戰爭，鼓動他們的追隨者來反對某些國家，一方面又期望用局部的戰爭去達到他們的目的。顯然他們沒有看到過去戰爭的經驗。這種經驗教導人民說，在現代每一個新戰爭都不可能避免地要變成新的世界戰爭。他們忘記了世界大戰帶來無意義的破壞，平毀了無數城市，消滅了成百萬的人民，以及由人類勞動積累起來的巨大的物資價值，將意味着人類的另一次最大的災難，並將把人類推後幾十年去。

在新戰爭宣傳中最活躍的角色，是由美國獨佔資本家的代表，最大企業和美國主要工業銀行和交易所的代表們擔任的。正是那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浩大利潤，並由於戰爭結果，積累了龐大財富。這種情形與過去第一次大戰的情形一樣。假如我們把戰前（由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九）的五年，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由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四）的五年來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美國的一切公司在戰前的五年，在納稅後其利潤總數是一五三億美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五年，這些公司的利潤在

納稅後總數達四二三億元。按照商務部的材料，這些公司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的六年戰爭期間的純利總數是五二〇億元。這就是從人類鮮血中獲得的利潤，這就是從破壞成千成百萬座城中獲得的利潤，這就是從千百萬喪失父親和丈夫的孩兒和寡婦身上榨到的利潤。

產業工會聯合會出版的經濟評論雜誌在一九四六年第十一期提出一個有趣的數字，表示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五十家公司利潤的增長情形（在納稅後）。這些數字表示有些獨佔企業所得的戰時過分利潤總計達百分之二百、三百甚至三百以上，而在某些場合這種利潤竟達百分之五百，甚至於八百。如大西洋糖業公司就是這樣。

據這個雜誌說，這種利潤超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平均利潤四倍以上。至於說到商業利潤，據經濟穩定局局長史蒂爾曼說，在一九四六年十月達到空前的高度。

所以對於某些國家內，很能在戰爭災難中取利以求發財的那些社會集團說來，戰爭並不是那麼很可厭的東西。因此不是偶然的，詹姆士·愛倫在他所著的「國際獨立與和平」一書中，指出了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生活中可以看到失去平衡和根本脫節的情形，他並且從研究這一問題的政府機關的報告中引了一句話，據此可以作出結論說，「只有在戰爭的條件下，現代經濟制度才可能獲得近乎全部的就業。」

這個坦白的承認，幾乎不需要任何的註解，它本身就是足夠雄辯的說明了。

應該指出的是，在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影響的資本獨佔甚至在戰後還保持着這種影響，機巧的利用政府成十億美元的補助金，以及他們過去所享受着的各種政府機關與組織方面的各種保護。這種方便是由於獨佔家與參議員及其他政府人員（這些本身也常是屬於獨佔企業的董事或參與人）密切聯系所

促成的。

這些情形也影響了集中在各大工廠股份公司、托辣斯、康采倫的實驗室裏的工業科學研究。在利用原子能的研究上也是如此。這種資本獨佔如像杜邦化學公司、孟山托化學公司、威斯丁豪斯公司、通用電氣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是與這種工作有最密切聯系的，而且也是這方面的巨臂。在戰前他們和德國托辣斯通過卡特爾及許多卡特爾協定，保持密切的聯系，這些協定規定在戰後仍要重新交換情報。

所有這些事實，完全足以說明，各獨佔資本家分外關心製造原子武器的緣故。這些事實提供了確切的說明，爲什麼禁用原子武器以及毀滅儲存的原子彈的正義要求，遇到了頑強的抵抗。這些儲存的原子彈是花費了浩大的金錢造成的。

資本主義的獨佔家若不是爲了利潤和不惜任何代價以保持並發展這些保障高度的利潤的戰爭工業的努力，他們就不會去加重這些政策中的軍國主義的擴張和侵略傾向，從而左右外交政策，以求滿足有勢力的獨佔資本家們貪得無厭的胃口。

這就是在美國培育新戰爭宣傳的地方，這種宣傳的倡導者，不但是有勢力的美國工業界軍界的著名代表，不但是有勢力的出版物和重要政客，而且也是美國政府的官方代表。在他們當中，新戰爭的特別熱烈鼓吹者，就是那些與貿易工業及財政托辣斯、康采倫以獨佔資本有密切聯系的人物這並非偶然的事。

我認爲沒有必要一一指明他們，只要舉出一些來就夠了，這當然不是談論他們個人，他們個人的觀點和個人的品質等等，而主要的是談論這些人代表他們的觀點和利益的那些社會集團機構及工業技

術與科學團體。

第一杜恩這個衆議員，在五月十七日，美衆院討論撥款「援助」希土政府的建議時，發表堪稱爲頑固的戰爭販子的無恥聲明，他說：「四億美元的幫助不能駕馭蘇聯，而只有藉助于強大的空軍及轟炸蘇聯潛在的工業地區和烏拉爾工業區及其他生命攸關的地區，才能制服蘇聯。」

這個全國工業會議主席曾誹謗蘇聯。按這位驕橫的人所談，「美國應當生產大量原子彈，並迅速使用，至於任何對第二約爾登某國也正在生產這種軍備的推測有否根據，那是不管的。」

第三亞爾這個前美駐保加利亞公使，在衆院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上發表挑撥性的聲明說：美國須立即使用原子彈，對付拒絕受美國所提監督計劃的國家。他以蘇聯的「潛水艇施放噴射炸彈」恫嚇其聽衆，堅主秘密最可怖的武器，並堅主「通知蘇聯，當第一顆原子彈投落在美國境內的時候，則美國將摧毀蘇聯的每一個村莊。」也堅主用原子彈對付蘇聯。

第四伊頓這個美衆院外委會主席，在「美國人」雜誌著文稱：「我們現在應當在心理上加強壓迫和封鎖蘇聯，假如不行，我們應以強有力的武器粉碎它。」

第五麥克、馬洪這個美國會原子能聯合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在國會上宣稱：「如果原子戰爭不可避免，則美國應先下手投擲原子彈。」他在另一次演說中說：「如果不能獲致國際共管原子能的協議，則美國有兩種可能性可以選擇：（一）存儲大量原子彈；（二）立即發動戰爭；（三）撤開蘇聯，設立國際管制機構；（四）確定國際管制生效日期，並宣佈不服從管制的國家即犯「侵略」之罪。」

第六布魯克這個伊里諾斯州參議員於本年三月十三日，在參院演說中毫不知恥的宣稱：假如美國當初注意共和黨戰前所作的勸告，並「容許德國去摧毀俄國」的話，那麼目前杜魯門的計劃就沒有必

要了。他又說：戰時美國幫助蘇聯，而現在美國可能被迫與蘇聯作戰。

第七第安將軍這個前美國駐蘇軍事使團團長，在其所著一書中稱：美國應籌劃從事作戰計劃，以對付一旦與蘇聯作戰所可能造成的特別情勢。

第八哈伍德這個美國科特勒漢姆工業股份公司董事長稱：原子彈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武器，因為它摧毀極大量的財產，而不是僅僅消滅人類的軀體。這位哈伍德，在密爾窩基的美國專家協會會議上無恥的聲稱：雖然說來似乎殘酷，但假如我們必須戰爭，那麼我們所必須擁有的標準武器就是只殺戮人類生靈的武器。在未來戰中，使用這種武器就可以免不必支出除浩大的費用來大規模復興國家與財產必要。

第九最後我必須舉出大家最熟悉的人物——杜勒斯（全堂大笑）本年二月十日，杜勒斯曾在芝加哥發表演說，敦促對蘇採取強硬的外交方針，他斷言，如果美國放棄這種方針，並指望與蘇聯有達成某種妥協的可能性，則戰爭當不可避免。他在同一演說中大吹法螺說：自從羅馬帝國覆亡以來，再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握有大量物質上的優勢，他敦促美國利用此種優勢而達到它的目的。不用說，出席聯大的美國代表團團員的良心是不壞的。（笑聲掌聲大作）

這些演講的意義是明顯的，就是或暗或明地鼓吹反蘇戰爭。這是一種挑撥的企圖，意圖使人們不注意真正的戰爭販子和以所謂「全世界社會革命」的欺騙誹謗，並且他們盤算聽衆是蠢笨的，會輕易相信他們這一類狂言囂語，這樣掩飾他們煽惑挑撥的活動。美國官界中的新戰爭挑撥者就是這樣，他們不僅有意地誹謗蘇聯和煽動仇視蘇聯，並且有系統地傳播新戰爭之必要和不可避免的思想，有步驟地扮演新戰爭宣傳者和煽動者的角色。

與他們的演說相互呼應的，是臭名遠揚的美國軍人會此類死硬的反動派底有組織的演說，該會最近舉行大會時候，一些充滿着戰爭熱狂的參加人，大聲叫囂，「誰也不要抱着這樣的錯誤幻想，認為如果形勢需要，美國是不會拔出刀劍的」。戰爭精神病，戰爭熱狂，正在傳播其有毒的影響。

美國的出版界的從事煽動戰爭，並不落在美國反動派政客後面。

許多美國反動報紙，都掌握在摩根、洛克菲勒、福特、赫斯特、麥考米克等新聞巨頭手中。摩根控制着「時代」「生活」「幸福」等雜誌，其出版者為著名的一時代出版公司，其最大的股票持有人中有一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等。

如所週知，美國最大的資本家也就是大量出版物的所有者。他們控制了許多雜誌，報紙新聞稿，擁有自己的出版機關，以文字印刷品侵入書報市場。所有這一切出版物，都秉承其老闆的意旨，猛力進行發動新戰爭的宣傳，並以此種精神盡一切可能。捏造歪曲虛構的言論，存心想達到煽起憎恨蘇聯及其他東歐新民主國家的目的。這些報紙雜誌的篇幅上，日以繼夜的滿載着挑撥性的叫喊，只要求進攻其他國家，硬說這些國家危害美國的安全。雖然這些報章雜誌及其主人明知沒有人打算進攻美國，美國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危險。

作為一個例證，人們不難舉出例子。如像紐約先驅論壇報及其他類似的主要是屬赫斯特系的出版物，有系統的刊載一切可能的挑撥文章對其讀者灌注「若歐洲一旦崩潰或陷于蘇聯控制之下」，則「軍事行動」將有必要的印象。這一類的言論實在為數不少。但是應該指出的主要事情不在於有這類的言論一點，而是在於這些言論並未遇到正當的駁斥，在於這類言論這便更加鼓勵他們從事日新月異的挑撥。

所有這些報紙，都完全控制在各報業公司的主人手中，並遵照囑咐，將其文字運用當作辯論的表現，裝作是表現美國人民感情思想願望的喉舌，然而可以泰然的說，美國人民一如其他民主國家人民一樣，是反對在舊的戰爭創痛未癒之時再受新戰爭的創痛的。然而，在大多數場合，人民沒有可能，在出版數百萬冊的書報雜誌中，申說他們的需要與願望，自然這種情形便利了新戰爭的宣傳者與煽動者。他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損害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

同時應該對各科學機關與大學所進行的新戰爭宣傳說幾句話。可以提到最近耶魯大學出版的以「無上武器」為名的論文集，其中一群博學的作者，於談論原子武器與控制原子能之使用時，竟至得出這種結論：「現有的阻止新戰爭的最有效方法，即是真正在一接獲通知，立即有發動原子戰爭的能力」。

該書在科學的客觀態度的假面具下，描述各種不同的原子戰爭。並謂，假若美國空軍能開始利用加拿大北部的基地，則與蘇聯城市的距離將大為縮短，從而「這就能利用我們的基地，摧毀其他任何一強國的大批大城市」。這是指那個強國而說呢？就是蘇聯。耶魯大學的教授先生們所夢想的就是如此。在這本所謂「無上武器」（原子彈）書中；一群美國作者故意曖昧的說：「假若我們（即指美國人）將來不能在威脅尚未實現之前，先發制人的打擊而消滅威脅（這就是說，要幹一下我國憲法新確切禁止的事情。）則我們是被注視定毀滅於原子的進攻之下……」這種造謠誹謗書籍的作者，明知誰也不會做這件事，然而造謠和誹謗對他們是有利的，他們用僱傭的筆桿，謊寫成千成萬本書，向全世界散播這種謠言，因為那些握住消息咽喉的獨佔資本家的命令是如此。

這本在各種「科學討論」的掩飾下的書籍，說到此一或彼一大國片面行動的危險，並稱，將來發

生任何片面行動，則較可能是來自蘇聯。這種論點得出這樣挑撥性的結論：「美國面對着的嚴重危險，在於某一個晴朗的日子，蘇聯可能毫無警告的突然發動對我們（指美國）的戰爭」。

上面摘引的該書片斷，已足夠說明美國宣傳首先對蘇的新戰爭的方式與方法是如此的班駁陸離。新戰爭的宣傳，伴隨着生產最兇殘的武器的要求。這種宣傳已經到了什麼地步，這從「化學與工程新聞」雜誌上刊載的一項報告，就可以判斷。這報告在名為「科學與文明」的一章中，竟公開宣傳細菌戰爭的一切便利殺人的好處。「陸軍兵器」雜誌中一篇關於新毒素的論文，也同樣是宣傳細菌戰爭的。據該雜誌稱：為研究此種新毒素，已花費了五千萬元。用該文作者的話來說，這筆花費是完全值得的，因為一盎司新毒素，則可殺死一億八千萬人。

讀到這類所謂科學文獻的人，都會認清新戰爭的煽動者與宣傳者，為了造成震驚人民的心靈的戰爭氣氛，而在發展着多麼卑污的活動。

由於反動派在全世界散播的這種宣傳，在社會人士中所造成的並特別清楚的在美國勢力範圍內所感到的心理狀態，可由英國記者維爾農、巴爾萊特今年八月初在倫敦新聞記事報上發表的論文所證明。這一論文有下述很有意味的這麼幾行：「有某個人在一到達麥克阿瑟指揮部統治底下的區域時，發現自己是在沖繩島上，在他去日本的路止時，就深為美國報紙上對蘇聯用語的腔調所震驚。美國士兵在讀過這些報紙後，便得出對蘇戰爭祇是幾個月內問題之結論，是不能怪他的，假如日本不注意這種近乎歇斯底里的心理狀態，他們恐怕是傻子。」

這一報導與新聞週刊之報導同等重要。該刊發表了其新近自日本歸來之外交編輯克倫的論文。克倫說：在日本的美國將軍們，正有計劃誘導日本軍閥，使他們相信反蘇戰爭的迫切和必要性。克倫報

導說：大多數日本的神風飛行員，到了美國機場宣稱：他們準備參加他們聽說已經開始了的新的反蘇戰爭。克倫指出：「日本人大概將歡迎對蘇戰爭的可能性，而且由美國維持供給的日本陸軍或將出動侵略俄國亞洲（貝加爾湖東面）」。克倫補充說：「美海軍陸戰隊將在幾乎任何可能的地方登陸。日本將在美國優越的航空軍保護下享受安全。這些戰略上真有威脅性的重要事實，說明了爲什麼對日和會沒有蘇聯參加是被認爲毫不在乎的」。我應補充一句，這些事實還說明着其他許多事件，每個正直的人將因這些事實而害羞（鼓掌）。由此可見，美國有系統的進行戰爭宣傳，好久以來早已如此了。這種宣傳的主要方向如下：

(一) 恐懼蘇聯爲一有力的強國，儼如蘇聯用意奪取世界霸權，並準備進攻美國，因而儘一切可能，用各種辯辭的捏造以及挑撥性的反蘇宣傳，和反覆漫罵和反覆申說對蘇聯的恐懼；

(二) 公開宣傳增加軍備，進一步改進原子武器，而絲毫無意於限制，更不要說禁止原子武器的使用

(三) 公開號召立即進攻蘇聯，同時進行挑撥性的企圖，一方面說蘇聯軍力羸弱，以恐嚇隊。另一方面，按戰爭挑撥者的意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在軍事方面是衰弱的，還沒有完全恢復，因此要說服大家利用目前情勢的必要性。他就是這樣來鼓吹對強大的「白熊」（蘇聯）的恐懼，並且又教唆說：這使白熊力氣還不夠，傷痕還沒恢復，要進攻就得快一點；

(四) 美國的軍閥和擴張份子所鼓動和煽起的戰爭心理病，老是保持在美國社會中。

美國的進步人民看到這一點，並以各種努力來揭發現在美國所進行的戰爭準備，和使懷有戰爭狂的人，頭腦清醒過來。這種美國的進步人士與部份進步報紙揭發了由於軍事團體和各種反動團體的鼓

動正在美國進行着的戰爭準備。

例如「美國進步公民協會」主席金登，在紐約時報對此問題寫道：「處在這一切宣傳中心的，便是那些高位的具有軍國主義頭腦的陸海軍部軍官對恭謹聆聽戰爭的叫囂的衆參兩院議員和獨佔企業領袖以及某些宗教方面的代表。金登繼稱：軍界希望能製造某種事爲藉口，投擲原子彈。」

「美國水曜」雜誌在今年二月份的一期中，分析美國陸軍方面爲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準備的計劃。這論文說：「工業上的準備，是目前政府在華盛頓的一切計劃的關鍵，在那裡已經考慮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了」。因爲這回結論是美國軍事當局如柏德遜、羅稚爾及其他陸軍領袖作出的，因此這種論文便具有了特別的意義。

上面所說完全證明了宣傳和挑撥新戰爭的主要的煽動者，乃是美國的反動集團，他們祇追求自私的利益，並準備爲了這些利益，而把人類投入新的毀滅的世界戰爭之中。

美國反動派在這些活動中並不是孤立的，他們受着他們在其他國家的追隨者的擁護，這些追隨者並忙於組成軍事——政治集團和單純的西方、北方域其他的政治集團。

在這裡應當提及英國政界人士的某些演說，這些人士的確不像他們的美國夥伴那樣說得堅決，而只是默默地行動，但其驚慌的精神是一樣的。

每個人都記得邱吉爾在富爾頓演說，在那裡他提到過「總的戰略思想」。正如斯大林大元帥在其重要談話中所說的：「這位英國前首相幹的危險的活動，打算在盟國間散佈不和的種子，並妨礙他們的合作」。在這一點上，斯大林大元帥着重指出過：「邱吉爾先決的路線是戰爭的路線，號召反蘇戰爭」。

我們都記得，邱吉爾以英語民族的爲聯合，來反對作爲各種不同語言民族之聯合的聯合國組織。這是做效希特勒的榜樣。希特勒開始「發動戰爭就是以宣佈種族理論爲方法，宣稱僅有德語人民才是優秀民族」。〔斯大林語〕而現在邱吉爾便說僅有英語民族才是優秀民族。我們也記得富爾頓演說中其他各點，在這一演說中邱吉爾進行煽動和污蔑蘇聯。

小邱吉爾作爲老邱吉爾應聲蟲，於九月三日在悉尼所發表的聲明，真是打破了戰爭販子的記錄。邱吉爾家族的發言，本身只使少數人感到興趣。但是邱吉爾家族的發言正是某些美國人士進行着的卑劣勾當的證明。英國某些人士反對和平事業，拚命組織新戰爭。這種勾當無論是重覆臭名昭著的邱吉爾對蘇進軍的形式，或者採用任何形式，其內容是一樣的。因此就必須提及這種事實；即英美聯合軍事總部仍然在華盛頓繼續執行職務。衆所週知，在這一聯合軍事總部中，英方代表爲摩根將軍所率領的軍事使團，美方代表爲列希海軍上將所率領的軍事使團。雖然戰爭已結束兩年了，但這個爲了對德日進行統一軍事行動而建立起來的。英美軍事聯合總部未結束，却仍然繼續存在，究竟爲了什麼目的，是誰也不知道的。還有許多事實是不必再例舉了，例如在土耳其長久進行的煽動反蘇戰爭的各種挑撥認贖行爲，是令人完全難以容忍的。土耳其報紙天天散播着反蘇的卑污謠言，說什麼蘇聯準備佔領土耳其（「阿克衫報」）；土耳其報紙發表挑撥性的預言，說「聯合國將於黑海岸邊竭力予蘇聯一個決定性的打擊」（「德漢克拉西伊斯汗報」）；土耳其報紙煽動土國人民準備戰爭，同時誇大美國軍事力量，並斷言必須參加反蘇戰爭是無可避免的。

臭名昭著的「甚胡里」報所發表的一個叫達維爾的論文，無恥露骨的宣稱：戰爭是「使莫斯科走上正當途徑的唯一方法」。「烏魯斯」報表示附和，該報主筆稱：「美國及英國採取更進一步決定行

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挑撥活動而臭名遠揚的「坦林報」主筆雅爾欽也起而效顰。去年九月他寫道：「把原子彈放在會議桌的上面，然後再請蘇聯來舉行公開談判」的時機到了。他要求致蘇聯以最後通牒，並宣稱：「假如他們不同意建立國際新秩序，原子彈將紛紛落在他們的頭上」。這個雅爾欽最近寫道：「最後通牒是用來對莫斯科談話的唯一語言，並要求「全世界聯合反對蘇聯」。雅爾欽所夢想的「這種通牒語言」是大家所熟悉的美國「強硬方針」語言。

某些撰稿人同樣也發表類似的挑撥性意見。例如土耳其反動派報紙「南根勒空」的撰稿人艾達茲，國會外委會委員尼特林教授等就是這類人物。這種挑撥性的叫囂，受到希特勒反動報紙強力的支持，特別是「伊利空、伊馬」報，目前該報發表論文稱：「叫蘇聯不要忘記蘇聯在巴庫的主要油源，只離土耳其邊境一百公里，近在咫尺」所有這些挑撥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進行而未受到譴責。和平之敵人的陰謀就是這樣，他們爲了私己的利益，煽動新的戰爭，他們企圖在那從人類新災難與不幸的新戰爭中獲利。而這種挑撥新戰爭的運動，無疑地，將遭到千百萬人民嚴厲而堅決的譴責。（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去年第二屆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譴責新戰爭宣傳和要求新聞及宣傳工具應用以幫助鞏固各國友好關係的決定，未能阻遏新戰爭的鼓動者。過去一年來，他們更加驕橫，而且更加無恥地從事於他們的罪惡勾當，力圖使儘可能多的老百姓墮入戰爭宣傳的悲濁氣氛中。這種宣傳還伴之以散佈誹謗的捏造，虛構所謂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各國的侵略政策，藉以把蘇聯描繪成爲不民主的國家，把美國、英國及英美集團的其他國家描述爲民主國家。與這一切併進行的，是瘋狂的軍備競賽，是精心製作進攻

蘇聯與新民主國家的計劃及從事其他戰爭行動的準備。

有鑒於此，我不能不提醒：雖然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三年了，但是，爲進行聯合國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及爲保證盟軍作戰之指揮而於一九四三年設立的英美聯合參謀部，仍一直存在到今天，而且並從事反對和平利益的秘密活動。在這一參謀部的美國代表當中，我們看到李海海軍上將、鄧菲爾德海軍上將、布萊得雷將軍、范登堡將軍；英國代表則爲亨利·摩爾海軍上將、威廉·摩根將軍及米德魯斯空軍元帥。一九四七年九月，在英美聯合參謀部的指導下，曾在北大西洋舉行演習，參加的有英、美、加三國的海軍艦隊。一九四八年九月，則有所謂英格蘭防禦演習，參加的爲英、美兩國的空軍。

同時，爲了將來的種種軍事冒險，刻正採取步驟以擴大與鞏固各個基地，大多數是海軍——空軍基地。反蘇與反新民主主義國家戰爭的鼓動者，在報紙上，主要是在上述諸國的報紙上，自由地討論從這些基地進攻蘇聯的計劃，高談美國兵力，特別是「特種攻擊部隊」的實力，顯然打算藉此迷惑膽怯的人們，而這種「特種攻擊部隊」，像九月十一日美國的週刊「星期六晚郵報」所解釋的，即是說載有原子彈的轟炸機隊。

有影響的美國雜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四月九日出版的二期社論中公開發覺：美國空軍刻正進行改編，以防歐洲萬一可能發生的戰爭。該雜誌着重指出：以英國爲基地的這些空軍戰鬥部隊，正由美國聚集在蘇聯周圍。該雜誌轉載一個進攻蘇聯的詳密計劃，這一計劃正由美國空軍，但主要是在上述轟炸機、噴氣武戰鬥機及攜帶原子彈的飛機之協助下從事準備中。該雜誌刊登一幅地圖，指明美國空軍按照上述計劃出擊的方向。這一地圖附註之一說：

「美國主要是從空中進攻蘇聯。地中海地區，連同英國及中東將具有頭等的重要性。北極地帶在這一作戰上的意義較小。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及土耳其將爲重要基地。原子彈將被用來進攻蘇聯本部。」

五月三十日，另一本美國雜誌——「紐約時報雜誌」，刊登了一篇表示遺憾的文章，因爲美國實際上沒有蘇聯領土內大部份的滿意的地圖。

這篇文章說：「這個事實或許是我國出襲的轟炸機隊一旦空襲蘇聯時的最大缺點。在「盲目」轟炸之時，必須使用精確的地圖」。這篇文章寡廉鮮恥地公然逐一指明賴以進襲蘇聯各城市的空軍基地，而且標明諸距離如下：「從倫敦到莫斯科往返距離達三千一百哩；從的黎波里到羅斯多夫單程一千七百五十哩，由阿拉斯加的非爾班克斯到海參崴單程三千四百哩；由格陵蘭基地到斯維蘭德洛夫斯克三千五百哩」。

紐約的美國埃索公司所出版的一份地圖，就其鼓動戰爭來說，也具有同樣狂妄地厚顏無恥的性質。這一地圖具有挑戰的好鬥的號召，圖名爲：「第三次世界大戰圖——太平洋戰區」。這幅地圖就是卑鄙的反蘇聯、反東歐新民主國家的戰爭宣傳的。

對明日失掉了信心的反動勢力，正利用無限限制的對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誹謗，利用惡毒的捏造與歪曲事實，以最瘋狂的方式影響輿論，其目的在於欺騙千百萬老百姓，轉移他們的視線，使他們不去注意戰爭的真正鼓動者。美、英和法、比以及其他國家的反動集團，出版了千百萬份充滿對民主與社會主義之獸性仇恨的報紙、雜誌、書籍，公開鼓動向各國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進攻。在這當中，它們已不再局限於誹謗與謾罵了。目前，這個運動不僅由那些退職政客和政治家、參議員、衆議員們

客串進行了，而且也由那些在美國、英國、法國及其他某些國家政府中高據要職的人物來進行了。例如：美國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爾、美國戰略空軍司令肯尼、美國陸軍部長羅雅爾、參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布聖奇、英國下院議員布朗、哈飛、穆爾、空軍副總參謀長華斯萊、麥克米倫及其他人等。現在，這些紳士們已不再拿出那些號召反蘇與反新民主國家的言論與口號了。他們，特別是以上所指出的美國高級統帥部的代表們，搬出一套利用陸軍航空隊與原子彈以摧毀蘇聯的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哈爾科夫、奧德薩等城市的繪聲繪色的計劃。因此，美國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爾在參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上演說時是毫不顧忌的，在堅主擴充陸軍及追加三十億美元以應軍事需要時，他鼓勵反蘇戰爭，力促組成能够遠自目下可利用的各外圍基地來不斷出襲的強大空軍。羅雅爾、布聖奇、布朗及其他冒險家，也以同樣的論調發表演說，他們粗野地叫囂着進襲巴統與巴庫的油田，進襲頓巴斯及烏拉爾山脈以外的工業地區。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雜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說）

力主裁縮軍備

關於普遍裁減與整編軍隊問題，美國國務院僅僅稱這一問題正在安全理事會普遍裁軍委員會進行討論。其實，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間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必須儘速普遍裁軍的決議，之所以未見諸實行，首先是由於美國政府採取了反對聯合國大會決議的立場。美政府爲了對抗這一普遍裁軍的決定，公開實行越加擴大軍備與武裝力量的政策，並撥出數十萬萬美元的巨款作爲這項措施之用途。然而誰都知道，蘇美之間關於實行普遍裁軍決議的問題之協議，將可促進這一特別重要任務之完成，而爲了鞏固普遍和平與減輕肩負龐大軍事預算重擔的人民的物質壓迫，這一任務是必須完成的。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塔斯社聲明）

我們的目的很簡單。目的在於使大會在這重要的問題的決定上能做到第一步。我會經認爲而且現在也認爲完全可以讓大會現在就對以下三個問題表示其意見。

第一、若大會以堅決的聲調宣着手普遍裁軍的時候已經到了，那麼，它便完成了一件偉大的事業。

第二、在大會面前擺着的任務是對禁止原子武器的問題表示意見，因爲一如大家所知悉的，原子武器的威脅在各國人民中引起着極度的恐懼。

第三、大會應承認有建立一個可信賴的監督機關的必要，該機關的檢查關於普遍裁軍和禁止原子武器的決定的實施，並有檢查各國情況的監督權。

這三個決定的通過，大會便在普遍裁軍的前進事業上做了一個重要的步驟。在這決定之後，安理會便應當從事制定具體的辦法。蘇聯政府提議的本意便在於此。

如果我們同意這是必要的話，大會便能通過這樣具有歷史意義的裁軍的決定。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莫洛托夫在聯大第一委員會上的演說）

揭露美、英反對裁軍和大力擴充軍備。

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政策，現在受到了另一種政策——基於完全不同的原則的政策——的反對。在這裡，人們首先應該提到美國和英國的政策。

在美國也有可能，存在着關於未來若干時期國家經濟發展底計劃，可是，雖然在美國記者招待會開得不少，但報界對此從來沒談到過。

在另一方面，美國時而「杜魯門主義」啦，時而「馬歇爾計劃」啦，各種各樣與它們有關的計劃，都正在喧嚷着。談到所有這些美國「援歐」「援華」等等計劃時，人們就會想到美國國內問題早已解決了吧？只剩下安排別國的事情，要它們採取它的政策，組成合它心意的政府了吧？實際上却並不如此。假如美國國內問題，特別是迫在眉睫的經濟危機，沒有引起美國統治階層極大的不安，那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量美國擴張的經濟計劃了，這些計劃本身都是以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性的軍事與政治計劃為基礎的。

現在對於這種事實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即是美國——有時也同英國合夥——不停地在世界各地建立海軍和空軍基地，甚至有些國家全國都適應于這種目的，特別是靠近蘇聯領土的國家。現在誰不抱怨美帝國主義在這方面的壓力呢？如果說歐洲、亞洲和美洲某些大國的政府，對這種情況保持體面

的緘默的話，那麼某些小國却顯然已開始覺得絕對不可忍耐了。例如丹麥，想盡辦法不能保證恢復它對格陵蘭的主權，因為美國人在戰爭結束以後還不願離開那裡。埃及正合理的要求英軍從該國領土撤退，但英國却拒絕這樣做，而美國在這種問題上支持了英帝國主義者。

可是很明顯的，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並不是以防禦為目的，而是準備侵略的。另一件事也很明顯，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建立的英美聯合軍參謀部，如果至今仍然保存着，那它就不是從和平動機出發，而是抱着這樣的目的，即以新侵略底遠景來恐嚇別的國家。

要是美國人民能知道所有這一切就好了，因為在所謂「西方的」出版自由之下，即幾乎所有一切報紙和廣播電台都握在寥寥可數的幾個侵略成性的資本家以及他們僱用的奴僕手裏的時候，人民是很難知道事實的真相的。（一九四七年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三十週年慶祝大會上的報告）

在聯合國事務各項重大的缺點中，首先應該指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國大會實施普遍裁軍決定之進程未能令人滿意。

普遍裁軍案在去年大會上得到一致通過，此項提案符合全世界各族人民大眾的利益，可是儘管二次大戰早已結束，他們仍肩負着戰費的重擔，與無休止增加軍備所引起的重大困難。同時大會普遍裁軍的決定，也是愛好和平人民建立持久和平與國際安全的願望與要求的表示，是因他們所經歷的痛苦與所付出去的犧牲而引起的迫切要求的表示。正因為如此，全世界人民衷心滿意的接受這個決定，並希望其能迅速全部實現。然而，這個希望並未被正當尊重。

當安理會與普通軍備委員會內準備擬訂實施聯合國大會之普遍限制與縮減軍備決定的實際辦法時，美國與英國代表即提出一些只會妨礙實施大會上述決定的條件。美英兩國代表團在普通軍備委員

會中的一切活動，都證明美英兩國是反對縮減軍備，反對裁軍，阻撓裁軍，因而引起各愛好和平國家之警惕。具文在南港聲明，他並無協助裁軍的打算，對於縮軍決定之執行，爲什麼不能令人滿意的疑問，這就是有力的回答。杜魯門最近在貝德羅保里斯的演說，也透露出同樣的意圖。美國總統當時力稱：美國軍隊將予保持，並無隻字提及實施縮軍的義務。這義務依照大會決定，是聯合國家應擔承的。

如我們所說過的，美英兩國對裁軍問題的這種態度與執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四日決議案所規定的任務，未有極積的成果，自然引起了人們對於我們所發起的這一事業之能否成功，發生正當的警惕與憂慮。而軍備的競賽（包括原子武器在內）擁有龐大軍事與經濟力量的某些國家的好戰的準備，使這種警惕與憂慮更形緊張。這種情形損害着人們對於決心要使後代子孫免除戰爭災禍的和平宣言與聲明之真誠性的信心。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羅素斯堪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美英及其他若干西歐國家政府的代表們曾反覆聲言說，他們政府並不抱有任何侵略的目的，而與這些聲明相反，這些國家，却正在進行瘋狂的軍備競賽。

在這種競賽當中，美國位居第一。衆所週知，一九四七年，即戰爭結束後第二年，美國陸軍之大小在這種競賽當中，美國位居第一。衆所週知，一九四七年，即戰爭結束後第二年，美國陸軍之大小爲戰前的三倍半，美國空軍則更爲擴張，其一九四七年的實力較之一九三七年的增加十七倍。在同一時期，美國現役海軍之噸位增加了三倍半，而海軍人員則甚至增加了五倍。

美國所通過的由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度的預算證明中軍費幾乎比上年度增加了四十億美元。此外，據官方材料，擬用於重新裝備美國陸軍、空軍、海軍的軍事預算總額業已計劃逐年增加數目如下：一九四九年：一百七十五億零九百七十五萬美元；一九五〇年：一百七十五億零九百七十五萬美元；一九五一年：一百七十五億零九百七十五萬美元；一九五二年：一百七十五億零九百七十五萬美元。

度：二百一十五億美元；一九五三—五三年度：二百二十五億美元。

鉅大的基金繼續用之於軍事實驗與軍事研究工作，用於製造種種完善的新武器，而這種製造正將數以數十億美元計的利潤投入美國獨佔資本家的腰包中。

美國不僅專心致志於準備對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侵略行動，而且也在幫助若干西歐國家作這種準備，以美國武器來裝備他們的軍隊。而這些一切行動都用加強防禦與準備在外國侵略時捍衛國家之必要加以掩飾。

報章業已登載有美國可能藉租借之名而恢復以武器供給某些西歐國家的報導。

這就是目前國際關係方面的情况，而聯合國第三屆大會正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其工作。

不難預期：猶如上屆聯大的情形和聯合國各委員會的情形一樣，本屆大會又將有關於國際合作、各國和平與安全、人權與民主等問題的富麗堂皇的高調演說。但我們知道：在聯合國的背後，在美英以及美英勢力範圍以內之若干國家的各個軍事總部與軍事機關中，與這些國家的和平或國防利益絕然不同的狂熱工作，也同時在進行中。

人們不可能自安於這種情勢。曾為法西斯的羽翼者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組織者之罪行付出了鮮血的千百萬老百姓，是不能容許重演曾經帶給全人類以可怖災難與痛苦的戰爭的。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提出裁軍具體辦法

根據聯合國機構憲章第十一條，蘇聯代表團提出下列建議，請大家審查。

一、爲了鞏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利益，以及根據聯合國機構的目的和原則，大會認爲必須普遍的縮減軍備。

二、關於縮減軍備決議案的實行，必須將禁止爲了軍事目的而生產及利用原子能，列爲首要的任務。

三、大會建議安理會保證具體地實現在上列第一第二兩點中所言明的任務。

四、大會號召各國政府給予安理會在這一切負責事業中以一切的幫助。這一事業的實現是符合於建立牢固和平與國際安全之任務的，也是符合對各國人民在減輕他們經濟上重大負擔利益的，而這一負擔是由不符合於戰後的和平條件的過度龐大的軍費所引題的。

關於普遍的縮減軍備和關於禁止爲了軍事目的利用原子能的決議案之通過，將真正地符合我們各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希望，並且有利於國際合作的發展。一九四六年十月廿六日莫洛托夫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蘇聯與國際合作」。

蘇聯政府認爲全世界各族人民良知，決不能容忍這種情勢。他們擔負不久以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全部重擔，用他們的鮮血償付戰爭所給予愛好和平人民身上苦難和破壞。蘇聯代表團受蘇聯政府之命，宣稱道：蘇聯認為聯合國機構的緊急任務，就是採取必要措施，以取締現正在某些國家，首先是美國所進行的新戰爭的宣傳。因此蘇聯代表團提請通過下列建議：

聯合國組織應譴責在若干國家內，特別是極美利士和希臘國內的反動份子所進行的新戰爭之罪惡宣傳，他們通過報紙、廣播、電影及公開演說，明目張膽要求進攻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散佈種種捏造妄言以進行這種宣傳。

聯合國組織應認為允許（更不必說支持）此種勢將不免要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新戰爭的宣傳，就是違反聯合國各會員國所負的義務。聯合國憲章要求在尊重各民族平等權利與自決原則之基礎上，發展各國友好幫助，並採取其他適當措施，以增強普遍和平，而不是要求危害國際和平安全與正義；（憲章第一條第三款及第二條第三款）

三、聯合國組織應認必須敦促各會員國政府，禁止在任何形式下進行新戰爭的宣傳。違者即予懲處，並採取措施防止及制止戰爭的宣傳，因為這是危害社會及威脅愛好和平人類生存有關的利益與福利的。

四、聯合國組織應重申，必須及早履行聯大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縮減軍備的決定，以及一九四六年一月廿四日聯大關於禁止各國使用原子武器及其他大量摧殺人類的軍備的決定。並且聯合國組織應認為履行這些決議，像符合一切愛好和平人類的利益而構成對新戰爭宣傳與煽動者的最猛烈的打擊。

斯大林大元帥在致賀莫斯科八百週年紀念之電文中稱：莫斯科是爭取永久和平與全世界各民族友

誼的先驅，是反對新戰爭煽動者的先驅。

蘇聯人民領袖的這些言詞，在全蘇聯人民心中得到了響應，我相信，這些言詞也一定會在世界一切忠誠進步人民中，獲得了深深的響應。蘇聯堅決不遺餘力，爭取勝利的完成這一偉大任務。（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電〕新華社訊：維辛斯基十二日在聯大政治安全委員會上駁斥國民黨代表蔣廷黻的演說，後者藉口中國存在着內戰來反對蘇聯關於五強裁軍三分之一的建議。據塔斯社巴黎訊，維辛斯基宣稱：「中國代表坦白聲稱蘇聯的建議不適合於他們，因為中國領土很大一部份爲共產黨軍隊所佔領，中國現政府需要軍隊用以鎮壓中國人民的解放運動。中國代表說，中國的問題不是縮減軍備而是增加軍備。但這不用多費力就可證明：中國代表的反對意見絕不能成立，聯合國不能管中國的內政；只有國際政治上的考慮，才是聯合國的關心所在。當然，如果軍隊是被用來作警察兵力，不是用來保衛國家的疆界，而是被用去對付本國的人民，這種情況就很難希望這個國家會同情蘇聯所提裁減軍備及兵力三分之一的建議。」

五

戳穿「原子外交」把戲，反對原子武器的製造和使用，堅主國際共管。

斯大林指出：

原子彈沒有重大威脅，原子彈之專有

不能持久，原子彈之使用將被禁止。

問：閣下是否認爲美國之實際上專有原子彈是和平的最重要威脅？

答：我不認爲原子彈有如此重大的威力，如某些政治家所認爲的那樣。原子彈只可以用之於威嚇神經衰弱的人，但不能決定戰爭的結果，因爲原子彈是完全不足以出此的。當然，原子彈秘密之專有造成一種威脅，但對抗此種威脅至少是有兩種辦法：

(一) 原子彈之專有不能持久；

(二) 原子彈之使用將被禁止。(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斯大林答英國「星期時報」駐莫斯科記

者亞歷山大·維爾特問)

問：俄羅斯已經有自己的原子彈，或任何類似原子彈的武器了嗎？

答：沒有。

問：對於作爲戰爭工具的原子彈或類似的武器，您的意見怎樣呢？

答：我在大家都知道的給維爾特先生的解答中，已經提供過自己對於原子彈的評價。

問：照您的見解，原子能怎麼樣才能够加以最好的管制呢？這種管制應該建立在國際基礎上麼？爲了確立有效的管制，各強國應該把本國的主權犧牲到什麼程度呢？

答：嚴格的國際管制是必要的。

（斯大林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答合衆社社長白理問）

指出原子彈不成秘密

〔關東社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電〕綜合報導：莫洛托夫六日演說中關於原子彈秘密早已不成其爲秘密一語引起了以美國爲首的各國反動派的震驚，充分顯示它們在失去其最後一個嚇詐武器之後已如何混亂與不安。合衆社六日電稱莫氏：「此語不啻暗示蘇聯已獲知此項秘密」，而其七日電則又力圖沖淡這一印象，詭稱：「蘇尙無原子彈，唯推測其對製成原子彈之時間已有把握」。六日的中央社華盛頓專電則安慰國民黨反動派，稱其美國當局咸不信蘇聯已有原子彈。美國務院之廣播在莫洛托夫演說之次日，即以全部時間及卅四種語言廣播許多所謂第一流人物的演說：「使聽衆忽視莫洛托夫之原子彈聲明」（合衆社）。同時據美聯社七日電供稱：「美政府高級官員因受生動有力之蘇聯宣傳攻勢所刺激，將考慮加強美國的宣傳運動」。身居高位之美官員稱：「美國新聞通訊社必須採取更富于攻勢戒嚴工作，應有機動特效斷然的宣傳」。法新社六日電透露：國務院不久即將要求國會撥出二百萬元加強對歐陸的短波廣播。原來要求以原子彈對付蘇聯及世界民主運動的反動梵蒂岡，則在其機關報上初次希望禁用原子武器了。該報稱：「由於原子彈秘密已不再是秘密與獨佔的東西，其效用即使不消除也已大減，再沒有任何保留以反對決定禁用原子彈於戰爭了」。而南京國民黨官方，據路透社七日電稱：則對莫洛托夫關於原子彈聲明不敢加以「評論」。

【美聯社二十九日八時十七日電】塔斯社訊：聯合國大會已於九月三十日起開始進入各委員會活動的階段。大會最重要的委員會——政治安全委員會已開始討論其第一項議題：「原子能委員會的報告」。蘇代表維辛斯基於十月一日在會上發表演說稱，原子能委員會工作的失敗，係由於美國代表團頑固地拒絕一切禁止原子武器與毀滅現存原子彈的建議。維氏指出，美國之保持原子武器，是因為美國根有一些政界人物存有幻想，他們甚至在今天還以為美國還壟斷原子能。杜威日前在費匿克斯演說稱，美國單獨壟斷着原子秘密。杜魯門前此對新的「改良」原子彈的試驗結果表示滿意。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李連塞爾亦曾宣稱，美國要儘可能長期的保持原子秘密。維氏力斥這些幻想，並強調指出：「相信只有一個國家壟斷着原子能和原子彈的人，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這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危險的錯誤估計。中國（國民黨）今天會談決不會製造原子彈，也許某些其他國家也會這樣說，但是，也有些國家將不這樣說，因為這樣說並不符合事實。」美、英、加代表亦在會上發表演說，極力為原子能委員會中的所謂「美國計劃」進行辯護。和政治安全委員會集會的同時，經濟財政、社會人道文化、託管、行政及預算、法律等主要委員會亦開始工作，或已選出各該委員會之副主席及秘書，並已開始其議程的討論。

擁護禁用原子武器及嚴格國際監督

蘇聯擁護無條件禁用原子武器，以及將原子能僅用於和平目的。衆所盡知，原子武器首先是應用來消滅和平城市與平民的。但各國人民的良心不能聽其這樣做，因此原子武器就必須禁用。

雖然如此，美國政府拒絕蘇聯關於禁用原子武器的一切建議，並把這一事業轉爲所謂「國際管制」問題，已經兩年了。再則誰都能知道，只有在禁用原子武器的決定獲得通過的條件下，建立國際管制以保證這一決定的真正實施才有意義。正因爲如此，蘇聯擁護禁用原子武器，擁護對一切國家的原子能生產建立有效的國際管制，以消滅製造原子武器的可能。

由此可知，美國國務院之硬說蘇聯阻撓達成關於確立國際管制原子能的協議，是完全無力的。事實證明，禁用原子武器的決定之所以迄今未獲通過，以及由於沒有這樣的禁止遂使關於管制原子能生產之建議變成毫無意義，實際上美國政府應負全部責任。（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塔斯社聲明）

爲了鞏固普遍的和平，蘇聯建議締結公約，以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原子武器。蘇聯這個建議獲得各國的廣泛的響應與支持。英國科學家協會的備忘錄稱：「這種公約極其符合我們的願望，英國及美國很難找出不願同意這一公約的任何理由。」英國科學家評價蘇聯毀滅現成原子武器存貨並停止其繼續製造的要求時寫道：「這種要求非常合理。」

蘇聯贊成擁護國際管制原子能工廠，然而他不應發展爲干涉國民經濟中與原子能無關的工業部門，干涉與原子能無關的事情。英國原子科學家在一月廿三日發表的備忘錄中表示，希望「監督權應儘可能有所限制，並且，他不應變成對某些合法工業及其活動表示過分好奇心的工具」這也是正確的。

在今年八月間發表的備忘錄中，英國科學家再度指出，必須規定監督權的確切範圍，使其不致充任有組織的經濟與軍事情報工作。備忘錄指出：「應當說服美國及其他各巴魯區計劃的追隨者，使他們作出保證確定一種情勢，其中任何監督計劃都不致變成澈頭澈尾精密的「套謀報工作」。

從上述國際管制機構的原則出發，我再說一遍，這個國際管制機構應該是真正強有力的和有效的。蘇聯代表團認爲對於監督機構必須規定某些範圍，他們的權力應僅限于真正管制原子能，並防止管制機構被用作任意干涉國民經濟的任何部門的可能性，因爲這種干涉便能損害及毀滅任何國家的國民經濟。

美國代表團以及支持他的某些其他代表團，特別堅持主張所有生產危險數量的原子物資工廠，應由國際管制機構佔有和管理，因此管制機構就變成了所有者。而這個所有者就將爲了這一機構若干會員的利益而活動，蘇聯不能期望他們會對蘇聯有善意的態度。在美國代表團周圍並依照美國的指示而活動的各代表團所力圖爭取的，正是這種情勢。上面引過的英科學家的備忘錄，揭露出美國的原子能管制計劃，預先規定了可以被解釋爲美國在原子能領域中的永久統治權的措施。

蘇聯代表團現正和將來，都反對這種情勢。並將堅持主張國際管制機構不應由任何一國，而應由所有參加該機構的各國所統治，在該機構一切活動中應享平等權利。

關於這點，我們還應追敘原子能委員會的美國代表們，固執的反對同時建立對原子製造的各個階段（自提煉原料到製成成品）的管制。

美國代表們建議，無限期地拖延建立對原子生產最有危險性的最後階段的管制。美國認為她在目前前是這方面的獨佔者。同時他們堅持立即實行對初步階段，即提煉原料階段的管制。

十分清楚，美國的態度只能被解釋為其目的在阻止把管制引伸到美國身上去，而其他一切國家却要立即服從國際的管制，這就是關於原子能問題的情形。

顯而易見，人們不能預期這種事業的成功，某些代表團在其中不打算合作，以達成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大決議中所定的目的。我們不能容忍這種情勢，也不能對利用原子能作大量破壞及毀滅和平居民的威脅迄今尚未消除一事聽其自然。儘管聯合國機構呼籲禁止原子能武器及其他大量毀滅人類的主要武器而用作大量破壞的工具的生產不僅仍在繼續，然且在日益擴大，全世界人民的良知，不能置此種情勢於不問。（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原子能委員會的工作證明了是徒勞的，因為美國政府拒絕解決其基本問題，而與廢除國防武器中
原子武器，保證原子能僅用於和平用途有關的一切行動的方向和性質，都必須依賴這一基本問題的解決。誰都知道，蘇聯堅持立刻禁止原子武器，並對這禁令的遵行建立嚴格而有效的國際管制。禁止原子武器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他的性質是一種侵略武器，這種武器用作進攻、毀滅城鎮和大規模殺害和平居民。只有那些有心保持這種侵略武器，懷抱着進攻其他國家的計劃的人，才會反對禁止原子武器。也就是這些人，把最後的一線希望放在原子彈上面，心懷着侵略計劃，幻想甚至在侵略國家中的全體人民或絕大多數人民反對戰爭，反對上層反動集團所策劃的軍事侵略的情形下，他們也能成功。

這些人斷然反對訂立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約，並建議用建立原子能國際管制來代替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約。然而，很容易明白，除非禁止使用原子能作戰爭用途，否則修訂任何原子能管制都是荒謬的。因為這樣就失去了管制的目標。不禁止原子武器的生產和使用，則建立國際機構管制原子能之使用的建議是毫無實際意義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甚至擬訂管制機構的各種權限、職能、權利與義務的種種條規，也成爲毫無用處和空洞的工作。除非禁止原子武器，否則一切關於管制原子能使用的談論都只是欺騙各國的手段，遮蔽人民的眼睛不讓他們看見原子軍備競賽的煙幕。（鼓掌）

美國政府堅持首先建立國際管制機構，然後才獲致禁止原子武器的諒解，這是把車駕在馬的前面。顯然，美國政府對原子能委員會工作的進展並無興趣，該委員會還在兩年半以前就負有草擬建議從各國武器中消滅原子武器和一切可用作大規模毀滅的其他主要武器的責任。首先訂立國際管制公約，然後再訂立禁止原子武器公約的要求，目的是要阻撓訂立公約以禁止使用原子能作戰爭用途。美國代表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打算用口頭上的管制來掩蓋他們拒絕任何的管制而已。此外，應該嚴重地注意美國計劃中的建議，這一建議主張製造原子能的企業，應轉爲國際管制機構所有，在這種情況下，這一國際機構應成爲任何國家這種企業的主人，並可以基於多數之決定對該國經濟生活實行不受限制、不受拘束的干涉。如果估計到，美國計劃不僅主張將個別企業，而且主張將與製造原子原料的工廠與設備在某種程度上有合作關係的整個工業部則都移交給國際管制機構，那麼就不難看到，採納了美國的計劃會產生什麼後果。蘇聯認爲，國際管制機構在某一適宜機會當然必須有由多數表決通過決議的權利。但是，人們不能同意這一國際管制機構實際上成爲美國的機構，以及這種機構應有干涉各國經濟生活的權利，即令是由管制機構多數的決定。蘇聯不能允許產生這種

情勢。蘇聯知道，這一管制機構將有通過偏於一面之決定的多數，將有蘇聯人民不用指望其有良好態度的多數。因此，蘇聯——可能不僅僅是蘇聯——不能允許將其國民經濟的命運放在這種機構的手上。此外，美國關於管制的建議沒有提供管制原子生產本身的可能性。安理會原子能委員會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一日的第二次報告（其中敘述美國對這問題的態度）說：對阻止利用原子能作破壞之用的有效管制，應從「極嚴格的管制上述二基本元素（鈾與鈾）開始，」——任何管制制度的開始階段，都應對構成這二種基本元素之來源的原料加以管制。」——但是，在這一報告中，要找出與此同時建立對生產原子能工業的管制的聲明是白費氣力的，因此，毫無疑問，美國希望藉助於它可望取得多數的所謂國際機構之力，插手於其他國家的原料資源，但拒絕將其自己的原子工廠與其他企業及原料資源置於國際管制之下。這樣的提出問題顯然旨在保證美國能不受約束地製造原子彈的無限可能性。

蘇聯認為：正當組成的國際管制機構，應管制製造原子能的一切過程，即自原料的出產以至製成品。蘇聯（不僅蘇聯）不能同意美國政府和支持此一立場的英、法政府及其它某些國家對此一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曼徹斯特衛報最近發表了英國科學家協會總書記倫尼斯的信，他正確地提出下列問題：「如果我們同意在任何未來戰爭中不用原子能作戰爭用途的宣言，會有什麼害處呢？」英國科學家協會指出：在禁止戰爭中使用瓦斯的公約中曾有過類似的宣言。因此，令人奇怪的是，為什麼在戰爭中使用原子能就不能受譴責。

倫尼斯的信件對這一問題也作了答覆。他說：「自從蘇聯第一次提出公約的建議以來，在過去兩年中已變得非常明显，西方國家對這一問題的態度，實際上是因為美國政府認為需要保持使用原子武器的威脅，作為反蘇冷戰中的主要因素。我們必須再次提醒，原子武器是進攻的武器，是侵略的武

器。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視侵略意圖爲仇敵的千百萬人民大眾，應高呼立即禁止使用可以大量屠殺和平居民及摧毀和平城鎮的原子彈。（大鼓掌）

這種情勢的產生，毫無疑問地是同聯合國中如美國這樣有勢力的會員國所採取的對聯合國整個工作的政治路線有關。美國的外交政策，最近幾年來有着激劇的改變。過去，美國同蘇聯一起共同抵抗過侵略勢力——法西斯的德國與軍國主義的日本，美國與蘇聯一起在反抗共同敵人的戰場上流血犧牲，並使這一鬥爭榮獲勝利與建立和平。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反對美國破壞管制原子武器的工作

美英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實例之一：原子彈問題。

如所週知，在美國擴張主義份子中間，正廣泛流行着一種特殊的新宗教：既然對他們自己內部的力量失去了信心，他們就把他們的信仰寄託于原子彈的秘密上，雖然這種秘密早已不成其秘密了。（長久的鼓掌）。帝國主義者顯然需要這種原子彈宗教，而原子彈正如大家都知道，並不是防禦的工具，而是進攻的武器。

美國和英國的阻止聯合國通過禁用原子武器的最後決定，這一事實激怒了許多人。英國科學家今年會兩度抗議此事，他們會兩次發表對此的聲明，在聲明中，他們對於英國在這方面純粹附和美國一點，表示不滿。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因為美英兩國人民之關心禁用原子武器以及普遍裁減龐大的軍備，並不亞於他人。應當認清，拒絕禁用原子武器，已使帝國主義者大失體面，並使全世界一切國家一切忠實的人們和一切人民起來反對他們。（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節三十週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說）

成千百萬人民對於禁止具有大規模破壞力的原子彈及其他武器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情況，特別感到警覺。此種警覺由于原子武器是進攻的武器、侵略的武器，而更加明顯了。原子能委員會工作已達一

年，但一九四六年一月廿四日聯合國大會決議中所規定的任務不僅沒有一件完成，而且在執行這一決議中毫無進展。

蘇聯政府方面曾採取許多步驟幫助這一問題的積極解決。蘇聯政府為充實並發展其所建議的締結關於禁止具有大規模破壞力的原子彈及其他武器的國際公約計，曾提請原委會審議其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主要原則的建議。然而這建議主要遭到美國方面的反對。美國企圖保持其對於原子武器的獨佔，反對一切關於毀滅其所積存的原子彈及禁止原子彈的繼續製造的勸告，同時並一貫的擴大原子彈的生產。原委會各會員國在這方面的分歧，阻礙了原委會的工作，並使原委會對這問題負責有效解決的一切努力無法進行。

然而假如某些代表團包括美代表團在內，以較公正的方式處理這一問題，許多分歧無疑的早就能夠消除。例如蘇代表團建議在禁止原子武器公約生效之後，毀滅一切現有的原子彈存貨，在這方面的分歧早就該有消除的可能。如所週知，原委會大多數會員國在原則上會同意需要毀滅原子武器存貨，其中所含之原子核燃料僅能用於和平的目的。只有美代表團一國堅持反對毀滅原子彈存貨，從而使原委會中對這問題無法通過為大多數所贊成的決定。

因監督問題所造成的情勢也值得注意。直到不久前，美國代表團仍強調監督問題的特別重要性。蘇聯代表團之建議中，監督也為禁止原子武器之後的基本措施。然而美代表團現在突然開始減輕監督的意義，並提出把其他問題例如原子工廠移交國際機構所有，管理、登記等問題放在第一位。

美國代表團就這樣來拒絕考慮有威信的科學家的意見，如像擁有R、拜爾斯、奧里班特、穆氏這樣科學界名人的英國原子科學家協會委員會之備忘錄中所提出的，他們反對國際管制機構享有原子能

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如所週知，英國科學家在備忘錄中強調指出：「使此一機構享有通常意義上的生產工具的充分所有權，勢必引起困難，因為這將賦予原子能管制機構以這種權力，決定某國是否有權建立原子能工廠，是否有權制止利用此等工廠所生產之原子能，或規定供應此種原子能的條款」。

英國科學家正確的批評自己魯區活動以來，美代表團所堅持的原則稱「這種限制會造成干涉每一國經濟生活的機會，以至於超出爲防止原子能應用於破壞目的所不必要的程度」。這是從科學進步的利益之角度考慮這一問題的科學家的意見，而科學的進步，是與某種集權的國際機構，對於科學研究加以無限的管制不相容的，這種科學研究是爲和平目的而發現並增加能量的供應的。

英國原子科學家的備忘錄主張上述計劃理由，即在於此。這個計劃即一方面規定保證制止未經原子能管制機構允許而積累危險物資，同時又使各國能在各該國境內除其他動力資源外建立生產原子能的工廠方面有其主動性。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提出管制原子武器的具體辦法

〔塔斯社紐約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電〕（遲到）蘇聯在安全理事會的代表葛羅米柯昨在管制原子能委員會的會議上講話。他在發言中說道：

自聯合國大會通過成立管制原子能委員會的決議時起，業已過去一年有半了。若以聯合國確定共同管理及裁減軍備原則的時候算起，也在半年以上了，禁用原子的及其他各種大量殺傷的武器之任務，在該原則中是作為最主要任務規定的。尤其，應當直率的指出，原子能管制委員會在其工作中未獲應有之進展。

自安全理事會審議了所謂原子能委員會的第一個報告後，其情況並未有本質上的變化，大家知道，該報告並未為委員會中全體國家代表採納。

在建立原子能的國際管制之際，着手解決安全理事會及遵其指示而行動的委員會之當前的具體任務，已經是時候了，可從任務中最重要者做起。迴避這些任務之解決，用不着講，這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而只能予國際管制原子能的一切思想及聯合國為此目的所作之決議以打擊。

蘇聯政府對以下一點始終將堅持不移，即聯合國所規定禁用原子及其他重大殺傷武器的任務應從其有迫切解決的必要性的觀點來慎重研究，並為此目的將繼續盡可能的做到使這些決議成為實際行動。

「蘇聯政府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交與原子能管制委員會審議的關於締結禁用原子及其他重大殺傷主要武器的國際條約的自己提議上，提出以下基本原則，供上述之委員會審議，這些原則應成爲管制原子能的國際協議或條約的基礎。

(一) 爲了保障原子能只使用于和平目的而符合于禁用原子及其他主要的重大殺傷的武器的國際條約，並達到防止禁用原子武器的國際條約受到破壞及保護遵守條約之各國免于破壞及偏向之危險的目的，要在同時間內對取得原子原料及生產原子材料及原子能的一切企業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

(二) 爲實現管制原子能的企業方針起見，在安全理事會的範圍內設立原子能國際管制委員會，稱之爲國際管制委員會。

(三) 國際管制委員會有自己的監督機關。

(四) 國際管制原子能的條件及組織原則，國際管制委員會的成員、權利和義務，以及國際管制委員會從事其活動而所依據的諸條令，它們都取決于管制原子能的特種的國際條約，而這條約的締結是與禁用原子武器的條約相適應的。

(五) 以有效保障國際管制原子能爲目的，下列基本原則將具備于管制原子能的條約中：

(1) 國際管制委員會是由各國派人管制原子能委員會的代表所組成，該委員會係按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聯合國大會的決議而成立，國際管制委員會，當其爲完成其職能而認爲有必要時得建立輔助機關。

(2) 國際管制委員會得規定自己特有的辦事規則。

(3) 國際管制委員會的全體人員，在國際基礎上挑選之。

管制的法規。

- (4) 國際管制委員會定期執行檢查採辦原子原料及生產原子材料及原子能的各企業。
- (5) 在執行原子能企業的檢查時，國際管制委員會應辦理以下事務：
 - (1) 調查採辦原子原料、生產原子材料及原子能的各企業的活動，並審查其報告書。
 - (2) 檢查現有原子原料、材料及其半成品的儲藏量。
 - (3) 在為管制原子材料及原子能的使用所必需的範圍內研究其生產過程。
 - (4) 為管制條約所規定的各企業技術管理的規則，應監視其執行，並研究擬製這些企業的工業管制的法規。
 - (5) 搜集及研究關於採辦原子原料、生產原子材料及原子能的情報。
 - (6) 當發生有破壞禁用原子武器條約的嫌疑時，應進行特種調查。
 - (7) 向各國政府介紹有關原子材料及原子能的生產、保存及使用的問題。
 - (8) 向安全理事會介紹關於禁用原子武器及管制原子能條約的破壞者的預防及取消的方法。
- (七) 為完成國際管制委員會所定之管制及檢查的任務起見，國際管制委員會應將具備以下法則：
 - (1) 獲得自由出入于任何一個採辦、生產、保存原子原料和材料以及使用原子能的各企業。
 - (2) 在各原子能企業中熟習為管制原子材料及原子能使用之必要的範圍內的生產過程。
 - (3) 從事權衡、測量及各種形式的分析原子原料、材料及半成品。
 - (4) 代表任何一國的政府研究及審查關於原子能企業之活動的各種類型的情報及報告書。
 - (5) 研究對有關原子能企業之活動問題的各種解釋工作。

(6) 根據原子能生產及使用問題，向政府介紹及提出意見。

(7) 向安全理事會介紹處罰破壞禁用原子武器及管制原子能的國際條約的各種辦法，以供其審議。

(八) 爲適應國際管制原子能的任務起見，以下各條應作原子能領域內科學研究活動的基礎：

(1) 在原子能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應當服從于執行禁用原子武器及不許利用其作軍事目的之國際條約的必要。

(2) 簽字于禁用原子武器的國際條約各國，必需有權無限制地在原子能方面從事探討使用其于和平目的之方法的科學研究工作。

(3) 爲便于有效完成自己的管制及監督的職能起見，國際管制委員會應有可能從事探求利用原子能于和平目的之諸方法的科學研究活動。此種活動之進行將促使管制委員會能洞悉原子能方面的最近的科學的成就，並使其握有特殊的熟練的國際工作人員，而爲委員會在實際從事管制及檢查的方案上所必備者。

(4) 在從事原子能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上，國際管制委員會的重要任務之一應爲保證各國家間廣泛交換這方面的情報，並以專家會商的方法給予需要此種援助之條約的參加者而予以必要之援助。

(5) 國際管制委員會應掌握物質的手段，包括科學實驗室及試驗用的設備等等在內，這些均爲從事科學研究活動的相當的組織所必需。

最後我願意談談自己的希望，即希望這些提議將得到我們委員會應有的重視，它將有助于我們在建立國際管制原子能制度的問題上得到協議。

六

反對盟國軍隊駐在前盟國的領土上，反對武裝干涉中國及希臘內政。

反對英、美在前盟國領土上

駐軍和建立軍事基地。

關於在其它聯合國會員國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問題，在美國國務院的聲明中，企圖引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國的決定來爲美國在世界各國設置許多海、陸、空軍基地做辯護，這些基地的位置大部份是遠離美國國境數千公里的。

美國政府對於在其它聯合國領土上設有軍事基地，企圖用有這些國家政府的同意來辯解。此外，在這裡關於美國在它們領土上設置有軍事基地的許多國家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對美國的依賴這類問題，以及美國某些一定集團建立此類軍事基地的目的和任務之問題，不用說，他們同樣也是迴避不談的。

蘇聯的代表屢次指出，特別是在一九四六年聯合國大會上曾經指出，聯合國一些會員國在其它會員國領土上保持軍事基地之不可容忍。在戰爭已告結束，敵國已被擊敗，聯合國組織已經建立之後，這樣的基地之存在，正像在其他聯合國領土上駐軍一樣，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再來提起美國在蘇聯鄰國領土上保有軍事基地的事實，也不是多餘的。

現時所有的情況，即某些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其它聯合國會員國領土上擁有許多軍事基地這種事

實是與聯合國組織的基本原則不相容的，並且促使着國際形勢的動盪和不安更爲加劇。（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塔斯社聲明）

觸及關於尊重他國民族主權與不干涉他國內政這一問題時，國務院僅僅這樣說：關於這個問題具有許多事實，兩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和行動是衆所共知的，它們本身已不言自明了。

然而美國政府最近的政策和行動，提供了不少關於美國干涉他國內政的例子，提供了不少關於損害他國國家主權的例子，以及關於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壓迫他國的例子。

希臘實際上已變成美國的軍事基地，以及希臘法西斯份子依靠美國的干涉對希臘民主人士實行無情屠殺的政策，這個例子是誰都清楚的。

美國干涉意大利內政，特別是與今年四月十八日意大利大選有關的干涉，同樣也是衆所共知的。美國在經濟上壓迫意大利，派遣美國海軍艦隊到意大利領海，美國軍用機於大選前夜在意大利領空的示威飛行，以及利用戰爭帶來的經濟困難對意大利整個內部形勢施以政治壓迫等等，都是這種干涉的表現。（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塔斯社聲明）

關於聯合國各會員國在非敵國領土駐軍的問題，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對這一問題，在聯合國機構中已經談論得不少了。在印刷品上關於這個刊載得更多。

當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盟軍會進入其他友邦的領土這是不可避免的。這尤其是指像美國、英國、蘇聯這些國家的軍隊而言。衆所周知，盟軍對那些在戰爭過程中曾受希特勒匪徒及其同盟者的蹂躪的民族完成了偉大的解放的任務。誰都記得，當美國和英國的軍隊，譬如說進入法國和比利時，或者當蘇聯軍隊，譬如說進入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拉夫時是受着怎樣熱烈的歡迎。在某些情形下，

盟軍爲防患未然計會應在敵軍未入寇之前開進聯合國會員國的領土。

在這場鬥爭中，及部份地，在其本身的力量不够粉碎侵入的法西斯軍隊那些友邦內恢復其自由和獨立的事業中，偉大的民主國家及其他盟國在這方面的功績是無可爭辯的。

但是，戰爭早已結束了。擺在聯合國軍隊面前的任務已經完全達成了。本來是可以這樣的期待，因此盟國的軍隊將要調了回去。無論如何，他們進入別國領土的根據都已經失去了。然而在某些情形下，盟國的軍隊直至現在仍在外國停留着，成爲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的工具，並在各國的相互關係上施予壓力。此外，某些國家還在其國境之外很遠的地方開闢了廣大的陸海空軍的基地網。

在戰爭結束已經過了許多月後，盟國軍隊在外國領土上駐紮，在那些直至現在仍有外國軍隊的國家的友好人民中，不能不引起極當然的不安，關於這，用不着我多說了。關心建立鞏固的和平與普遍的安全之世界輿論，對既成的形勢表現着顯著的憂慮，我們不能不注意到這一點。自然這與過去敵國的領土並沒有關係，因爲盟軍在這類領土上駐紮，是有其嚴重的根據的。

大家都知道，在過去敵國的領土上，在某些情形下有着頗爲大量的盟國武力。然而盟國的武力譬如在德國或者在日本的存在，在任何人身上都沒有引起問題。盟軍在這些沉重的染上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土上駐紮，是爲實現盟國所確定的，使這些國家非軍國主義化並民主化的重要任務所必須的，是與共同的和平和安全相符合的。

衆所週知，在幾個以前的敵國領土上尚駐有盟國的軍隊，因爲在和約沒有簽定之前，停戰條件仍繼續生效。所有這一切，與那些屬於同盟陣營的國家並無關係。對於這些國家，外國軍隊的駐紮不能以此來辯護，除非有特殊的情形，譬如爲了保護通到以前敵國的交通線，即使這也僅只在敵國的佔領

時期內。

蘇聯政府的觀點便是如此。

根據這個，蘇聯政府已經做了實際的結論。

當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蘇聯的軍隊，譬如說，進入了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與挪威等國。但在戰爭一結束時，便已採取辦法把蘇聯軍隊從這些領土上撤回。遠在去年秋天，這些軍隊便從這些國家調回，關於這，已經有相當的通知公佈過。

在對德戰爭的結尾，蘇聯的軍隊會開入丹麥所屬的保冷豪爾穆島（Bornholm）。蘇聯的軍隊由該島的撤退業於本年四月完畢。

我們都記得，去年秋天蘇軍進攻日本在滿洲擊潰了日本的軍隊。

你們由公佈過的正式通告中已經知悉，蘇軍撤離中國還在去年底便已開始，並於本年五月三日完畢了。

在德國進攻蘇聯後，爲的確保軍事時期重要的盟國交通線，蘇軍同英軍會開入伊朗的領土。本年初，在關於伊朗的領土上尚駐有蘇聯的餘留部隊這一問題上，曾引起不小的喧嚷，衆所週知，到本年初五月初，蘇聯由伊朗的撤退也完全完成了。

現在有些蘇聯部隊尚留在波蘭的領土上，以保護通至德國的交通線。這情勢在蘇聯同波蘭的關係上並未引起任何的誤會，自然在我們別的盟國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了解。

最後在北朝鮮有着蘇聯的部隊。他們的駐留是以蘇聯和盟國的嚴格協議制約着的。因此，這種情形不會有任何誤會的根由。

美國和英國的軍隊，在某一些聯合國的領土上，則有着不同的情形。衆所週知，在許多聯合國會員國家的領土上，有着美國和英國的武力，在戰爭期間他們便在那兒出現，但在戰爭結束已久的現在，有的還留在那兒。在這點上可以指出：歐洲數國，南美及北美數國以及亞洲數國。可以說美國和英國的武力，包括陸海軍基地，現在還佈滿全球的所有部份，其中有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各種領土。此外，近來竟有不少的人談着某些國家的武裝力量的領袖們對於如北極這樣遼遠的區域也表示興趣。

自然，能够根據着它來了解這全部問題的情報，只有美國和英國的代表們自己才能給我們。

現在來詳細的論述所討論的全部問題在政治方面的意義，我覺得沒有必要。對於在座的各國代表們，這個問題，一如我所希望的，即使沒有這種討論，大體上也已經瞭如指掌了。

在上述之後，我再提醒你們，蘇聯政府遠在八月間便提議要聯合國會員國家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關於其在全世界聯合國會員國家領土上的武力的確切情報。在這上面還提議各該國政府提出如下之情報：

第一、聯合國會員國武力在其他會員國與別的友好國家的領土上配置之據點及數量之情報；

第二、在上述領土內空軍及海軍基地配置的地點及屬於聯合國其他會員國的編制之情報。

且不說政治上的考慮，安全理事會和軍事參議委員會也須要這類的情報，依據憲章四十三條，爲保證普遍的和平，他們現在正研究聯合國應當分出武力受安理會指揮的問題。在這一點上，蘇聯政府本身則準備將這類情報提交安理會。

你們也知道，奧斯丁先生在聯合國大會上對此事說出了美國的觀點。奧斯丁先生不反對蘇聯的提議，他而且更把問題擴大了。他提議將一切被動員的武力情報，不論是國外和國內的，通通提出。因

此他指出必須提供關於盟軍在以前敵國領土上的情報。

蘇聯政府準備接受這一提議。他希望在這一問題上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政府達到協議。

首先，所有的國家應將其關於在國外武力的完整情報提出，正像美國政府所提議的，蘇聯政府對這點表示同意。這麼一來，不論是蘇聯或者美國政府都同意提出關於駐在友好國家的領土上以及駐在以前敵國領土上的武力的情報。包括進這後一補充，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蘇美聯合的提議，這提議綜合為一個整的，關於駐國外軍隊的問題。

安全理事會接到這些情報後，對駐留國外個別國家的武力，便會有一個整的了解。這對於安理會和現時正在研究為保證國際和平和安全並聯合國機構所需要的武力這一問題的軍參委員會是有重大意義的。

至於講到駐在各國境內的聯合國的武力，就連這一問題也應得到應有的解決。誠然，本問題與現在所討論的提議沒有直接的關係，然而，我們大家都承認有把普遍裁軍的問題提出的必要，這就是說，通過這樣的決定之後，我們便應從事解決一般武力的問題。

自然，普遍裁軍問題的審查，是必須與有關於國外與國內的武力全般的了解相聯系着的。普遍的廢除武裝應當包含所有的國家，並應當包括所有武力的種類，不拘駐在什麼地方的都一樣。因此，在這一問題上，即是在國內的軍隊的問題上，在着手審查普遍裁軍問題之後我們可以達到協議的決定。

然而，我們不應當減小今天提出來審查的問題的意義。關於在戰爭結束已經過了許多月份後，而聯合國會員國的武力仍駐留國外這一問題，不應淹沒在屬於要特別審查的更一般性的諸問題中。

根據我上述的意見，蘇聯的方案已予以改變，並將我所提過的由奧斯丁先生的提案中所作的補充加進去，我把這個改過的提案提供下次聯合國大會審查。下面便是它的全文：

「聯合國大會決議，責成聯合國會員國在一月期限內向安理會總秘書提出如下情報：

一、聯合國會員國駐留其他會員國（除前敵國領土外）之軍隊人數及地點。

二、盟國及其他聯合國會員國駐留在前敵國之人數及地點。

三、在上述領土內配置海軍和空軍基地之地點及屬於聯合國會員國的武力的守備隊之編制。

四、在一、二、三條所指之情報，應提供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時之情況。」

我們大家都應當將這些情報提供安理會。我們沒有理由拒絕這樣做，或者將我們駐在國外的武力的真實情況隱瞞着聯合國機構。任何國家不應迴避履行這一任務，因為這是安理會爲了完成憲章所付予它的任務所必須的。

蘇聯準備照着現在的方案的要求去做。我們希望其他國家的政府對這也能同意。

本問題肯定的決定是符合於和平和國際安全的利益的，這是沒有疑義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莫洛托夫在聯大第一委員會上的演說）

我們現在審查在蘇聯政府創議之下所提出的問題，即關於聯合國國家的軍隊駐在其他聯合國國家及非敵國的領土上的問題。我們提議所有的國家（該國在大會中有代表者）都提出關於其駐在聯合國會員國領土上的軍隊的情報。我們還提議關於聯合國國家在國外建立的軍事基地（海空基地也包括在內）的情報也要提出。因此，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爲了使我們所有的國家對聯合國機構報告，雖然戰爭早已結束了，因某種原因仍留在國外的武裝力量。

這種情報的提出，對於安理會及其軍事參謀委員會有莫大意義，因為現時爲了保衛普遍的和平，它們正在製定計劃以組織受安理會指揮的武裝力量。

這種情報的提供首先牽涉到像美國、英國、蘇聯這些大國，他們在戰爭中爲了同我們共同敵人作鬥爭會將其軍隊派到國外。根據蘇聯政府的提議，所有的國家，首先是大國，應當報告，直至目前仍留在其他聯合國國家領土上的武裝力量和軍事基地。這種情報的提供自然有助於迅速結束這一不正常的狀況。實際上，因爲戰爭早已結束，除了大家所知道並了解的個別例外情形，怎能辯解在外國領土上駐紮軍隊這種事實呢？

外國軍隊在任何聯合國國家的駐留，衆所週知，可能被利用爲對其內政施行難以容忍的壓力。這種駐留不僅是壓迫該國內政的工具，而且也是影響這一國同其鄰國的相互關係的工具。這種情勢之難以容忍是完全顯明的。

蘇聯政府的提案得到了極大的同情，尤其是小國的同情，這是理所當然的。

正是這些小國時常痛切感到外部的壓力，尤其是因爲在這些國家的領土上駐軍使這壓力更其加强的時候。

衆所週知，有些小國直到現在還不能擺脫外國軍隊的駐紮，這些軍隊是早在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掠奪的時期便侵入了他們的領土，直至現在仍不願回家。在另一種情形下，外國軍隊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出現在別國領土上，並且直到現在，還不擇手段的極力留在外國領土上，最後，在第二次大戰後又發生了同樣的事實。某些強國的軍隊留在聯合國會員國國家中，現在仍沒有離開那裡。我們尤其對後者的情形不能熟視無睹，因爲所有違反聯合國家之間應有的相互關係，破壞一切政府應守的起碼的規則

都在我們眼前發生了。

提出這建議時，蘇聯政府宣稱：它準備提供比之還駐在其他聯合國家中的軍隊的充分的情報。蘇聯在這方面的情形對任何人都不隱瞞。看來，似乎我們大家對於提供在其他聯合國領土內駐軍的情報並沒有什麼可怕的。這對軍事參謀委員會的工作有很多的幫助。應當認為，也有助于使某些國家的軍隊不滯留在國外領土上，因為戰爭已結束，引起盟軍駐在這些領土上的必要性的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六年十二月莫洛托夫在聯大會上演說

反對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政

衆所週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外長莫斯科會議中曾達成協議，即關於在國民政府領導下有一團結的和民主化的中國之必要，並且必須廣泛地吸收國內一切民主份子到國民政府的一切機構中，並停止中國內戰。他們重申了他們忠誠于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美蘇兩國外長之間，對於蘇軍與美軍完成他們的義務及他們的責任時，在最短時期內撤離中國的願望完全意見一致。

莫斯科三外長會議後，中國的情勢並未改善。因之蘇聯政府提議：外長會議應聽取莫斯科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協議各參加國對於履行該會議的決議之報告。（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莫洛托夫在外長會議上的發言）

還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就達成關於蘇美兩國儘速從中國撤軍協議。

蘇聯根據前述協議，早已履行其本身擔負的義務，把自己的軍隊撤離中國。至於說到美國，那麼國務院五月十九日的聲明就證明，美國軍隊迄今尙駐留中國領土，從此可知，美國直至現時尙未履行其所擔負的義務。無疑的，這種狀況只能促進中國內戰的擴大與加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塔斯社聲明）

反對英國武裝干涉希臘內政

問：蘇聯對於不列顛軍隊留駐在希臘一事，怎樣看法呢？蘇聯認為英國應該以更多的武器，供給希臘的現政府嗎？

答：認為是不必要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答合衆社社長白理問）

問：何爲恢復希臘民主之最上策。

答：最上策即撤銷對希臘內政之外國干涉。（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莫洛托夫答美記者斯蒂爾問）大家知道，最近以來，在這方面充當主要角色的已是美國了。我們在座諸君都知道美國政府所宣佈的對希臘的政策，這種政策就是用各種各樣的形式來瘋狂地干涉希臘內政，這種干涉表現得最明顯的是派遣軍事教官到希臘，據說，其數目達一萬八千人。派遣軍事教官，兼之在希臘已發生內戰的時候，它就是破壞希臘的主權，不符合聯合國的原則。這種干涉目標表現在美國於政治上公開單方面幫助希臘政府，九月初，美國官方代表解決了希臘政府的組成問題，就是一例。

美國政府對希臘的政策，有時候可以名之爲「政治援助希臘」，這個名詞在美國特別流行。蘇聯政府早就指出，這種政策與實際幫助希臘沒有任何共通點。希臘是一個受過法西斯匪徒摧殘很厲害的國家，不用說，它需要外國幫助。可是，現時一些國家對希臘所採取的辦法，不是幫助希臘，而是干

涉希臘內政，這種干涉就是意味某些強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奴役希臘。因此，美國政府決定不通過或避開聯合國組織來直接實施其對希臘的政策，這絕不是偶然的。

蘇聯政府再三再四指出，外國干涉希臘內政是不能容忍的，而爲了希臘人民利益來實行經濟幫助希臘，這是必要的。可是蘇聯的有關提議未獲通過，主要是由於美方的反對。

蘇聯政府在安理會上討論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時，曾經提出這樣的提議。可是蘇聯的提議沒有在安理會上得到應有的支持，因爲美國代表堅決反對這個提議。蘇方代表在安理會上同樣提出所有外國軍隊和軍事人員撤離希臘的提議，這個提議在安理會上也沒有得到必要的支持，也是首先是由於美方的反對，這種反對的動機是不可理解的。

在這種條件下，即當美國進行干涉希臘內政的時候，美國政府却請求聯合國大會保障希臘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受威脅。

試問，美國政府所做的此種事實究竟說明什麼呢？正當美國威脅希臘獨立的時候，美國却也來個「保護希臘的獨立不受威脅的要求」，其用意何在呢？這不是說明美國企圖轉移世界輿論對希臘的真正形勢以及造成此種形勢的真正原因的注意時，這樣的提出問題是很恰當的。它是從事實，從事件發展的邏輯引伸出來的。

希臘政府威脅實際存在着，可是這種威脅是產自某些強國，它們企圖把希臘變爲自己的經濟政治附庸，他們並不顧希臘的真正民族利益，不承認希臘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希臘問題不能用美國政府所採取的辦法來求得解決的。

葛羅米柯指出，美國對希臘的政策一貫是用武裝干涉的方法來威脅希臘，可是它又在聯合國大會

上提起希臘問題，這正如輿論界所評價的，它無非是要爲其武裝干涉作辯護罷了。

我們姑且不去分析美國政府爲什麼挑選希臘問題來破壞聯合國組織的合作，我們應該坦白直率地說，這對聯合國組織是一種狂暴的危險的方法，因爲它破壞聯合國組織支持和平，發展與鞏固各國間友誼關係还有效行動的基礎。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需加以警告的，不僅是那些對此種形勢負有責任的人，並且是那些直接或間接支持有害于聯合國組織範圍裡的國際合作之政策的人。

蘇聯代表團提出下列提議作爲結論：

聯合國聯大按照美國政府之請求，檢查了聯大議事日程中之希臘問題以後，認爲下列各項已可確定：

(一) 希臘與南、保、阿三國邊界發生之事件，罪在希臘政府。安理會委員會在事件地點進行調查的結果，證明此次事件的組織，帶有現行希臘政府對南、保、阿三國所實施的敵視政策之目的。

(二) 據委員會在希臘邊境調查的報告，可知存在現行希臘政府集團因圍之反動力量與希臘人民之間的尖銳鬥爭此種內部形勢，是引起國內及邊疆緊張形勢的主要原因，也是希臘軍閥利用來作爲對南、保、阿三國挑撥行動的主要因素。現行希臘政府不僅不阻止這種行動，反而鼓勵這種行動，並爲這種行動作辯護。

(三) 希臘現在的形勢，包括其北部區域的形勢，是外國干涉希臘內政的結果。這種干涉是利用希臘的反民主集團的，它是國內形勢進一步尖銳化的一個原因。它使希臘難以與其隣國建立正常關係。

(四) 聯大爲了調整希臘與其隣國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之間的關係起見特提議：

(一) 希臘政府應採取必要辦法，來結束在其與南國保國阿三國邊境發生的事件。

(二) 一方面確定希臘與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之間的正常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使希臘與南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正常化。

(三) 希臘、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四國政府應恢復過去已生效之條約，或締結新的邊境協定，以調處邊境事件。

(四) 希臘政府與南國保國阿三國政府應以相互瞭解的精神及友好態度來解決逃亡者問題。

(五) 希臘政府必須採取必要辦法，保證消除希臘領土上之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公民之不平等待遇，並給他們能够應用自己的民族語言發展其民族文化的條約。

(六)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希臘在三個月內應通過聯合國秘書長把其履行聯大該項決議案中規定之提議的情形，報告聯合國會員國。

：第三、為改善希臘內部政局，建立獨立的民主的希臘政府之條件，改善希臘與其隣國之關係起見，聯合國大會建議：

外國軍隊及外國軍事人員一律撤離希臘。

：第四、為保證適當使用外國給希臘之經濟幫助起見，聯大決定建立專門委員會，以保證此種幫助只用於有益希臘人民的事業。(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葛羅米柯在聯大政治小組會上演說，本文係根據記錄稿譯出。)

蘇聯代表團一開始就反對美國代表團關於所謂南國保國阿三國威脅希臘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問題，應放在聯大討論之提議。我們從開初就很清楚，美國及希臘代表團所追求的目的，完全不像其

提議中正式表現的任務那樣。從美國代表團的發言中，以及其在委員會上提出之提議草案中所說明的性質和內容，完全可以證明這點。

稍加留心研究，即非常明白，其對希臘北部的隣國之責難和誣蔑，是毫無根據的，在討論這個所謂希臘問題的期間內，許多國家，特別是美國、希臘以及英國，天天製造着敵視南、保、阿三國的社會輿論。還在建立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委員會之前，美國代表及其應聲蟲即對前述三國加以責難。

美、英、希代表，在委員會上的發言，都是以當事人的身份出現，因為他們早已估計到解決這個問題對他們的好處。

維辛斯基指出：英、美、希代表甚至不承認討論事實是必需的。接着維辛斯基列舉許多例子，證明希臘邊境事件的調查，是一種不公平的片面行動。而輔助調查希臘邊境事件的團體，則違背了聯合國大會小組委員會的大公無私的義務。

維辛斯基說：英、美、希代表，避免談及事實，他們害怕事實會揭露出反南、保、阿三國的證明的荒唐無稽。

談到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委員會粗笨地曲解是非時，維辛斯基指出：正在責難南、保、阿三國的英、美、希代表們，拚命製造某種印象，說是邊境調查委員會的大多數人的結論是以事實為基礎的。可是這些責難者，自己懂得很清楚，無論委員會，無論輔助團體，都沒有任何真正的事實。

維辛斯基指出：參加委員會工作的兩個代表（哥倫比亞和比利時），在其對此結論的說明中，指出推動希臘去反對北部三鄰國的責難之證據，純係偽造。維辛斯基說：無疑的，抱着責難南、保、阿三國的目的而出場的證人，不能認為是客觀的證人，不能用其來作為必需的證據。

委員會中的法國代表指出：委員會的工作方法是不行的。在法國的說明中有段話：「我們的調查所遭遇到的實際形勢太過複雜了。從法律觀點說來，要輕易決定雙方誰應負責任，目前所提供的材料是太不夠了。」

維辛斯基說：由此可知所謂委員會大多數的六個委員國的工作，無論怎樣也不可能做出實際的最後結論，如美國代表團所做的那樣結論。

接着維辛斯基做結論稱：委員會在其工作中所採取的方法，不能保證客觀地進行這件事。它使委員會變成控訴機關，不是調查機關。在委員會的工作中，完全沒有遵照任何善意調查，使事實能獲得正確、完全，不致曲解之要求。

除此以外，這個委員的大多數人，有意地抹煞證明希臘政府是造成巴爾幹政治形勢的罪人之事實。這些結果必然使委員會大數人做出這樣的結論，即希臘政府所提出的而為美、英、比所支持的控告，不足作為責難南、保、阿為生事者的根據。恰恰相反，要責難希臘政府是具有相當多的材料的。

維辛斯基說：「蘇聯及波蘭代表團得到這樣結論，即引起希臘北部邊境情勢嚴重的基本事實，就是希臘內部人民與反動派的尖銳鬥爭。而某些國家支持了希臘反動派。」維辛斯基繼續引用全世界所共知的許多事實來證明這個結論。如果希臘北部邊境調查委員會能客觀、不偏私的做事，那麼就可以不費力氣地把這些事實提交聯合國大會。

委員會要掩蓋造成不利南、保、阿三國的希臘邊境形勢的事實是不可能的，因為委員會儘管抱着偏見的態度，它在每一步伐中，都碰到了無論如何也抹煞不了的，不利於希臘的材料。

維辛斯基指出：委員會曾不得不承認，在邊境衝突中，責難南、保、阿三國是無根據的，以後維辛斯基說：委員會不能否認這件事實，即保加利亞政府還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就表示準備重新實行一九三一年希、保邊境協定，這個協定的實行是因戰爭發生而中止的，雖然現在已起了些變化，保國仍然請求希臘政府共同實行之。

可是希臘政府不答覆這個提議，其根據是兩國間現在尚沒有正式外交關係。

這件事實證明保國政府願意與希臘建立善隣關係，而希臘政府對保國政府的態度却不像是願意彼此和平相處似的。

因此，曹達利斯關於「只有當結束北部衝突形勢時，希臘才能恢復和平與安定」的聲明，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現在全國都在進行反曹達利斯政府的鬥爭。希臘的內戰已彌漫希臘全境，甚至擴及最邊遠的北部邊境，如伯波封斯及其他小島。這個戰爭是希臘北部混亂的原因。

維辛斯基說：希臘政府野蠻迫害少數民族及在野的政治團體，這件事實誰也不會發生懷疑。

這些證明着希臘內部危機的無可爭辯的事實。無疑的，完全足夠證明，在希臘內政矛盾中，需要找尋解決希臘危機的方法。

無疑的，如果過去英國武裝干涉和現在美國武裝干涉，不妨礙希臘人民充分獻身於祖國的戰後復興事業，則這種危機早就可以完全消除。

所謂希臘問題，就是比邊境糾紛問題或比希臘與其北部鄰國間關係的問題，更為嚴重的問題。希臘問題，是一件重大的政治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與具有世界意義問題相關聯的。這主要的原因，在於希臘此刻已不是自主的希臘，在於確定希臘政策的不是希臘政府，也不是在野的社會政治團體。

今年七月，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在「刀尖上的希臘」一文中，不得不承認：「美國經濟援助希臘，武裝和訓練希臘，在國際會議上保護希臘」這就是希臘政策的主要代表。」

此刻，在這方面的形勢更加尖銳。美國當局從九月一日起開始對希臘軍隊、憲兵、警察以給養。希臘當局則與英美兩國軍事使團及美國軍事專家及各部門專家不斷舉行會議。美國專家拉翁遜指揮希臘國民經濟部。他是對外貿易聯合委員會的代表。沒有他的允許，希臘人沒有權利生產，沒有權利向外國購買任何物品。控制國庫的也是美國專家：羅茲民掌握預算問題；斯賓雪爾則掌握國家及省的機關人員的薪資問題。希臘軍隊增加着有三萬人是由美國給養的。所謂近衛軍的組織辦法正在擬製着，其中美國人批准挑選五萬名近衛軍，「消滅暴動者辦法」正在擬製着；在國防部裡，除了希臘部長以外，必須參加的還有英美軍事使團長官拉夫雪、斯達金保、羅林斯、達里波特、赫林、威格興；清洗國家機關工作正在所謂美國專門領導下全力進行。

由此可知，希臘已無獨立和主權可言了，希臘的政府機構已完全轉入美國的控制中了。

美國之經濟援助希臘，到底改善了希臘的經濟狀況沒有？從美國前副國務卿亞澤遜的演說中，大家都會知道，「美國幫助的款項，其中五千萬美金是作為軍費，其他才作為恢復經濟及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之費用。可是美國駐希臘團長格里霍爾特宣佈的復興工作草案所提及的，只是建造比列伊、薩羅尼加、伏洛斯三碼頭以及一些飛機場而已。由此可知，其目的實際上在於把希臘變為美國的軍事基地」，而不是復興希臘經濟。可以斷言，美國除了拿出少數穀物以外，沒有其他幫助。可是這種幫助是什麼，從輸入糧食零售價格指數，比去年的指數提高百分之三十五這件事實，就可以明白了。至要日常生活品的價格在兩月中提高了八倍，而且這種物品，日益減少着。這是不足為奇

的，因爲米、糖、油、麵製品——所有這一切貨品，都操在投機家和批發商人的手中。

維辛斯基進一步指出：斯巴克繼續施其雄辯術，責難南、保、阿三國，爲曹達利斯政府作辯護，硬指聯合國組織及其會員國無權干涉任何國家內政，甚而批評該國的政策。

維辛斯基指出：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的希臘憲法中載道：「外國軍隊不得擔任希臘國家勤務，不能駐居希臘領土上或非法通過希臘國境。」維辛斯基說：因爲希臘當未頒佈外國軍隊可以駐居希臘的法律，所以外國軍隊駐居希臘領土上是不合法的。斯巴克先生及其他曹達利斯政府的貴賓們，似乎沒有感覺到這點。

斯巴克聲明稱：如認爲英軍駐居希臘是內戰的原因，關於這點是沒有根據的。維辛斯基引用邱吉爾給史可比將軍的一段電報來說明。邱吉爾關於拍發這一道電報時稱道：「恰在深夜時候我打了電報給我們的史可比將軍，他帶着三千人駐在雅典，爲的是幫助驅逐德寇，可是他在希臘政黨鬥爭中，不應當中立，恰恰相反，他應當支持巴班特列總統，堅決向進攻中的共產黨射擊。」這個命令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六日晨二時送發出去的。命令下得真是時候。英國軍隊一小部份向前推進，向攻擊中的共產黨開火。」

請看，英軍根據英國首相的命令，支持着什麼制度呢？請看，比利時首相擁護什麼制度呢？請看，讓每個有良心的和公平的人去回答吧！所謂英軍駐居希臘，不是幫助曹達利斯集體進行內戰還是什麼呢？斯巴克先生稱這爲合法地援助合法的政府，很顯然的，這是瘋狂非法干涉希臘內政。

接着，維辛斯基談論國家主權的問題。斯巴克先生所宣揚的國家主權，不是有利愛好和平的人民之自由、獨立的，而是與人民利益直接衝突的國家主權。

任何一個尊重本國獨立和民族自主的國家，都不能同意這種敵視它的利益之說教。

維辛斯基進一步談論誰真正威脅希臘的獨立及領土完整問題，他引用許多事實，證明威脅希臘獨立及領土完整的，就是抱着擴張目的而瘋狂干涉希臘內政的外來的英美勢力，而不是英美代表及其應聲蟲企圖加以誣賴的希臘北部鄰國——南、保、阿。

接着，維辛斯基談及希臘政府擴張計劃及侵略企圖的問題。維辛斯基說：早在去年巴黎和會上，就業已說明這點，曹達利斯在巴黎和會上，要求重新劃訂邊界，企圖把保加利亞幾乎是四分之一領土及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大部份領土歸併希臘。

曹達利斯的希臘政府一方面要求所謂重新劃訂邊界，一方面貪婪地把手伸到外國土地上。

維辛斯基引列許多材料，證明希臘政府反南、保、阿三國領土完整之陰謀。維辛斯基說：美國代表約翰遜在一大篇演說中，找不到一句可以證明南、保、阿三國威脅希臘領土完整的話。這不是偶然的。這就明白了：希臘所提出的材料中充滿着陰謀，在這陰謀前面，是困難為美國代表團在這問題中所採取的立場作辯解的，美代表對此問題則採取默不作聲。

繼之，維辛斯基談論證人問題，委員會六個會員國企圖利用這些證人的口供來作為責難南、保、阿三國威脅希臘領土完整的基礎。在這些證人中，有的甚至連自己的生日都說不出來，例如維利安基斯就是其中之一。這個證人的身份引起了懷疑，委員會認為必須檢查這個證人的身份，可是這種檢查工作未經進行，就把他的口供提來作證明了。

另外一個證人瓦爾達托洛斯，是被希臘政府判決死刑的人，他被拷打，叫他說出必需的口供以後，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瓦爾達托洛斯自己承認，當他被希臘警察逮捕時，遭受酷打。證人察烏絲

斯最初說出反民族解放陣線的口供，後來，他從另一證人車得洛克里斯聽到這個組織時，在第三次審問中，就完全說出與頭二次相反的口供。

另外一些證人，是希臘政府聘請的，例如巴達多加斯和曼蘇拉基斯等人就是如此，可是他們完全不能說出任何口供。

維辛斯基證明，任何作爲類似結論基礎的口供、文件都不足爲憑。

其他證人的口供是很值得懷疑的，甚至是委員會的主席烏魯弟亞（哥倫比亞）也不得不對博集斯這位證人聲稱：「聽他的話，一點好處也沒有。開始證人這樣說，後來他又變了另種口供。某些代表認爲他在說謊話。他的口供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維氏繼稱：委員會的許多證人，一般地是很壞的，許多發言人對此已有所認識，因此不必多加重覆。現在僅舉出幹多巴諾斯的口供，這是一個捏造事實而又令人吃驚的例子。希臘政府的這位證人——幹多巴諾斯在其證書中宣誓說：「建成的普魯茨哥——班諾維奇鐵路是『沿達爾馬其亞海岸通到阿爾巴尼亞邊境』」（希臘白皮書英文原文第六十一頁）。

這一聲明是很蠢笨的，它揭露了作者就是二位僞證人。因爲這條鐵路是在南國的中部，而僞證人却虛構爲通到達爾馬其亞，其目的顯然證明有侵略希臘的意圖。

維氏稱：還必須指出：幹多巴諾斯這位僞證人曾被他的親兄弟指爲挑撥者。

其次維氏舉出：今年三月十一日在薩羅尼加「阿戈尼弟斯」報公佈的一篇摩諾維斯少尉的信，其中說到：「夜晚，正是這位軍官（希臘駐雅尼查第五五六營偵察軍官）命令帶出判處死刑的巴斯杜魯末日斯，並對其他因瓦達多洛斯事件而被判決的士兵說：此人及其餘獄中的五人，將於明早處以死

刑，因為他們拒絕吐出口供。

「被判罪的加拿弟的斯、切爾卓斯、米海衣的斯，拒絕在壓力前屈服。正如瓦達多洛斯做過的一樣。後者曾提供假證明說：游擊隊從希臘進入南斯拉夫，然後返回了原處。兩天後，便把這幾個被判罪的人槍斃了，而瓦達多洛斯却仍活着。」

維氏稱：還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偽證明來，說明希臘政府利用暴力與鞭撻手段，強使這些所謂證人說出這些口供，而這些口供只能對希臘政府是有益處的。

而許多被判處死刑後的重要證人，在委員會中都被舉了出來，例如上述瓦達多洛斯的例子就是這樣。瓦達多洛斯是希臘政府推薦的最重要證人之一。在委員會第三十六次會議記錄中，指出如下委員會委員科列依希上校與瓦達多洛斯的談話：

問：是否只有你一個人被判罪，或者同時還有另一批人？

答：與我一起判罪的，還有四人。

問：他們是怎樣被判決的？

答：他們全被判處死刑。

問：那四個被判處死刑的人在那裡？

答：他們已被處死了。

問：你能否知道，為什麼處死這四個人，而總還活着呢？

答：我不明白，但我想：我活着這是爲了我能够到此地來證明我們的隣國的罪狀。

這些文件，不僅是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們的最可悲的活生生證明，因爲那些不幸的人們具有忠誠

和愛國主義的品質而且也是希臘人民的悲劇。

維氏稱：以上這些事實，證明希臘人民正在希臘暴政壓迫之下痛苦呻吟。

蘇聯代表團對於這些極重要的文件，已經過仔細研究與分析，以查明希臘邊境的事件。

我們充分自信，而且這一信心是有鐵一般的事實根據的。這些事實揭穿了歸罪南、保、阿的毫無根據控告，證明希臘北隣三國是不合理與完全是故意提出的。恰巧相反，它正證明全部罪行與責任，是在希臘政府與一切干涉希臘人民內政的國家方面。這些國家正在支持希臘國內反民主的反動勢力，企圖利用目前情勢，以實行其擴張事業。

蘇代表團建議取消美國及其他各國對此提出的決議草案，因為這一草案是捏造的，毫無事實根據的材料。通過這種草案，只會使問題的解決益加困難，這只能是對南、保、阿施行蠻不講理的新的粗暴行爲，只能是對於確定這些國家與希臘間的合作，及世界人民的和平與安全道路上的新阻碍而已。

其次維氏指出：必須談一談詹生的聲明。詹氏說只要在南、保、阿三國同意調查委員會的條件下，美國才不準備堅持對上述國家的控告。詹生試圖在解決巴爾幹問題方面找出「中間道路」。但是能否認爲這是實話呢？在希臘問題第一委員會上已經緊張地辯論了兩個星期，果然美國突然宣稱：如果希臘的隣國同意建立調查委員會，那麼美國不準備堅持對他們的控告。

解決巴爾幹問題，並不在於尋找所謂「中間道路」，這還不明白嗎。問題在於美國自己也不相信他對上述三國的控告了。美國無能力來證明這種控告是正確的。但是美國同意拋棄對他們的責備，只好在全世界表明這一控告是毫無價值的了。

真理應當得到勝利，而且將來也必定要取得勝利，這主要要看一切希望把聯合國機構變爲實現一

切計劃機構的人對此同意，或者不同意而定。

蘇代表團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就是這樣的。蘇代表團確信：唯一正確與公正解決這一問題的方
法，乃是一切外國軍隊，一切軍事的和普通教員，以及某些所謂專家立即從希臘撤退。予希臘人民在
民主基礎上獨立解決其內政的機會，並與其隣國建立和平、合作與友誼的關係，才能有利於巴爾幹及
世界人民。

（節譯自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維辛斯基在聯大政治安全小組委員會上演說）

七

信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反對反蘇瀾言，鞏固中蘇兩族人民永久友誼。

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開中蘇關係發展的新階段

由於蘇聯人民委員長蘇維埃主席斯大林及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與中國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及中國國務院外交部長王世杰在莫斯科所進行的會談結果，於八月十四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時，簽訂許多其他協定。

八月十四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協定是在意味深長的日子裏締結的。

遼東侵略的發源地，籍偉大協約國的努力而消滅。在這些努力裏，蘇聯和中國都曾盡了自己巨大的貢獻——已告肅清。

在反對西方和東方侵略者同盟的偉大解放戰爭的時期裏，蘇聯和中國是處在兩個陣營裏。紅軍給予日本軍隊以粉碎性的打擊之後，日本反抗協約國的打算就完全崩潰了。紅軍在由自己凱旋的進攻中解放了滿洲——日本掠奪者把牠從中國割離了開來，並把牠變成進攻中國與蘇聯的基地。

所有這些事件對於蘇聯對於中國以及對於中蘇關係的未來發展都具有歷史性的意義。蘇維埃國家是世界上第一個基於平等原則和尊重中國人民主權的態度來對待中國的偉大強國。還在四九四九年

和一九二〇年的宣言裏，蘇維埃政府就宣佈廢棄那些由過去的沙皇政府與中國所締結的束縛中國主權和利益的條約和協定，與其他國家所締結的也是這樣。蘇聯政府對中國所取的態度曾得到中國人民極高的評價，後者總是把蘇維埃聯邦當作一個信實可靠，公正無私的友人。如衆所知，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中華民國的創立者和第一任總統孫逸仙在他臨死之前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賦予中蘇友誼以極大的意義。他寫道：「我堅決相信直到此刻為止，你們所給我國的援助的忠實不渝。」

此刻由於日本侵略者潰敗的事實，偉大的中國愛國者孫逸仙的話，預言似地震響着，「這樣的日子將會來到，那時蘇聯將以良友與盟國之姿態歡迎強夫自由的中國，在爲解放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鬥爭中兩盟國將携手向勝利邁進。」

蘇聯人民幾年來始終以忠實的友誼對待中國人民。在中國最艱苦的歲月裏，當中國人民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侵犯時，他們用事實來證明這一點。蘇聯在事實上證明了它對其他民族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尊重。蘇維埃聯邦就在現在對於這三個政策也是信守不渝。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公佈的文件中佔有首要地位，它的基本目的在於籍同盟與戰後廣泛合作——這種合作的目的在於防止日本再事侵略，可能防止日本鞏固兩國之間總是存在的友好關係。條約規定兩國採取一切可能辦到之措施，「使日本無再事侵略與破壞和平之可能。」如果一方由於日本方面的侵略結果而牽入軍事行動，那末另一方必當對它盟國施行軍事上和其他一切的支持。條約使任何一方加入反對另一方的同盟或聯合成爲不可能。

戰後善隣合作的原則上的基礎是在於兩國爲彼此之安全與經濟發展，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後，依照彼此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與不干涉對方內政之原則，共同緊密友好合作。

爲便利及加速兩國之復興，及對世界繁榮有所貢獻起見，條約規定，彼此給予一切可能之援助。條約所載的各項義務並不影響兩國作爲聯合國組織會員的權利與義務。條約的內容很清楚的說明它一定會鞏固中蘇的友誼，並且是爲遠東的和平，爲全世界的和平而鬥爭的有效武器。

中蘇同盟上這是反對日本侵略的堅固防禦。條約的實際力量是由專門的協定來鞏固的，這些協定實現加強雙方安全與防止侵略任務的具體措施。旅順口協定在這方面就具有最巨大的意義，前者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中由於沙皇政府的失敗而喪失，而現在則成爲太平洋上最重要的蘇聯海軍根據地。根據這個協定，旅順口將變爲中蘇軍艦和商船專用的海軍根據地；共同使用旅順口作爲海軍根據地是基於下述各情況：該根據地之防衛由中國政府委託於蘇聯政府，後者將建築各項必要之設備並擔負全部費用；蘇聯政府有權在旅順口地區內駐防海陸空軍並決定其駐紮地點；民事行政屬於中國；關於共同使用之事項設立軍事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中國代表二名，蘇聯代表三名組成，主席蘇籍代表充任，副主席由華籍代表任之。

與旅順口協定直接相聯者爲大連港協定，後者已被宣佈爲「自由港」，對各國貿易及航行一律開放。大連港協定規定依照另訂之協定把一部份碼頭與倉庫轉租與蘇聯，並調整雙方利益。協定規定在平時該港不包括於旅順口協定所定之海軍根據地章程效用範圍之內，但在對日作戰時，受該區域所設定之軍事當局統制。

常勝的紅軍衝破了並擊潰了滿洲日軍的防衛，解放了它並強逼關東軍投降。由於作戰的結果，蘇聯軍隊攻入滿洲的領土，或者說東三省的領土，後者蘇聯政府承認是中國的一部份；蘇聯政府締結了蘇軍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必要協定。

中國長春鐵路協定是條約中經濟合作方面的重要補充，協定規定共同經營中東與南滿鐵路，後兩鐵路在日本軍隊被逐出東三省以後將聯合成爲一條鐵路，並定名「中國長春鐵路」。這條鐵路將爲蘇聯與中華民國所共有；又其所有權應平均屬於雙方，並不得以其全部或一部轉讓，此路被認爲是一純粹商業性的企業。

在簽訂友好同盟條約及其補充之協定時，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與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世杰會交換兩件重要照會。在特別照會裏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而且此項援助將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在照會裏強調蘇聯政府重新確認中國在東三省（即滿洲）之主權，而對於新疆事件聲明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多年來甘苦共嘗的盟邦，在擊潰日本侵略者的事業中曾盡了可貴的貢獻，——的照會是尊重民族自決原則的嚴正表示。中國政府聲明由於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如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並以其現在之邊界爲邊界。

蘇聯政府滿意地接受中國政府照會後，也聲明它將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獨立與領土完整。所有這些中蘇協定都是符合今年二月三日協約國領袖的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的。

蘇聯人民以深深的滿意來迎接八月十四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協定。蘇聯人民總是以最大的同感與同情注視中國人民爲它的獨立和自由而作的鬥爭，蘇聯人民由衷地支持蘇聯政府爲兩大人民與共同和平之福利而鞏固中蘇友誼之全部計劃。蘇聯和中國不僅在共同的地理邊界相聯繫，它們還被根本的、生死攸關的利益的共同性所聯繫着。這些利益的保護是由八月十四日所簽訂的各項中蘇協定

來保證，而後者在蘇維埃聯邦與中華民國兩大人民友誼的發展和鞏固上是一重要的階段。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真理報」社論)

粉碎中國反動派的反蘇陰謀

最近中國國民黨的報紙，像奉了什麼命令似的，又在高喊着什麼「蘇聯的侵略」呀。他們正在使用各種緊急措施，以便混淆社會輿論。在「中統局」駐各地辦事處所特別偽造的文件裡，虛構許多對蘇返覆進行無恥誹謗的所謂各「社會團體」底聲明。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與國民參政會國民黨參政員——頑固的反動集團，却公開地提出單方面拋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問題。

而中國南京政府堂而皇之的副主席孫科，也與這些反蘇造謠份子混在一起。這幾天來，孫科屢次接見各報記者時，進行誹謗蘇聯，並哀求外國帝國主義者，比從前更進一步地干涉中國內政。

很顯然的，孫科有時候也大擺其進步社會人士的架子，並以左的辭句來顯示自己。他現在已不願意充當民主人士了，並且懇求美政府不僅是要加強對反動的國民黨政體的幫助，而且他也不要求這個反動的國民黨政體實行任何一點民主改革。

這一兇暴的反蘇造謠運動的目的是什麼呢？

首先問題在於中國反動派需要緊急地尋找客觀原因，緊急地爲其軍事失敗和他自己與國內民主勢力進行內戰的軍事計劃之破產尋找適當的調整辦法。

衆所週知的，自日本投降以來，南京政府不斷得到美政府軍事與財政上的幫助。美政府爲中國反動派裝備和訓練了將近六十個步兵師，美政府到去年六月底共給了中國反動派二百七十一隻軍艦、八百架飛機、十一萬兩千輛卡車、三萬五千噸砲彈、一萬三千五百噸炸藥、三萬二千三百噸汽油、四萬一千噸軍用無線電器材和七百噸藥品。

中國反動派又於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得到了價值八萬萬兩千五百萬美元的所謂美國「剩餘」軍用物資。

美國軍事當局在中國設備了廿五個軍事學校，並建立了許多強大的空軍與海軍基地，國民黨軍爲達其軍事目的而使用着這些軍事基地，除此以外，國民黨當局得到美國不少作爲軍事企圖的信用貸款，一九四六年作爲國民黨軍之軍械裝備及其被服供給等等之用的，即支出了六、〇〇〇億法幣，就是說已支付了一九四七年預算的百分之八十六。

據中國報紙「商務日報」所載消息稱：按豫算開支，原先給國民黨軍規定三、八一〇億法幣，後來又加上從「非公開開支」項抽出一、二〇〇億法幣。

按照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三月底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三中全會上的要求，該項費用數目必需增加到七、〇〇〇億法幣。

這樣一來，在國民黨軍方面不論過去與現在較之於人民解放軍，是常常握有龐大的物質資財與優越的技術。

這種優越性使得國民黨冒險家們沖昏頭腦。在今年三月間，他們便決作孤注一擲的算法，提出「徹底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方針以後，便向全世界宣佈：從胡軍突然進攻延安時起，三個月內他們便

可實現這一目的。

當他們認為一切都將是很順利的時候，當國民黨暴露了他們的總崩潰——不僅是暴露了他們政治與經濟的破產，而且也暴露他們的軍事破產以後，南京統治者底政治威信就突然而迅速地下降。

國民黨軍于三月十九日侵佔延安，會是最後的——例如倫敦之「時報」稱之為——蔣介石的「皮爾的勝利」（按即指皮爾天帝的慘勝）。此後國民黨之精銳的師團，在陝西、山西、山東、河北、熱河等省以及在東北各地，在人民武裝幫助之下的人民解放軍的打擊之下，開始了一連串的繼續不斷的敗北。

爲了維持自己在美國債主眼中的威信，反動派急急的尋找到了自己軍事破產之「客觀原因」。自然，他們不願公開承認，真正的原因是在于國民黨統治者未得到人民本身的信任與擁護。他們現在所尋找的是荒唐無稽的解釋，以此來說明自己的軍事破產。南京政府代表顧維鈞在南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的演說，以及一切的國民黨的報紙，實行煽動性的誹謗說，某國改裝與裝備，甚至直接指揮東北的共軍。

國民黨煽動者們任意讓與他們的「中央社」，以及在美國的「美聯社」積極幫助之下，傳播了荒唐無稽的報導說道，蘇聯擬定計劃現在指揮滿洲中共軍隊攻勢作戰，並以日本戰俘三萬人及由蘇聯人與日俘駕駛之坦克八十輛加強這一攻勢。這一偽造文書曾刊載于美國駐日軍政當局機關報——「花旗報」。最後，六月五日中國駐新疆省之國境部隊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北塔山地區，並挑起了與蒙古共和國邊防軍的武裝衝突亦出此轍。

南京「中央社」，粗暴的曲解事實，並虛構其捏造之事件言及有四架蘇聯飛機似乎是掩護「蒙古

軍之侵入」，中國反動派之描寫了這一挑撥，好像由蘇聯方面「威脅中國之主權」。在這一宣告與挑撥仇蘇的喧囂之下，南京政府，恰在這幾天內，自美國進出口銀行，獲得了五萬萬美元的借款，並且據美國「晨報」報導，南京政府代表周樹楷與美國政府進行關於新借款的談判。中國「晨報」六月十四日對此附加說明道，中國政府，特向美軍代表請求給予其總數為六千五百萬美元之新借款，而專供購買美國之剩餘的軍用物資。

這一切是十分明顯的表示出中國反動派反蘇煽動之詭計，是他們盡量設法欲獲得證明，能于說服美國放債者們，相信中國需要金錢，因為由蘇聯發起「外國的侵略」似乎是給他們以威脅的。

國民黨反動派特別懼怕的是美國實業家理解到在中國「不能用這匹馬了」並再不願以巨額的賭金而冒險了。

但中國反動派走向反對蘇聯冒險的道路的解釋還有一另外的原因。他們現在急欲用國外的煽動而引人民的注意，以便不注意國內惡劣的情況。

國民黨反動份子，在城市與鄉村中，提高了直接與間接的稅捐，他們不可能停止日用必需品及食糧價格之上漲，同樣也不能停止通貨膨脹。五月底時之每擔米價，比一月末時之七萬元，竟漲至三十萬元。

中國官方幣值已降低到每一萬二千元值美金一元，而黑市則為三萬五千元值美金一元。

黃金和金融的投機，特別是糧食的投機依然如故，且迄無停止。甚至國民黨的報界亦透露了高居要職的國民黨的官員在作此投機活動。

自然，中國人民群眾正在找尋道路，以求得根本改變自己絕望的地位。中國勞動者的利益，首先

就是迫使國民黨反動派停止自相殘殺的內戰。

當飢餓的人民在各大小城市開始其搶米騷動，破壞米倉搶米的時候，國民黨又在哀號「共產黨人的陰謀」，並驅使警察用機槍掃射成群的飢民。

五月初，上海八十萬會員的工業及交通企業工人同盟，曾向上海市府及南京政府提出各項要求：「恢復生活價格指數，停止內戰及購入軍火，縮小軍隊至一百萬人」。該同盟並聲明道：「它不是代表共產黨或者某一政黨，它不過是表示工人堅決的要求而已」。南京政府答覆他們的是下令懲罰上海工人，如同懲罰「共產黨陰謀的發動者一樣」。

中國學生同樣也起來為終止內戰而鬥爭，因為內戰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手段和正常的學習。問題在于南京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內對於教育經費的支出為三四〇億元，較之軍費支出七億元，教育費只佔全部預算的百分之三、六。學生們要求根本改變預算分配，增加教育經費以利教育和文化建設，並改善人民群眾之物質生活。

五月二十五日南京學生團體向政府呈遞請願書，要求政府停止警察的橫行霸道和停止內戰，增加教育經費和改善學生物質待遇。學生們聽到政府的答覆是：學生的騷動也是「共產黨的陰謀」——這就是中國反動派每當和人民發生摩擦時所下定的斷語。

國民黨軍隊同人民解放軍作戰越是遭受失敗，國民黨反動派越是老羞成怒地嫁禍於其後方毫無防護和無權利的居民。

英國「曼徹特斯衛」日報於今年六月六日寫道：南京政府「對於人民益加暴虐。從今年三月起警察和軍事機關實行無情的鎮壓，所反對的不僅是所謂屬於共產黨的可疑的人，甚至是社會主義者、自

由主義者，實際上他所反對的是一切敢於號召不滿國民黨的不幸的人們。驚人數字的人們被逮捕或者簡直就被殺害」——該報這樣寫道。

中國反動派隨着這一鎮壓的不能達到恢復國內「和平與秩序」，現在他們打算藉助于對外煽動來轉移中國人民對反動的國民黨面臨政治破產事實的注意。可以充分證明，類似這些方法不能鞏固國內中國反動派的立場，正如不能提高其國際威信一樣。

另據關東社訊：十六日真理報對蔣介石發佈「總動員令」於「國際評論」欄發表評論稱，據美國方面消息，在六個月前即已動員被精良裝備了的數百萬強大軍隊的國民政府，現在又下所謂「總動員令」。中國政府（指南京政府）副主席孫科在解釋這一個驚慌失措的決定時宣稱：第一、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危及國家的生存」，第二、總動員的「意義」即加強政府機構。因此，孫科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們等於是承認他們對人民解放軍的進攻已完全失敗，而其政府機構又是分崩離析，他們宣佈總動員是爲了不惜任何代價，以挽救「危局」。因爲顯然的，中國反動派的美國保護人日益喪失對國民黨政府的信任，因此對這個不可靠的債務人遲遲不給新貸款。動員令本身就駁斥了那些說中國作戰兩黨間還可能恢復和談的謠言。動員令的用意只是討好決議進行擴大中國內戰的美國政客們。據北平報載：該地美國軍事家的發言指出，總動員令本身是第一次公開承認中國政府自己處於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之失敗已處於危急關頭。但是不管以雷厲風行的號召，訓令和以威脅對待一切「妨礙總動員」的人，「總動員令」在苦難的中國人民中還是得不到同情與擁護。全國學聯的宣言特別證明了這點。該宣言號召中國人民，堅持反對內戰，反對杜魯門主義與美國援助中國。一切進步的人士與政黨都反對總動員，中國人民不願對自己的同胞作戰。（一九四七年七月「真理報」）

前次業已報導；蘇聯駐南京大使館會於三月十三日發出照會，拒絕中國政府之抗議。於三月十日提出的該抗議書聲稱：三月八日兩架蘇聯軍用飛機似乎會掃射中國當局所租用的飛越旅順海軍基地上空之「C-15」型飛機。

三月十八日蘇駐南京大使館又接獲中國外交部關於這一事件之新照會，此照會斷定上述中國飛機，並無飛越海軍基地旅順上空情事。照會並稱：中國對整個滿洲領土，包括旅順海軍基地在內，享有充分主權，因之中國飛機有權在滿洲任何上空自由飛行。

四月三日蘇駐南京大使館予以覆文，覆文重新指出：中國外交部三月十日照會中所指出之方位，與實際不符。並且關於上述飛機並未越過旅順海軍基地境界，未在該區上空停留這一斷言，亦非事實。其實，上述飛機為兩架蘇聯巡邏機，於十七點五十四分在海軍基地境內北緯三十九度〇三分與東經一二一度〇六分之處發現，同時該機於十七點五十八分在北緯三十八度五十一分與東經一二一度〇三分處之基地上空停留。蘇聯巡邏機自發現該機處追隨數分鐘內，曾不止一次發出信號，要求該機跟隨着陸。在命令無效後，便依照對此種場合所規定的，發出了警告槍聲。

蘇大使館照會中指出：蘇軍指揮部並未接獲上述飛機飛行之通知，因之在發現不明飛機飛入海軍基地上空時，不得不採取在此一情況下的普通措施。不言而喻：蘇聯巡邏機之建議飛入基地上空之飛機隨其着陸，這是完全符合旅順海軍基地所建立的規則的，而此規則完全沒有超出一般海軍基地所採用的規則範圍以外。蘇指揮部建立這種規則的權力，是根據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蘇關於旅順口協定而來的。根據這一協定，旅順海軍基地的防衛乃屬於蘇聯政府。

根據上述各點，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認為中國外交部照會中所表示的抗議，是無根據的。

爲避免類似上述的事件之重演起見，蘇大使館要求中國外交部給予有關方面以指示。以後中國民用飛機如須在旅順海軍基地上空飛行時，應事先通知蘇軍指揮部。（一九四七年，塔斯社。）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三月卅日電〕新華社莫斯科廿五日訊：真理報觀察家頃對反動派政治搗客莫德惠，以偽國大外交審查委員會主席資格發表反蘇聲明，謂「中蘇條約已失去意義」一事，著文痛斥。真理報寫道：這一簡單而令人驚訝的聲明，充分說明了中國反動派領袖的心情，並爲他們所採取的政策提供了生動的說明。他們的這個政策，是以服務於外國帝國主義利益，是以及如同他們仇視中國的共和政體和仇視中國人民那樣來仇視蘇聯爲基礎的。衆所週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所簽訂的爲期三十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曾經而且仍然如同該約所寫明的一樣，其目的在防止日本再起侵略，並當此種侵略一旦發生時立即實行互助。因此這一條約是中國獨立與安全的基礎。毫無疑問，中國人民大眾與進步人士高度珍視這一條約，特別是當着，日本帝國主義和日本軍事工業潛力正被不遺餘力地加以恢復的現在這個時候，蘇聯與中國人民間的友好與同盟關係，乃是遠東和平與安全的基礎。中國人民高度重視對蘇友誼，認爲蘇聯是各國和平與安全的強有力的衛士。外國帝國主義的走狗是破壞不了這種友誼的。他們反蘇的叫囂，僅僅是暴露了他們是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

在今年四月間塔斯社所發表的消息中，大家早就看得很清楚的，當時駐滿洲的蘇軍指揮部還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和一九四六年正月間，便通知中國政府駐滿洲的代表關於自己準備給予多方協助恢復大連的中國行政。同時並表示過他們準備給予中國政府所指派的大連市市長以必要的協助。不僅如此，雖然當時蘇軍指揮部收到中國政府關於指派大連市長之通知，然該市長並未來此。

蘇聯政府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曾向中國政府提出關於在大連及海軍基地旅順港建立中國行

政的問題，但沒有得到答復。蘇聯政府復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再次地向中國政府提議，在整個旅大地區迅速建立適應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簽訂的中蘇協定的要求的中國行政。在比次繼續談判的過程中，蘇聯政府曾保證蘇軍指揮部方面在中國行政當局執行其職務時，將給予他們以協助。

上述諸項說明了，中國外交部所認為的，蘇聯政府似乎是在旅大地區妨害建立中國行政，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並使那些不明事實真相的人們弄得更加糊塗。

中國外交部認為，由于旅大地區沒有中國政府軍隊駐紮，似乎就可以使中共在旅大附近建立和擴大自己的武裝，這種說法也是毫無根據的。中國外交部是很清楚的，無論在旅大周圍附近也吧，無論是在市區本身也吧，是沒有任何中共的武裝，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至于談到中國政府意欲派遣自己的部隊赴旅大地區，那麼，這是違反中蘇關於旅順港的協定，該協定的第四條規定：「上開海軍基地之防務，中國政府委託蘇聯政府得建置之防護上開海軍根據地必要之設備，自費用由蘇聯政府自行負擔」。此外，旅順港協定第六條也談到：蘇聯政府在海軍基地區內有權利，「駐紮陸海空軍，並決定其駐紮地點」。該協定並沒有規定在旅順地區駐紮中國軍隊。關於大連港協定也沒有規定在大連駐紮中國軍隊；但是，根據該協定，大連在對日戰爭狀態的時期，是處于海軍基地的影響與處于軍事管制下。因為還沒有與日本進行和談，所以對日本戰爭狀態尚未過去，海軍基地制度是適合于大連。

蘇聯政府始終忠實自己對國際條約所負之義務。中國政府聲明準備派遣部隊駐于海軍基地旅順與大連兩港顯係違背上述條約。

中國外交部公報引證中國行政當局說在海軍基地旅順港區域；沒有中國部隊駐軍似乎不能執行其

職責，這是毫無理由的。

至于在海軍基地旅順和大連地區中之社會秩序以及行政當局之安全，是完全可由中國警察予以確保，而蘇聯政府已允許駐紮中國警察。

中國外交部斷言，不久曾訪問海軍基地旅順與大連兩港地區之董彥平將軍視察團，未曾獲得蘇軍指揮部之協助，是不符合事實的。據海軍基地旅順港蘇軍指揮部代表官方聲明，會對董彥平將軍一行視察海軍基地旅順港與大連港給予充分之便利。對該團于視察各種社會組織、工業企業，視察鐵路運輸機關的工作和大連港期間會予以協助，並供給董彥平將軍對其他有關問題之情報。董彥平將軍與中國外交部代表張京飛（譯音）于其離旅前夕在與蘇軍官方代表會談中，對所給予之多方幫助表示感謝，這足以說明董彥平將軍已從蘇軍指揮部方面獲得幫助。

至于在中國外交部公報內記載，蘇聯政府同意給中國予以精神之支援與軍事之幫助，並尊重前東北三省（即滿洲）中國之主權一節，蘇聯已完全實現了這些義務：就是用自己武裝部隊從日本帝國主義手中解放上述東北三省後，並為尊重中國主權起見，不久就從這幾省內撤除自己的軍隊。

對上述所稱中國外交部之公報，顯係故意歪曲事實，不得不認為這是打算幫助目前在中國所進行之反蘇運動，而這一運動，顯然的，這是某些中國以及與其接近之外國集團極感興趣的，其目的是為了轉移注意國內形勢之目標。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塔斯社聲明）

八 堅主德國民主統一，不承認英、

美、法分裂德國之倫敦三外長會議之一切決議，指出柏林形勢應由英、美、法三國負全責。

斯大林指出：

德國的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乃

建立鞏固與持久和平的最重要保證之一。

問：用華萊士最近的演說來說，英國、西歐及美國是否能相信蘇聯在德國的政策不會變成俄國用以反對西歐的武器呢？

答：我認爲蘇聯不能利用德國反對西歐及美國。我認爲這是不可能的，不但是因爲蘇聯和英、法兩國訂有在反對德國侵略中互助的條約，並和美國有波茨坦三強會議的決議，而且因爲利用德國反對西歐及美國的政策，會要使蘇聯放棄它的根本民族利益。簡言之，蘇聯在德國問題中的政策，是要使德國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我認爲德國的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乃建立鞏固與持久的和平的最重要的保證之一。（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斯大林答英國「星期時報」駐莫斯科記者亞歷山大、維爾特問）

問：您以爲德國境內四個佔領區，就經濟管理方面說，在不久的將來就應該統一起來，以便使德國恢復成爲一個和平的經濟單位，並且靠了這樣來減輕四強佔領的負擔嗎？

答：不但是德國經濟上的統一，而且德國政治上的統一，也必須恢復起來。

問：您認爲在目前有可能創立一個由德國人自己管理的某種中央行政機關，由同盟國加以監察，而給外長會議有可能草擬對德的和約嗎？

答：是的，我認爲這樣。

問：照今年夏天和秋天在德國各區舉行的選舉來判斷，您相信德國在政治上是正沿着民主的道路發展，而使德國的將來有成爲一個和平國家的希望嗎？

答：目前我對這一層還不相信。

問：您認爲，如某些方面人士所建議的，應該把准許德國保留的工業的水準，提高到大家同意的水準以上，而使得德國更比較有自己的保證嗎？

答：是的，我認爲應該這樣。

問：爲了預防德國重新變成爲世界的軍事威脅，除了現行的四強綱領以外還應該做些什麼事呢？

答：必須在實際上根絕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殘餘份子，和使得德國澈底的實行民主化。

問：應該准許德國人民重建自己的工業和商業，以便能够保證自治嗎？

答：是的，應該這樣。

問：照您的意見，波茨坦會議的決定是貫徹了嗎？如果沒有貫徹的話，爲了使得波茨坦宣言成爲一種有效的工具，還需要怎麼辦？

答：未必都貫徹，尤其是在德國民主化方面。（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答合衆社社長白

理問）

問：德國美英佔領區未能實行廢除納粹化，這是否造成蘇聯驚慌不安的嚴重的原因？

斯大林答：不，這並不是造成嚴重不安的原因。但我們共同綱領的這一部份沒有實行，對於蘇聯當然是不愉快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答小羅斯福問）

問：照克里姆林宮方面的見解，同盟強國在通緝和審判德國次要戰犯方面的工作，應該做到什麼程度呢？你認為紐倫堡的判決，已為這類行動造成了够堅實的基礎了麼？

答：進行得越深入越好。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答合衆社社長自理問）

堅主德國民主統一，

反對英、美、法分裂德國陰謀。

假如美國和英國在戰後時期也能遵守例如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的民主原則的話。那末蘇美英三國的合作，現在也會得到良好結果的。因為那些原則，曾經使大同盟國對希特勒德國的作戰和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殘餘成爲可能，並獲得成就。但是美英背棄了這些民主原則，而且違反了共同通過的決定。對於下述各基本問題，如德國的民主重建與非軍國主義化問題，對遭受德國佔領之國家的賠償支付問題，都可以這樣說。由於英美戰後政策的結果，德境英美佔領區已合併爲聯合管理的地區，報紙上通稱爲「聯合佔領區」，這樣就可以在那裡片面地和單獨地不受四大佔領強國都有代表參加的管制委員會的約束，而奉行英美的政策。實際上我們在德國的代表，現在祇處理蘇聯佔領區的問題。已造成了在德國人民中也不能不引起不安的情勢。因爲由於英美政策的結果，存在着「聯合佔領區」和其他佔領區，但是却沒有了德國，沒有了了一個完整的德意志國家。蘇聯認爲雅爾塔及波茨坦會議對德國問題的決定，規定恢復德國爲「完整的民主國家一點，必須付諸實現。蘇聯方面充分認識到「聯合佔領區」並不是德國，德國人民有權要求一個他們自己的國家，自然這一國家必須是民主的，而且決不能

造成對其他愛好和平國家之新的侵略的威脅。現在有了一個英美的計劃，即擱給德境英美佔領區人民幾根骨頭，買住他們，這計劃依靠過去的德國資本家（他們在不久以前還會支持希特勒），並且藉助于「聯合佔領區」及其魯爾工業區，用以威脅那些對英美統治歐洲計劃並不表現奴性底服從的國家。但是這些對德國的冒險計劃不會有任何好的結果，而且很自然的一定要被全歐洲民主人民所拒絕。

德國問題的例子已說明了目前英美的原則與蘇聯的原則相去得多麼遠，英美的原則是澈頭澈尾，明目張膽的帝國主義，而蘇聯則堅守民主的原則。

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堅持在民主原則上的和平與國際合作的立場。在目前情況下，這要求歐洲及歐洲以外的一切反帝國主義及民主陣營的力量團結起來，以便建立一個不可摧毀的堡壘，阻止日益囂張的帝國主義，阻止它的新侵略政策。

民主力量的團結，向帝國主義及其新戰爭的冒險計劃作大膽的鬥爭，這將把全世界的人民團結成爲一支強大的軍隊，帝國主義是不能與這種軍隊抗衡的，因爲帝國主義蹂躪各族人民的民主權利，並在製定威嚇和冒險計劃。在帝國主義陣營中，其不安與驚慌正日益增長，因爲每個人都看到帝國主義的基礎已經動搖了，而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力量却逐日在增強。（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莫洛托夫在革命節慶祝大會上的演說）

〔塔斯社莫斯科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電〕莫洛托夫在其對於使德國非軍國主義化問題所作的演講中說明了蘇聯政府的堅決立場。他在自己演說的開始便指稱，正是完全消滅德國軍事工業潛在力，才是柏林會議對解除德國武裝與使德國非軍國主義化的決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莫洛托夫說：「對發展德國和平工業不必要之生產力量均需要拆掉或是消滅。」既然盟國所有的

共同目的是保證世界避免德國侵略的可能，使德國變為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莫洛托夫說。——那
麼執行盟國使德國民主化的共同決定便是盟國的基本政策。——莫洛托夫指出，從德國投降時起，迄今
已將近兩年了，德軍放下了武器，停止自己存在了。這在現時對於持久和平事業便已具有着主要的意
義。這一來，爲了使德國不能重獲經濟及軍事的能力與成爲侵略力量，必須消滅其軍事工業潛在力，
必需使德國民主化，使其成爲一個有自己農業、工業與對外貿易的愛好和平的國家。

因此，莫洛托夫指稱，在德國西部的佔領區中，在這方面幾乎一點都未實施。大家知道，法西斯
德國的主要軍事工業基地在西部（魯爾工業區）。

所以，消滅作爲軍事基地的魯爾，在使德國民主化中有着決定的意義。可是，直至此時爲止，魯
爾最大的企業——戈林、克魯伯、波士及其他許多最主要的軍需工業尙絲毫未動。這些企業促成了希
特勒德國的侵略，現在這些企業的保存，造成着迅速恢復它們從前軍事威力與威脅未來和平的前提。

莫洛托夫指出，在德國西部佔領區中所實行的一部份措施，幾乎不影響德國的軍事工業潛在力。

莫洛托夫引用不列顛委員會官方報告材料來證明這點。這些材料說明，在英國佔領區中的坦克、飛
機、大砲等工廠中只消滅了百分之七。在德國其他西部佔領區中同樣有這種情況，因此，英、美、法
等佔領區當局無論怎樣聲明都不能辯護它們的毫無動作。他們的用必須實現集中消滅的方式來辯護其
辦理緩慢的企圖，同樣也是無力的。況且，柏林決定並未規定這些辦法。這樣做是爲了什麼呢？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時，西部三個佔領區有一千五百五十四個工廠，管制委員會提出拆毀作賠償
用的，拆下設備的只有三十四個工廠，而且拆卸距完成還差得很遠。莫洛托夫引用如下的數目來證明
蘇佔領區對柏林決定的執行：七百三十三個軍火企業只拆下六百七十八個充爲賠償。莫洛托夫還引證

了一個事實：今年一月管制委員會建立了一個四國代表委員會，研究執行這個決定。他們視察了三十個工廠，其中九個工廠位在蘇聯佔領區中，英、美、法、法等國佔領區中各有七個。委員會指出西部佔領區在組織此項最重要事務中之缺陷，及掠奪與散失個別工廠裝備事實之存在。

莫洛托夫又指出，還在去年七月，蘇聯代表團就堅決主張迅速重製消滅那些構成德國侵略的軍事經濟基礎的計劃和程序。去年十月，根據蘇方的建設，管制委員會通過了在一兩個月里編成施行於全德國的這種計劃之決定。時間已過去五個月了，可是任何計劃都未編就。負這個責任的是美、英、法等國佔領當局，直至此時，他們當未提出必需的文件。況且，連消滅如化學工業企業這樣巨大的軍火基地的計劃都沒有。

最後，莫洛托夫請委員會注意執行柏林會議，對於消滅德國武裝力量的決定之完全難以容忍的情形。管制委員會對解除與解散德國西部佔領區的德國武裝力量的法案及指定都未見實現。可是，在英美佔領軍指揮部的掌握中直至此時為止，不僅僅尚未實行解散與解除武裝的希特勒的軍事組織，並且還有許多從前屬於陸戰隊、空軍等部門的戰鬥部隊。

莫洛托夫指出許多證明西部佔領區之難以容忍的事實並促醒委員會詳細討論使德國非軍國主義化的問題。

〔塔斯社一九四七年四月卅日電〕（遲到）綜合莫斯科外長會議補充報導：四月廿三、廿四兩日外長會議上，各外長討論了外長助理會議關於德國所已獲協議與未獲協議各問題之報告。關於清除德國軍國主義與納粹主義、民主化、遷移居民與領土之重新劃分諸問題，各外長已採納諸助理之建議，將已獲協議各點交給管制委員會作為督導與行動的指針。其未獲協議各問題，擬交管委會繼續研討。

外長助理報告之第二部份，個別說明了各代表團關於經濟統一，戰後德國經濟水平及賠償計劃諸問題所持之立場。外長助理報告之第三部份，是關於德國臨時政治機構之性質與範圍問題，各代表團均同意關於德國政治機構之任何決定有賴於首先規定德國之經濟統一。在第四部份關於肅清普魯士國家之報告中指出，由管委會所製定之「肅清普魯士國家」法案，曾於三月廿日所召開的外長會議中批准，外長助理建議外長會議將此批准決定通知管委會，外長會議接受了此一建議。報告第五部份述及準備對德和約之程序，四外長交換意見結果，該部文件不交外長助理繼續研討。

馬歇爾對於外長助理報告中並未提及美國所提四國解除德國軍備軍政條

聯拒絕此一條約草案。廿四日會議中，莫洛托夫就馬歇爾上述意見發表聲明稱：廿三日馬歇爾在其聲明中，曾謂美政府視蘇聯政府對美國關於解除德國軍備軍政條約草案所持之意見，為拒絕是項條約。此種聲明是違反事實的，如衆週知，蘇聯代表團不僅沒有拒絕過簽訂四國清除德國軍國主義條約之提議，而且遠在去年七月即提出簽訂此種條約，其期限並非如美國所提的廿五年，而是四十年，且此建議會被接受，同時蘇聯政府始終認為，為使美國的條約草案更能完善起見，必須予以許多修正，此種修正的主要目的，在於刪除美國草案中某些不符合波茨坦決議的部份，而這些決定是為預防德國新的侵略的。在這些決議中，規定要阻止德國重新侵略，應當清除德國的軍國主義與民主化；可是在美國草案中，把此種任務只限於解除軍政軍備，而對如此重要的民主化的任務，却棄而不顧。蘇聯政府的補充，首先是糾正美國草案的這一基本缺點，如不糾正此缺點，將使人們了解了盟國各國已經不把德國的民主化視作預防德國重新侵略的基本條件之一，這顯然是違背了波茨坦決定的。

其次，蘇聯代表團的修正是使條件中確認德國有責任完成其對同盟各國之義務。首先是完成其賠

償義務。這是完全符合克里米亞與波茨坦會議各項決議的，反之，則爲對這些決定之破壞。

至于蘇聯代表團關於確定四強共管魯爾，廢除德國工業卡迭爾，澈底摧毀獨佔資本及沒收容克家族的土地等補充，完全與清除德國軍國主義及使德國民主化的基本問題密切相關聯的。在這些問題上之分歧，本可克服，蘇聯代表團亦正爲此而努力。美國代表團拒絕討論此類問題，絕不能使同盟各國之觀點趨於一致，而僅證明其欲將一己之意志強加他人，自然不可能產生良好的結果。蘇聯代表團重申其去年的聲明，肯定簽訂關於清除德國軍國主義與使德國民主化之四強條約的必要以後，提議外長會議繼續審查美國的草案及與之有關的各項修正及補充。比道爾聲明，渠準備在原則上接受美國的四強條約草案後謂：依彼之見，法代表團亦認爲須對該草案提出某些必要的補充，並指出：蘇聯代表團的某些建議，同樣是妥當的，外長會議應加討論。

至此，關於四強條約的討論，遂告終止，各外長轉而交換關於遣送德俘問題的意見，並決定採取蘇代表團關於此一問題的建議，決定在同盟強國內以及其他國內的德俘，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前一律遣送回德境，並決定管委會至遲應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前作成遣送德俘之計劃，遣俘工作即依此計劃進行。馬歇爾旋即聲明謂：我乃願回到對奧和約問題，如莫洛托夫先生屢次所聲明者，基本未決問題僅爲條約之第卅五條，即關於德國在奧資產問題，英法美各代表團普遍反對代表團之觀點，因爲這將使奧國政府不僅交出德國資產，而且要交出德人以欺騙與強制方式奪自奧人及他國人民之資產，如蘇代表團不欲爲在奧境德國資產問題上達成調解，而作較前更大之努力，對奧和約之欲達成協議，顯然是不可能的。我還要提出另一建議如果在九月間聯合國大會前，我們的觀點不能折衷，我希望我們共同請求聯合國，依據第十四條來說明，對此問題提出建議，我們認爲我們不應當使存在

我們之間的分歧剝奪了奧國的獨立。莫洛托夫繼稱：在討論對奧國和約的整個過程中，蘇代表團曾作了極大的努力，以求獲致協議。這點說明了爲什麼蘇代表團曾撤回自己許多重要的建議案，同時蘇代表團並聲稱：對和約中其他尚未獲致協議之各條款，仍準備尋求協議。

蘇代表團屢次聲明，和約中與奧境德資財有關之三十五條及四十二條對蘇聯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三十五條涉及德國賠款與義務，因爲對大部領土受過德國破壞，及億萬家庭慘遭劫掠的蘇聯說來，向德國索取賠款是極端重要的，而且這也是全蘇聯人民的合法要求。

根據波茨坦會議的決議，德國在奧國東部的資產應交與蘇聯，而德國在奧境其他地區之資產，則應交與美英法及其他盟國，問題在於不要使該決議成爲一紙空文，不要使該決議被對什麼可以認爲是德國資產的種種解釋弄成無效。

迄今美代表團對德國資產問題所提之各項建議案，恰巧在事實上剝奪了蘇聯根據波茨坦決議應在奧境東部德國資產中獲取之大部賠款，美國既然對德國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之資產問題，係按照波茨坦協議解決一事未表示反對，現在來反對依照同一原則以處理德國在奧資產是不合理的。

蘇聯政府無論過去或現在，並未強求奧國賠償或索取奧國財產。關於奧國的主權獨立問題，如奧國政府自己所承認的，蘇聯軍隊是幫助其恢復奧土主權獨立與民主的第一人，這種事實是誰也不能歪曲的。

蘇聯政府現仍堅決主張將所有德國在奧資產移作履行德國賠償義務，並且不能容許那些在德奧合

併後會與德人合作的奧國人或非奧國人（他們會將財產讓與德人以獲得巨大利益）的財產所有者索取這些財產，並藉美國的保護前來索取，因為這意味着對吉斯林們能直接支持及對於蘇聯及其他盟國權利的侵犯。要求由聯合國大會提出關於德國在奧資產問題之建議的提議實無任何根據，因為這是聯合國組織權限以外的問題。莫洛托夫繼稱：蘇聯提議根據去年十二月紐約外長會議上各代表的意見，應當減少盟國在德佔領軍，英美在他們的佔領區應只保留與這相等的佔領軍數目（十各十萬人，經激烈之爭辯後，莫洛托夫考慮，爲了迅速決定此一議案修改，提議爲大限制駐德佔領軍是必要的，外長會議將此項問題交由管制委員會討論，須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以前確定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在德國軍隊的數量，而且管制委員會須不得遲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按：前誤爲六月廿四日）向外長會議提交關於此項問題的報告。」外長會議贊成了這一提議，在會議結束時，莫洛托夫稱：「此次會議中，吾人花費不少之時間，努力於各項問題之討論，雖吾人之工作尙未完全完成，然吾人已經完成了一部份，且已實行了重大的準備工作，我們希望在莫斯科完成的這些工作，能利於吾人事業更進一步之成就，並能使尙未解決的一些問題贏得一致的決議。」

〔新華社陝北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電〕據合衆社莫斯科四日電：莫洛托夫頃以書面答覆美記者斯蒂爾所提出之若干問題。雙方問答包括下列若干點：

問：閣下認爲美國對德國政治組織之建議是否將使德國分裂？

答：有此危險。

問：閣下認爲此種決定有何結束？

答：此種決定將導致不良結果，此將使德國黷武主義者及迷信復仇觀念之份子認爲可能自行統一

德國。

問：閣下認爲蘇聯主張統一與英國主張聯邦化兩議之間有無折衷可能？

答：余不否認有此可能性，彼此可能同意德國人民應以公民投票方式自行決定聯邦化問題。

問：閣下認爲莫斯科外長會議將可產生具體結果否？

答：爲吾人共同目的計，莫斯科會議須獲具體結果，然此並不決定於蘇聯一國，不過無論如何，蘇聯代表團將竭力求得具體結果。

〔新華社陝北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電〕塔斯社訊：（遲到）四月二日外長會議上，莫洛托夫發表蘇聯對德國政治民主之聲明稱：蘇聯代表團同意採取英國關於建立德國政治民主之最初的主要步驟的提議作爲一般方案。關於德國中央政權和州政權的關係問題，莫氏堅持德國應作爲一個統一的國家，不同意將使德國聯邦化的某些提議。他建議外長會議考慮蘇聯代表團的提議，即一德國政治制度必須民主，而其政權機關應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上產生，而依波茨坦決議建立德國中央行政機構的財政部、工業部、運輸部、交通部和對外貿易部，以作爲組織德國臨時政府的第一步。爲避免使不符合於德國民主人士意見的某些東西加諸德國人民身上，而是對於德國民主人民的意見也予以考慮。莫氏建議在建立德國民主制度過程中，採用威瑪憲法某些民生的成份。莫洛托夫聲明的第二部份強調說：最適當的程序，應先討論德國政治機構所必須依據上述主要原則，指出美國代表團關於德國臨時政府組成程序的建議，即由各州代表組成一個臨時政府足以引起嚴重的疑慮，將使德國人民認爲德國不再是一個整體的國家，而不對它發生信賴。因而也不可能保證德國盡其對盟國的義務。莫氏表示蘇聯代表不能接受美國代表團建議給予德國臨時政府的指令由管委會或管委會會員國大多數通過的決議而頒發。

因此一建議違反了波茨頓以及前此盟國對於管委會的決議，將破壞管委會及盟國在德國行動的一致。關於達到德國政治民主主要階段的建議，莫洛托夫主張：第一、根據波茨頓決議建立對於各種經濟部門的中央管理機構作爲開始步驟；第二、建立某種諮詢機構以協助管制委員會制定德國臨時憲法；第三、德國臨時憲法應經管委會批准；第四遵照臨時憲法進行選舉，並組織臨時政府，諮詢機構的組成不應單獨包括德國各州代表在內，必須一切民主黨派及職工會和反納粹團體者都有代表參加，如此才能反映德國人民的真實意見。莫氏堅稱：德國臨時政府的組成，必須依靠於盟國管制委員會，同樣的也須經過對德國民主人士職工會其他反納粹團體以及各州等代表的適當諮詢，祇有這樣，德國政府才是民主的政府，而且才能反映德國民主人士的願望。莫氏在總結中着重指出：蘇聯代表團此項建議的程序與波茨頓會議通過之原則在精神上完全一致。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塔斯社訊：聯絡委員會於四月五日審議德國臨時中央政府與各縣政府間分權之問題。英法蘇三國代表團均同意有精確規定兩者權力之必要。對德國臨時中央政府與各州政府間權力之實際分配問題所作的各項建議，也在許多方面取得一致。彼等決定授與中央政府以種種完成德國政治與經濟統一所必需之權力。另一方面美國代表團則要求極度限制中央政府之權力。聯絡委員會詳細討論德國臨時中央政府爲保證德國政治統一所需要的權力問題時，蘇聯代表團建議授予德國臨時中央政府與下述各項有關的立法權與行政權，在民主基礎上重建德國政治生活，履行德國對盟國所負之義務，外交政策簽訂與履行國際協定，掌管公民資格入籍等政務。英國代表羅伯遜將軍與法國代表摩維爾同意蘇方之建議，僅僅關於各州警務管理及公民資格提出保留之意見，蘇聯代表團同意給予地方當局關於各州警務管理等之某種限度的權力，但須將有關國家安全之立法的一定限度的權力賦與中

中央政府與各州警察，同時存在的還將有國家警察。如此三國代表團在許多重要問題上之意見顯然接近，僅美國代表穆非堅持其極度限制中央政府權力之孤立意見。聯絡委員會遂決定將在下次會議中繼續審議此一問題。

〔塔斯社倫敦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電〕（遲到）六日（星期六）四外長會議上，西方國家曾企圖強迫蘇聯代表團，接受英國公開修正波茨坦決定的文件，來作為解決德國經濟問題的基礎。一向保衛用以保證牢固民主和平的最重要國際協定的蘇聯代表團，自然不能同意這樣解決問題。因為英、美、法三國代表團固執自己的成見，所以進一步檢查議事日程的最重要問題，已受到威脅。

隨此而來，在蘭開斯特大廈門外，就展開了奸雄的運動，其目的，一方面，粗暴的壓迫蘇聯代表團，另一方面把事情弄到這樣，似乎要是會議中途流產，則應由蘇聯負責。倫敦所有報紙在昨天和今天均歇斯特里地叫喚着談判決裂的「不可避免」，譴責蘇代表團不服從「多數」。各報消息謂：美代表們正摒擋一切「計劃於本週末返國」。各報於是指出：如果蘇代表團「願意表示讓步」與順從美國代表團的意旨，則這類計劃可以取消，這是值得尋味的。

在這二情況下，莫洛托夫在外長會議開始時，對各代表發表了有力的聲明，這一聲明完全揭穿了那些進行破壞波茨坦決議與阻止德國和平調整事業的人。

昨日，十二月六日外長會議不能開始討論對德經濟問題，因為會議的討論程序並未得到協議。

美、英、法三國代表曾堅持以英國本年三月三十一號「處理德國必須依據的補充原則」方案，作為會議討論的基礎，雖然蘇代表團已經聲明過：這一方案包含着許多不能令人接受的東西。蘇代表團曾提議依照莫斯科外長會上已經討論過的程序，來審查對德的經濟問題。於此，蘇代表團同意審查在

何提案，不預先以某一任何代表團的方案作為基礎，唯一不能容許的是，某一國代表或甚至三國代表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某一別國的代表團。會議之不克舉行，這不是蘇代表團的過失。蘇代表團拒絕接受英國的方案作為根據，因為這一方案是以新的原則來代替波茨坦會議的原則，或者如具文先生在方案中所說的，是與波茨坦決議相矛盾，而又破壞各國因德國侵略與佔領而受損失的合法利益之一補充原則。首先不能同意英國方案中關於「當波茨坦原則與這個（英國的）聲明原則發生某種抵觸時，應以後者為根據」的這點。外長會議不能以表面的理由來這樣做，因為波茨坦協定是由各國首腦共同通過的，它不能由外長會議取消或改變之。

蘇代表團反對英國的方案，認為必須堅持執行波茨坦的協定，堅持消除對此協定的一切破壞措施。波茨坦協定的取消，只能對於那些不願意執行這一協定與企圖背棄波茨坦協定而一意孤行的人是需要的。

美、英以及法國佔領區當局的一意孤行（不如此也已足夠嚴重地）阻礙着德國經濟的復興，妨害着歐洲鞏固和平的迅速建立，英、美當局的一意孤行，把德國引向實際的分裂，這表現在德國西部的脫離德國其餘部份與首都柏林。實際上，在曼茵河上法蘭克府早已建立了德國西部佔領區的新的中心，於此英、美佔領當局却在片面行動並脫離柏林的管制委員會的管制。

這種情況嚴重地反映在德國經濟復興方面。

一九四六年，這時英、美佔領區就已聯合起來了，他們說這是為了復興德國經濟的必要措施。從此時起，已一年多了，然而在英、美佔領區的工業絕未因而上昇，反而趨於下降，並有延殘喘地生產着人民需用品以及對各國輸出的貨物。工業上的停滯，必不可避免地引起生產工具的破壞，機器的損

壞，並使所有非重修的設備陳舊不堪，以致不能保證德國經濟的復興與增加煤產，因而阻礙德國其它工業部門的恢復。農業也每況愈下，如此，貧困的農民並未從德國地主貴族手中得到答應實行重要土地改革而希望得到的土地。這種情況，首先造成城市糧食供給的嚴重缺乏。

在德國西部佔領區所實行的政策，不是支持和平的工業、農業、運輸與貿易各部門的恢復，（不如此則德國人民的生活條件不可能得到改善）而是在阻礙德國經濟的復興。另一方面，英、美佔領區當局片面地毫不考慮三強管制委員會，而實行他們的決策，單獨恢復某種重工業，如鋼鐵工業，同時並吸引了許多從前希特勒德國軍事工業加迪爾與托拉斯的政府要員參加這一工作。這樣一來，英、美佔領區政權已經開始恢復德國西部軍事工業的潛在力，於此他們依靠敵視民主歐洲的前希特勒的獨佔工業資本家，拒絕管制委員會對這方面的監督，這種舉動粗暴地破壞了波茨頓的協定。

這種政策，不僅對於恢復德國經濟與德國參加歐洲經濟的復興，毫無共同點，而且使一定的外國人可能來利用德國西部地區，而首先是利用魯爾作為達到統治歐洲的戰略基地的目的。英、美對於歐洲保衛自己的獨立，而同時也是保衛和平與民主利益的民主各國所施行的各種誘餌，也正是上述這一政策的表現。目前，比道爾先生聲明法國代表團同意德佔領區英、美的政策這點，已是很清楚的了。

現在，美國實現這一政策的計劃，是大家都很明白的了。這一計劃，乃是提議用所謂「金元」援助的形式來實現的。然而，他們偏偏不願意在普通貸款條件下來給予這種「援助」，因為這樣會有利於加速經濟的復興，他們採取了適應某些外國人士狹隘利益的一定政策，來強加於別人身上。

這一政策的實現對於德國人民與歐洲各國人民包藏着極大的危險。

德國西部的金元外債，正在日益加重，同時這件事情並沒有得到德國人的同意，而償付的可能性

又是極其有限的。因爲在這裡工業不發達，而擴大德國貿易輸出以保證外貨輸入抵償的必須條件仍未造成，國外債務的負擔更加繁重，這將會益加擴大德國西部佔領區對美國與及對於英國的財政經濟的依賴性。

從美國官方代表的聲明中，可以看出：他們是想建立德國西部佔領區的政府來實現這一政策。這是實行分裂德國的政策，其結果將使德國喪失獨立。這一政策對於建立歐洲民主的和平毫無關係，這已是非常明白的事情了。不用說，蘇聯對於這種反民主的政策，是不能擔負絲毫責任的。

想要順利地實行這種政策，是毫無根據的。

我們不能不考慮到德國人民的切身利益，德國人民不應剝奪建立自己獨立國家的正當權利。我們不能不考慮到歐洲各國民主人士的意見，他們永遠認爲必須重建德國爲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國家只能是在民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它也是不可能再施行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德國。

波茨坦協議的意義正是在於：這一協定給各個管制德國的國家，確定了在一起工作，以使德國復興爲愛好和平與民主的國家的共同方針。蘇聯現在仍然認爲這一政治方針是正確的，同時不能同意把這一正確方針重新審查。

根據上述理由，蘇聯代表團不能接受英國的方案，因爲這一方案的目的，是對波茨坦協定的重新審查。

爲表示尊重其它代表團的願望起見，蘇代表團提議審查對德經濟問題，不論是英國的方案或是蘇聯代表團的方案，都應一視同仁地作爲討論文件，而不應以某一文件作爲討論的基礎。

倫敦、蘭開斯特大廈一七四七年十二月八日。

堅主以和平民主原則解決對德和約問題

美國國務院在其五月十九日的聲明中，關於對德國締結和約以及撤離佔領軍的願望迴避不談，而把德國問題之未獲協議之原因歸咎於蘇聯的立場，換句話說，企圖嫁禍於人。

然而衆所週知，關於德國問題，美、蘇、英三強元首在雅爾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上早已有了決定。如果美國政府奉行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的立場（這正是蘇聯政府所爭取的）的話，那麼，去年莫斯科和倫敦的外長會議在審查德國問題時，無疑的就會已經順利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務。然而事實之所以不是這樣，主要是因為美國政府拒絕了蘇聯關於準備對德和約的建議，以及不顧波茨坦協定的直接規定，拒絕了蘇聯關於建立德國中央經濟機構的建議，同樣也拒絕了關於組織重建德國政治與經濟統一所必需的全德政府之建議。

美國政府不僅不執行雅爾塔和波茨坦關於作為保證鞏固和平與歐洲人民安全最重要先決條件的肅清德國軍國主義與德國民主化的決定，反而執行一個截然相反的對德政策，寄希望於過去是希特勒制度的堡壘的德國侵略集團和德國壟斷集團的身上，幫助德國軍事經濟潛在力的恢復。這個政策本身包含一種危險，即將西部德國變為未來在歐洲進行侵略的戰略基地。現在倫敦舉行的六國對德問題的會議也正在奉行着美國的這一政策。

從此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如何深刻破壞了雅爾塔和波茨坦關於德國問題的決定，以及美國政府對破壞這些最重要的決定，將負着何種責任。（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塔斯社聲明）

（倫敦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訊）本日外長會議上進入討論議事日程的問題，即關於擬製對德和約，邊界和擬製程序等問題。

是日莫洛托夫發表演說稱：（中略）

蘇聯代表團認為外長會議首先應討論下列有關擬製對德和約的基本問題。

第一、組織全德國民主政府的問題；

第二、召開討論對德和約草案的和會問題；

第三、擬製和約的基本準則問題。

因此，蘇聯代表團提出下列的建議：

（一）根據波茨坦會議的決定來組成全德國民主政府，應確認為一件迫不容緩的事。

（二）確定在和會中使德國政府有提出其對和約問題的意見之可能。

（三）和約應該由德國政府之簽字與批准。

（四）構成會議的國家，除英、蘇、美、法、中和與德昆鄰國家以外，還應當包括凡其軍隊參加對德的共同戰爭中的國家如：阿爾巴尼亞、澳洲聯邦、比利時、別洛露西亞共和國、巴西、加拿大、捷克斯拉夫、丹麥、希臘、印度、盧森堡、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烏克蘭共和國、南非聯邦和南斯拉夫。

（五）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的決定應為對德和約的基礎。

蘇聯的答覆是：對德和約必須以民主和平的原則為基礎，而且必須有助於德國之經濟恢復及成爲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簡言之，必須根據波茨坦和雅爾塔的協定，使德國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而且保證履行對遭受希特勒匪幫侵略的國家底義務。

顯然的，其他國家還有關於德國問題的計劃，該計劃的目的與蘇聯正相反，企圖阻止德國經濟的恢復，因爲它們害怕德國成爲歐洲及世界市場的競爭者，他們不想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在這種情況下，就有着強國利用德國企圖，這些強國需要在德國建立軍事基地，首先發展德國軍事工業及扶植德國的反動勢力，他們此種政策的目的是圖統治歐洲各民主國家，反對從法西斯主義解放出來的歐洲各國底民主運動的發展。大家都明白，這種政策是表示建立帝國主義和平的願望，從民主及歐洲和平的利益看起來，這是危險的計劃，其目的在反對德國恢復爲統一的民主國家，反對德國人民生死攸關的利益之計劃，只有利於德國的反動復仇主義者，他們正夢想恢復侵略的帝國主義德國。

這一計劃正妄圖利用德國任何部份領土作爲軍事工業基地，以便在歐洲進行未來的軍事冒險，或作爲歐洲反動勢力的堡壘，以反對德國或其他歐洲各國的民主勢力。

只有支持帝國主義和平的那些人才能支持這種德國計劃，但這種計劃不可避免地將遭受許多民主國家方面的反對，蘇聯曾經且將繼續堅毅地保衛歐洲及歐洲以外各地恢復民主和平的利益，它當然將是這種德國計劃的始終不渝的敵人。

在準備對德和約中，我們首先必須決定這些基本問題。

如果我們發現在德國建立廣泛民主政府問題及審議這一和約的和會問題的正確解決辦法，對德和約的準備工作即將順利進行，上述兩個問題具有決定的重要性，我們也有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關於

建立外長會議，波茨坦會議曾聲明：「會議將被用以準備德國之和平解決方案，此將在合乎目的之德國政府成立時，由德國政府予以接受」。波茨坦會議之這一決定必須實現。

建立德國廣泛民主政府問題，再不能延遲解決了，這種延遲不但有害德國人民，而且違害與早日建立和平利害攸關的歐洲其他各國人民。

至於和會，我們應在此就和會參加國問題求得協議，去年在紐約外長會議上，我們曾一致決定了：除五強之外，與德國接壤的各國盟國以及該國軍隊曾參加對德作戰的其他國家，應被邀參加諮商。如果我們不想破壞我們所已同意的決定，那麼我們應履行紐約會議決定，從而和約準備時之諮商問題以及和會成員問題都會毫無困難地作出決定。

如果上述主要問題解決了（這些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完成對德和約準備工作），有關和約的其他一切問題就會不受大的延緩而作出決定。

我在此所說的每一件事的目的，在於顯示：第一、我們過去的決定對於討論對德和約準備工作的重要性；第二、使外長會議注意由此而產生的主要問題。

蘇聯政府認為對德和約的準備工作必須加速進行，並建議把這個問題列于這次會議其他問題之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六日在倫敦四外長會議的演說）

指出四強倫敦外長會議之破產

英、美、法三國應負全責。

〔塔斯社特派記者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自倫敦報導〕近日來美代表團在倫敦外長會議上明白地說出了他們的計劃，該計劃與英、法兩國代表團的願望並不發生矛盾。事實說明了：美代表團帶着事先擬好的，自己不受任何可能妨礙的英、美當局當作自己殖民地來支配的德國西部各省完全脫離德國的諸決定而參加此次外長會議，如果四外長會議不許可批准這一政策的話，那麼不僅是倫敦外長會議的工作要遭到破產，而且連簽訂對德和約的全部準備工作都要破產。

最近，在倫敦報紙上所發表的一些消息，都一致認為：不僅是美代表團有這樣的計劃，就是連那些只是馴服地跟着美國屁股後面走的英、法代表團也有這種打算。倫敦各報一方面在頌揚資產階級「出版自由」底「真正意義」，一方面又像是遵奉着樂隊指揮棒的節奏似的異口同聲地叫喊：「外長會議的破產是不可避免的！」同時它們又要求蘇聯代表團作單方面的讓步，以便拯救這種實際上已不存在的會議。值得指出的是：倫敦出版界在整個外長會議過程會公開透露了英、美做了促成外長會議破產的準備。例如公開地，日益露骨地報導過準備在「英、美兩佔領區」的基礎上建立包括法佔領區在內

的西德政府的各種措施。正當發出這種消息的時候，也正是馬歇爾、貝文和比道爾等人在外長會議上發表各種脫離本題的，似乎他們自己也希望能達到共同協商的聲明的時候。

早就非常明顯的了，美、英、法三國代表團爲了適應他們之間現存的秘密談判，他們決定等到討論賠償問題時使外長會議的工作陷於破產，並採取這一方法：把外長會議及對德簽訂和約的全部準備工作破產的責任完全推到蘇聯身上。這一挑撥行爲明顯地表現在馬歇爾於本月十日會議上的聲明中。

這種建立在沙灘上的計劃，在今天，在倫敦外長會議底最後一次例會上全部暴露無遺了。

莫洛托夫在今日外長會議的開頭發表聲明如下：很顯然的，蘇聯代表團也如像其它各代表團一樣的收到了柏林德國國民大會主席團比克、鳩里茨博士及布斯克等人署名的電報。這封電報的內容是爲請求外長會議傾聽不久以前在柏林召開的德國國民大會代表的呼聲。莫洛托夫聲稱：蘇代表團完全支持德國國民大會主席團底這一請求。參加此一大會者，包括德國東部及美、英、法等三國佔領區的德國西部底一切主要政黨，一共有代表兩千多名，其中有六百六十四名爲德國西部佔領區各個社團底代表。同時，蘇聯代表團並收到了德國各社團（企業、參議會、大學以及其它各種團體）拍來的電報，這些社會團體全都擁護德國國民大會的提議。然而，馬歇爾、比道爾及貝文等人則異口同聲地反對德國國民大會代表團對外長會議的請求。這一來，西方列強底代表們公開表示其不願傾聽德國進步人士對於解決德國未來問題時的呼聲。

隨後，莫洛托夫做了外長會議三個星期的工作總結，莫氏說：這次的工作沒有成就，實際上錯誤在誰呢？「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莫洛托夫說：「貝文和馬歇爾已決定按照他們彼此間原先即獲一致的計劃做去」。接着，莫洛托夫說：「他們不願意討論放在外長會議議事日程上的問題。他們

避免研究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各個提案，同時他們打算把討論扯到事務的道路上去。誰想改變目前在外長會議上所進行的工作方向，誰就得負起這個責任。」莫洛托夫指出了法國代表團在會議上的態度，他們對貝文及馬歇爾的提議不但不反對，而且默無一言，所以莫洛托夫在做結論時說：「法國代表團是同意馬歇爾及貝文等人所樹立的計劃的。」還有什麼？」莫洛托夫說：「這不過是承認星期五我所做的聲明而已，美、英、法三國代表團現在已經形成反對對蘇賠款的統一戰線。」

至於談到貝文和馬歇爾的講演，莫洛托夫則強調指出，在這些講演中充滿了很多最起碼的與衆人皆知的事實相矛盾的聲明，指出了貝文和馬歇爾二人企圖把破裂外長會議的責任推到蘇聯代表團的身上。「誰也沒有可能這樣做，」莫洛托夫說：「因為這裡有蘇聯代表團的聲明，這聲明曾經表白過蘇聯代表團的態度。企圖歪曲這種立場，違背這許多無可爭辯的事實底行爲，老實說，對誰也沒有好處。」

在這裡，我不妨也談談關於奧大利的問題，莫洛托夫繼續說：「雖然這一問題不值得提到今天會議的議事日程上來，但蘇聯代表團並不反對此問題發表意見的任何人。本來關於這個問題就有人曲解了蘇聯代表團的態度，因而不得不製造很多事實。不錯，法國代表團在倫敦是提出了一個關於德國在奧大利的資產問題的新提議，而蘇聯代表團則特別注意地研究了這一提議，蘇聯代表團不能同意它，但同時，蘇代表團已經聲明蘇聯對於這一個問題可以讓步。可是直到現在爲止，外長會議對於這一個問題還沒有審查過，由此可知，它之所以未被審查並不是蘇聯代表團的過錯；那末，現在不管怎樣，蘇聯代表團已經聲明過：爲了獲得協議起見，他們準備放棄把全部資產搬到蘇聯的主張。這一點，蘇代表團本來是有權利堅持的。可是現在却有人說，我們似乎要放棄具體審查此一問題的樣子。這簡直

是一種愚蠢的顛倒是非，事實並非如此。」

提到德國問題時，莫洛托夫再次地提醒大家說：「不論貝文也吧，不論馬歇爾也吧，他們都無法反駁蘇聯代表團所列舉的證明，英、美當局在德國如何破壞波茨坦會議上關於賠款問題決定的各種事實。在過去的整個時期內，只把德國西部佔領區的三千三百萬美元的設備轉給二十個國家作為賠款之用，這便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簡直是對賠償問題開玩笑。莫洛托夫指出：設在布魯塞爾的包括十八個國家的盟國賠償委員會也認為：把德國的主要設備用之於賠償方面是目前形勢刻不容緩的問題。」

「貝文及馬歇爾等人是不喜歡人家給他們指出這種種事實的。」莫洛托夫說：「他們對這種種事實也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必須記住，這些事實關聯到十八個加入盟國賠償委員會的國家底切身利益。此外，也關聯到蘇聯及波蘭的利益。儘管人家一再地告訴我們說，英、美兩國政府似乎要擁護關於這個問題所通過的各種決議，但當這一賠償的決議被破壞時，我們就不能把這一事態認為是正常的。我們認為問題的關鍵，倒不是那種與這些事實全相矛盾的各種聲明。」

莫洛托夫繼續指出：蘇聯代表團在指出以德國逐年工業產品用之於賠償的問題時提出肯定的提議。蘇聯代表團指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相當地把德國西部佔領區的德國工業水平，自目前較之一九三八年高百分之三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在這種情形之下，抽出百分之十作為一年來的賠償之用，而剩留給德國人民的是百分之六十，以代替現在的百分之三十五。其結果是：一來可以解決賠償問題，二來則德國人民自己能夠得到比他們現在所得到的幾乎兩倍。同時，必須使德國人把輕工業也提高到百分之七十。然而只有法國代表團對於蘇方的此一提議有所反應——公開反對。雖然蘇方的這一提議具體地答覆了如何解決以逐年的工業產品作為賠償之用的問題，以及這一提議同時又揭露

了他們攻擊蘇聯對此問題的態度之錯誤認識，但無論是貝文或是馬歇爾，他們對蘇方的此一提議既不表示反對，也不表示贊同。

「蘇代表團的提議」，莫洛托夫繼續說：「是在於改變對德國西部佔領區工業所施行的政策。但是英、美代表團則避免回答此一問題，當然，如果要實行阻撓德國工業發展的政策，那麼，就不可能通過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把西部佔領區的工業自現在的百分之三十五的水平，提高到百分之七十的水平提議。要是我們不承認恢復德國的和平工業部門是一個不可推延的任務，雖然只能從戰前的水平提高百分之七十，然後再增加，那麼誰能相信我們想把德國的經濟恢復起來呢？另一方面，通過蘇方的提議，即是說要放棄那些阻撓德國工業發展的政策，而這點是美、英兩國政府所不願意這樣做的，因為這就是要求他們放棄他們目前對德國所施行的政策。」

莫洛托夫強調指出：阻撓德國工業發展的政策是與西方列強保證必需的食糧輸入德國的不可避免的新開支分不開的。這說明了在這些列強底現行政策下，不僅是住在德國西部佔領區的德國人民要陷入嚴重困難的境地，就是連英、美兩國那些負擔着他們本國政府把食糧輸入德國的開支的納稅人也要陷於困難的境地。蘇聯代表團認為德國完全能夠供應自己，同時，只要能讓德國人民獲得恢復其本國的和平工業及農業諸部門的可能，那麼他們是不會陷於力所不及的過重的美元債務的深淵裡的。

「必得指出的是」莫洛托夫說：「德國東部佔領區的老百姓不負擔任何一點外債，而在英美兩佔領區的美元債務都如此迅速的增長着。爲什麼會產生這種情形呢？這就是因爲如上所述的德國西部佔領區的工業發展遭到阻撓，那裡的和平工業不能得到發展，而德國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支付外國的糧食輸入。如果西部佔領區的德國人民能夠得到恢復他們的和平工業的機會，如果問題不是阻撓他們工

業的發展，如果四個強國建立了德國和平工業的嚴密管理，那麼，德國就能夠處理自己的經濟狀況，同時也可以減少其它國家的損失。那時，德國便不至於陷於花樣翻新的外債的深淵裡。它就可能利用一切在正常的條件下貸給它的各種信用貸款。那時，無論是德國本身的債務也吧，無論是那些負有監督使命的列強所壓在德國人身上的任何債務也吧，都無法增加。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改變西部佔領區對德國和平工業的政策，離開這一條，任何一條路都是行不通的。」

至於談到馬歇爾所提出的，使得工作中斷，以及使得此次外長會議不知道要拖延到那年那月的提議時，莫洛托夫便指出：「這一提議不能以其它的，像希望使自己無拘束的在西部佔領區那樣單獨行動的方式來審查，這種單獨行動只能使得取消德國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以及使得德國西部附屬於英、美兩國。」

「但是，如果有人對我們說」，莫洛托夫說：「噢，好吧！只要我們三個代表團把某些問題預先談好了，剩下的只是等蘇聯政府對我們底計劃的同意，否則外長會議的工作便無法繼續下去了。」那麼，這種不合理的後果的責任，應完全由那些採取這類態度的代表們負擔，這個問題關係到誰，誰就必須懂得，對待蘇聯政府不能像對待現在的希臘政府那樣。如果丟棄那種強迫別人服從於這種或另一種解決問題的企圖，那麼是可以同蘇聯政府求得解決許多問題的。只有採取協商的辦法，才能找到解決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許多問題的正確途徑。

塔斯社記者報導：馬歇爾和貝文都沒有回答莫洛托夫的這一聲明，只有一貫保持沉默的比道爾，略微做了一個附合馬歇爾提議的簡短聲明。

會議將結束時，主席貝文宣稱：「擺在外長會議面前的問題乃是將會議延期。」但他忽然又提出

把奧大利談判問題交給奧大利問題外長助理會議審查。針對着此一問題莫洛托夫隨即指出：「外長會議還沒有結束奧大利問題的討論，並指出蘇聯代表團聲明爲了達到一致協議起見，蘇聯政府準備不再繼續堅持現在仍舊掌握在蘇聯手裡的百分之百的德國財產仍屬蘇聯所有，此一聲明仍繼續有效。」這一來，莫洛托夫最後說：「這件事情的前途，即是或者是成功，或者走進死路，全有賴於外長會議。」因此，蘇代表團提議，莫洛托夫指出：「把蘇聯所掌握的，以及實際上目前已處在蘇聯經管之下的，德國在東奧的財產底三分之二的石油探查面積，及三分之二的石油開採權交給蘇聯作爲協商的基礎」。主席貝文頌固地補充着說：「外長會議指示外長助理會議繼續討論奧大利條約的工作。馬歇爾及比道爾皆附合此一補充。後來，當貝文提議對外長審查蘇、法兩方提出的德國在奧國的財產時，莫洛托夫宣稱：「蘇代表團完全同意此一提議。」

倫敦四強外長會議，至此宣告閉幕。

宣佈非法的倫敦英、美、法

三外長會議其一切決議均視爲無效。

接獲閣下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有關英、美、法政府德國問題倫敦會議的信，茲榮幸地奉蘇政府之命，答覆如下：

三月十三日送致閣下的蘇政府聲明中，業已指出：英、美、法三國代表關於德國問題的倫敦會議，乃是破壞英、蘇、美、法關於對德管制委員會的協定，以及破壞關於創立擔負準備和平調整德國重任的外長會議的波茨頓協定。英、美、法政府對此答稱：關於德國管制機構的協定與波茨頓的協定，並沒有禁止各強國間進行協商。然而這種聲明不能承認是令人信服的。

大家知道，由於英美及法國類似這種片面協商的結果，曾不止一次破壞過四強早先締結的協議。盡人皆知：這種所謂倫敦會議的協商，仍是英、美、法關於德國問題新密約的準備，非常明白，三國政府的這種密約，與對待四強簽訂的上述協定的忠誠態度完全是不能並立的。

從英政府的答覆中，可以看出：英、美、法代表的倫敦會議，是爲審查有關德國的許多重要問題而召開的。從已公佈的倫敦會議的議事日程中可以看出，這一日程中包括這樣的問題，如德國經濟在

歐洲的作用，魯爾區，對德安全措施，疆土改變，賠償和其他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直接屬於管制委員會或者外長會議的權能的問題，因而只有依照四強德國佔領當局的協定，才能求得這一問題的解決。

由此可見，英政府的答覆，不僅不能推翻二月十三日蘇聯的聲明中說，三國代表倫敦會議是破壞管制機構協定與關於創制外長會議的波茨坦協議的這一論斷。而且，極其清楚地證明了這種破壞的事實，蘇政府認為首先必須特別注意德國管制委員會的狀況。

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英、蘇、美、法在關於創制德國管制機構的協定中，曾經宣佈過：德國管制委員會之創立，是爲了保證四強在各佔領區內，「就主要的軍事、經濟、政治以及其它對全德一般性的問題」取得行動一致的協議。

同樣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公佈的德國失敗的宣言中，英、蘇、美、法政府也會相約共同規定德國或者目前仍然是德國部份領土的任何區域的狀況。

因此，在這些協定中，四強均負起義務，在對德整個問題及確定佔領德國時期任何區域之狀況方面，實行一致協議的政策。所以，三國的單獨協議以及有關整個德國問題，或其一部份問題的決議，都是和四強早先接受的義務相矛盾的。

四強政府認為：四強實行佔領德國的協議政策，乃是保證鞏固的和平與歐洲各國人民安全的最重要的條件，雅爾塔與波茨坦會議關於德國非軍國主義化與民主化的決議，就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同時，這一政策也能預防德國再成爲侵略國的可能，並保證德國重建爲和平民主的國家的。

蘇聯在過去這一整個時期都是澈底依照四強制定的這一政策而行動的。在這裡，蘇聯代表始終堅持管制委員會在德國各佔領區，應採取適當的一致協議的措施，然而這一切，甚至在最重要的問題

上，也未得到英、美、法代表的支持。

可是，其它佔領國家在一九四六年間，就已直接拒絕執行四強制定的這一政策。

這點首先表明在英國和美國關於德國英美兩佔領區合併的單獨協議，而然後表現在英美當局以及法國當局，在各該佔領區的許多單獨行動。大家知道，建立英美聯合佔領區的問題，甚至沒有提交管制委員會審查。事情已弄到這樣，即一九四八年一月在法蘭克福（在馬恩河上）召開的英美會議上，通過了賦予兩區機關以政府性質的決議，儘管這以前一個月時，英美代表曾否認過他們準備組成單獨的西德國家之說。目前正進行法國參加美英的孤行政策，以組成對抗其餘德國的西德政府這點，也不是什麼秘密的事了。

這一政策和對待管制委員會的這種態度的後果，是很清楚的。英、美、法代表的上述行動，麻痺了德國管制委員會，破壞了該委員會的重要意義。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英、美、法政府應負破壞關於德國管制委員會的協定之責。

英、美、法代表關於德國問題的倫敦會議，證明現在問題並不僅是破壞德國管制委員會的協定而已，而且是破壞關於外長會議的波茨坦協定。英、美、法政府並不顧及四強協定會規定一切有關對德和平調整的問題，均屬於外長會議討論的職權，英、美、法政府，組織了上述的對德國問題的單獨會議，其中沒有蘇聯代表參加並破壞了關於外長會議的協定。

蘇聯政府認為：從三強組織倫敦會議這一事實中，可以看出英、美、法用以取消代表四佔領強國的外長會議的政策，是更往前發展了一步。

一九四七年間，曾召開討論德國問題的莫斯科和倫敦的外長會議。在此兩次會上，蘇政府會努力

使四強對德國問題獲得協議，在一系列問題上支持了德國的提案，只要這和德國非軍國主義化與德國民主化的先前協定之基本原則是能相容的。於此蘇聯政府首先懷抱着一種意念，以求得加速準備對德和約與加速德國在歐洲的復興，這正是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所關切的。它同樣努力要執行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關於滿足遭受過德國侵略的同盟國要求的決議。同時，蘇聯政府並堅持必須協助德國重建為民主和平的國家，因為這同樣是完全符合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的決議。

然而，外長會議由於英、美、法所採取的立場，而不能使德國問題達到一致的決定。

英、美、法政府拒絕了蘇聯提交倫敦外長會議的準備對德和約的提案。上述三國政府同樣也拒絕了蘇聯關於建立德國各種中央經濟局的提案，而這會是在波茨坦協定中直接規定的。三強政府同樣又拒絕了蘇聯關於建立恢復德國政治與經濟統一所必須的全德政府的提案。

如果英、美、法政府同意着手準備對德和約，和恢復德國統一的辦法，那麼在解決所有德國問題和鞏固歐洲的和平方面，也就會得到了重要的進步。但是由於上述三強方面的反對態度，所有這些問題均未獲得一致。

如果英、美、法政府是站在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上表現過的那種立場的話，那麼沒有疑問，外長會議在審查德國問題時就會已勝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莫斯科與倫敦四外長會議的破產，其原因是英、美、法背棄了雅爾塔和波茨坦對德國問題的決定，並企圖以抵觸與違背這些決議的政策，強要外長會議接受。

目前，正在從事各種企圖以辯護四強莫斯科和倫敦會議工作之無成就和破產，和現在的單獨行動。這些意圖之目的，是替三強推卸這一破產之責，並歸罪蘇聯，雖然事情業已大白；兩次外長會議

破產之責，應由撕毀這些協定的英、美、法政府完全擔負。

現在這些單獨行動的真正意義，凡是注視上述各強國對德政策的人，都已完全明白了。這些用以取消外長會議的行爲的意義，在於它想拒絕任何壓力，這種壓力妨害了他們實行外長會議不能同意的那種政策，因為這一政策是和早先四強協議的政策根本分歧的。

事實表明：對歐洲（包括德國在內）的所謂美國計劃，已成了英、美、法侵略集團現行的政策基礎，這些強國完全忽視德國非軍主義化和民主化的任務，並以此代替了在規定德國投降條件與通過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時，反希特勒聯合各強國所同意的政策。同時，一切都是爲了把西德變成某種殖民地，變爲這種計劃的普通目標和工具。

當在一九四六年時，西德便建立了英美聯合佔領區，與其餘德國對立起來，他們把這種情況解釋爲由於經濟的見地。說兩區的這種統一，是爲了便於德國經濟的復興，與縮小佔領國家的支出。這些解釋和諾言，並沒有證實。

實際上，英美統一區的成立，絕不能解釋爲由於經濟的見地。這一引起了德國分裂的步驟，是抱着如下的目的：即爲放手在西德實行英美當局未能強迫全德管制委員會接受的那種片面政策。因爲英美政府的背叛雅爾塔與波茨坦協定，曾在管制委員會中遭到反對，於是他們便建立了具有自己的兩方面機關的英美聯合佔領區，在這裡他們越過管制委員會，開始實行其單獨的政治與經濟的計劃。

如果說在管制委員會中，英美代表時常碰到蘇聯堅決實行一切佔領區民主化的要求，那麼在英美佔領區中他們則肆意作爲，而絲毫不去取消德國這部份地區的軍事潛在力。因而德國軍事工業，甚至那些預定作爲賠償之用的企業，依然是沒有被取消。

如果說在管制委員會中，要求報告德國一切區域中民主化的實際措施，那麼在英美佔領區却是肆無忌憚的行動，而不去遵守四強先前協議的德國民主化政策。在這裡他們益加依賴德國侵略份子和德國壟斷資本家，這些人過去都是希特勒和德國侵略的支柱，他們時刻都準備作爲尙武的德國的復讐軍人而出動。土地改革與將永遠爲德國軍國主義支柱的大地主及雅克爾的土地轉交給農民的草案，依然未見諸實行。

於此應補充一點，即在法佔區亦一貫實行着與英美佔領區同出一轍的政策。

現在大家都清楚看見，英美統一區的建立，這會是進行對歐洲的所謂「美國計劃」的準備。

「馬歇爾計劃」的出現，他們同樣也解釋爲主要是經濟的動機，並說明這一「計劃」的目的是幫助歐洲受過戰爭災難的國家。現在已可看出，這些解釋也完全破產了。

實際上，歐洲最受戰爭災難的國家，却處在美國「計劃」之外，因爲這些國家不能同意該「計劃」所提出的損害其民族主權與國家獨立的條件。非常明白，在與法西斯進行流血鬥爭中保護住自己民族獨立的民主國家，是不能接受所謂美國「援助」計劃的這種條件的，因爲這些條件實即外國干涉它們的內政、經濟生活和民族的發展。另一方面，「馬歇爾計劃」所包括的國家，不僅有意大利，而且還有西德——雖然迄今尚未規定德國賠償同盟國重大損失的義務。

因爲英美政策剝奪了德國建立維護國家利益的民主中央政府的可能性，並因爲英美佔領區是處在四強管制之外，所以英美佔領區是便利英美壟斷資本家肆意橫行的基地。在這裡，英美壟斷資本家、銀行、卡特爾侵入到經濟生活的一切部門，並使它們服從自己擴張主義的目的。

事實表明：真正恢復西德高度發展的工業之工作，至今仍絲毫未着手進行。恰恰相反，由于害怕

競爭，而常常阻碍這一工業的發展。與此同時，在美國「援助」計劃中，包括英美聯合區和魯爾區，後者在過去永遠會是製造武器的強大基地。這表明了美國一定人士，正企圖恢復德國軍事工業潛在力與利用它達到上述的目的。

這樣一來，保證四強共同管制魯爾工業區的企圖，遭受到英美方面的堅決反對，就用不着奇怪了。

英美當局在德國經濟措施方面的這種政策，是打算得到德國重工業資本家的支持，但是這顯然和德國和平與民主改革的目的發生矛盾。這一政策並不是爲了復興德國的和平經濟，而是包含着把西德變爲歐洲未來侵略的戰略基地的危險。目前，英國政府提出了建立所謂「西方同盟」的計劃，這一政治集團，準備吸收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以及意大利和西德參加，同時規定美國也參加。並還打算把其它某些西歐的國家包括進去。

不難瞭解；這一英國計劃，是和「馬歇爾計劃」分不開的，這是一「馬歇爾計劃」的補充，並揭穿美國對歐洲計劃的政治目的。不論是美國的經濟「援助」計劃，或是英國的「西方同盟」的政治計劃，都是用來把西歐和東歐相對立，並因此而促使歐洲在政治上分裂。由此可見，不論是美國的經濟計劃，或是補充這一計劃的英國政治計劃，都和鞏固歐洲和平與各國安全毫無相同之處。

歐洲各愛好自由的國家考慮到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的痛苦教訓，曾力求獲得協定，以預防德國新侵略的可能。一切著名的條約，如英蘇和法蘇的兩個期限廿年的互助條約，蘇聯与其它歐洲國家訂立的條約，以及一九四七年的英法條約，都是在這「基礎上訂立的。這種防止德國新侵略的意向，是符合一切愛好和平民族的利益，並且不可能使得若干歐洲國家和其餘歐洲國家對立的。締結這種條

約，過去和現在都有助於歐洲各民族的安全和普遍和平的鞏固。

建立「西方同盟」的計劃，却完全是另一種性質。這計劃中並未提出防止德國侵略，及在發生這種侵略時互相援助的目的。英國的政治計劃也不能提出這一目的，因為它不僅不反對德國的再次侵略，而且在西方集團中也包括着保有侵略壟斷資本家佔着統治地位的這部份德國地區；這些壟斷資本家，昨日還是希特勒侵略的支柱。另一方面，如下這點已足以說明英國政治計劃的性質，即：該計劃是以本集團所團結起來的一部份國家，與徹底擁護鞏固普遍和平及不容德國發動新侵略的國家對立起來。

由此可見：英美聯合區的成立與由此所造成的德國的分裂，並不是偶然的現象。把西德放在四強共同管制以外，利用它達到建立西歐各國特別集團的目的，而與歐洲其餘國家對立起來，結果這將造成德國政治的分裂，與歐洲兩個陣營的建立。

因此，不論是美國的經濟計劃，或是英國的政治計劃，都不是爲了鞏固和平、復興經濟和進步的目的，而是完全和這些目的相對立的。以上一切，都說明蘇聯對這些計劃的態度。

從此得出結論說：英美以及法國的政策，是破壞了四強關於對德管制委員會的協定，及破壞了關於擔負準備歐洲和平調整全部工作的外長會議的波次頓協定。三國這一政策，不僅對於鞏固歐洲持久的民主和平毫無幫助，而且孕育着只有便利各種戰爭販子活動的後果。

英、美、法代表越過能有蘇聯參加的外長會議在倫敦召開的秘密會議，證明着三國政府並不是以完全漠視以前由自己擔負起的義務而滿足的。

這些會議，僅吸收了某些國家狹小集團的代表，而大多數受德國侵略最重的國家却被拒于會議之

外，這一事實說明：倫敦會議所追求的，乃是西歐集團創造者所抱的極狹小集團的與歐洲其餘一切國家對立的目的。

由於這種原因，蘇聯政府認為必須再次證實前次所作的聲明：「這次會議所作出的決議，不能是有效的和得到國際認可的」。（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蘇政府致英美法三國覆文）

〔塔斯社柏林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訊〕（遲到）三月二十日舉行對德國管制委員會會議，蘇聯元帥索柯羅夫斯基擔任主席。出席者有美國克萊將軍、英國羅柏遜將軍及法國格林將軍。

據蘇聯代表團的提議，捷、波、南三外長會議關於德國形勢的宣言這一問題，曾列為議事日程中之第一個議題。在報章上已經發表過了，還在三月六日就送交管制委員會之這一宣言，已列入綜合委員會的議事日程，可是委員會中之美、英、法三國代表却拒絕討論它。

在管制委員會上，美、英、法等國代表同樣聲明拒絕討論布拉格宣言，其藉口是，除管委會外，該宣言還被送交各有關之政府，因此管委會似乎無權討論宣言中所觸及的關於德國形勢的各問題。同時，羅柏遜傲慢地稱道：爲了討論布拉格宣言，甚至不必召開綜合委員會會議，而克萊竟企圖荒唐無稽地譴責捷、波、南三國政府，說它們的宣言係「置基于被歪曲的事實」。

蘇聯代表索柯羅夫斯基元帥力稱：捷、波、南三國政府的宣言已送達管制委員會，照手續應當加以討論，況且該宣言在管委會面前提出了管委會權限內的關於德國形勢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宣言警告注意德國在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方面這一令人不滿的情形，以及警告注意賠款、解散德國領土上之流亡僑民軍事組織、懲罰戰犯和肅清西德佔領區報復團體之破壞活動等等問題。蘇聯代表力稱：他們準備隨時討論這些問題，以便根據波茨坦協定精神通過具體決定。蘇軍統帥部同樣同意邀請

捷、波、南三國政府，參加商量宣言中所觸及的關於德國形勢的一切問題。

繼之，蘇聯代表稱道：如果美、英、法三國代表們，不想在管委會上討論與德國毗隣而且遭受希特勒匪徒蹂躪最慘之三國政府底宣言，那末，這將再次證明各該代表無誠意把管委員看爲佔領德國的四強管理機關。他們把管委員只當爲掩蓋他們在西部德國單方面行動的方便屏障，以便踐踏歐洲諸愛好和平的國家底利益，以便踐踏那些關心本國和平、統一及民主化的德國人民之利益。

蘇聯代表發言以後，法國格林將軍違反基本邏輯，開頭承認布拉格宣言確係送交管制委員會的，可是，當時他又稱道：這不能改變他對討論宣言中觸及的問題底否定觀點。羅柏遜將軍和克萊將軍拼命逃避討論該宣言，並惡意地企圖責難蘇聯代表團，說蘇聯代表團提交管制委員會的問題，都帶着宣傳的性質。

蘇聯代表于是不得不提醒羅柏遜和克萊注意：關於德國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關於賠償、遣散西部佔領區法西斯型的流亡外僑組織以及懲罰戰犯等問題底解決，是管制委員會的最重要任務，而完全不是宣傳。美、英、法三國代表顯明地暴露了他們不願意解決這些問題。所謂「宣傳」這種辭藻對於他們之所以需要，顯然的，只是用來作爲掩蓋他們對管委會實際工作怠工的煙幕。作爲主席的索柯羅夫斯基元帥，特別肯定了美、英、法三國代表不願討論捷、波、南三國政府關於德國形勢的宣言之用意何在。

因爲這樣，這個問題便從議事日程中被撤消了。

隨後，管制委員會轉入審查蘇軍指揮部關於美、英、法三國代表倫敦會議問題的備忘錄。該備忘錄已於會前送交管委會的各委員，其中載道：

「兩星期前，報上曾經發表關於美、英、法三國代表倫敦會議的簡短公報，該會議會討論涉及整個德國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大家知道，這一次會議的召開並未通知管制委員會，而且是瞞着全世界社會人士耳目偷偷舉行的。管委會直至現時仍未得到這次會議結果的報告，雖然從公報中就可明白，曾經討論過這樣最重要的問題，如德國國家機構、管制魯爾、賠償、把德國西部列入所謂「馬歇爾計劃」中，以及德國西部區域三國佔領當局一致行動等等問題。這類的問題屬於管委會權力之內，而管委會是四個佔領國政府用以管制德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它的建立目的在於「保證四國在有關佔領區各主要軍事、政治、經濟和其它德國一般問題方面，獲得行動的一致」（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公佈的管制德國機構協定）。

因此，管制委員會必須知道倫敦會議準備對德國問題作如何決定，同樣也必須知道美、英、法指揮部打算在德國西部佔領區實行怎樣的政治、經濟的措施。

由於如此，蘇軍指揮部認為必須叫美、英、法三國代表，向管委會報告關於各有關佔領當局因倫敦會議的結果所得到的訓令，以及經管委會詳細解釋關於倫敦會議公報中所觸及的或未談到的各種問題。

格林將軍逃避回答蘇聯代表的任何質問，他說他要向本國政府請示，好像他本人不明白，這樣的情報是不必等待蘇聯代表團提出特別質詢便應該提交管制委員會似的。

英國羅柏遜將軍不得不承認，蘇聯代表團之要求報告倫敦會議的結果，完全是根據的、正當的。他同樣承認，英、美必須在各問題上建立密切的合作，只要這些問題是觸及歐洲復興綱領中德國部份的。「許多爭論的問題已獲得廣泛的協議。尤其是，作為最適於今後恢復目前隔離的德國統一的

聯邦行政制這一問題，已得到決定。三個有關國同意，必須採取迅速行動以使三個佔領區的經濟和政治儘可能得到更大的協調。

由此可知，倫敦會議的正式公告是與羅柏遜及克萊的武斷不同的，它直接指出，倫敦會議中的許多討論問題，有的準備決定，有的已達到協議（包括西部佔領區的「迅速行動」）。

管制委員會應當知道，這些決定和協議是什麼，應當知道，履行這些決定和協議與四個佔領國所負的義務有多少吻合之處。

此外，大家知道，克萊、羅柏遜和格林等將軍都出席了倫敦會議，他們又是管制德國委員會的委員，因此，他們可以把會議情形通知管委會。

蘇聯代表對羅柏遜將軍的胡調答稱：在蘇佔區沒有經濟委員會，而只有經濟小組會議，它從一九四七年就已出現；管制委員會各委員均已知道有關這個小組會議的文件。

羅柏遜要蘇軍指揮部像英佔區一樣，禁止國民會議。蘇方不能同意這點，因為這樣做將違反波茨坦的協定。大家都很清楚，國民會議所抱的任務，是爭取德國的和平及統一。大概西部佔領當局是不願德國或歐洲建立和平的，是不願德國達到民主統一的。因此，它們害怕國民會議，並在其佔領區中禁止那個為達到波茨坦協定所規定的目的而鬥爭的國民會議的成立。可是蘇軍指揮部不能走上這條路，因為蘇軍指揮部認為履行波茨坦協定的決定是本身的義務。波茨坦協定決定建立和平及民主德國的統一。

索柯羅夫斯基元帥在結語中重新堅持：美、英、法等國代表應給管委會傳達關於倫敦會議製成的決定和由此決定引伸出來的立場，以及這些決定與四強協定與管委會決定有何符合之處。

羅柏遜和克萊以種種模稜兩可的遁辭，來逃避其應給管委會的解釋。

繼之，羅柏遜說他「並不害怕國民會議，可是提議必須打擊它，因為國民會議行爲不好」。

克萊將軍證實他拒絕向管委會傳達情報的要求，其藉口是他手頭沒有關於倫敦會議的必要文件，並拒絕繼續討論。

英國將軍用殖民主觀點來抨擊德國民主團體的這種舉動，遭到了索柯羅夫斯基元帥應有的批駁。

索柯羅夫斯基元帥進一步稱，由於英、美代表在管委會中表現如此行爲，他不得不做如下的聲明：

「倫敦會議上，美、英、法三國官方代表討論了與決定了關於德國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屬於管制委員會權限之內，要解決它們只有根據佔領德國的四強之協定，可是美、英、法等佔領當局不願意給管委會傳達倫敦會議中的決定，不願意報告它們所接獲的。因爲倫敦會議對德國問題的片面決定所發出之訓令和指示。

爲什麼美、英代表不願給管委會報告倫敦會議中前述觸及全德國的問題呢？第一、因爲在管委會中討論這些問題，就會在全世界社會輿論面前暴露出美、英、法在倫敦之共謀反對波茨坦協定及四強其它協定，這種共謀含有不能公開的，而且也與德國的和平及民主化勢難兩立的目的；第二、因爲這些國家的代表企圖取消足以阻礙他們在德國實施那種違反四強協定和佔領德國目的底政策任何意向。造成着一種形勢，在這形勢下，只有蘇方能够對管制委員會作報告，而美、英方面則拒絕給管委會報告其在德國佔領區的行動。由此可知，這些代表團只是證明着，他們正在破壞建立管制德國的機構底協定，他們負着撕毀這個協定的責任。這三個代表團的行動再度證明，作爲實現四強管理德國

的最高權力機關之管委會，實際上已不存在。從前述三國代表團最近在管委會及其各機關的會議上所採取的態度，同樣可以明白這點。

這就是說，這三個代表團正在破壞管委會，正在埋葬它，正在消滅那些已獲通過的有關盟國管制德國委員會的協定。無疑的，這是英、美、法在德國的佔領當局最嚴重的一次破壞其依照四強關於在佔領期內管制德國的協定所負的義務。

可是，從這裡很清楚他們採取着或將採取來實現倫敦會議單方面決定的行動，不能認為是合法的行動。

由於英、美代表拒絕對管委會報告關於倫敦會議底問題，蘇聯代表索柯羅夫斯基元帥宣稱：他認為今天會議繼續下去沒有意義，於是宣佈閉會。

之後，蘇聯代表團全部離開管委會會議廳。這引起了管委會中西方國家的代表的充分混亂，茫然不知所措。西方列強的代表，最近以來在管委會上橫行無忌，任意踐踏管制德國機構中的這種決定。覺得在這方面不會受到懲罰。而且，任何腦筋清楚的人都會明白，國際義務的破壞者們的這種行爲，不能不引起嚴重的後果，到頭來是會把他們的冒險政策引向完全破產的。

反對德國西佔區實行非法片面的貨幣改革

德國男女公民們！

德國西部佔領各區已宣佈實行片面貨幣改革。根據美、英、法三國佔領當局指令，統一的德國貨幣（即德國馬克）在上述佔領區即將禁止流通，並且發行單獨貨幣。現在德國即將沒有統一的國家通貨與統一貨幣的流通。這樣做是違犯德國人民意志與利益的。貨幣改革之實行只是片面的爲了實行着分裂德國並企圖削弱德國和控制其經濟的美、英、法三國壟斷資本的利益。

這對於德國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嚴重的打擊。關於管制機構以及規定着作爲對一個統一完整國家，對德關係的波茨坦決議，以及保持統一貨幣流通的必要性被破壞。

現在西德三佔領區所實行的財政改革已將德國弄得四分五裂。片面貨幣改革的組織者懼怕所應負的責任和德國人民的憤怒，企圖用不可能實行統一的全德貨幣改革作辯護，其目的是爲了蒙蔽社會輿論。

統一的全德貨幣改革在四強同意基礎上是完全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事情。衆所週知，執行蘇聯政府命令的德國蘇軍行政當局，永遠是主張保持德國政治與經濟的統一的。蘇軍行政當局永遠反對任何企圖分裂德國的片面行動。在管制委員會上，蘇聯代表曾經竭盡一切可能，希望在關於實行統一的全德

貨幣改革方面達致協議。

同時蘇方代表曾主張立即建立全德財政機關以及德國的國家銀行，以便德國人親自參加實行貨幣改革和鞏固幣值，以利於國家經濟之復興。

蘇方代表在管制委員會中並提議斥責在德國個別佔領區內準備實行片面的貨幣改革的企圖。而且四強根據實行全德貨幣改革原則業已達致協議。雖然如此，但是全德貨幣改革竟被破壞了。

現在很清楚地可以看出，美、英、法三國代表僅僅是在形式上，在管制委員會進行了關於全德貨幣改革的審議，利用這次審議以秘密進行片面貨幣改革。

同樣地，他們企圖以德國西方各區貨幣流通遭受國家社會主義破壞為必需調整為藉口來掩飾此次片面貨幣改革。

但是，三年以來德國西方佔領區佔領當局事實上則是千方百計地對調整貨幣改革的措施實行了怠工。瓦解了的貨幣流通只是被利用去把德國經濟從屬於美、英、法三國壟斷資本的利益。為西方各區的大資本家與投機者全部控制着他們完成軍事定貨與投機所獲得的巨大資本的積累。

在西方各區，德國銀行與工業的壟斷資本完全保存着，其中很多事實上現在已變成了華爾街的分行，也就是說美國銀行工業壟斷資本的分行。

美、英、法壟斷資本在實行分裂德國政策時，是以在當時曾扶持法西斯主義上台，製造和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西方佔領區中德國大資本家代表及容克集團為依靠的。片面的貨幣改革加強了西德這些反動集團的經濟地位，損害了勞動人民的利益。

在西德各區所建立的，以德國人民代表而自居的兩區和三區的機關，正如事實所表現者乃是美、

英、法壟斷資本手中的傀儡。

片面的貨幣改革給德國經濟復興的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損害。以兩種貨幣代替了統一的德國貨幣。以三重價格代替了統一的價格。德國內部貿易關係橫遭破壞。各區之間的貿易事實上變成了各國之間的貿易，因為有各種不同的貨幣。甚至連德國內部亦認為，西德貨幣已處于美元控制之下，而這是符合美國壟斷資本的意圖的。這破壞了德國各佔領區之間的居民自由遷移與貨物自由流通的前提。

德國西方佔領區的貨幣改革分裂了建國數百年的德國個別部份之間的經濟聯系。這一改革消極地影響到德國各省的經濟狀況，其中包括西方各省，即其經濟一向即與德國東部各省有着密切聯系的西方各省。這一改革意味着德國的分崩離析。

這就是爲什麼用整頓貨幣流通有利于德國經濟的叫囂，來掩飾片面的貨幣改革的企圖完全是謊言的原因。

德國蘇軍行政當局確信，德國人民將擁護蘇軍行政當局的措置，並將採取克服困難、繁榮經濟及鞏固德國蘇佔領區貨幣流通的必要措施。

蘇軍行政當局一面根據波茨坦決定及德國人民的利益致力保證德國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則力求在德國實現全德的貨幣改革。蘇軍行政當局一如往昔，仍然主張德國必需在經濟上與政治上的統一，並斥責美、英、法三國佔領當局實行片面貨幣改革以及推卸他們對這一切後果所應負的責任之行爲。

德國蘇軍行政當局茲爲應付現時所造成之情況，特作如下聲明：

德國西方各佔領區所發行之紙幣，不得在德國蘇佔領區以及處在德國蘇佔領區內，和在經濟上屬於蘇管區部份的大柏林區流通使用。

二、蘇軍行政當局通告德國居民，在蘇佔領區以及大柏林區嚴禁西方各佔區所發行之紙幣之輸入，以及德國馬克、有價證券馬克和德國西方佔領區同盟國軍事指揮部所發行之馬克均一律禁止輸入。

三、在西德佔領區所發行之新紙幣，以及德國馬克、有價證券馬克和西方佔領區同盟國軍事指揮部發行之馬克之輸入以及在蘇佔領區及大柏林區使用西方各區新紙幣，均將被視為破壞經濟之行爲，並對犯罪者給予應有懲罰。

宣佈上述各項與法律發生同樣效力。

爲了保護德國蘇佔領區以及大柏林區居民利益，爲了避免由于西方列強片面行爲而引起的經濟破壞，德國蘇軍行政當局還將採取其他應付現已造成的形勢的必要措施。

德國蘇軍行政當局長官

德國蘇佔領軍總指揮

蘇聯元帥索柯洛夫斯基

柏林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

敬愛的克萊將軍：

今年六月十八日來函奉悉，閣下曾于電台廣播此信前數小時通知我謂：德境美、英、法三國佔領軍指揮官決定，在西德諸佔領區聯合實行片面貨幣改革。

這樣一來，閣下未經管制委員會承認及同意便以片面非法決定暗中在西德實行貨幣改革，以此消滅統一貨幣的流通，從而完成分裂德國。我不能接受閣下以西方諸區經濟情況惡化作爲辯護分裂統一

德國的片面行動的理由。閣下知道，在管制委員會中于四強基礎上所同意的，關於實行全德貨幣改革最重要原則，如今這種改革已被破壞。

應當承認的是，我很難理解閣下在西德各區所實行之片面行爲，與閣下在給我的信中所稱，各佔領區行政當局之間關於爲德國制定統一的貨幣法律，于不久將來可能達致協議一節有何一致之處。因此我認爲，閣下的實際行爲在這方面已使德國人民希望變成泡影。

閣下將通過的在西德實行片面貨幣改革決定送與我時，幾乎是將其付諸實施之同時。毫無疑問，這將使蘇佔領當局處于困難境地，並迫使我爲了保護德國居民利益以及德境蘇佔區的經濟而採取最緊急以及必要之措施。

閣下在給我的信中聲稱：閣下所通過之片面措施由于現時存在于四強管理柏林城，作爲統一完整之城市的問題中那些特殊情况，「將不適用於柏林美防區」。

閣下這種聲明實令人驚訝不已，因爲大家都知道，關於實行四強管理全德的國際決議，閣下事前毫未談及，而四強管理柏林決議，只是同盟國對全德管制機構決議之部份而已。

我不能認爲閣下破壞德國管制機構決議的行爲是合法的，但是應當聲明的是，這一切行爲應由美、英、法三當局負其全部責任。

同時我滿意的接受閣下關於柏林美佔區將不實行西部諸區所宣佈的片面貨幣改革之聲明。我認爲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爲在柏林只能通用這種貨幣。每個人都明白，在柏林使用兩種貨幣不僅會破壞屬于蘇佔領區的，且在經濟上是它的一部份的大柏林區的經濟與貨幣的流通，而且同樣地也會破壞蘇佔領區的經濟。蘇佔領當局爲了履行國際條約之義務，是不能容受上述行爲的。

至於閣下希望西方諸區與蘇佔區之間繼續貿易一節，我將接受作為參考，並且認為沒有必要提醒閣下，我永遠是廣泛發展我們各區之間這些貿易關係的維護者。

此致

敬禮！

蘇聯元帥

索柯洛夫斯基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

應德國民民主人士要求，實行貨幣改革，

並撥大量糧食，幫助德國人民。

德國西部各佔領區已實行片面貨幣改革，破壞了統一使用的貨幣，這種貨幣乃是德國各區之間經濟聯系的基礎。這給德國的統一帶來了致命的打擊。關於規定保持德國統一的管制機構的協議及波茨坦決議已被破壞。西德諸佔領區的貨幣改革正在完成着德國的分裂。

美、英、法三國佔領當局所實行的貨幣改革侵犯了德國人民的利益，這只有利于那些企圖分裂和削弱德國，並奴役其經濟的美、英、法的壟斷資本。同樣地，在西德的貨幣改革還抱有如下目的：鞏固曾促使法西斯主義篡奪政權，製造和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而現時則協助着外國帝國主義份子奴役西德的德國大資本家及容克集團的代表們的地盤。

德國蘇軍行政當局，奉蘇聯政府之命，反對德國個別佔領區的片面貨幣改革，並主張實行全德貨幣改革。全德統一的貨幣改革對德國是可能的，而且必須的。在管制委員會中關於實行全德貨幣改革基本原則曾經獲得一致協議。但是在基本方面所製定的，關於實行全德貨幣改革的四強決議已被美、英、法三佔領當局破壞了。

現存形勢已嚴重地威脅着全德和平經濟正規的恢復與發展。

在這些條件下，德國蘇軍行政當局，茲應德國民主人士要求，而不得不採取維護德國人民的利益及保護蘇佔領區和大柏林城區的經濟的緊急措施。因此，蘇軍行政當局採取了德國經濟委員會關於實行德國蘇佔領區貨幣改革的建議。

德國西部各佔領區所實行片面貨幣改革只是有利于外國和德國的壟斷資本，爲了與其有所區別，德國蘇佔領區的貨幣改革將符合勞動人民的利益與社會正義的原則，符合儘速恢復及發展和平經濟的需要。蘇佔領區所實行的貨幣改革應當嚴重緊縮市面流通之大量貨幣，並使其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蘇佔領區的貨幣改革的實行應當使勞動居民受到的損失盡可能減至最少限度。在實行貨幣改革時受到根本的重大損失，這是必然的，但這當時那些在戰爭中利用黑市投機及不合法行爲中獲得利潤的人物。貨幣改革應當使工農業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而首先是基於鞏固屬於人民的那些主要的工業部門，鞏固勞動農民的經濟以及利用私人事業心來發展和平的經濟。

自然，與堅決主張必須實行全德貨幣改革之同時，德國蘇軍行政當局並不認爲實行兩面政策及暗中準備實行貨幣改革是可能的。正由于這個原因，所以到現在並沒有印就德國蘇佔區使用的貨幣。蘇佔區的貨幣改革將採取在「帝國馬克」與「侖吞馬克」票面上附加「特別印記辦法」。

命令中繼稱：蘇佔領區以貨幣改革是考慮過德國經濟委員會的建議的，並且是符合德國民主人士意願的。

從一九四八年六月廿四日起在德國蘇佔領區全部領土及大柏林城區內發行新鈔，即發行加有特別印記的原有「帝國馬克」及「侖吞馬克」。

零用之硬幣保持原有價值。

命令指稱：加有特別印記的原有「帝國馬克」及「侖吞馬克」以及現時流行的硬幣是蘇佔領區及大柏林城區內唯一合法的貨幣。

從六月二十九日起停止兌換「帝國馬克」和「侖吞馬克」以及同盟國指揮部發行的馬克。

根據命令「帝國馬克」、「侖吞馬克」以及同盟國指揮部所發行的馬克換取新鈔——加有特別印記的「帝國馬克」及「侖吞馬克」，比率為十比一。爲了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每人可以一比一兌換七十馬克；凡銀行儲款在一百馬克以內者得以一比一兌換，一千馬克以內者得以五比一兌換。土地改革期中得到土地的農民，其所獲得貨幣亦按五比一兌換。

在兌換貨幣的日期中，一切工人與職員的薪資、養老金和獎學金，以及一切商品價格和一切費用，均將維持原有水平。（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德國蘇佔領軍元帥索柯洛夫斯基第二一號命令）

〔塔斯社莫斯科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一日電〕由於德國蘇軍行政當局的請求，蘇聯內閣通過了決議，由蘇聯國家後備內撥出十萬噸小麥及相當數量的各種糧食產品歸德蘇軍事行政當局支配，作爲供給柏林人民（包括西區）之需。

指出柏林形勢應由英、美、法三國負全責。

塔斯社奉命對柏林形勢及本年八、九月間蘇、美、英、法四國就這一問題所舉行的談判發表聲明。此舉之所以特別必要，是因為英美法報章關於這方面的消息及官方人士的聲明，連貝文先生九月二十二日下院演說在內，均去正確表明柏林形勢及上述談判，且不少次蒙蔽輿論。蘇聯政府於其今年七月十四日致美、英、法三國政府之照會中曾宣稱，柏林所發生的形勢乃美、英、法政府違反波茨坦會議所通過之決議及四強關於德國和柏林的管制機構之協議的結果。這種違反表現在上述三國之單獨進行貨幣改革，柏林西部佔區行使特種貨幣，以及分裂德國的政策。西方國家分裂行動所造成的形勢意味着三國政府不限於對德境西佔區的絕對統治，而同時還藉位於蘇佔區中心的柏林行使他們特種貨幣，並統治蘇佔區的貨幣與金融，從而破壞德境蘇佔區的經濟，以便最後將蘇聯逐出該區。此舉迫使德境蘇軍指揮部採取行動，限制柏林與德境西方佔領區間的運輸交通，以保障德國人民的利益，並保護蘇佔區的經濟生活，使之免於解體。七月末，美、英、法三國政府照會蘇聯政府，建議共同研究柏林形勢及與之有關的更廣泛的問題。蘇聯政府同意這一建議。八月間莫斯科談判結果，四國政府達成一項諒解，即若柏林四國總督達到具體實施辦法，下列各項措施即同時付諸實施：一、取消不久前實施的對於柏林與西德佔區間運輸貿易以及來往於蘇佔區貨運之限制；二、與此同時，規定蘇佔區德

國馬克爲柏林唯一的貨幣，並收回西方的B記馬克不在柏林流通。此外並達到一項協議，即以蘇佔區德國馬克爲柏林唯一通貨之行使事宜以及隨之而來的貨幣流通條例之執行，由西方共管。四方乃據此指令柏林四國總督擬訂實施莫斯科所獲上項諒解的具體辦法，且會規定莫斯科會議繼續討論有關德國形勢的其他問題。四國總督九月初在柏林之談判，因美、英、法政府將四國總督間所發生的某些分歧提付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共同討論，故未完成。上述分歧涉及三個問題，蘇聯政府對這些問題的立場如下：一、蘇聯政府堅持建立蘇軍指揮部對柏林與西方佔區間空中客貨交通的管制，鐵路、水道，公路之交通亦同。航空線不能繼續不受管制，因四國政府已獲諒解，即協議應當規定建立對柏林通貨及柏林與西佔區間貿易的適當管制。二、蘇聯政府認爲必須嚴格遵守四國政府在莫斯科關於四國財政委員會及其在柏林實行單一通貨之財政措施方面的職權所獲之協議。蘇聯政府不能同意擴大財政委員會上之職權至於使委員會得以干預整個蘇佔區貨幣流通條例的程度。三、蘇聯政府表示同意美、英、法政府之願望，即四國共管柏林對西方佔區及其他國家之貿易，包括發給適當執照。這就消除了在這問題上的分歧。上述一切，證明蘇聯政府在根據相互均能接受的基礎，調整柏林形勢這一問題上所持的態度。在此情形下，關於上述問題的談判是否中斷，或蘇、美、英、法四國是否能獲得滿意的協議，全在美、英、法三國政府。（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塔斯社聲明）

（一）蘇聯政府獲悉美、英、法於今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照會，並認爲必須申明：柏林現存形勢，應由三強政府完全負責。當美、英、法政府未在西德和柏林西部三佔區着手實行片面貨幣改革以前，並無柏林形勢問題的存在。同時大家知道，上述片面貨幣改革不過是德國西佔區不受四強管制，實行其肢解德國政策之最近的和特別顯著的措施之一而已。

美國政府與英國政府一起，違反波茨坦對德問題會議之反希特勒聯盟的協定，於一九四六年德境美、英佔領區片面的經濟聯合為開始，實行其分裂德國的政策。這乃是對於蘇、美、英、法所訂關於四強共同管制德佔區協定的瘋狂破壞。當時對此却以經濟理由來解釋，並證明說：兩佔區的聯合並不能導致分裂德國和破壞四強協議關於德國非軍國主義和民主化的政策。實際上，脫離德國其他領土的西德三強所實行的政策，是更為加強了反民主和納粹份子的影響，他們先前曾擔負德國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之責，並且他們還抱有復仇的意志，這不僅是隣國而且是整個歐洲人民安全的威脅。最近，特別是由於馬歇爾計劃的實施，西德造成了恢復軍事經濟潛在力的實際危險，這乃是對波茨坦協定的破壞和與世界愛好和平國家利益相矛盾的。

從那時起，美、英、法實施此種政策，愈來愈囂張了，以致在今年春天，在有比、荷、盧三國參加的倫敦會議上，通過了一個不受四強監督脫離其餘德國部份之西德政府的計劃。接着又快要成立西德政府。三強的這一決定，業已導向完成德國政治、經濟的分裂，並隨着帶來一切危險的後果。

為準備履行其最終分裂德國的計劃，美、英、法佔領區和柏林西部三地區實行了片面的貨幣改革，發行了特幣——西部的「B」記馬克。如果不是實行了片面貨幣改革，以此在幣制金融方面分裂德國和分裂處於蘇佔區中心之柏林的話，則柏林形勢的問題也就不會存在，正如同今年六月以前，即在三強實行片面幣改以前，此問題之不存在一樣。

這種情勢迫得蘇軍司令部允許在蘇佔區發行馬克，同時並實行運輸上的限制，因為無此措施，則在各種貨幣充斥德國和柏林各地的情況下，將不能保衛德國人民的利益和保證蘇佔區而特別是柏林正常經濟生活之免遭解體。這就是說：如果沒有施行破壞四強協定和造成蘇佔區和柏林整個經濟生活解

體危險的片面貨幣改革，也就無必要施行上述運輸上的限制，此種限制只是蘇聯政府用以對付美、英、法三國政府攻勢行動的防禦性和保護性的措施。

三強政府繼續聲明其基於四強共管德國和柏林之著名協定關於管理柏林的權利。但是四強政府共管位於蘇佔區中心之柏林的權利，祇有在德國一旦被承認為統一國家，而柏林成爲首都之時，才有意義。然而，由於三國政府已使西德脫離了東德，並正在此地建立單獨的國家，所以這三國管制柏林的權利喪失其意義。美、英、法業已因其片面行動破壞了四強共管德國和柏林的制度，從而喪失了保證有權參加管理柏林的法律根據了。然而，蘇政府並未反對三強軍隊之駐在柏林，這在八月二日斯大林總理接見美、英、法代表時曾肯定說過的。

兩月以前，當美、英、法政府建議共同擬定實際辦法，以調整柏林形勢的時候，蘇聯政府曾同意這點。但美、英、法政府於九月二十六日的照會，對於其後在莫斯科和柏林的談判，却予以不正確的反映，於此便有更詳細判明事實真相的必要。

(一) 在莫斯科開始談判的時候，斯大林總理曾於八月二日向美、英、法三國代表作了如下建議：

一、蘇軍司令部將取消最近施行之柏林與西德佔領區間的運輸限制。

二、與此同時，蘇佔區的德國馬克作爲柏林的唯一貨幣，而西佔區的「B」記馬克，則停止在柏林流通。

除此而外，斯大林總理並堅決希望，在蘇、美、英、法四國代表集會討論整個德國問題以前，美、英、法政府對於建立西德政府的倫敦會議決定之實施應予延期。其後在斯大林總理、莫洛托夫外長與三強代表的集會中，此問題曾一再討論過了。

蘇聯與美、英、法三強代表於八月三十日在莫斯科談判的結果，曾達成協議，以如下指令頒給柏林四強佔領軍司令：

「法國、英國、美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茲決定：若柏林四國司令官對下列措施之實際施行達成協議，則如下諸措施將同時付諸實施：

一、取消最近在柏林與西佔區間，實施之交通運輸及貿易限制，以及出入德境蘇佔區間的交通限制。

二、蘇佔區的德國馬克為柏林通用之唯一貨幣，西佔區「B」記馬克停止在柏林流通。

為此，特委託閣下與閣下之僚屬進行協商，以便儘速製訂為實施上述協議所必需的詳盡措施，並不得遲於九月七日將討論結果，其中包括上述「一」「二」兩項規定之措施可能付諸實施的確實日期通知各該政府。

四強司令官草擬柏林行使蘇佔區德國馬克的措施。

關於貨幣兌換以及進一步供給與行使蘇佔區德國馬克的措施，將保證：

一、不准有歧視及採取反對兌換柏林發行之西方「B」記馬克持有人的行為之存在。此「B」記馬克將以一比一兌換蘇佔區之德國馬克；

二、在貨幣方面及給予柏林各區以銀行滙兌及貸款的充分便利方面，應處於平等條件下。四強司令官負責規定足夠的保證，以防止利用柏林之蘇佔區德國馬克，免於擾亂貨幣流通，或破壞蘇佔區貨幣之穩定；

三、對柏林與第三方面國家及德境西佔區間的貿易給予了滿意的基礎。此項協議基礎的改變，祇

能依據四強司令官之協定施行。

四、供給足夠數量的貨幣，以便利預算和大量降低了的佔領費之支出，以及使柏林之預算不會有赤字之存在。

柏林貨幣流通之調整，應由蘇佔區德國發行鈔票的銀行經由目前柏林市之貸款機關施行。

爲監督與柏林單一貨幣行使有關之上述金融措施的實際施行，四國司令部代表共同成立一金融委員會。』

美、英、法九月二十六日的照會並未包括四國政府予各該柏林司令官之上列協議指令的原文。至於說到該指令及斯大林總理表示的內容，三強照會則加以極大的歪曲。

祇要指出這件事實就够了，即在四國政府頒予柏林各司令官之協議指令，從其指令全文中可以看出，四國金融委員會對於與柏林使用單一貨幣，即使用蘇佔區之德國馬克有關之金融措施，確曾規定了明確的職權。此外，在指令中，確切地載明四國金融管制之建立，應是爲了單一貨幣在柏林的使用和流通；其中絕未載及該機關之管制權包括發行上述之貨幣，因爲這可能導致三國干預整個德境蘇佔區貨幣流通的調整。不言而喻，負責發行蘇佔區德國馬克的祇能是蘇軍司令部，絕不能是其它的司令部；負責發行這種馬克的祇能是蘇佔區的德國發行銀行，因爲蘇佔區的全部經濟生活，都決定於貨幣流通額。正如西佔區的貨幣發行完全交由佔領當局管制一樣，所以在蘇佔區的貨幣發行，也應當在蘇軍司令部監督之下。然而，在柏林談判中，西佔區司令官要求有權管制整個蘇佔區的貨幣發行，從而使蘇佔區的整個經濟生活受他們的管制，這當然是蘇聯代表所不能同意的。

頒予四國司令官之一致協議的指令全文，與三國政府於九月二十六日照會的斷言不同，其中並未

規定由照會的斷言不同，其中並未規定由四國監督蘇佔區德國馬克是專為柏林發行的，也正如斯大林總理在初步討論此一指令時的談話中未涉及此點一樣。蘇聯政府完全不承認這種不正確的斷言，此斷言之目的乃在於掩蓋美、英、法政府之拒絕四強達成協議的給各該國司令官之指令。至於將柏林蘇軍司令官的立場與四強協議指令中表明之蘇政府立場對立起來的企圖，業被蘇聯政府早在九月十八日的照會中所否認了。

蘇聯政府嚴格遵行八月三十日協議的指令，指令中規定取消柏林與西佔區間的運輸限制，使用蘇佔區德國馬克作為柏林行使之唯一貨幣，與建立四強對柏林一切金融措施的監督等應同時施行。因為這一指令在貨幣金融方面，規定了柏林四個佔區的同等地位和同等機會，蘇聯政府認為這一指令是四強協議的滿意基礎。

至於柏林與西德及第三國間的貿易，大家知道，蘇聯政府曾表示同意三國政府之此種建議，因此對此問題沒有歧議。

關於建立柏林與西德間空線貨運和客運管制問題，依然未得協議。在東、西德間兩種貨幣存在的條件下，蘇軍司令部取締利用空運作為非法之金融和貿易活動的保證，是完全必要的。

美、英、法代表於九月十八日會見莫洛托夫的時候，曾一致承認了這點。同時美國代表曾聲稱：「蘇政府之希望獲得某些取締利用航空運輸作非法貨幣生意或黑市活動的保證，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滿意的保障，是可能容易取得的」。如果三強政府承認這聲明是正確的，那麼蘇聯政府認為完全可能在彼此可以接受的基礎上調整這一問題。

由此可知，如果有決心達到滿足四強之協議的話，那麼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是可以克服的。

柏林問題的談判，如果不是美、英、法政府抱有與德國蘇佔區蘇聯權利不相符合的野心，那麼它有可能在四強各方滿意的基礎上獲致協議。但由於美、英、法政府拒絕履行四國在莫斯科會談中所一致同意給予各司令官之指令，談判遂遭破壞，儘管所餘分歧極其微小。

(三) 斯大林、莫洛托夫與三強代表八月間在莫斯科的談判中，不僅討論了柏林問題，而且討論了整個德國問題。並於八月二十七日達成諒解，訂於談判結束後發表如下之公報：

「四國政府並同意，除了四國司令官會議以外，四國政府代表當以四國外長會議或四國代表之其它會議形式，於最近將來舉行會議，以討論：

一、有關柏林之一切未決問題；

二、有關涉及整個德國之一切未決問題。」

但是，該公報之最後部份，並未達成協議，此部份本應包括美、英、法政府對於蘇政府之希望，在四國代表未能會談整個德國問題以前延期實行倫敦會議建立西德政府之答覆。當時，蘇聯政府會得三國代表的保證，即：倫敦決議並不排除四國政府在成立全德統一政府問題上，達成協議的可能性。

這一切均表明：三強政府會不能不承認柏林問題與整個德國問題之間存在密切關係。這同時也就是說：德國問題（包括柏林問題在內）的解決，必須以履行四國一致同意的協定，首先是履行波茨坦宣言和四國關於共管德國的協定為基礎。

由於美、英、法政府對波茨坦協定及四國關於德國問題之其它協定採取了嚴重的破壞行為，所以他們應對德國與柏林現存形勢負責。上述三國政府破壞了四國管制德國與柏林的機構。他們破壞了自已的義務，而完全將德境西佔區脫離四國的管制。至於在處於蘇佔區中心的柏林，三國政府則力求為

自己建立特權地位，要求保有以四國協議為基礎的權利，而四國協議已為他們所摧殘與放棄。他們對於不存在的「柏林封鎖」所發出謠言，以及對於立即解除運輸限制的堅持，祇能說是在力求保持他們在柏林肆意使用的特種貨幣，力求放手無限制地輸運商品，其結果使柏林變為金融與貿易投機的中心，同時導致蘇佔區整個經濟生活解體而已。取消運輸限制與柏林同時使用單一貨幣的協定，業已由於三個政府之拒絕締結，以防止蘇佔區經濟生活解體所必須的保證，而未獲成功，現在這三國政府却想推卸破壞談判之責。尤其是美、英、法政府在保衛他們在柏林之權利的藉口下，力圖在貨幣金融方面管理德境蘇佔區，以此剝奪蘇聯在德國這一部份地區的合法權利，並圖最終從此排擠蘇聯。

(四)美、英、法政府破壞談判，轉而採用各種無稽之談，並直接用蠢笨辦法責備蘇聯。

三強政府於九月二十六日的照會，曾盡力大事喧囂其所謂「柏林封鎖」的問題，實際上，「柏林封鎖」並不存在。關於柏林受飢餓和疫癘威脅的叫囂，是完全無根據的，而是虛偽的宣傳手段之一。在柏林儲有足够的糧食。蘇政府業已採取了一切方法，來保證柏林居民有足夠必需品，並且毫不威脅佔領軍的供應。

蘇軍司令部為保護蘇佔區居民利益及其經濟生活免遭解體和破產而實施的運輸限制，他們却名之為「柏林封鎖」。當柏林單一貨幣使用問題尚未解決，無此保護的辦法，則不能維持下去，這是連三國代表也承認其必要的。這樣大事喧囂，祇有力求儘可能更加燃起不安、緊張和戰爭狂熱感的人才需要的，而為力求實際解決柏林形勢的人所不取的。

在三國政府照會中，並有毫無根據的聲明，說是柏林蘇軍當局讓柏林少數居民強使柏林市自治機關撤銷。然而，柏林蘇軍當局接到蘇聯政府堅決指示，儘管柏林居民不滿既成狀況，仍須保證柏林地

方機關工作的安定條件，這點也在莫洛托夫八月三日與三國政府代表集會時所指出的。蘇軍司令部堅定履行蘇政府的這些指示，可是同時，不在蘇軍司令部控制下的柏林另一部份却混亂不堪，帶來柏林生活的不安，這點應由三國軍事當局負責。

從上述各點看來，美、英、法政府之聲明中，說什麼柏林業已發生一種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的情勢，是毫無根據的。這些聲明並不能轉移人們對西德進行片面的反民主政策的注意力，此政策正導引西德變為列強一定集團侵略計劃的御用工具。不容否認：應負柏林目前形勢之責的，正是破壞解決柏林情勢之三國政府。三國政府破壞調整柏林形勢的談判。同時，美、英、法政府忽視將德國和柏林問題交付外長會議討論的義務。大家知道，外長會議的職權是包括解決此類問題的。

(五) 鑒於美、英、法政府於九月二十六日關於柏林形勢的照會中聲稱將柏林形勢問題遞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蘇聯政府認為必須聲明如下：

一、柏林形勢問題與整個德國問題以及分裂德國、建立西德分裂政府問題密切相關，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此問題應由負責佔領德國之四國政府解決，而不能交給安理會解決。

二、美政府關於既存形勢似乎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聲明，與實際情況不符，這祇是施用壓力手段，企圖利用聯合國達到自己侵略目的而已。

三、蘇聯政府建議：應承認八月三十日給予四國司令官的訓令，乃是蘇、美、英、法四國間的協議，柏林形勢應以此為基礎加以調整。

四、蘇聯政府建議：根據波茨坦四國協定，召開外長會議，以討論柏林形勢及整個德國問題。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蘇政府致英、美、法三國覆文)

指出安理會無權討論柏林問題

蘇聯政府認為必須聲明：美、英、法三國政府關於將柏林形勢問題列入安理會議程的提議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這類問題並不在安理會職權以內，所以不能作為安理會討論對象。為美、英、法三國政府所深感苦惱的蘇聯當局的行動，只是由於上述三國政府在西德實行了片面的貨幣改革所不得不採取的必要措施。三國政府在西德佔區實行片面貨幣改革，迫使柏林及全部蘇佔區處於此種情勢威脅下，即西佔區被廢除的貨幣大量湧向柏林及德境蘇佔領區。

際此情況下，曾採取了完全必要的措施，以保護德境蘇佔區國民經濟，防止美、英、法三國政府加給蘇佔區的紊亂，美、英、法三國政府不願意照顧這些佔領區的利益及其居民的利益。因此蘇軍當局在德國蘇佔區所採取的措施，是用來對付應負柏林既有形勢責任的三個政府的進攻行動，這種措施帶有防禦和保護的性質。假令不是美、英、法三國政府的進攻行動，那末所謂柏林問題就不會有，因而採取上述含有防禦、保護性質的措施也就沒有必要。

毫無疑義：柏林形勢問題是與全德問題有着密切聯系的；將柏林問題與全德問題分開來完全是故意捏造的，而且只能做出不正確和不符合事態實際情形的決議。柏林問題提交安理會審議乃是對聯合國憲章第一〇七條直接的破壞。該條稱：『本憲章並不取消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於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次戰爭而採取或受權執行之行動」。

由此可知，柏林問題乃是全德問題的一部份，按照聯合國憲章第二〇七條規定，應由對德境佔領區負責的政府解決之。因此，便不應提交安理會審議。

事實上，對德問題，尤其是對於柏林問題，我們有很多蘇、美、英、法四強簽訂的極其重要的國際條約和協定。這些國際條約中最重要者，便是諸強在雅爾塔及波茨坦會議上締結的協定，該協定確定了處理德國問題上必須作為指導的政治及經濟的原則。這些文獻中我們有軍隊擊敗德國宣言及四強對德管制協定這樣重要的文獻。這些作為國際條約與協定的文獻——都是在德國履行無條件投降基本

要求時期由那些拿到控制德國最高權利的諸強簽訂的。

我們有上述諸強關於德國佔領區的協定及關於管制大柏林的協定。同時應當指出三強——以後中國和法國亦贊同，——柏林會議這樣重要的決議，如設立外長會議的決議。外長會議也負責準備對德和約的工作，為的是使有關之文件為德國民主政府所採納，當這樣的政府將來成立了的時候。

這樣一來，關於德國全部問題，柏林問題也自然在內，按照諸強特別的國際協定和條約，應由對德佔領區負責的諸強政府來解決。所以就不應在諸強簽過字的國際協定所未確定的任何別種程序下來審議。

這就是聯合國大會憲章第一〇七條所確定的基本規則，在這一條中明確地指出，在敵佔國境內實行自己監督的同盟國家，應對敵佔國內情況負責。因此必須指出，與實行這種管制有關的一切問題當然，其中包括柏林形勢問題，——應由根據國際協定對全德及其任何部份、任何地區，不屑說，特別是對德國首都——柏林情況負責的這些國家用直接談判的方法來解決。

爲了根據我剛才所說的爲了根據這幾個國際協定而解決這類問題，特建立了對德管制機構，即四強管制委員會以及外長會議。同時外長會議負責擬製一般和平處理的工作。（其中包括對德問題）以及審議其他的問題，這些問題根據參加外長會議諸國政府之間的協議，可以隨時提交外長會議。

如果是站在上述國際協定的立場上，並尊重這些國際協定下面自己簽的字的話，那末便不能不承認：將任何德國問題（柏林問題包括在內），提交安理會審議是不合法的、不正確的。

這樣的決定直接破壞了聯合國憲章和我所說的上面的國際協定，而首先是雅爾塔和波茨坦協定，根據這些協議，德國問題，對負責佔領德國的四強應有特別職權。毫無疑問，德國問題就是應當在上一列舉的諸強對德的國際協定所確定的程序下審議和解決的問題。美、英、法三國政府在自己的手裡握有一切合法的方法，得以提出自己的要求，以及在合法的程序下，根據這些強國簽訂的國際協定來解決任何與德有關的問題。以安理會爲掩護而拒絕履行根據某些對德極其重要的國際協定自身所負的義務是不行的。拒絕履行這些國際協定與條約所賦予各該國家及其政府的義務是不行的。企圖迴避破壞自己的義務責任是不行的。因此，美、英、法三國政府應當按照合法的辦法行事。這樣的辦法——就是由這些強國及其他參加國簽訂的國際協定所確定的，這是合法的辦法。這是既不破壞聯合國憲章，又不違犯各有關政府及各有關國簽了字的那些國際條約。

在蘇聯政府十月三日的照會中，三國政府已獲悉，蘇聯政府建議召開有權處理柏林問題的外長會議。在很長時期內定期召集會議來執行其職務的機構，而現在，照三強的意見說來，要求據理干涉的、複雜而困難的、情況正在發生的時候，這一機構現時已不存在，難道這不奇怪嗎？

外長會議的建立，是爲了解決德國問題，正如波茨坦會議關於設立外長會議決議中所說，是爲了

隨時共同審議任何問題並解決這些問題，外長會議正因此而被建立的。這是和平處理對德以及與此有關的一切問題，目前這些問題是這樣的重要且具有着這樣重要的意義。這個由三強，——而以後是五強，因為法國和中國也參加了這一決定，——爲了處理德國問題而特別建立的機構，現時已不存在，大家却都輕視了它，拋棄了它。這一問題還沒有引起建立這一機構的那些強國的注意。這些國家對此機構負有一定的義務，這些國家賦予這一機構以一定的義務，這些國家還賦予了這一機構處理德國問題的一定義務。因此只有這種審議柏林問題的辦法，也就是說用經過外長會議的辦法，才是符合聯合國憲章與國際協定，尊重聯合國憲章及國際協定的唯一合法的辦法，聯合國憲章第二條首先要求簽訂這些條約的國家尊重這些協定和條約。「條約必須遵守」，——這就是國際法和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於此，我請諸位履行這一基本要求。請你們面向爲此而按照你們親自簽過字的條約而設立的機構，因此，也就要請你們履行這一條約所賦予你們的義務。

美、英、法三國政府在致聯合國大會秘書長的報告中武斷說，柏林現有情勢乃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報告書中說道：上述政府爲了使和平與國際安全今後不受到威脅，而將柏林問題交由安理會審議，同時還武斷說，和平與國際安全因柏林形勢似乎已受到威脅。但是，這種聲明是毫無根據的和虛構的。這正如蘇聯政府今年十月三日照會中所稱，美國政府關於柏林現有情勢似乎是威脅到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聲明，與實際情況不符，這一聲明不過是壓迫的工具以及利用聯合國大會作爲達到自己侵略目的的企圖而已。

三國政府這樣的聲明，毫無根據並且純係捏造，——正如我已經說的，——其目的是爲了加強對於所謂「柏林封鎖」問題的叫囂，雖然柏林任何的封鎖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關於飢餓威脅的聲明也是完全與事實不符，而且簡直是一種敵對宣傳的舉動。根據德境蘇軍當局的提議，蘇聯政府還在七月初即決定把柏林居民的給養完全擔負起來。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所公佈的聲明，給予柏林報紙記者說道：自蘇聯運到柏林西區幾十萬噸糧食和一萬多噸油類。根據很不完全的統計，從蘇佔領區每日以各種方法運到柏林西區的有九百噸物品，煤、紡織品等等並未計算在內。對於佔領軍的供給並無什麼威脅。

因此，上述一切對蘇聯的非難，經不起任何批評，而這種種的叫囂的傳播，只是爲了更加煽起不安、恐慌和猜疑的情感，而完全不是爲了實際處理柏林形勢。

三國政府九月二十六日照會中還包括有毫無根據的聲明，似乎柏林蘇軍當局准許少數柏林居民企圖以暴力推翻柏林市自治機關。蘇聯政府在其十月三日致美、英、法三國政府的照會中對這些毫無根據的非難給予正式的駁斥。柏林蘇軍當局會奉蘇聯政府堅決的指示：儘管柏林居民不滿既成狀況，仍須保證柏林地方機關工作的安定條件，這件事且經蘇外長莫洛托夫在與美、英、法三國代表會談期間於八月三十日加以指出過。上述對蘇聯當局所發表的聲明底捏造性亦可從這一事實中看出來，即三國政府照會中所述的柏林混亂狀態，不是發生在蘇軍指揮部管轄之內，而是在其管轄外的地方，因此，蘇軍指揮部不能負責，而應由柏林其他三區軍事當局負責。這樣一來，三強政府這種武斷的說法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因此，關於柏林現有形勢乃是和平與安全的一大威脅這一論調，以及爲了必須安理會審議柏林問題而產生的論調，均應認爲完全是毫無根據的。對此必須予以率直的駁斥，把它看爲是不符合事實的論調。根據我上面所說的種種理由，我們反對將柏林問題列入安理會的議事日程，並主張這一問題不

得列入安理會的議事日程裡面。

(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維辛斯基在安理會上聲明)

斯大林揭露：英、美、法執政集團

在柏林的行爲，爲其侵略性的表現。

〔塔斯社莫斯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電〕斯大林同志答真理報記者問原文如下：

問：您如何評價安理會討論柏林形勢的結果及英、美、法代表在這件事情中的行爲？

答：我把它評價爲英、美、法執政集團政策侵略性的表現。

問：今年八月，四國對於柏林問題曾一度達成協議，真的嗎？

答：是，真的。大家知道，今年八月三十日，蘇、美、英、法四強國代表在莫斯科達致了一個協議，即同時一方面實行取消運輸限制的措施，另一方面實行以蘇佔區德國馬克爲柏林唯一的貨幣的協議。這個協議並不觸損任何方面的威信，它顧及各方利益，並保證進一步合作的可能。可是，美國和英國政府批駁了它們在莫斯科的代表，並宣佈這個協議無效；也就是說，它們破壞了這個協議，決定把問題提交安理會，因爲英美在安理會有着可靠的多數。

問：不久前在巴黎安理會討論此問題時，還在投票以前的非正式談判中，對德國問題又曾達致了協議，真的嗎？

答：是，真的。阿根廷代表，擔任安理會主席的布拉木格里亞先生，曾代表其有關於國家跟維辛斯基同志舉行非正式談判，他手中真正有過一個解決柏林形勢問題的協議草案。可是，美英代表又宣佈了這個協議無效。

問：問題究竟在那裡，能否解釋一下？

答：問題在於美英侵略政策的鼓吹者本身不關心與蘇聯求得協議與合作。他們所需要的不是協議與合作，而是關於協議與合作的談論，爲的是破壞協議，嫁罪於蘇聯，並以此「證明」不可能跟蘇聯合作。努力要掀起新戰爭的戰爭販子，最害怕跟蘇聯取得協議與合作，因爲跟蘇聯協調的政策將摧毀戰爭販子的地位，將會使這些老爺的侵略政策喪失目的。正因爲如此，所以他們撕毀既得的協議，批駁跟蘇聯共同擬製這樣協議的自己的代表，而違反聯合國憲章把問題提交安理會，因爲他們在安理會有着可靠的多數，他們在安理會能够「證明」他們所願意的一切。所有這一切爲的是「證明」對蘇聯作的不可可能，「證明」新戰爭的必需，從而爲掀起戰爭準備各種條件。

現時美英領導者的政策，是侵略的政策、是掀起新戰爭的政策。

問：如何評價中國、加拿大、比利時、阿根廷、哥倫比亞和敘利亞等六國代表在安理會上的行爲？

答：這些先生們擁護侵略政策、掀起新戰爭的政策，是顯而易見的。

問：所有這一切將會如何告終呢？

答：這只能以新戰爭販子的可恥破產而告終。新戰爭的主要販子邱吉爾所已得到的，是失去了本國和全世界民主力量對他的信仰。所有其它的戰爭販子也將遭到這樣的命運。不久前的戰爭恐怖在各

國人民的記憶中太過新鮮了，擁護和平的社會力量太過偉大了，主張侵略的邱吉爾的徒子徒孫們不能戰勝它們，也不能把它們扭轉到新戰爭方面去。

九 堅主嚴懲日本戰犯，建立民主日

本，四強一致簽訂對日和約。

堅主嚴懲戰犯，反對美國多方袒護戰犯。

〔塔斯社東京電〕一九四六年十月九日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上午會議上，蘇聯控訴人哥隆斯基發表了演說，在其演說中，確證了日本侵略蘇聯的一部份罪狀。

哥隆斯基聲明所說，坐在這兒被告席上的被告者應負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全部犯罪的責任。

控訴人引證事實，說明從年青的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才生了牙的時候便開始侵略蘇聯，日本進攻過俄國。哥隆斯基指出，一九〇四年日本背信襲擊旅順的俄國艦隊引起了全世界的嚴峻責難，並成爲了一九〇七年第二次海牙會議上開始締結關於軍事行爲程序的公約的動機之一。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正是襲擊旅順的計劃的複製。這並非是偶合的，這是日本侵略政策的方法，這是日本軍官數代以來所學習的日本軍事學說。

接着，控訴人提及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日本干涉蘇聯遠東說，雖然那時日本奪取蘇聯遠東的企圖並未成功，但此種夢想直至最近仍繼續活在日本軍人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客之中，並且是充滿了犯罪行爲的整個期間內的全部侵略行爲的動機。日本侵略蘇聯的性質和形式改變了，但其基本目的並未改變，即以種種方法儘可能侵佔蘇聯的領土，使蘇維埃國家遭到儘量大的損失。爲了便于檢討起見，

控訴人將充滿罪行的整個時期分爲四個階段：

- (一) 自一九二八年至佔領滿洲；
- (二) 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
- (三) 自一九三六年至歐戰開始；
- (四) 最後期間至日本投降。

關於第一個階段，控訴人提起說，一九二五年蘇日之間訂立了兩國和平的相互關係基本原則的公約，但自始日本即粗暴地破壞了對此項公約應負之義務。控訴人說，我們向法庭提出了證據，自一九二八年起，日本總參謀部的軍事家就已經計劃好了反蘇的侵略戰爭，只是等待着展開這一戰爭的適宜的時機而已。但是，日本的軍事家懂得，沒有鞏固的基地，反蘇戰爭即不易順利進行。所以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間，日本軍閥的基本關心便是獲得這樣一塊基地。顯然的，他們的眼光首先射向滿洲這方面，因為滿洲是可能順利地變成日本未來侵華或侵蘇的基地。

爲了準備這第一步，日本軍閥，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的全部時間內，而且也在其後，計劃並實現了反蘇的秘密破壞工作。

日本代理人之此種反蘇陰謀破壞行動，是按照考慮週到的及遵照日本軍閥的直接指示，所製定出來的計劃實行的。

轉到第二個階段時，控訴人說，一九三一年侵佔滿洲不但是日本侵華而且是侵蘇的一個很重要的階段。更有進者，佔領滿洲對於日本準備全部的侵略，一般的是有重大意義的。一九三一年底，蘇聯政府向日本政府提議締結不侵犯條約，一九三二年此項提議又被提起。

日本政府拒絕了這一提議。拒絕簽訂蘇聯所提議的條約，無可爭論地證明了日本指揮部在佔領滿洲後所立刻着手的軍事準備，不是防禦性質的，而這些準備的目的是在將滿洲和朝鮮變成侵蘇戰爭的基地。

控訴人繼續說，在同一時期內，日本也以一切手段努力在內蒙建立自己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統治，並因此以便在後來擴展其統治于外蒙古，而外蒙古是在一九二二年就建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日本軍閥計劃佔領蒙古人民共和國，以便將其變成打擊蘇聯的生存攸關的交通線的基地。控訴人指出，蘇聯政府曾警告日本，當其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時，蘇聯即以其武裝力量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這會迫使日本侵略者考慮，但他們並未放棄其計劃。他們開始明白了，僅以自己的力量不一定能實現其佔領蒙古人民共和國及蘇聯遠東的打算。他們會需要在歐洲尋求同盟國。那時在歐洲出現了明顯的侵略國家——德國和意大利，這兩個國家在其反民主的氣味上是和日本一樣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五日簽訂了所謂反共產國際協定。其時此秘密協定之準確內容尙未得知，而現在已擺在我們大家面前了。現在我們正確地知道了，那個秘密協定是反蘇的。其時，日本也如德國一樣，企圖使全世界相信，它們簽訂的條約純粹是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作思想鬥爭的武器。但那時全世界的人都明白，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作鬥爭的談論只是掩護侵略國共同侵略民主國家的煙幕。控訴人指出，全體被告，首先是其時的首相廣田及前任樞密院大臣廣澤要負全部責任。以後，控訴人陳述第三個階段。他指出，當「反共產國際協定」被利用為侵略者團結反民主國家力量之工具以後，日本開始努力和希特勒德國及法西斯意大利更密切的接近。指出了一九三八年正月日本開始和德意談判締結形式上的軍事政治同盟，但由于德日對於共同侵略的最近計劃的意見分歧，而無結果以後，控訴人繼續

說：這裡在審詢幣原、宇垣、岡田及他人時，呈現了一幅極無稽的畫面。他們向我們提議要相信在日本的一切；其中有政府，連陸軍大臣，宮廷及日本特權階級全體都包括在內，一言以蔽之，所有的人，除關東軍的幾個中校和少校之外，都是反對侵略的，他們對侵略感到激憤，並以一切可能阻止過侵略，而這其間日軍在整整十年間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新進攻，佔領了一塊又一塊的新領土。控訴人說，我們向法院提出證據，日軍之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及蘇聯的領土，日本政府是知道的，而且是完全贊同的，一如其後日本侵略的其他階段然。

描述了日本在張鼓峰及諾門汗所得的教訓之後，控訴人指出，這些事件的結果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明白了，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與蘇聯較量的。於是，日本侵略的指導者的眼光便以極大的憧憬注射到德國的鐵拳上。一九四〇年夏天，一方面是德意，另一方面是日本之間恢復了締結軍事政治同盟的談判。這一談判的結果，便有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的三國協定的締結，這一協定最終形成了侵略國反對民主世界，尤其是反蘇聯的陰謀。這一協定已提交到法庭。這一陰謀的結果，便是一連串的國際規模的罪行。控訴人說，我們證明，蘇聯自始即被認為是這些陰謀的犧牲品之一。這一陰謀之實現使蘇聯的利益受到巨大的損害。

控訴人說，我們向法院提出證據，由這些證據中可以充分明白，在蘇日關係上來說，三國協定的實際意義，日本的侵略指導者是這樣了解的：

（一）如果蘇德間發生了戰爭，這一協定使日本可能獨自佔領久已刺激着日本胃口的那些蘇聯領土；

（二）如果蘇德間不發生戰爭，則利用德國鐵拳來威嚇蘇聯，因為經驗告訴說，日本自己的拳

頭，蘇聯並不恐懼。

日本帝國主義者曾覺得此種算盤並未打錯。他們的錯誤，只是在於，連德國的軍事機構也被蘇聯的軍力打得粉碎了。

述及直至日本投降爲止的最後一階段時，控訴人提起了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松岡洋右代表日本和蘇聯簽訂了中立協定。

控訴人說，我們提交法庭的證據證明了，日本政府締結這一協定，並無意遵守，並且在德國侵入蘇聯時，立即加以破壞。我們更向法庭提出證據證明，其時日本之所以未進攻蘇聯，僅因一九四一年夏的複雜情勢，使日本侵略的指導者覺到時機尚未成熟。松岡洋右想欺騙蘇聯政府，認爲只要一和德國開戰，相信這一協定的蘇聯政府便會把遠東的全部軍隊調上西線，那時日本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佔領東部西比利亞和沿海地區。但此項企圖並未成功。當對德戰爭的頭幾個月中，在西線的艱苦條件下，蘇聯並未使其遠東防衛削弱，雖然日本政府不止一次的保證過遵守中立條約的意向。

控訴人說，我們向法庭提出證據，在天皇的親自蒞場並在其指導之下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所舉行的日本軍政領袖會議上決議：

日本不參予對蘇戰爭只是「暫時」的。日本將以外交談判爲煙幕，「秘密實行反蘇武裝準備。」爲了實現這一決議，日本總參謀部及關東軍參謀部製成了秘密動員的特殊計劃，以「關特演」爲暗號，其字義爲「關東軍特別演習」。依照這一計劃，關東軍的數目在兩個月之內要增加一倍，即由卅萬人增至六十萬人。此項計劃曾緊急的實現了。

德國人允諾在兩個月之內擊潰蘇聯，日本的首腦這樣考慮：爲什麼我們現在開始突進，並在和紅

軍作戰中受到損失，而在東西比利亞沒有我們所需要的那些東西。我們暫時在南方取得一切我們所需要的。當德國人打垮了紅軍，蘇聯瓦解開始的時候，我們便可輕而易舉的奪取到我們所欲奪取的一切。暫時我們將進行外交談判，發誓遵守中立協定，以蒙蔽蘇聯，並掩蔽我們的軍事準備。

哥隆斯基續稱，蘇聯的控訴向法院提出證據，一九四一年八月所預定的侵蘇計劃，在一九四二年夏即擬實行，其時預定進攻東西比利亞，即所謂大東亞地區。

依照三國協定交予日本吞嚥的大東亞的界限，在日本的侵略指導者看來，是極富于彈性的。

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的第二次樞密院會議上討論了成立大東亞省的問題。當時有人質問東條說，大東亞圈的界限是怎樣的。東條在回答時，指出了其時已被日本侵佔的領土，並且補充說，在戰爭進程中所佔領的領土亦將屬於這一界限之內，因此，此共榮圈將隨佔領領土之增加而擴大。

換言之，大東亞之組成將包括一切能以吞嚥下去的東西。控訴人說，我們向法院提出文件的證據，由這些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出，日本擬將德國吞併餘下的蘇聯全部吞併去。例如西比利亞的大鐵路幹線將分配如下：自奧姆斯克以西歸德國，以東歸日本。

緊接着這以後，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間，在東京不但製成了軍事攻蘇的作戰計劃，並製就了軍事管理擬佔領之蘇聯領土的計劃，我們將這些計劃提交到法庭上。由這些計劃中，可以清楚看出，日本的種族理論曾怎樣地打算施之于實際，在佔領區怎樣組織了大規模的日本移民，製成了特殊方法以預防「由西方驅逐出來」的斯拉夫夫人之集中西比利亞。這一切的計劃和打算，都是建築在德國最後勝利的堅定的信心上的。

控訴人指出，對德國勝利和紅軍失敗的打算是日本政客們的一切算盤上的不可缺的條件，於是日

本人展開了不但是反蘇而且是反英美的計劃。這種打算是被打破了。時間過去了，但德國在歐洲，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勝利並未降臨。相反，日本武裝力量之陷入戰爭越來越深，紅軍依舊堅定地站在蘇聯的邊境上，而日本戰略家久已期待的但未能期待到的侵蘇良機終未到來。

控訴人強調說，這並不是說，日本（雖然不是出於心願地）遵守了蘇日中立協定。實際上，日本有系統地破壞了這一協定，並給予了德國以極大的援助。雖然在其他戰線上很需要日本軍隊，但日本繼續增強了其駐在與蘇聯交界地方的軍隊。

一九四二年在滿洲集中了一百一十萬軍隊，即幾乎日軍全額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中包括精銳的坦克和航空部隊。

控訴人指出日本政府知道蘇聯無意進攻日本以後，他繼續說：

「如果日本忠誠地遵守了它和蘇聯訂立的條約，如果日本沒有逼迫蘇聯在滿洲邊境上留駐重兵（這是依照日本指揮部自己承認的），那末，蘇聯在一開始便會可以將全部兵力用去對德作戰。這不但可改變蘇德戰爭的全部過程，並可使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過程全部改觀。至于蘇德戰爭，那末毫無爭論地，蘇聯可以遭受少得很多的犧牲並迅速結束戰爭。當然，如果把日本留駐滿洲的軍隊內的全部軍事技術投之于菲律賓，新幾內亞及其他戰線上作戰，則這些戰線上的同盟國的勝利自然是更加困難的。但這不是以緩和被告者們的處境的。」

控訴人指出，日本在整個戰爭中將關於蘇聯的軍事情報供給德國，這也破壞了蘇日中立協定。日本擊沈了蘇聯的船隻，並千方百計地妨害了蘇聯在遠東的航行。

德國無條件投降後，日本的政治家和戰略家明白了，歐洲的「新秩序」是一去不復返了。可是就

在這以後，他們也不願放下武器，認為在滿洲尚保存着完整的軍隊及日本本土上的龐大軍力，尚可討價還價，不但可以救出自己的生命，且可保存進行新侵略戰爭的工具。因此，他們拒絕了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

但是，由痛苦經驗中，學得了教訓的民主國家堅定地保持了自己的決心，不與侵略者作任何妥協。除日本無條件投降外，他們任什麼也不能同意，而日本拒絕了無條件投降。這一拒絕便會使戰爭拖延至無限期。

這就是爲什麼蘇聯政府拒絕了日本對調停的請求並認為這是無用的，並應自己同盟者英美之請，忠實于自己的同盟者的義務，希望早日結束人類六年流血的戰爭，而對日本侵略者宣戰了。

控訴人強調說，蘇聯之參加對日作戰，保證了日本帝國主義之迅速崩潰並迅速結束了太平洋戰爭。

〔塔斯社東京電〕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對日盟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了蘇聯代表德勒揚哥將軍提交委員會的關於根據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麥克阿瑟的指令應受清洗的在日本議會中的份子這一問題。

德勒揚哥指出在下院的議員中，仍有應受盟軍總部清洗令懲辦的人物，應解除其在社會組織以及下院之職務。這些人物至今還是下院議員，並繼續積極參加日本政治組織，這一事實是說明日本政府雖完成盟軍總部的清洗令尚相差很遠。德勒揚哥引證出十七個應受清洗的日本會議員後，他宣稱：「爲證明上述人物的政治觀點，我引證西尾末廣于一九四二年議會選舉時，在大阪第四選舉區所發表的競選演說詞。西尾末廣這篇的演說詞具有侵略的軍國主義的性質。他在演說中宣傳法西斯的觀點，

並號召選民效法希特勒的榜樣。我們應當問具有這種政治觀點的人物，能夠當負有使日本民主化的議會的議員嗎？

我還能够引出一個證據，證明議員的清洗工作離完成尚遠。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日本時報」上，論政府所公佈的清洗地方行政機關的綱領時寫道：「由清洗地方行政機關的結果，下院議員應被清洗者在一百名以上。」但重要的不是這一頗為坦白的承認，而是下文所稱：由於這更進一步的新的清洗，——預先極力設法不使這清洗令波及下院的議員。」

有鑒於上述，日本政府對實現清洗令是否具有誠意是很可懷疑的。關於這，我不能不引出下面一件極可注意的事實，即受命實現這一清洗令的吉田首相，竟在自己的官邸裡召開了一個日本最著名反動人物們的會議，而這些人物便是依照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的指令已被清洗者，例如：細川丸吉是過去元老院的議員，池田成彬是三井公司的總經理，後藤是「大政翼贊會」這一法西斯組織的創始人，以及其他。在這會議上討論了集資出版故近衛公爵的傳記，而近衛是日本侵略的組織人之一。

有鑒於此，我應再一次地強調指出，現在的日本政府濫用了盟軍總部的信任，並表現出不願完全實現所付予他的指令。因此，我建議盟軍總部給日本政府一個指令，讓他完全實現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的清洗令。」

美國首席代表艾其森在回答德勒揚哥的建議時做了一篇閃爍其辭的演說，在演說中宣稱「民族團體的會員不能列為清洗的理由。」

中國的代表指出：清洗令應當強度的實現。如果對議員有所懷疑，那這些材料就應當審查。艾其森在其結論中強調指出。如果有這一類的證據提出，美國佔領軍當局準備根據這類新的證據

而予以追加審查。

〔塔斯社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東京電〕在盟國對日委員會會議上，蘇聯代表德烈揚柯中將對於日本政府直屬復員局的活動表示不安。德烈揚柯說：「衆所週知，根據一九四六年正月四日盟軍參謀部的訓令，日本武裝力量中的軍官不得在政府中供職。屬於政府機關的復員局的行政機構中有數千日本海陸空軍軍官供職這一事實，也不是什麼秘密了。我想關於「不可代替」的論據，不能作為好像復員局工作中那樣廣泛地利用日本武裝力量中的軍官之藉口。復員局里廣泛地利用着過去日本總參謀部、軍令部及陸海軍省作戰課和特別課的人員。各特別課的人員，例如過去總參謀部的第五課報課的人員（此課專司反蘇的間諜），仍供職於第一復員署。在第二復員署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形。在第二復員署的首腦就是日本海軍中的一位老間諜，即過去軍令部報課長海軍中將前田實。」

另有一件事實，也是值得注意的，即復員局的人員過于龐大。即使對於復員問題完全外行的人，只要稍微熟習一點復員局的情形，也可以看出這一機關中許多課、股、組、局的活動是與日本武裝力量量的復員和換俘的問題毫無關係的。比如：第一動員署中，有所謂「史實研究」課，「主持者係過去日軍總參謀部作戰課長宮崎修一中將。關於這一署在盟國對日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上，當提及研究太平洋戰爭開始的原因與日本失敗的日本委員會的問題時，我已經說過，據報載：日本政府在將近兩個月「研究了肅清」此會的方法後，該委員會才在前天解散了。」

這一史實研究課。在工作中利用過去日軍總參謀部的作戰課和報課的軍官及日軍其他高級軍官，公開研究和歸納過去戰爭的經驗，並注意到戰事中各戰線上的每一特別重要戰役的仔細的研究。為什麼在復員局內需要此種研究呢？這種質問在這裡是完全適合其時的，這一課的許多高級軍官也在

政府設立的開戰及其失敗的原因研究委員會中兼職，這一事實特別值得指出。復員局的其他許多課和部門也在進行着和復員與換俘毫無關係的工作。例如第一復員署總務課的研究股，該股除了研究「日本國外日軍的實際情形」，也研究着和估計着國際形勢。

這全部的事實都使我有權想，表面上解散了的日本總參謀部，選擇了復員局爲其避難所而繼續工作到現在。和過去不同的是，此種專門工作在過去照例是由總參謀部的軍官擔任的，現在是在一個名稱不很響亮的機關內由以便服代替軍服的總參謀部的軍官擔任。因此，根據上面所說的，我不能不認爲有這樣的危險，即日本政府有濫用盟軍參謀部的信任造成日本最高總參謀部的軍官的軍事活動合法化的可能。我認爲，甚至根據我對這一問題所有的極不充分的情報，已經可能製成下列良好的有根據的建議，提交最高統帥部，即指令日本政府：

(一) 澈底重新檢討復員局的機構，以大量裁減復員部門的人員，因而也縮減了日本政府爲維持復員局而支出的龐大的支出；

(二) 立即解散復員局中與換俘及復員問題絕無關係的課署，這些課署在作着作戰諜報及情報活動，這些活動不是別的，實際上，就是過去總參謀部所擔任的活動「例如，第一復員署中央實研究課，該署總務課中的研究股，第二復員署中的研究股等等。」應解散之各課股的全體人員立即由國家職務中解職；

(三) 立即解降至今仍在復員局的中央或地方機關內繼續工作的日本總參謀的軍官和工作人員以及諜報機關中之軍官與工作人員的職務並禁止這些人在國家機關內供職；

(四) 直接是陸海軍機關的各課股（例如第一復員署的技術改進課及其他應解散之課股）的一切

文件及卷宗移交予盟軍參謀部；

(五) 須儘速完成審議中央和地方復員局未結束的問題之各課的工作，即儘速解決有關過去日本武裝力量中的人員的復員和換俘問題。規定完成上述各課的工作的一定和最短期間；

(六) 僅許可復員局以上之各課股繼續存在，而且，這些課股的組織機構須澈底檢討，以便將現在司理詮叙，勳賞及禮儀等問題的人員由其中驅除之；

(七) 須確實判明復員局的地方和關於實際上作了一些什麼，並判明此項機關是否是復員軍官之聯絡和團結的中心組織。

任會議主席的美國代表阿契生在因德烈揚柯將軍關於復員局活動的建議而發言時。由於德烈揚柯將軍向會議提出必須解散太平洋戰爭經驗研究委員會的建議，此委員會已由日本政府解散了。阿契生課說：日本政府感謝德烈揚柯將軍關於這一問題的批評也會得到保爾的支持。(對日委員會的英國代表保爾打斷阿契生的說話——問道。「主席先生，難道你對這件事表示惋惜嗎？」)。阿契生繼續說，他認為關於復員局是日本總參謀部的偽裝這一聲明是「可異的」。

關於德烈揚柯同志的演說，英國代表保爾請求提供關於復員局中基本工作人員的軍級的情報。

堅主管制日本工業，

反對麥氏鎮壓工人運動。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電〕塔斯社華盛頓訊：遠東委員會正在討論日本工業發展的水平問題，蘇聯代表現任駐美大使潘友新二十三日在會議上就蘇聯主張發表聲明，略稱：工業可以滿足國家和平時期需要的功用，也可以產生準備戰爭的功用，只有弄清楚這個問題以後，才能說明對於有關日本將來工業生產水平的各種建議所持的態度。同時，應記住日本應滿足受過日本侵略的國家所提的合法的賠償要求。「我們現在必須負責使日本軍國主義不復活，使日本不再度成爲戰爭威脅的所在地。爲了保證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使日本工業發展從屬於滿足日本人民的需要。」因此，盟國所面對的任務，不是限制日本和平工業的發展，而是禁止戰爭工業的發展；防止造成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侵略復活的條件。」至此，潘氏提出有效方案稱：「蘇聯政府認爲：只要在日本建立若干時期的適當管制，以便防止日本戰爭工業的恢復或創立，便能解決這一問題。對日和約中必須規定由那些對於日本再度侵略最感利害攸關的國家施行數年的管制；而準備並締結對日和約的時機是早就成熟了的。」潘友新代表蘇聯政府，要求會議採納這一方案。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電〕塔斯社訊：盟國對日委員會蘇聯代表團發言人波波夫，於六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指出：在蘇聯代表要求取消反勞工的麥克阿瑟信件與蘆田政府的法令之後，美代表會一方面曲解遠東委員會關於給予日本職工以罷工權利的決定，說是不適用於政府與公共機關企業的職工；另一方面又狡辯說：七月二十二日麥克阿瑟發出的只是建議而非指令。波波夫說：『日本政府在其九月三日的聲明中，却斷言麥克阿瑟的信乃是一項指令』。『而蘇聯代表在盟國對日委員會上曾指出遠東委員會關於職工罷工權利的決定，並未載有這些權利不適用於國營工廠工人與公務員的字樣』。波波夫說，盟國對日委員會的英國代表，也曾批評美方的措施，而且不同意美方代表對決定的曲解。至此，波波夫譴責美佔領當局所固執的方針是『阻止日本人民的民主傾向，是以鎮壓民主團體的活動，特別是工會的活動爲目的』。波波夫最後聲明，蘇聯仍堅持美日當局必須取消反罷工的指令、命令與鎮壓行爲。

〔塔斯社華盛頓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電〕遠東委員會例會已於九月十六日舉行。蘇方代表巴紐什京同志就麥克阿瑟違反波茨坦宣言及遠東委員會關於日本民主化決議問題提交該會審議。巴紐什京在其聲明中指出說：

『日境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於七月廿二日未經盟國對日委員會協議即致函蘆田均首相，信中要求立即根本重審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日日本議會通過之「公務員法」』。

日本政府根據此信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頒佈一即時生效與立刻實行之特別法令。這一法令禁止國家企業機關工人職員締結集體合同和實行罷工。同時廢除以前締結一切之集體合同。

日本政府及地方政權機關對國家企業機關工人職員展開廣泛報復行爲。罷工工人職員及職工會領

導者已大批被解除工作與多人被捕。據日本政府所公佈的材料，九月一日一天即發出九百一十五起逮捕命令，其中有四百人被逮捕。

上述麥克阿瑟及日本政府之行爲，違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波茨頓宣言及遠東委員會通過的「日本職工會組織原則」及「日本投降後對日基本政策」兩項政治決議。因此，蘇代表於八月十一日在盟國對日委員會上致函麥克阿瑟，提出取消彼在七月二十二日給日本政府之該項指令。但是，從麥克阿瑟方面沒有採取任何改正情況之措施。

八月二十七日，蘇聯代表在盟國對日委員會上要求召集盟國對日委員會特別會議，此會已於八月二十八日舉行。在這一會議上，少將基斯連科爲此致函麥克阿瑟提議取消彼於七月二十二日，給日本政府之該項命令和日本政府七月三十一日頒佈之指令，並應禁止對國家企業機關工人職員報復手段。

衆所週知，代表麥克阿瑟意見之盟國對日委員會主席美人塞波爾特，在這會議上對上述遠東委員會決定做了歪曲的解釋。他斷言說，似乎是遠東委員會關於「日本職工會組織原則」決議並不適用於國家企業機關工人職員；因此，禁止國家企業機關工人職員締結集體合同及罷工，並未違犯遠東委員會政策。

盟國對日委員會主席這一解釋，毫無條件的是不正確的。

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波茨頓宣言中宣稱：「日本政策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的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的重視必須成立」。

在遠東委員會政治決議第一章「日本投降後對日基本政策」第三條載着：「……同樣應鼓勵組織民主的代表各界團體」。最後，在遠東委員會「日本職工會組織原則」決議中特別指出：「必須鼓勵日

本工人建立職工會，目的在於經由參加勞動談判而保證與改善勞動條件；爲此，必須採用各種方法，幫助實現合法的職工會的利益，包括有組織的參加。建立愛好和平與民主日本」，（第一款）；「必須鼓勵職工會跟代表自己會員跟企業家進行有關工資與勞動條件的談判」（第四款）；「任何警察和其他政府機關不應被利用來監視工人，破壞罷工鎮壓職工會合法活動」（第十三款）。

從以上說明中可以看出在國家企業機關工人職員方面，不可能有任何例外，而盟國對日委員會主席對此項決議所做解釋，是沒有絲毫根據的。

蘇聯代表團認爲，遠東委員會不能聽任麥克阿瑟如此嚴重違犯上述諸項決定。

結語中，巴紐什京提議，應使遠東委員會通過向麥克阿瑟提出取消其七月二十二日指令及日本政府七月三十一日禁止國家企業機關工人職員罷工和締結集體合同命令之決定，因爲麥克阿瑟及日本政府之命令均與遠東委員會決議相抵觸和違犯了日本民主化原則。並禁止對國家企業機關工人職員報復行爲。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電〕塔斯社訊：盟國對日委員會於八月二十八日舉行特別會議，蘇聯代表基斯連科少將發表演說稱：七月二十二日，麥克阿瑟曾致函日本政府首相蘆田均，要求立即修改日本議會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日所通過的「公務員法」，並要求制定禁止政府職工罷工及與政府集體議價的法律。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日本政府依從麥克阿瑟的信函頒佈了一項特別法令，禁止政府職工及公共機關職工進行集體議價與罷工，從前所訂的一切集體合同也被同一法令取消，上述法令宣佈後立即生效，日本政府並據此對政府職工發動了廣泛的鎮壓運動。不僅如此，美國佔領當局亦直接參加了對日本職工的鎮壓，今年八月十九日東寶影片公司的事件即其一例。上述一切，證明美國佔領當

局及日本政府違犯了波茨頓宣言及遠東委員會關於對投降後日本之基本政策及日本工會組織原則之政治決定。有鑑於此，基斯連科建議麥克阿瑟應廢除他對日本政府的指令，並取消日本政府頒佈的法令，從而終止對政府機關職工的鎮壓。

反對美國縱容日本軍國主義

死灰復燃，主張審查美國對日政策

〔塔斯社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電〕日本新任外相蘆田均，最近於記者招待會上，聲明，渠對日本政府外交政策之觀點，該氏於聲明中忘記了日本於投降後所處地位。蘆田以狂妄傲慢的態度，解釋關於對日和約談判的「要求」。他宣稱：日本將收回其週圍海上之島嶼，其中包括千島群島。蘆田對其領土「要求」範圍，並未加以限制，蘆田聲明，一開始即謂：日本「不擬提出恢復武裝之問題」。但他却表示欲於適當時期，提出日本能以被許可配備輕重機槍以及其他武器之「警察」以維持其本身之安全。消息報觀察家對蘆田聲明評論稱：誰也不用驚異這位觀點中充滿日本軍國主義殘餘的說客，竟想欺騙世界輿論，把未解除的武裝之軍國主義者，描繪爲「民主主義者」。這個被打敗但並未被日本帝國主義，顯然需要有利條件以求其自存而違反波茨坦決議的日本佔領當局，正給予這些條件，摧毀之也是顯而易見的。蘆田是「民主」黨主席，並任外相之職的事實，即爲違反波茨坦決議（第六條）的證明。按：該條規定不僅對日本統制當局，而且也對誤導日本人民於罪惡冒險之中的黨派及人物，予以根除。現在這些黨派與人物，仍繼續其統制權，並以財閥集團及半封建地主爲其靠山。日本

佔領當局，現在不願甚至連提亦不提到清除這些勢力，相反的它正與日本侵略政策的鼓動者，財閥的代理人談判關於日本工業及對外貿易的發展，而美國的壟斷家，也允許給他們以充足的財政幫助。這種政策，鼓勵得日本軍國主義者連「真正民主主義」與東方「民主主義」的外衣也拋開了。蘆田這種軍國主義企圖的暴露，正是日本佔領當局所實施的違反波茨坦決議的政策之必然結果，同時也是日本佔領當局才給予了蘆田及其伙伴們出來聲明敵對盟國的機會。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電〕陝北訊：莫斯科廣播蘇聯真理報八月三十日關於張群訪日的評論。該評論引證許多報紙和通訊社的消息，揭穿了張群訪日的陰謀。法新社消息稱：張群的使命是建立一個反共產主義集團，由日本、中國、朝鮮三國以同盟的形式出現，讓緬甸和印度尼西亞以後加入。南京人報更肯定的說：關於可能簽訂中日反共產主義同盟，完全不是沒有根據的空話。南京展望雜誌則稱：據消息靈通方面人士稱：張群此行目的是組織中國、日本和朝鮮的同盟。該雜誌指出這個同盟的真正組織者是美國，它寫道：這並不是什麼中國對日政策，而是美國對華政策，這並不是中國國民黨成立的遠東同盟計劃，而是美國建立類似西歐聯盟的那種計劃。從美國「軍事援華」的觀點看來，這種同盟是非常方便的，方便的原因是可以經過日本和朝鮮供給更多的軍火給國民黨。這對於美國是再好不過了，這樣既可賺錢，並且還可經過這個「同盟」更進一步干涉中國內政。該雜誌說：蔣介石是願意接受美國的這個東亞聯盟計劃的。真理報在引證了這些報紙消息後指出：國民黨政府想參加這個「遠東同盟」的另一證據，就是它匆匆忙忙地承認了漢城南韓政府，而這個所謂政府不過是朝鮮一群賣國賊而已；雖然簽訂有中蘇同盟條約，但國民黨政府還是想參加上述的遠東同盟。國民黨政府的這種行動，甚至已在國民黨統治下的輿論中引起相當嚴重的恐慌。該報並指出：美國在遠東的外

交活動，很明顯的是把金元外交政策的經驗從西方搬到東方來了。在西方，他們復興德國侵略勢力，建立西部的傀儡政府，以此作為西方侵略勢力的基礎，並為此目的犧牲西歐各國——首先是法國——的利益。在遠東的情勢也完全是這樣，他們復興日本侵略勢力，首先是犧牲中國的利益，為中國造成如從前日本帝國主義者所給他的一樣的被奴役地位。但真理報最後明確指出：這種罪惡性質的計劃是會破產的，因為無論是中國的、日本的或是朝鮮的人民，都不會接受華爾街的外交政策所產生出來的這種罪惡計劃。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三日電〕塔斯社華盛頓訊：遠東委員會蘇聯代表於十七日就麥克阿瑟違反該委員會關於日本工會組織原則以及日本投降後對日基本政策兩項決定事發表聲明，說明根據該委員會有權審查日境佔領軍總司令所採取的政治方針的規定，要求麥克阿瑟取消反罷工指令，停止對日本工人的鎮壓行為。另據法新社消息：日本工會領袖代表團代表於十四日訪問盟國對日委員會蘇聯代表以後，又於十六日訪問英國代表蕭氏，要求他在遠東委員會上提出日本反罷工立法問題，蕭氏表示希望麥克阿瑟「將不忽視盟國對日委員會代表們的意見」。據路透社十七日電稱，蕭氏於二十五日接見保衛民主同盟代表時，對日本政府的反罷工令表示驚異，並保證他將試圖使該問題提交遠東委員會。蕭氏已於十七日將保衛民主同盟的請願書轉致澳洲政府。至於美國的態度，據美新聞處消息稱：遠東委員會美國代表於十六日竟厚顏地宣佈：美國政府完全同意麥克阿瑟禁止日本公務員罷工之行動。

堅主四強一致起草對日和約

蘇聯堅主儘速對日締結和約以及撤離佔領軍。不用說，就在這種場合也應當按照波茨坦的協議所規定的來進行，根據波茨坦協議，對前敵國的和約（對日本的和約當然一樣）應當由有關國組織的，換句話說，在本場合下有中國參加的，外長會議負責來擬製。在和約擬好之後，才召開各有關國的會議，來審查對日和約，這樣做無疑是完全必需的。

美國政府却完全違反波茨坦協定，反對由外長委員會負責擬製和約。由于這種結果，對日和約的問題也就擱置起來。同時，美國政府幫助日本侵略集團恢復日本軍事經濟潛在力，以此來損害和平事業。（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塔斯社聲明）

〔關東社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電〕莫斯科訊：里昂吉也夫頃在真理報上著文評論起草對日和約稱：『起草五個前德國盟邦和約及對德和約的經驗，已明確地證明起草和約工作應由強國會議來順利完成，對戰敗國和約的起草，必須由曾以其武裝力量保證對侵犯者勝利的國家來進行，這是準備和約的唯一標準，而且是經過考驗的極其重要的標準，這一原則表現在開羅宣言，克里米亞協議與波茨坦宣言中。起草對日和約的唯一正確方法，就是由曾在擊敗日本中起決定作用的美、蘇、中、英四強來起草，由它們以聯合決議來決定以何種方式邀請那一國家參與和約的最後起草。』該文指出，美國提

議召開十一國會議而不召開外長會議的行動，外國報紙曾在鼓吹「遠在五月，胡佛就建議西方強國對德日單獨締結和約。貝文在馬蓋特工黨大會上也主張廢棄波茨坦協議中關於山外長會議起草和約的方法，而召開十一國會議。」該文在指出：「蘇聯是擊敗日本的一主要因素」後，結語稱：「以一切方式擴大起草和約參加者的企圖之真正動機，就是想玩弄票數，蘇聯堅持在和平時期保持強國一致的原則；這一原則保證盟國在和平與安全問題上獲致協議，這一原則完全適用於必須先由四國外長會議考慮的對日和約的起草。」

我奉蘇維埃政府之命對閣下今年十一月十七日關於準備和平調處日本問題的照會，作如下答覆：
衆所週知，四強——肩負戰爭主要重荷並以自己武裝力量保證了戰勝日本之中國、美國、蘇聯、英國還在戰爭時期內即于彼此之間，對戰後和平調處問題獲得一致決議。這可在開羅宣言，雅爾塔會議以及波茨坦會議的決議中找到反映。同時，波茨坦會議決議規定，由外長會議負責進行和平調整必要之準備工作，特別是在解決和平調處遠東問題的外長會議，中國必須參加。

對日戰爭結束之後，美國、英國與蘇聯，同時亦有以後參加的中國，于一九四五年在莫斯科會宣佈十二月協定，特別是這四強國將參加對日聯合委員會，在華盛頓之遠東委員會在通過決議時必須經過上述四國代表同意。由此，證明這些國家對戰後日本情況之特別關心。

蘇聯政府根據這些決議在今年七月二十二日與八月二十九日之照會中已說明必須在最近時期內召集由中、美、蘇、英之代表所組成之外長會議來審議和平調處日本之問題。

在閣下照會中所敘述之關於和平調處日本之程序亦係出自對上述四強之特別關心的確認上，因為這一確認預定對通過和平調處日本問題之一切決議時，必須得中、美、蘇、英之代表的同意，雖然在

閣下照會中提議爲此目的召開特別之豫備會議，但是這並未有上述強國以前之任何決議的規定，這違背關於召開外長會議之波茨頓決議，這只能延滯恢復遠東之和平。

因此，爲了最迅速恢復遠東和平並給予日本及其人民相當的和平發展之條件起見，蘇聯政府提議，于一九四八年一月間召開由中、美、蘇、英之代表所組成之特別外長會議，以審議準備和平調處日本之問題。

茲提議在中國召開上述外長會議，假使中國政府希望這樣的話。我將爲貴國政府對此問題給予迅速之答覆而向閣下表示謝意，因爲在中國政府以及其他兩個有關政府同意上述提議時，便可能儘速採取準備的措施。

我已將同樣提議分別致送美、英兩國政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莫洛托夫致王世杰文）

〔關東社一九四七年九月四日電〕莫斯科訊：蘇聯二次拒絕美國片面召開對日和約會議之覆文，已於八月廿九日送達美國政府。該覆文在答覆馬歇爾八月十三日關於召開十一國會議，以草擬對日和約問題之照會時稱：蘇聯政府認爲美國沒有理由，反對由四強外長會議，預先討論召開草擬對日和約會議的問題。因波茨頓會議決議建立外長會議，是要它實現解決和約問題的必要準備工作，此決議非祇限於對歐洲之和約問題。外長會議，包括中國代表在內，因此證明了它有資格解決對日和約問題，此點雖已爲美國政府承認。然在八月十三日之備忘錄中，却附有武斷的保留，即所謂：「外長會議得用以準備對日和約，但須經所有會員國之同意」。蘇聯政府完全不能接受這種保留。該覆文繼稱：蘇英中對戰後日本局勢有特別關係，一九四五年莫斯科外長會議協議規定，四強參加盟國對日委員會，而且華盛頓之遠東委員會之決議，必須有四強之一致同意。蘇聯政府在其上次之照會中，曾引述此項

決議，而在美國政府八月十三日之覆文中，對此則未作任何答覆。鑑於上述情形，蘇聯政府保留其七月二十二日覆文中所表明之立場，堅持召開對日和約會議之問題，必先經過包括蘇、美、英、中四國代表之外長會議討論。

一〇

同情並援助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反對帝國主義統治政策。

堅主執行莫斯科會議對朝鮮決議

反對美方破壞聯委會工作。

九四五年十一月三號莫斯科會議，關於恢復朝鮮爲一獨立國，關於協助組織朝鮮臨時民主政府，以及關於南鮮美軍司令部與北鮮蘇軍司令部共同實施與此有關的一系列辦法等等問題，曾經達成了協議。但是，由於南鮮美軍司令部站在反民主措施與支持朝鮮反動的親日集團之道路，於是北鮮蘇軍司令部與南鮮美軍司令部的協議便不可能達成，而莫斯科會議所指明的關於朝鮮問題的計劃也受到破壞。

爲了加速南北朝鮮的聯合，重建朝鮮爲一個統一獨立的民主國家與使朝鮮人民能夠自己解決本身的內政問題，蘇聯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十月間又提議蘇美兩國軍隊於一九四八年初同時撤離朝鮮。蘇聯的這一提議博得朝鮮最廣大人民階層的同情與響應，而且南北朝鮮的民主黨派都保證在蘇美兩國軍隊撤離朝鮮以後必不發生內戰。可是蘇聯的這個提議遭到了美國政府的拒絕，美國政府不顧莫斯科會議關於協助建立統一獨立民主的朝鮮國的決定，正在進行着保存朝鮮目前的分爲南北朝鮮的狀況。

至於說到國務院所提及的聯大在美國政府壓力下所建立起來的小組委員會，那麼，這個小組委員

會所抱的目的與莫斯科會議的決定毫無共通之點。該小組委員會活動的經驗很鮮明地說明了這一點。這個小組委員會不顧朝鮮廣大人民群眾的抗議，以及南朝鮮民主黨派和團體對這種選舉的抵制，而與南朝鮮美軍司令部在半年五月初組織了南朝鮮佔領區政權機關的選舉。

所有這一切說明着，要執行衆所共知的關於恢復朝鮮爲一個獨立的民主國之協議，就需要儘速實現蘇聯關於兩國軍隊撤離朝鮮的提議。（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塔斯社聲明）

在蘇、美、英三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上，獲致了確定三國對朝鮮的政策之協議，作爲這個協議基礎的是蘇聯政府的提議，後來放棄了它最近幾年內在朝鮮不建立朝鮮國民政府之最初圖謀的美國政府也同意了蘇聯的提議。莫斯科會議規定的最初任務，是建立臨時朝鮮民主政府。該政府須採取各種必要步驟，以發展朝鮮之工業、運輸、農業及朝鮮人民之民族文化。

蘇聯政府提出這些提議的出發點是，在朝鮮國民政府領導下之朝鮮統一，是恢復朝鮮成爲獨立國家及爲在民主基礎之上之國家發展建立條件之最重要前提。蘇聯政府照舊保持這種觀點，並擁護堅決實行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的決定，且深信在實現這個協定基礎上，朝鮮將沿着民主道路順利發展，成爲一獨立繁榮之國家，並加入聯合國作爲平等之會員國。

可是，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的協議中所規定的辦法至今尚未實現。臨時朝鮮民主政府尚未建立，爲了協助組成臨時朝鮮民主政府而建立之蘇美聯合委員會之工作，由於此委員會中之美國代表採取了與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之協議相抵觸的立場，因而中途停頓了。同時，鮮南美軍司令部不參加鮮北蘇軍司令部關於兩佔領區之間的經濟交換問題的提議之事務上的討論，因而使這問題無法獲得協議。

蘇聯代表團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至五月間之蘇美聯合委員會工作過程中，曾用盡一切力量以期實現

上述關於朝鮮問題之協議，首先是保證臨時朝鮮民主政府之最迅速建立及在其領導下之朝鮮統一。可是蘇聯代表團不僅在這條道路碰到困難，甚且遭受美國代表團之直接反對。根據關於朝鮮問題之協定，聯合委員會，在準備各項建設時，應與朝鮮民主政黨及社會團體諮商，蘇聯代表團堅決主張廣泛吸收此等政黨和團體來與委員會諮商。而美國代表團却取消了鮮南許多大民主團體參加，並堅決主張吸收那些反對莫斯科協議之派別來參加諮商。跟這種派別諮商，自然是不能實現這個協定的。美國代表團在其提出參加與聯合委員會諮商之政黨和團體名單中，包括十七個反對莫斯科協議之鮮南的政黨和社會團體，並且共只三個擁護這個協議之民主政黨。美國代表團取消了許多這樣的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參加諮商，其中如：全鮮勞動協會、全鮮農民聯盟、朝鮮民族革命黨、全鮮青年聯盟等等。不能同意美國代表團此種立場的蘇聯代表團仍然努力以期找到通過協議的決定。可是，這會是不可能的，而委員會的工作由於美國代表團的提議，不得不中途停止了。

所造成的形勢之不可容忍，那是很顯然的。因此，如閣下所知的，必須重新採取新步驟，來尋求此種形勢之出路。

蘇軍司令官在其給美軍司令官的信中，會努力尋求恢復聯合委員會工作之基礎。在交換函件以後，兩方的觀點大大接近了，這點是兩國司令官都見到的。會期待過，很快可以商妥，聯合委員會將在最近期內恢復工作。可是，美軍司令官對蘇軍司令官今年二月二十八日之最後一封函件，直至此時尚未答覆，因而豫期之協議亦未能獲致。行動之不一致，是及時實現莫斯科協議中關於朝鮮統一問題之措施的最大障礙。（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莫洛托夫致馬歇爾函）

塔斯社報導：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混合委員會蘇聯代表團團長斯梯科夫將軍，舉行有五十四

名朝鮮及外國報界代表參加的記者招待會，會上他答覆美代表團底單獨聲明，並作如下聲明：

根據美代表團之拒絕蘇聯代表團關於公佈混合委員會最近幾次會議的聯合公報的提案，並破壞了混合委員會的決議而對此問題單獨發表聲明，蘇聯代表團爲了使輿論界正確報導混合委員會工作起見，認爲必須作如下的聲明。

七月二、三兩日在新義州，和八、九、十、十六日在漢城舉行的混合委員會各次會議上，討論了關於擬定各個參加協商的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的名單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蘇聯代表團的立場，主要是爲了確實執行莫斯科關於朝鮮的決議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與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之間所達致的協議。

蘇聯代表團根據莫斯科決議在過去和現在都致力於迅速建立朝鮮的真正民主，並且能夠表達朝鮮人民自由意志和有能力堅持其利益的政府。

蘇聯代表團肯定說，在南朝鮮聲明參加混合委員會協商的各黨派和團體中，有着不是社會的團體，如像工商企業公司，行政及教育機關等等。

蘇聯代表團肯定說，在美代表團提出的名單中包括有不存在的組織，如所謂「朝鮮修理建築工人協會」，加之這一不存在的協會的會員，他標示了一個虛假的數字爲一百二十三萬人。

第一小組委員會的蘇聯代表對於這一組織表示懷疑並指出說：該協會不可能有這麼多的數字，因爲全朝鮮全部工人總數才只有不到一百萬人。稍後，第一小組委員會的美國代表曾不得已地承認：由于審查的結果，證明像「朝鮮修理建築工人協會」這種組織，一般說在南朝鮮實際上是沒有的。

南朝鮮各個聲明參加協商的黨派和團體會員的數目，在美國代表團所提名單中共有七千萬人。這

意味着每一個成年韓人，包括男女都應當算到他的八個組織裡去，因而應當承認這是虛偽的。在他的名單中包括這種組織，如大韓獨立總工會，指出數目爲一百多萬人；朝鮮工程建築師協會，指出數目爲十九萬五千一百八十三人等等，這樣不能不引起懷疑關於上述南朝鮮各黨派團體人數的正確性。

根據莫斯科朝鮮問題的決議，以及根據混合委員會第十二號決議規定，才能與朝鮮有兩託管區意義的黨派和團體進行協商。蘇聯代表團提議南北朝鮮的一切非社會性質的和只帶地方性的小組織不應列入名單。

爲着適應兩外長所達成的協議起見，混合委員會應當只與那些完全擁護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問題決議，而又不進行反對莫斯科決議及不反對同盟國或混合委員會的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協商。

由此出發，蘇代表團提議不吸收與那些特別建立用以反對莫斯科決議的，或者是參加建立用以反對莫斯科決議的團體之中的各黨派和社會團體進行協商。

當委員會恢復工作以後，甚至在公佈了混合委員會關於協商程序決議以後，這一委員會（即指反對莫斯科決議委員會）不僅不取消，反而加強反對莫斯科決議和反對混合委員會決議，企圖破壞建立臨時朝鮮民主政府的工作。蘇代表團聲明：到現在爲止，參加這委員會的黨派和團體尙未宣佈退出，他們應繼續對自身行爲負責。

蘇代表團其次指出——斯梯科夫說——參加反對莫斯科託管決議的委員會底黨派和團體，一面在宣言上簽署，以此而負起完全擁護莫斯科朝鮮問題決議的義務。同時，上述黨派和團體仍然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並在這個以反對莫斯科決議爲自身任務的委員會綱領上簽字，以此而繼續在實際上反對莫斯科決議，這兩者是不相符合的。

美國代表團拒絕了蘇聯代表團的這些提案。在這一問題上，美國代表團的立場和莫斯科決議以及兩外長之間關於恢復混合委員會工作基礎的協議背道而馳。

美代表團肯定說，假如不讓那些工商業團體，特別是工商會館參加協商的話，那末也不允許工人職工會參加協商。

美國代表團事實上所堅持的是：混合委員會可以同任何聲明過和美代表團單獨地認為可以參加的那些小組和團體進行協商。

美代表團在口頭上贊同兩外長之間已獲得的協議，同時却又實際拒絕接受這一協議。

其次，斯梯科夫答覆美代表團的聲明，提議共同審查南朝鮮參加反對莫斯科托管決議的，並且申明過參加協商的那些黨派團體的活動狀態。美代表團不同意這些提案。

蘇代表團——斯梯科夫同志說——估計到朝鮮人民對於建立自己民主政府的願望，過去和現在都努力儘快地使擬定那些宣佈與混合委員會一起協商的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底名單的問題獲得協議。爲此目的，蘇代表團提出許多提議，然而並未爲美代表團所採取。

蘇代表團提議邀請那些參加反對莫斯科托管決議委員會的各黨派和社會團體的領導者，以便審核他們對於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問題決議和對於混合委員會的立場。然而這一提案也沒有得到美國的同意。

爲了加速委員會的工作，——斯梯科夫同志指出：蘇代表團曾屢次提議不必等待各黨派和團體最後名單擬定以前，立即着手同那些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協商，對於同他們協商方面，美、蘇兩方代表團均無異議。

在七月十日混合委員會的會議上，蘇代表團提議應由聲明該組織有一萬人以上之黨派和社會團體才能包括到協商的名單之內，並委托第一小組委員會擬定這種黨派團體的名單。

同時，蘇代表團贊成在未包括上述協商名單內的黨派團體，如有其它對他們早先提出的書面意見的補充之時，應給予他們於協商名單內的各民主黨派團體協商結束以後，派遣其代表前來以口頭協商的可能。至於那些參加反對托管委員會的黨派和團體，如果脫離該會並停止其反對莫斯科決議，反對混合委員會鬥爭之時，那麼他們可以被吸收參加協商。

美國代表團對此答稱：除開談到參加反對莫斯科關於托管決議的黨派團體的一點以外，他帶着若干修正，同意對方提案。

這樣一來，——斯梯科夫在結語中指出：可以說，在各黨派團體的協商名單方面，只有關於吸收參加上述委員會的黨派團體問題依然未得協議。

蘇代表團認為：如果兩代表團均能同樣遵守莫斯科決議和兩外長的協議，則這一問題將迅速而順利地迎刃而解。

蘇代表團——斯梯科夫同志聲稱：今後將得到莫斯科關於朝鮮問題決議和莫洛托夫與馬歇爾之間獲致的協議之確切執行，並將以全部力量在這基礎上儘快地建立朝鮮人民迫切期待的臨時民主政府。

如所週知，蘇美聯合委員會之使命，乃協助全朝鮮組成一臨時民主政府，此項使命迄無成就，其主要原因為美代表態度所造成。蘇聯政府認為美國將成立朝鮮臨時民主政府問題，交付四國處理並非得宜，因蘇美聯合委員會並非不可能作出一協議之建議案。羅維特所提美國建議案是不可能接受的。該建議案提出首先成立南北朝鮮單獨的臨時立法議會，然後才成立全國立法議會，其結果必造

成目前朝鮮更甚的分裂。而當前莊嚴的工作，乃是儘可能于最早日期成立統一的全朝鮮臨時民主政府。該函指出：「四國代表討論朝鮮問題，也不符合莫斯科三外長會議關於朝鮮的決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莫洛托夫答馬歇爾函)

提議蘇、美兩國軍隊同時自朝鮮撤退。

蘇美聯合委員會的蘇方代表，曾不只一次地說過，而且力主忠實執行莫斯科三外長會議上關於朝鮮問題的決議。

朝鮮人民應當藉着各偉大盟國的幫助，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與國家獨立。莫斯科之外長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決議，乃是諸盟國表示希望幫助朝鮮人民復興國家的重要文獻。盟國提出的關於恢復朝鮮，並使其成爲一個自由與獨立國家的綱領，也記載在這一決議裡。

很顯然的，大部份的朝鮮人民；民主黨派，及大部份的社會團體，都是擁護這一決議的。而若干反動的政治黨派，及其反動的頭子們，都反對這一決議，這也是衆所週知的。朝鮮的臨時民主政府之所以至今未能成立，這完全是這些反動頭子及其庇護者們的罪過。

蘇聯代表團，乃是駐朝鮮蘇軍指揮部的代表，在這一年半內，它曾看到了朝鮮人民的各種政變，朝鮮人民的情緒及希望，它認爲：朝鮮人民自其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羈絆的第一天起，就表現出對於政治生活的極大關心，希望能獲得獨立管理自己的國家的種種經驗。

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間，當蘇軍進駐朝鮮的時候，朝鮮人民便建立起全朝鮮的人民政權機關——地方人民委員會和中央人民委員會，這乃是人民共和國機關。參加這種政權機關的，乃是朝鮮各階層

的人民代表。

蘇代表團同樣認爲：作爲北朝鮮人民政權機關的人民委員會，在這二年的工作中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實現了全體人民所贊同的各種民主改革。但是也應該指出：在這個工作過程中是存在着許多困難的，這些困難表現在領導幹部對於決定各種國家問題尚缺乏一定的經驗。是的，大家要知道，人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有經驗，經驗是可以從實際工作中獲得的。因此，莫斯科三外長會議所規定的五年託管期限，對於朝鮮人民培養管理自己國家的各種幹部，是完全足夠的。

南朝鮮的形勢，恰得其反，美軍指揮部從來不承認人民委員會是人民的政權機關。南朝鮮人民委員會是不許可參加管理政治與經濟生活的；因此，由於上述種種原因，在這裡要想從朝鮮人民中湧現出各種領導國家的幹部，是極其困難的。

既不實行任何民主改革，而擁護莫斯科三外長會議關於朝鮮問題決議的一切民主黨派及社會團體，甚至連那些同情這一決議的人士也都要遭受逮捕及其他種種摧殘與迫害。

南朝鮮的若干反動政黨的頭子們，因爲他們有反對民主改革和反對朝鮮民主發展道路的種種情緒，因此，他們過去與現在都反對莫斯科三外長會議的決議。他們以莫斯科三外長會議的決議所規定的託管，好像是對於朝鮮人民並沒有什麼用處爲藉口，來掩蓋他們自己的各種行動。

朝鮮的反動報紙，甚至連若干的美國報紙都企圖叫朝鮮人民相信：託管區的建立，完全是遵照蘇聯的要求；企圖叫他們相信：好像蘇聯有企圖侵略朝鮮和企圖在朝鮮建立蘇維埃制度的各種野心。

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駁斥反動集團所製造的謠言。他們說蘇聯企圖佔領朝鮮，在朝鮮建立蘇維埃制度，這種說法純係虛構並且是仇視蘇聯的。衆所週知，在莫斯科三外長會議上討論朝鮮問題，是由

美國代表團所發起的。在美國代表團所提的草案中，提議在朝鮮建立以蘇、美兩指揮部爲首的統一行政機構，該機構應當管制朝鮮直至停止託管時爲止。美國草案提出由四國代表（美、中、英、蘇）建立行政機關，該機關應以聯合國及朝鮮人民的名義面執行職務。這個管轄機關必須實現在朝鮮政府未建立以前爲有效管理朝鮮可能必需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同時，該管轄機關的權限和職務，必須通過最高委員會實現之。這種管理朝鮮的規定八期限爲五年。這種年限可以再延長十年，就是說，朝鮮實際的託管年限爲十年。在美國草案中並沒有提出建立朝鮮政府。

蘇聯當然不能同意美國代表團這種提議。第一，因爲朝鮮不是對盟國作戰的國家。第二、要建立朝鮮國家與建立國家機關以及培養獨立管理國家的幹部，五年間期是完全足夠的。

蘇聯代表團把自己的提議草案交外長會議審查。蘇聯的提議顧及了朝鮮人民的利益和希望規定着建立臨時朝鮮民主政府，並在擬製幫助託管朝鮮人民政治經濟社會進步，民主自治的發展，及朝鮮國家獨立的確立等辦法時，應有這個民主政府參加。

蘇聯代表團的提議作了一些修正以後，便獲得外長會議的通過。

如果把美國遞交外長會議討論的提議拿來與三外長通過的決議比較一下，每一個朝鮮人就會明白：對於朝鮮問題，莫斯科決議乃是更進步的決議，它顧及朝鮮人民的利益。朝鮮的反動派反對這個決議，因爲他們不願意朝鮮的民主發展，不願意朝鮮人民所要求的民主改革。

我們深信，叫囂和誹謗是蒙騙不了與嚇唬不了朝鮮人民的。在朝鮮有許許多多與人民聯系密切的政黨領袖，他們懂得人民的希望和意志，他們善於分別什麼對人民更有利益，是專制、暴虐、無權、貧窮和殖民地地位呢？還是自由、民主權利和自由民主獨立的朝鮮國家呢？你不能用外國財富來收買朝鮮

人民，朝鮮人民在本國具有充足的富源，它是這些富源的主人，它能够在很短期間內成爲亞洲的一個進步的國家。

蘇聯代表團同樣不瞭解美國代表團爲什麼會認爲由於有朝鮮人「不願意託管」，就說是託管「不必要」？蘇聯代表團堅持託管朝鮮，因爲這種託管是莫斯科決議所規定的，這個決議即是我們的外長簽了字的，那就應該正確的履行它。

蘇聯代表團不理解，爲什麼美國代表團偏袒一小部在「反託管鬥爭」藉口下的朝鮮反動派，而不願意實現美國政府本身也簽了字的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決議。蘇聯代表團竭力根據正確履行莫斯科決議來加速全朝鮮統一的臨時民主政府的成立。然而美國代表團直至此時爲止，還採取妨礙成立這種政府的措施。蘇聯代表團認爲：關於朝鮮人民當美蘇軍隊留居朝鮮領土時可以不需要託管，這種說法純係欺騙朝鮮人民。只有當朝鮮有一個人民擁護的民主政府，只有當蘇美軍隊撤出朝鮮領土時，朝鮮才能成爲一個自由的獨立的國家。

蘇聯是永遠尊重小國，過去與現在，都爲小國的獨立與自主而努力。因此，蘇聯代表團認爲：必使朝鮮人在蘇美軍隊撤出朝鮮的條件下，不要盟國之幫助與參加，而能組織政府。蘇聯代表團聲稱：如果美國代表團同意所有外國軍隊於一九四八年初撤出的提議，那麼，蘇聯軍隊將準備與美軍同時離開朝鮮。

蘇聯代表團沒有其他的提議。它在委員會工作過程中已十足充分地闡明其關於恢復朝鮮爲一獨立的主權國家的觀點了。

蘇聯代表團殷切的盼望着美國代表團的回答和提議。一九四七年八月廿六日朝鮮蘇美混合委員

會蘇聯代表團長斯梯柯夫將軍聲明)

漢城蘇美聯合委員會美代表團所採取之立場，證明美代表團並不欲在確切遵守莫斯科關於朝鮮問題決議的基礎上，繼續進行聯合委員會之工作，以達成關於建立朝鮮臨時民主政府之共同協議。

美代表團破壞莫斯科關於朝鮮問題的協議，與今年五月間蘇美兩政府關於恢復聯合委員會工作之談判，堅決要求參加朝鮮政府的代表，不僅包括南北朝鮮在擁護莫斯科協議的宣言上已簽字，並忠實執行這一宣言各條件的民主黨派，且亦包括那些在宣言上簽字以後，實行反對莫斯科協議，並繼續參加所謂「反托管委員會」之反動團體在內。此種情勢實與上述蘇美兩政府間之談判背道而馳。蘇代表團澈底堅持莫斯科協定原則，對此顯然是不能同意美方之此種意見的。

美代表團之立場，是造成根據莫斯科協議而組成之朝鮮臨時民主政府歸於失敗，從而阻礙朝鮮之成爲統一之民主國家。

蘇聯政府根據目前形勢，委託蘇代表團在漢城聯合委員會上提出新提案，即在蘇美撤兵條件下無美蘇兩方之幫助與參加，予朝鮮人民組織其政府之可能。如美政府同意蘇方關於明春自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之提案，則蘇軍準備與美軍同時撤退。

可惜美代表團不願蘇代表於九月二十六日在聯合委員會上之提議，直到現在仍未予以答覆，如此則不能不防害莫斯科朝鮮問題決議之執行。

至於聯合國大會審查朝鮮問題，此乃五月十七日羅維特先生信中所提出的，正如閣下所知；蘇政府對此問題之立場，已由聯合國大會上蘇代表團予以闡明。

本人已將此函之副本分別送致中、英政府。(一九四七年十月九日莫洛托夫致馬歇爾函)。

我奉命轉交貴南北朝鮮各黨派及社會團體聯席會議主席以蘇政府對該會宣言的答覆如下：

蘇政府接到南北朝鮮各黨派及社會團體聯席會議的決議：要求蘇美兩國同時自朝鮮撤兵，給朝鮮人民以可能不受外國干涉而自由地實行全國普選，組成全國民主政府，建立統一獨立的民主國家。蘇聯政府清楚地瞭解，並對朝鮮人民統一自己國家與建立朝鮮民主獨立國家的願望，表示我們的同情。正因此故，蘇代表團在聯合國第二屆大會上，曾反對無朝鮮人民代表參加與不估計到朝鮮民族利益而解決朝鮮問題的企圖。

蘇聯政府堅摯美蘇軍隊自朝鮮同時撤退的必要，認為這是保證朝鮮人民自由意志的必需條件。大家知道：蘇代表團早在一九四七年九月間，曾向蘇美聯合委員會建議規定一九四八年初為撤兵日期。一九四七年十月間，蘇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上，曾再次重申前意，然而，蘇政府這一提議，未被採納。

蘇聯政府依然準備立即撤兵，而美國軍隊亦當於同時撤退。

（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北朝鮮蘇軍司令柯洛特科夫中將交朝鮮各黨派及社會團體聯席會議主席金科鳳之蘇政府對該會宣言）

決于四八年底撤完北朝鮮駐軍

一九四八年九月塔斯社莫斯科訊：朝鮮最高人民議會於九月十日通過致函蘇美政府，要求蘇、美軍隊同時撤離朝鮮。函內宣稱：朝鮮最高人民議會之建立，在此議會上由南北朝鮮各種政治派別所組成的朝鮮統一政府，代表南北朝鮮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這些條件使得外國軍隊自朝鮮撤出時及撤出後，保證朝鮮秩序整然與社會安寧。

衆所週知，蘇軍於一九四五年秋擊潰日本關東軍，從日本侵略者奴役下解放了朝鮮，並根據各盟國間的協議，而留駐朝鮮北緯三十八度以北的領土，而美軍則留駐北緯三十八度以南的領土。蘇軍留駐北朝鮮領土，給了朝鮮人民建立民主管理機關以充分的可能，並始終一貫給予朝鮮民族復興的事業，以友誼的協助。同時蘇軍駐在北朝鮮的數額，逐漸的減少。

蘇聯政府於一九四七年九月間，曾建議美國政府將美蘇軍隊同時撤離朝鮮，此後又曾數度表明在美國政府自南朝鮮撤軍的條件下，蘇聯政府亦同時自北朝鮮撤軍的決心。然而美國政府對此迄未贊同。

朝鮮最高人民議會所提關於美蘇軍隊同時撤離朝鮮的問題，業經蘇聯政府呈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討論了朝鮮最高人民議會之上述函件，並認為蘇軍之自北朝鮮撤退乃是適合時宜的，同時，表示希望，根據朝鮮最高人民議會之意願，美國也要同意自南朝鮮撤出美軍。

爲執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議，蘇聯國務院茲決定：

一、留駐北朝鮮之蘇軍撤回蘇聯領土。

二、責成蘇聯武裝部不得遲於今年十月下半月開始自北朝鮮撤離蘇軍，並且須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前撤退完畢。

一九四八年九月塔斯社莫斯科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接獲朝鮮最高人民議會九月十日請求蘇美軍隊同時立即自朝鮮撤退的函件。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重視朝鮮最高人民議會之聲明。

該聲明稱：建立朝鮮最高人民議會，及此議會由南北朝鮮各政治派別組成代表南北朝鮮絕大多數居民意志之統一的朝鮮政府，這些條件乃是外國軍隊自朝鮮撤退時及撤出後，保證朝鮮秩序井然與社會安寧。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討論朝鮮最高人民議會之函件後，認爲可能滿足該函內所表示的希望，並授予蘇聯國務院以有關自北朝鮮撤退蘇軍之指令，限今年十二月底撤完軍隊。

同時，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表示希望美國政府亦同意於同一時期自南朝鮮撤退美軍。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施維爾尼克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秘書

高爾金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

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內閣總理金日成先生：

我確認接獲閣下十月八日的信，閣下在信中提出：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已開始履行自己的義務，並提議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和互換大使，以及建立兩國間適當的經濟關係。

蘇聯政府始終不渝地維護朝鮮人民建立自己統一、獨立國家的權利，祝賀朝鮮政府的成立，並希望它在造福於朝鮮民族復興和民主發展的活動中獲得勝利。

蘇聯政府表示準備建立蘇聯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間的外交關係和交換大使，並同時建立適當的經濟關係。

蘇聯國務總理 斯大林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於莫斯科

堅主巴勒士坦應以民族自決原則分治，

反對英、美煽動侵略戰爭。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電〕雅典訊：蘇聯外次兼駐聯合國代表葛羅米柯，近在千餘美籍猶太領袖之工會上發表演說，力促儘速實現聯合國分治巴勒士坦之決定。葛氏譴責「某種份子」正竭力進行阻撓實行分治之活動，與引起阿刺伯人與猶太人間月餘以來，不斷的衝突和死傷。葛氏指出：「對於所謂分治計劃乃用以反對阿刺伯人之言論，蘇聯不能同意，蘇聯堅信此一決定實與阿、猶兩民族之切身利益相符，蘇聯民族政策之基本原則即為民族平等與自決」。葛氏力稱：「聯大劃分巴勒士坦為兩個獨立國之決定，將結束業已破產之委任統治，這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葛氏最後指出：「傳聞英國當局企圖阻止聯合國巴勒士坦委員會在英軍撤退以前進入巴勒士坦」。他呼籲英國不僅在口頭上，且在實際上與該委員會合作，以解決此一問題。按：自聯大於去年十一月廿九日通過分治計劃後，美英帝國主義即製造紛亂，企圖延緩此項計劃之實行，以便繼續其在巴勒士坦之統治。它們曾通過英國特務頭子克萊頓將軍，唆使其在阿刺伯諸國統治階級中之走狗（如臭名昭著之外約旦王阿布杜拉、回教教主胡賽尼等），利用阿刺伯人偏激之民族感情，反對分治計劃，「以打倒美國、打倒英國、

打倒蘇聯、打倒聯合國」之瘋狂虛偽口號爲幌子，實則陰謀扼殺真正代表阿刺伯人民之進步力量，例如敘利亞親法西斯組織「回教兄弟會」即藉反分治遊行焚燬叙共總部，叙政府當即藉口宣佈解散叙共，此外在黎巴嫩亦有類似之迫害共產黨事件。同時阿刺伯聯盟之信議籌組阿刺伯大軍，以武力統一巴勒斯坦，使中東一時呈現濃厚之戰爭氣氛，月餘以來，在耶路撒冷、雅法諸地阿猶居民間，曾不斷發生不幸之衝突，死傷已達數百人。但據最近消息：阿刺伯人民在長期流血經驗中已逐漸覺悟，如最近若干英國警察在煽動阿刺伯阿刺虎伯區村民攻擊鄰村之猶太人時，即遭該村阿人憤怒驅逐。

反對英、美與荷奴役印尼人民。

巴勒斯坦的事件已日益擴大。這引起了舉世輿論的嚴重注意。其軍事行動則已遍及全境。許多前線所進行的戰事亦隨之愈演愈烈。

巴勒斯坦事件之發展是衆所週知的。五月十四日英國委任統治巴勒斯坦期滿。根據聯合國大會關於巴勒斯坦分治成立兩個獨立自主國家的決議，猶太國家——以色列共和國正式宣佈成立。此一決定完全符合猶太民族或巴勒斯坦阿剌伯居民的利益，建立了猶阿和平共處與合作的前提。但是，猶太國家剛一宣佈成立即遭受到阿剌伯、外約坦、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諸國方面對它的軍事進攻。這些國家政府派遣自己部隊進攻的目的是爲了推翻再度建國的猶太國家。

在近東擴大起來的事件是什麼原因呢？照道理說，巴勒斯坦從外國統治下的解放，猶阿人民民族意願的滿足，巴勒斯坦阿猶居民不受外國帝國主義影響而成爲自己國家的主人的可能性，應當是受到爲擺脫外國壓迫爭取自己解放、爲民族獨立權利而長久和堅決地進行過鬥爭的近東各國人民的歡迎的。然而，巴勒斯坦却變成了軍事行動的舞台，損害阿猶民族利益的流血鬥爭的舞台。

毫無疑問的，巴勒斯坦軍事衝突產生原因之一便是英美兩國對於巴勒斯坦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第二個原因，跟第一個原因是分不開的，就是在于某些阿剌伯國家統治者們實行了違背阿剌伯人民利

益，而爲外國利益與勢力服務的政策。

不得不令人想起，自從聯合國大會所通過關於巴勒斯坦分治決定時起，反對實現這一決定的鬥爭即已開始了。英國代表團於得到出爾反爾改變自己立場的美國代表團方面的支持後，即首先挑撥了這次戰事。一九四七年秋，在聯合國大會上投票擁護巴勒斯坦分治決議的那些國家，假使堅決支持既已通過的決定的話，那末巴勒斯坦這一次的衝突也許可以避免的，這是無可懷疑的。但是，所惋惜的是，甚至現在某些列強，特別是英國都在企圖利用聯合國大會，不是爲了促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猶、阿兩族之間的和平與合作，而是阻礙它們的實現。英國的「曼徹斯特衛報」曾就英政府對巴勒斯坦問題現行政策著論稱：「當伊朗和希臘所發生的事件不能使我們滿意，背道而馳、各行其是之時，當巴勒斯坦的事件符合我們的意願之時，那末我們就不可能擁護聯合國大會」。這一論調決不是偶然的。巴勒斯坦軍事衝突的蔓延，是由于一面處于近東阿剌伯國家擁有巨大利益的石油壟斷家之壓力下，一面處于與選舉運動有密切利益影響下的美國統治集團所實行的兩面政策促成的。

而蘇聯却完全持以另一態度。從去年春在聯合國大會中提出了關於移居于巴勒斯坦各族人民命運問題時起，蘇聯即採取了有原則的光明磊落的立場，主張完全確保與維護阿猶兩國民族的利益。蘇聯爲了符合這一意願給予了建立二者合一的獨立統一民主的阿剌伯——猶太國家的可能性。蘇聯同時認爲巴勒斯坦分治而成立兩個自己獨立的國家——猶太國和阿剌伯國是可能的，假使第一個建議沒有得到阿猶兩族人民必要支持的話。但是，阿剌伯人與猶太人之間對於建立二者合一的阿猶國家沒有達成協議，並且也找不到使該兩國之間達成協議的方針，同時爲了不僅給予阿剌伯居民，而且還給予巴勒斯坦猶太居民民族獨立的權利，因此蘇聯表示擁護巴勒斯坦分治。這使得蘇聯必須承認根據聯合國大

會決定而宣佈成立的以色列新共和國。雖然蘇聯維護了而且正在維護着阿剌伯各國和民族的獨立，但是應當闡明的是，阿剌伯人進行推翻新猶太國家的戰爭，既不是爲了自己的民族利益，又不是爲了自己的獨立，這是反猶太人建立自己獨立國家的權利的戰爭。因此，阿剌伯國家是用武器來鎮壓巴勒斯坦猶太人實行建立獨立的猶太國家的自己合法的權利。儘管蘇聯社會輿論一向就同情阿剌伯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但是現在却不能不譴責阿剌伯人，因爲他們企圖推翻根據聯合國大會決定而建立自己國家的以色列國和猶太人民的權利。（一九四八年五月廿九日真理報社論）

〔塔斯社莫斯科一九四八年二月廿九日電〕真理報國際觀察家頃評論印尼與荷蘭協定稱：所謂聯合國「友好使團」（譯者按：指三國調解委會），在美代表領導下，於調停荷印衝突過程中，對印尼施用高壓手段，迫使印尼共和國不得不忍痛與荷侵略者簽訂被奴役的協定。爪哇、蘇門答臘島上盛產石油、橡皮的地區，已全部落於背後有美帝撐腰的荷獨佔資本家之手，留予印尼共和國的，只剩了中部爪哇和蘇門答臘遠離海岸的內陸。然而，侵略的殖民者仍貪心未饜；協定又規定將印尼共和國併入美帝倡議成立的「印尼聯邦」。華爾街的主人，用一堆破爛的「馬歇爾計劃」的物資，收買了沒落的荷殖民政府，這已爲衆所週知；他們又決定在榨取廉價的戰略性原料的全部探險計劃中，把富於寶藏的印尼列在重要地位上。印尼人民與敵人力量極度懸殊的情況下，曾經歷了激烈的鬥爭，擊敗日本，爭取了獨立；他們再也不願作帝國主義兇險罪惡的抵押品了。這便是美國的傀儡們如此積極地鎮壓印尼人民獨立的原因。他們竭盡全力想把印尼變爲第二個菲律賓。「友好使團」之美代表格拉罕上任伊始，便在巴達維亞和日惹發表了關於原子彈……等等問題的演說，這是意味深長，極堪回憶的。繼之，恫嚇、敲詐、賄賂——什麼都跟着來了。格拉罕又和印尼的資產階級國家主義者，作了長時期的

密議，才得以指定了由親美部長組成的新內閣。這期間，「友好使團」又準備好締結葬送印尼共合國一切生機的奴役協定。格拉罕在美艦「倫維爾」號上所獲的「勝利」，絕不是長遠的。殖民地人民爲爭取獨立的不可抗拒的偉大運動，儘管暫時被帶上了鐐銬，却是不可能被撲滅的。希殖民者諸先生牢記這一真理。

〔關東社二日電〕新華社綜合各方訊：美帝製造了以哈達爲首的印尼傀儡政府以後，正加緊奴役印尼的活動。美國前駐巴城總領事福特，近到美國各大城市旅行，與美國商界討論對印尼投資與發展貿易的問題。范·穆克經濟顧問科斯特拉頓亦保證「以很有利的價格」出賣印尼資源。據確悉：美國已增加在邦加和勿里洞兩島的投資，並有大批錫和鉛出口運美。荷蘭女皇在最近廣播演說中透露，荷蘭準備把印尼富饒的資源奉送給它的美國主人。

反對英國分割印度

〔關東社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電〕莫斯科訊：德也科夫頃在消息報撰文稱：英國分裂印度計劃的實現，將使印度陷於混亂和形式上獨立的狀態中。實際則完全在英國統治之下，即使有一些土邦宣佈完全獨立，但是英國政府可利用宗教與弱小土邦間的矛盾，從中挑撥並充當最高仲裁者。此一計劃將容許英國在印度保持在經濟與政治上最高的地位。這就說明爲什麼向來反對印度獨立的邱吉爾也支持這一計劃。英國計劃所造成的印度分崩離析與印度各民族的民族自決，毫無共同之點，相反的，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它將大大的妨碍印度人民的團結，並使爭取國家的真正獨立增加困難。

〔關東社十八日電〕綜合報導：六月三日國大黨、回盟及錫克族，同時接受了印督蒙巴頓分治印度的計劃草案，本月四日英政府已將分治計劃白皮書正式公佈，名爲「印度獨立法案」。

據悉「印度獨立法案」規定在印度成立印度斯坦及巴基斯坦兩自治領，西北邊區舉行公民投票，兩自治領自行組織其立法、行政和國防機構，確定未來印督及英國與自治領間的關係，英軍撤離印度，同時規定八月十五日爲移交政權的日期等。

印度分治計劃公佈後，英官咸抱樂觀態度，但是國大黨和回盟自同意分治以來，立即又陷入新的糾紛中，特別對於疆界的劃分和西北邊區誰屬的問題，雙方政爭異常激烈。

真納要求巴基斯坦包括孟加拉、旁遮普全部，加上信地、俾路支和阿薩密諸州，國大黨提出了對案，要求孟加拉省東部「回教徒多數區」劃歸巴基斯坦，西部「印度教徒多數區」劃歸印度斯坦，旁省西南部「回教徒多數區」歸巴基斯坦，東部（主要是錫克族，但國大黨勢力在該區佔上風）歸印度斯坦。

根據新法案的規定，西北邊區由公民投票決定。國大黨反對公民投票，極力想使巴基斯坦人參加印度斯坦。國大黨此舉，遭到回盟的攻擊，回盟邊省代表唐恩甚至表示要以「武力」解決。據可靠方面消息，英國力圖使巴基斯坦人歸併巴基斯坦，以便於在該區建立軍事基地，迄今為止，劃界小組委員會，尚未提到任何具體的解決方案，印回衝突却有日甚一日的趨勢。六月中旬，印督會協同旁省省長，赴騷動地區佈置鎮壓措施，但騷動未見緩和。七月八日，加爾各答還發生傷亡達三百餘名自相殘殺的事件。英國採取印度分治計劃之企圖，印民主人士波拉於六月十日曾有所抨擊稱：「英帝國主義表現勝利了，彼等一百餘年來分而治之的政策，直到今天尚未有所改變，假如印、巴兩自治領將來是共和國，這不過是名義上的，它們將不可避免地互爭英國的援助，而使印回衝突。」

繼續下去，正如甘地在本月九日演辭中所說：「英國十分同意使印度成爲一有組織的兩個鬥雞場然後離去」。

〔關東社十八日電〕新德里訊：美國會極爲關心印度問題。「印度獨立法案」公佈後第三天，美駐印大使格拉第在記者招待會上即表示，華盛頓方面將迅速承認印度兩自治領並將選派代表赴印。述及印度的未來經濟發展時，格氏透露「美國將樂於協助」。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電〕塔斯社訊：莫斯科「波爾什維克雜誌」頃著論稱：印度的肢

解（按即所謂「分治」），未會而且也不能解決印度所面臨的任何問題。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兩個自治領，就其人民經濟及民族成份而言，都是十足的大為國家。擁有七千萬人口的巴基斯坦，全是落後的農業地區，城內所有的工業，僅佔印度全境工業的百分之十，它沒有一個很大的工業中心。

這種典型殖民地經濟的特點，只是爲了便利於英國把巴基斯坦變成農業附屬國。印度斯坦的經濟也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銀行制度構成了印度殖民地開發的強力手段；印度的大銀行，除兩家以外都爲英國壟斷資本家所掌握，印度的工業完全依靠英國的銀行家。印度斯坦鋼鐵業的三分之一，煤礦業及橡膠園的全部，黃蘗業及茶業的大部份，都在英國資本家手中，英國資本佔領導地位的英印合股公司，是英國統治印度的重要工具之一。英國欠印度的英鎊債務，也構成了在金融上奴役印度的特殊手段。在表面上，英國政府似乎已放棄了對新「自治領」的直接與公開的統治，但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政治地位還是如此強大，以致新「自治領」的「自治」，實際上徒具形式。雖然印度聯邦及巴基斯坦的一切部長甚至印度總督都是印度人，但兩個「自治領」的國家機關、警察及軍隊中的主要位置，都爲英國人所把持，若干省長也還是英國人。曾在印度服役之英國軍官的絕大多數，仍在印軍中當「志願兵」。留印的英軍少將十九人中的十六人及准將二八〇人中的三六〇人，已「同意」在印軍中服役。「布爾什維克雜誌」結語稱：印度肢解的結果，使英帝國主義保持了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對印度的統治。

反對法國武裝進攻越南人民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七月九日電〕塔斯社莫斯科二日訊：消息報頃以「在所謂法越協定的烟幕背後」爲題著論稱：由於法國殖民軍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發動的攻勢歸於失敗，由於越南戰爭所需的浩大軍費，法國已不得不採取新的陰謀。法國殖民者所追求的，就是強迫越南民主共和國接受適合於法國壟斷資本家的賣身條約。法國殖民集團熟知，胡志明領導的人民政府是不會屈身簽訂這樣的條約的。因此，法國就寧願與他們已經成立的走狗政府打交道。但是法國殖民者這樣做的時候，却未能估計到德、日法西斯主義戰敗後在殖民地國家中所發生的大變化。阮文春這個法國的走狗，已沒有而且不能有任何重大的政治力量支持他，而胡志明的政府，則有越南人民大眾的支持。

一一 批准對意、羅、保、匈、芬五國

和約，減低羅、芬、匈三國賠款。

首先作出大國與小國應當和可以合作的榜樣

此次和會在奠定歐洲的和平安全事業上，必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對意、羅、保、匈、芬等國的和約草案將對和會發表自己的意見和提出自己的建議。可以說，巴黎和會必能完成五國和會的任務，這就是證明它的工作的重要性和複雜性。談到加入了戰爭的這五個國家，有的是德國的同盟國，有的是希特勒的附庸國，可是它們在戰爭中途脫離德國，推倒了自己的法西斯統治者，而且一般地積極加入爲了戰勝希特勒德國的民主國家這方面。我們全體將記住那些事件的過程，他們是怎麼在我們的眼中，在歐洲的最近戰爭時發展起來的。這會幫助我們對保證真正的堅固的永久的未來和平的問題予以一個正確的回答。

正義首先要我們實際地關心那些遭受侵略災害的國家的利益。遭受了各方面的進攻，和擔受了德、意、羅、匈、芬等法西斯部隊特別嚴重的侵略災難的蘇聯，深深地同情那些遭受侵略災害的各國人民。蘇聯重新從這個講台上，向着對我們共同敵人進行了奮不顧身的戰爭的同盟國人民致敬，並表示永不動搖的努力支持盟國對懲罰戰犯、對賠償損失和對樹立真正和平的這些正義要求。蘇聯是不能另一樣的看待自己對同盟的義務的。

我們應該明白，曾經跟德國同盟的侵略國，對自己的統治當局的罪行，必須擔負責任，如果真正

熱心防止新侵略和新進攻，那麼侵略和進攻別國不應當不受懲罰。這種不懲罰和拒絕擁護受侵略災害的國家合法權利，對真正永久和平一點好處都沒有，而只是便宜了那些抱着兇惡帝國主義目的，準備着新侵略的人們。

蘇聯這樣對待那些繼續為建立永久和平與人類安全而鬥爭的國家。蘇聯政府站在這樣的立場來處理跟前希特勒附庸國的和約問題。同時蘇聯特別重視那些曾經跟希特勒德國同盟而現在已完成了民主改革的國家，這些國家在戰爭後期已邁進新道路中，並在一些地方給同盟國在完全消滅德國侵略者以不少的幫助。正因為如此，蘇聯認為這些國家不必賠償全部被它們所引起的損失，而在一定範圍中賠償一部份。

從別方面說來，蘇聯不贊成那種無理干涉前德國附庸國的國內經濟生活的企圖，反對那些違反這些國家主權和民族平等的要求和壓迫。

關於這點，在熟悉了對羅、保、匈、芬等國的休戰協定原文以後，便不難相信。這個協定在簽字以後已立刻完全公佈了。過去時期根據蘇聯政府的提議，已經減輕了許多休戰協定所規定的條款，這說明着願意促進這些國家過渡到戰後經濟復興及全民族復興中去。在這一基礎上，同時必須跟這些國家成立和平條約。

法西斯國家和半法西斯國家，變成了希特勒的附庸國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墨索里尼意大利是希特勒軸心國的一部份；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芬蘭掌握在希特勒代理人的手中，這些代理人會把這些國家引入反民主國家的戰爭中去。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跟法西斯主義連在一起的，只有在法西斯主義破壞和粉碎的時候戰爭才結束。我們現在知道，法西斯主義和侵略是現代不可分離的朋友。

由此可明白，向和會提出的和約，特別指明必須防止法西斯主義的復興，必須鞏固前德國附庸國的民主基礎。關於這點，此次的和約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和約完全不同，這是完全可明白的。同樣也可明白，蘇、英、美三盟國領袖在克里米亞會議中所通過的解放歐洲的宣言中，特別強調必須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殘餘，和給被解放的人民可能按照自己的選舉來建立民主政體。如果不消滅掀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主義的最後殘餘，便不能保證永久和平和安全。可是，如果還有必要處置西班牙法西斯政體問題的話，那麼不應再拖延時間了，民主國家可以幫助西班牙人民推翻佛朗哥體制，結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產生出來威脅和平事業的危險殘餘的存在。無論如何爲了所有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需要我們跟當代最危險的侵略者的法西斯主義，進行作戰到底。此次向和會提出了五國和約草案，這些草案是外長委員會根據對這問題的一定的特別決定議案而準備的。大家知道，外長委員會是在去年柏林會議上設立的。這個決定是根據美國的提議而通過的。蘇聯政府這方面，從開始便贊成這個提議，同時，蘇聯政府一向認爲迫切正確的實現這個決定，不單是政府的形式事務，而且是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成功的前提。大國不該以自己的意志來束縛小國，但是當某個強國企圖以自己的意志來束縛其他的大國時，這是可以的。難以抑止的帝國主義企圖壓迫其他民族和統治世界的威脅，德國便是一個例子。從另一方面說來，民主國家知道合作的道路，它不論在戰時，不論在現在，都收到了良好的成果。外長委員會的建立，正是爲了製定共同的決定和方案來解決問題，而不是使一些國家強姦別一些國家的意志來解決問題的。在製定和約草案的例子中，我們可能相信外長委員會已達到一定的良好的結果。這我們可以說，我們絕不認爲在和約草案中，完全反映了各同盟國的真正期望，但同時也不會忽視這個事實，不少的抱着愚蠢的反蘇偏見的各國反動份子，正在製造打擊外長委員會的決議

案，並打算破壞各強國的合作。向和會提出的和約草案，對這些反動老爺們是一個嚴重的新打擊。完全認識這個和約草案的提案，便會相信那些準備提案的民主國在這裡進行的工作，都是本着保證努力於鞏固普遍和平人類安全的各大小國的利益的。和會有可能廣泛討論和約的一切問題。在我們和會上代表二十一個國家的全權代表參加，在這裡每個代表都可能自己發表自己的意見，對於任何和約的某部份都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在這裡，保證任何這種意見都會受到應有的尊重，都可給最後審查和約草案以不少的幫助。在這裡，同樣也會傾聽前德國附庸國的意見。蘇聯代表團對這些國家的聲音並不發生疑惑，我們將以應有的尊重來傾聽它們。我以一個蘇聯代表的資格來說這些話是有根據的，因為自從這些國家脫離敵人陣營加入反希特勒主義和爲了人民階級利益而站在民主改革和社會改革道上的日起，蘇聯便與它們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所有這一切，使我們有根據盼望和會在爲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謀利益的工作到真實的成就。（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莫洛托夫在巴黎和會全體大會上的演說）

這一切都使我們必須極其注意，戰後大小國間合作原則的問題，以預防破壞在這方面公認的民主原則的可能的否定的後果。如果我們真是受着各民族間民主合作的精神所鼓舞的話，大會除了我在開始說過的它所作的好的方面之外，給了不少的不能這樣實現大小國間的合作的例子。

關於這一點我想談談芬蘭問題及大國對小國的政策。

蘇聯對芬蘭的政策是很明顯的。這一政策是以民主主義原則來決定的，蘇聯對各小國的關係就是以這一原則爲基礎的。蘇聯經常致力于在友好的基礎上建立和小隣國芬蘭的關係。這種關係在戰前是未能達到的，因爲那時芬蘭的統治者是反動集團，其中有現時在芬蘭法庭上和其他戰爭罪犯一起受審的反動的社會主義者唐尼爾。這一集團使芬蘭與希特勒德國結成同盟並且加入了反蘇戰爭，在這一戰

爭中芬蘭完成了圍攻光榮的蘇聯的列寧城的可恥的任務。但是，雖然如此，當蘇軍擊潰了圍攻列寧城的德、芬軍並且勝利地由列寧城向北前進的時候，蘇聯以寬大的條件同意休戰，並由自己主動，放棄了在芬蘭領土上駐屯蘇聯軍隊。這大大的減輕了對芬休戰條件，這使芬蘭和德國的其他附庸國不同，不用支出龐大的佔領軍的費用。

在戰爭完結以後，芬蘭自由地選擇了自己的民主發展的道路，並由那時起，走着自己獨特的道路，實行和蘇聯的善鄰政策。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一如其他場合，從未干涉過芬蘭的內政，在這些事情上也沒使用壓力，但當芬蘭請求蘇聯的時候，蘇聯即予以必要的幫助，並使其可能減輕休戰條件的履行。在芬蘭方面，它忠實地履行着賠款及對蘇聯的其他義務。在對芬和約草案中規定的只是那些完全必須的義務，這些義務在休戰條件中早已有了，這些條件的寬大是每一客觀的人士所不能否認的。當然，違反這最小限度的條件是不能容許的。

說到其他大國的對芬政策就是另一回事了。今天參議員范登堡的演說就證實了這一點，若由其所說的見解之首尾一貫性及忠實性這一觀點看來，則將產生一種很壞的印象。美國代表變成了芬蘭的同情者，並且發表聲明，而這一聲明是不多不少地破裂了一方面是芬蘭，另一方面是蘇聯和英國所簽訂的休戰條件。這一休戰條件是兩年以前簽訂的，而美國從未宣佈其不同意于這些條件。只是今天范登堡先生才以特殊的勇敢代表美國反對對芬休戰的基本條件。美國代表在這裡對趨向公開玩弄小國的政策，外貌上這種玩弄是關心芬蘭的利益。但對付小國的這種方法是久已盡人皆知的，對於我們之中的任何人是沒有任何稀奇的。

有趣的是，在稍早一點，英國代表團也對芬蘭、英國同意了蘇聯的提議，不剝奪和不取消芬蘭在

外國的存款，而英國和美國却不願蘇聯代表團的抗議和請求其放棄對小國的法外要求，要求剝奪和取消匈、保、羅的國外存款。

這樣一來，美、英對於一些小國採取一種政策，而對於芬蘭又是另一種，而這種對芬特別同情的企圖，是在誘致芬蘭與其鄰國蘇聯對峙。在以前我們也遇見過某些國家在對外政策上使用這種方法。在戰前我們親眼看到這種事實，尤其是在對蘇聯鄰近的小國的關係上。

衆所周知，大國之與芬蘭的反動集團勾結的結果是怎樣了。芬蘭的反動派那時想，大家全都能原諒他們。其結果芬蘭與希特勒結成了同盟，投入了反蘇的軍事冒險。成爲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玩具之後，在最近的兩次反蘇戰爭中，遭受了慘重的損失。

反動派中的某些人是喜歡和小國作此種政治兒戲的，尤其是如果這種兒戲是能滿足其使蘇聯蒙受某些損失的希望。我們想芬蘭人已經受盡了痛苦，並學習會了辨別誰是真正的朋友和追逐自己的特別狹小的目的的惡劣的顧問。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即大小國間真正的合作只能建立在忠實的民主基礎上。把友誼當兒戲，現時在經歷過嚴重的考驗的民族之間是不能有什麼成功的。在另一方面，民族間的正友好是我們這一時代裡的偉大力量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現在有人攻擊寫在聯合國憲章上的大小國合作的基本原則。攻擊是在反對大國在安理會中的所謂「否決權」的旗幟下進行的，事實上在這裡表現着某些大國中的反動派的壓力，他們夢想自己是全世界的主人翁，以自己的意志強制各民族接受，希望掃除道路上的一切障礙，想肅清聯合國所規定的各民族合作的原則。

怎樣達到這一點，現在這越來越明顯了。不久以前澳大利亞和古巴向聯合國大會議程提出了提

議，企圖破壞聯合國的基礎，你們不看見嗎，他們最感興趣的，是肅清在解決各民族的和平與安全的基本問題上五強的一致決議，一如聯合國憲章所要求的。很顯然，這裡的事情並不在澳大利亞，也不在古巴，他們在這些問題上是不能單獨有什麼作爲的。現在斯巴克先生也開始了攻擊五強一致行動的原則，他忘記了這對於大會主席是不適當的，大會是要保護而非破壞聯合國憲章的，我們知道，對於某些政治家，遷就反動派並非什麼難事，但如果認爲將來並非屬於這些反動力量的話，對於爲了普遍和平與安全的利益而團結各大小國家的各民族民主合作的這些原則將克服反動派的一切陰謀，是不能有任何懷疑的。

蘇聯相信其爲堅固的和平與安全而鬥爭及保衛各民族忠誠合作的原則的綱領，你們都聽見了，不久以前，偉大的斯大林的安詳和堅定的聲音響徹了全世界。蘇聯政府的元首斯大林說過，雖然有思想上的紛歧，但他無條件地相信蘇聯和西方民主國的友好和持久合作，他也相信兩種制度間的「友誼競賽」。

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就是這樣。這並非是新的政策。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那時同盟國正和希特勒德國及帝國主義日本進行着艱苦的鬥爭，蘇維埃國家的偉大領袖斯大林關於建立聯合國時說過：「可否認爲此種國際機構的行動是充分有效果的？如果負擔過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重擔的強國，在將來也能以協力同心的精神一致行動的話，那末，這些行動是有效果的。如果破壞了這一不可缺的條件，這些行動將是無效果的。」

那時，這一聲明對於我們大家都是完全無爭論之餘地的，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內對於蘇聯政府元首的這一聲明有過任何反對的。但戰爭過去了，蘇軍完成了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業。發現了新的情

緒，現在却企圖把事情轉向另一方面去。爲了適應此一目的，人們顯然想把和會甚至聯合國機構爲某些優勢集團的利益所利用。在這件事情裡面，我們却並非是幫助者。蘇聯將反對一切使聯合國走上歧途及脫離爲了各民族普遍安全目的而加強愛好和平國家間合作的道路之企圖。

蘇聯擁護一切民族合作，並擁護在平等及承認大小國家的合法利益的基本原則上各大小國家間的合作。這就是各民族間民主合作的原則，我們對保護這種原則，將忠實到底。而且我們知道，這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鼓掌）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莫洛托夫在巴黎和會上的演說）

批准對意、羅、保、匈、芬五國和約。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批准四強外長會議擬製的並於今年二月十日在巴黎簽訂的對意、羅、匈、保、芬五國和約。

這個決定標示着蘇聯與上述歐洲五個國家關係的重要新階段。和約的批准，從此在法律上結束了蘇聯與這些國家的戰爭狀態，從此消除了彼此間正常關係進一步發展底任何障礙。這種正常關係，是在六年前，被希特勒德國及其當時的同盟國家狡猾襲擊蘇聯和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所引起的戰爭所破毀的。

關心牢固和平與關心調整及鞏固對他國戰後關係的蘇聯人民，對半年前所簽訂的五國和約，莫不額手稱慶。他們抱着無限滿足的心情來迎接蘇聯批准這個和約的消息。

五國和約澈底地根本地回答着民主人士所提出的要求。和約並沒有赦免參加法西斯軸心國方面進行侵略戰爭的罪人，和約（雖未十分圓滿）滿足着遭受侵略苦難的國家。同時，和約消滅了任何對戰敗國復仇的心理，和約並沒有規定戰敗國家力所不及的負擔。戰敗國的政治和經濟的獨立，毫未受到損害，儘管有些國家會有這種打算，尤其是美國在擬製和約過程中會有這種企圖。

在巴黎和會討論五國和約草案的時候，那種企圖把和約變成政治和經濟奴役戰敗國的工具底政治

陰謀，層出不窮。而始終保衛大小國家獨立原則的蘇聯，則揭露與阻止了這種陰謀的施展。

對意、羅、保、匈、芬五國的和約，在這些國家生活中，能够起着主要的積極作用。在這些國家的面前，展開着一條民主發展和建設勞動的寬濶道路。和約給它們留着與其他國家進行國際和平和有效合作的廣大活動範圍。

其餘的前途仍須視這些被締結和約的國家本身是否準備絕離過去而定，它們已把自己的命運操握在自己的手中。大家知道，如羅、保、匈這些國家，已剛強地堅決地站在新道路上，勇敢地沿着這條大道邁進。他們用堅硬的手，拔去自己地上法西斯莠草，採取消滅法西斯巢穴的辦法，清除法西斯殘跡。他們澈底地堅強地爲鞏固本國的民主制度，爲確保並牢固國際和平及有效的合作而進行鬥爭。毫無疑問的，他們沿着這條大道，將確保其人民的幸福，走進自己的繁榮。人民的覺醒，創造的人民力量的強大，就是新民主主義國家中繁榮的保證。遺憾得很，今天的意大利執政當局能否清除法西斯主義殘餘，是值得懷疑的。現在意大利還強烈地存在着法西斯殘餘。意大利法西斯份子對意和約及在與意國有關的問題中，所表示的態度，是令人非常難以容忍的。此外，意大利執政當局認爲可以一面簽訂和約一面煽動民衆來撕毀和約。必須指出，所有這一切首先是違反着意大利本身的利益。

當然，不是所批准的和約中的一切都是盡善盡美的，不是和約中的一切都能滿足有關方面的要求的。和約中確實尚有缺點，絕對要消除這些缺點，這不僅是希望，而且是必要的。蘇聯爲要消除這些缺點，花費了不少的力量，在這方面的收獲還不少。雖然不是一切缺點都已消除了，但是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在巴黎簽訂的和約，本質上給戰後歐洲建設，給建立各國的和平及安全事業，予以很大的貢獻。

莫洛托夫在巴黎和會上，以充分根據地指出：曾經準備這些和約的民主國家，於此已經完成這種工作，即它在根本上是符合了企圖鞏固各民族普遍和平與安全的大小國家之利益的。雖然，莫洛托夫當時聲稱：同盟國各民族的正義要求，在這些和約中還沒有完全反映出來。

在目前條件下締結的和約是一切條約中最好的，因為它是從各有關係國家談判而製訂出來的。

同過去德國同盟國家製訂和約，乃是解決戰後大而複雜的政治問題的最好範例。這一任務之解決，只有從國際合作方式得來。勿庸諱言，在巴黎和會過程中，某些人士却企圖將和約之準備工作推向別條道路，積極拒絕已經同意的決議，並粗暴地獨裁指使。這些企圖均遭失敗。而那些在巴黎和會上單方提出而又不適合民主世界政策的提案，顯示了自身之毫無生命力。它們還來不及繁榮滋長，就已凋謝了……

國際合作的原則，克里米亞和波茨坦的原則已佔了上風，即這次亦然。今天必須特別把這點強調出來，因為美國在英國幫助下，希冀在同德、日、奧製訂和約之時，來復活這些已為自身命運判決的，獨裁的罪惡的企圖，不久前的經驗表明：可以充分自信，這種類似的企圖必然注定要完全破產的。

蘇維埃人民正在為各民族之鞏固的民主與和平普遍安全，而澈底地和不屈不撓地鬥爭。

我們相信，我們為民主和平而進行的鬥爭，這一鬥爭是符合世界大小國家中各民族最根本的利益，是符合各國愛好和平民族的血肉相關的利益。我們進行這種鬥爭（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不能令別人高興）是爲了在實際上，而不是在言詞上來求得民主的和平，保證各民族的安全。我們，蘇維埃人們忠實於這種偉大的事業，並將堅決盡力，用自身所能的力量，根據擺在自己各民族面前的責任感來進行這種鬥爭。」（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的這些話，在簽訂現今已批准與五個過去敵國和約的時候，表示了蘇維埃國家在它爲民主和平的意志與熱誠的鬥爭中所起的偉大作用。

蘇維埃人民——我國的偉大而無限強大的蘇聯工人、農民、知識份子，這一切，像一個人一樣，都一齊保衛蘇聯的外交政策，充分的而無條件的贊同和擁護斯大林領導的自己的蘇維埃政府。蘇維埃人民極高地評價和平，因爲它乃是開始努力創造我國繁榮幸福的基礎。

蘇聯人民之所以滿意地歡迎蘇聯政府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批准五國和約，是因爲這五國和約是在鞏固國際合作方面，在鞏固各民族的和平安全方面是一新的貢獻，這一和約粉碎了一切企圖盡力破壞這一合作的反動勢力之陰謀詭計的。

蘇維埃人民在蘇聯政府，在自己偉大領袖和導師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將爲民主的和平，爲各民族的安全，爲我國之安寧幸福和光榮，爲一切大小民主國家底鞏固的合作而進行澈底的和不調和的鬥爭。

（一九四七年八月卅日「真理報」社論）

慨然允諾減少羅、匈、芬三國賠款。

敬愛的總理先生：

閣下六月四日的信已收到了。

蘇政府業已審查了羅政府關於減少羅國餘欠蘇聯之軍事賠款的請求。蘇聯政府願意保證羅馬尼亞國民經濟之更快復興，並估計到我兩國現有之友誼關係，茲決定自今年七月一日起減少剩餘賠款的一半。

致以

深深的敬禮

蘇聯內閣總理 斯大林

(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

敬愛的部長先生：

蘇政府業經審查匈政府關於減低依據和約應付賠款餘額之請求。根據保證匈國人民努力恢復和發展本國經濟的願望，並估計到兩國現有的友誼關係，蘇聯政府決定自今年七月一日起減低賠款餘額一半。

致以

誠摯的敬禮

蘇聯外長 莫洛托夫

(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

蘇聯駐芬公使於日前報告蘇政府謂：芬蘭政府部長萊諾、慕爾多和楊虎寧建議芬政府請求蘇政府酌減芬蘭的賠款負擔。據蘇公使謂：芬政府贊同前述三氏之建議。

蘇政府爲此決定滿足芬蘭的請求，自今年七月一日起縮小賠款數目百分之五十。(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蘇政府收芬蘭文)

蘇聯社會人士公正的評價蘇聯政府關於縮減芬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三國賠款的決定，把它看作是能够促進蘇聯與這些國家間的友誼關係與合作的進一步鞏固的行爲。

蘇聯在與德國以往的同盟國簽訂和約的準備過程中。從未有過報仇的意念。蘇聯首先和最早努力解決戰後調處的問題，以預防戰爭威脅復活的可能，保證和平及安全，援助站在希特勒方面作戰的各國人民，走上和平、民主發展的大路。關於支付賠款的決定，除了自己的基本目的——至少能部份的補償由于德國和其同盟者的軍事進攻我國而引起的那種巨大損失——以外，還在于警告參加這個進攻的國家，他們應該對侵略負責，這個決定也是給那些企圖重演這種侵略的人以警告。根據這個原則，按和約的條件，芬蘭、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國家，也對它們的軍隊在戰時侵入我國領土所引起的損失負有賠償的義務。

自然，在蘇聯與德國以往的同盟者之間的關係上會有過不信任。國際反動力量，喜歡利用與蘇聯接壤的以往的有敵意的國家，作爲反蘇新冒險的軍事基地，千方百計的挑撥蘇聯與其鄰國之間的關係使其尖銳化。可是，基于列寧、斯大林的各大小民族平權原則的蘇聯的徹底愛好和平的外交政策，而

另一方面，在羅馬尼亞、匈牙利，以及在芬蘭的民主力量的增長，都保證着蘇聯與羅馬尼亞、芬蘭、匈牙利各國的關係與其他東歐各國一樣的和平及友誼的發展。

蘇聯與這些國家間關係的新發展的顯明證據，就是蘇聯與過去處在我們敵人陣營中那些國家，簽訂了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正如蘇聯與芬蘭兩國簽訂條約時，蘇聯政府首領斯大林在其演說裡有力指出的：這個條約消滅了不信任，並為兩國人民的友誼關係建立了新的基礎，而且表示了兩國的友誼與信賴方面，有着很大的轉變。蘇聯與羅馬尼亞、匈牙利及其他東歐國家間的關係也在這個方向上發展起來了。

戰後的三年中，蘇聯人民完成着斯大林的五年計劃，在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上，達到了巨大的成就。它們向着發展生產力的路途勇敢前進，蘇聯不恐懼那正在威脅着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過剩的危機。偉大的斯大林計劃的思想，鼓舞着他們，要完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建設，並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蘇聯人民知道我們正由蘇聯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和達到戰前的生產水平，轉到更高的發展階級，走向實現蘇聯主要的經濟任務——在經濟方面（亦即按每人應得的平均生產額的水準）要趕上和超過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其中也包括美國。

既然在這三年中，蘇聯已經達到自己國民經濟的巨大提高，那麼現在它已有實際可能加強對與自己建立起友誼關係的那些國家的援助。

蘇聯此次通過縮減賠款的決定時，考慮到羅馬尼亞、匈牙利和芬蘭，已用它們的戰後政策證明它們與充當希特勒德國衛星國的時代一刀兩段，也證明了自己渴望走向民主發展的大路。最後，當這個決定被通過的時候，蘇聯不能不顧及到戰後整個時期，羅馬尼亞、匈牙利和芬蘭都忠誠的執行了和約

對它們所規定的賠償義務。

正是因爲這點，芬蘭內閣三個共產黨部長萊諾、楊虎寧和慕爾多于五月十九日聯名致函芬政府，提議政府請求蘇聯政府減輕芬蘭對蘇賠償的負擔，並得到了蘇聯政府善意的歡迎。蘇聯政府決定滿足芬蘭人民的願望，從本年七月一日開始，縮減芬蘭戰爭賠償餘額的百分之五十。隨後，蘇聯政府也滿足了羅馮尼亞、匈牙利政府類似的請求。

蘇聯政府的這一行為，是徹底的、有原則性的斯大林對外政策（這個政策是用以鞏固各民族和平與合作事業的）新的表現，無可爭辯的，它將在外國喚起廣泛的響應。世界的民主輿論，關於這個事實，不能不把蘇聯與受它幫助的國家的徹底的友誼關係與美國統治集團的殘酷的方針加以對照。美國企圖利用歐洲各國戰後的經濟困難，並在所謂「援助」的形式之下，迫使它們接受適合于美國反動集團和壟斷資本家的政治方針。

雖然蘇聯政府的決議只是關於三國的，但是它的意義却遠超過蘇聯對這些國家的關係以外。這一決定促使蘇聯與其它國家的友誼關係更加鞏固，並爲全世界人民和平安全的事業而服務。這一決定給了戰爭煽動者的陰謀以新的打擊，他們渴望在各民族間造成緊張的局面，利用這種局面以達到自己狹隘的自私的目的。反動勢力的這些奸計遭到強大蘇聯的反對，蘇聯正在徹底實現偉大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國際合作及鞏固蘇聯与其它國家的友誼關係的政策。

蘇聯人民很滿足蘇聯政府的高尚行爲，此種行爲志在實現蘇聯與其毗隣各國間的友好合作，並因此，使各民族的和平安全更加鞏固起來。

（一九四八年六月九日「真理報」社論）

在平等基礎上與羅、芬簽訂友好條約。

我想就昨日簽訂的蘇、芬友好互助條約的意義，講幾句話。

這一條約標誌着我們兩國關係的轉變。大家知道，在一百五十年來俄、芬兩國的關係中，存在着互不信任。芬蘭人不信任俄國人，而俄國人對芬蘭人也是如此。蘇聯方面過去早就企圖打破俄國人和芬蘭人之間存在着的不信任。也就是說，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宣佈了芬蘭的獨立，這就歷史的觀點看，是出色的事件。但可惜，不信任並沒有因此而打破，不信任依然如故。結果，我們之間發生過兩次戰爭。

我願望使我們從互不信任與其間曾兩次發生戰爭的長期中，轉到兩國關係的新時期——互相信任的時期。應當使我們締結的此一條約打破這種不信任，創造我們兩國人民間之關係的新基礎，並使得這一條約意味着兩國關係走上信任與友誼的大轉變。

應當使我所說的這點，不僅爲一切在會廳內的人所深切了解，而且在會廳外，即在芬蘭和蘇聯的一切人都深切了解。

不能認爲：兩國人民間的不信任，一下就可以取消。這是不能很快辦到的。在長期中，還留有不信任的殘餘。要消滅它，還必須多多的工作和鬥爭，建立蘇、芬互相友誼的傳統，並使此一傳統愈益

鞏固。

條約有平等與不平等的兩種，而蘇、芬條約是平等的。因為它是在兩方充分平等的基礎上締結的。

許多人不相信大國與小國間的關係能够是平等的。但是我們蘇聯人，認爲這種關係可能而且必須。蘇聯人認爲：每一民族，毫無例外，不論是大的民族或小的民族，都有自己品質上的特點和特性。這種特性只屬於這一民族，而爲其它民族所沒有的。這些特性是每個民族貢獻給世界文化總寶庫中的一部份，它並充實和豐富這一寶庫。在這一意義上說，一切大小民族都處於同等地位，而每一民族都與任何其它民族有同等意義。

因此，蘇聯人認爲：雖然芬蘭也是小國家，但在此條約中，則是和蘇聯一樣平等的一方面。

在列強的政治家中，很難找到認爲小民族和大民族一樣平等的人。他們大多數對待小民族都是高高在上的，看不起的。他們有時也不反對給小民族以單方面的保證。但是，這些政治家，一般說，是不願與小民族締結平等協定的，因爲他們不認爲小民族是自己的對手。

我謹爲蘇、芬條約，爲此一條約標誌着的我們兩國關係改善的那種轉變而舉杯慶祝！（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斯大林在歡宴芬蘭政府代表團席上演說）

〔關東社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電〕新華社訊：蘇維簽訂蘇維友好互助合作條約後，莫洛托夫發表演說稱：「蘇維條約乃對抗新侵略與掠奪的帝國主義計劃之又一堅強堡壘，兩國將藉以消除德國或其他國家之再度發動侵略。當此帝國主義陣營之戰爭挑撥者力圖成立政治軍事集團以反對民主國家與各國和平合作發展之時，我兩國簽訂此一旨在保證友鄰間之和平合作，並保證各國和平安全之條約，

意義尤爲重大。』格羅查繼起致辭，強調指出：『羅國人民正以全力鞏固其人民民主制度，亦決心以全力鞏固世界持久和平。』

三

幾個個別問題。

堅主保護全世界民主與公民自由

關於保護全世界民主和保證公民自由這個最重要的問題，美國國務院把它變成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委員會人權小組會這種次要的問題，儘管這個小組會在工作中並沒有達到任何成就。

同時，美國執政集團現時所關心的，不是保護民主和公民自由，而是保護與培植其它國家（希臘、西班牙、伊朗）的反動的反民主的和法西斯制度。這些集團正十分忙于完成這種不高尚的使命，當然也就談不上保護民主與公民自由了。

蘇聯會堅持和正在堅持着，使民主和公民自由在全世界都得到保障。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塔斯社聲明）

指出蘇、美貿易現勢應由美國負責。

蘇聯跟其它國家的貿易關係一往直前的發展着，同時又是在互惠的正常的通商條件下發展的。可是說到蘇美通商關係却不是這樣，因為美國政府違反蘇美通商協定，對蘇聯採取着歧視的態度。從這裡就清楚了，究竟誰應當擔負既成的不能容忍的形勢之責任。

至於說到國務院所引為藉口的日內瓦和哈瓦拿的國際貿易會議，那麼，大家知道，這兩次的會議一點好結果也沒有，而只是引起人們對美國向其比與會國施予難以容忍的壓力提出了種種的責難。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塔斯社聲明）

堅主援助難民及流落他鄉者

第三委員會（處理社會、人道、文化問題委員會）開始審查關於難民以及所謂流落他鄉者（即被法西斯強盜強迫擄走者）的情況這一重要問題。在戰爭的年份，千百萬人被迫離開了祖國，受着希特勒匪徒的奴隸。戰勝法西斯後，即設法遣送這批人轉回自己的家鄉。在蘇軍佔領區內，所有盟國的俘虜及被法西斯強迫擄去的盟國公民早已遣送回國。然而在美國、英國以及法國的佔領區內，直至現時在收容所裡仍收容着一百二十萬左右的難民及流落他鄉者。

在這些收容所裡有系統地進行着反對遣送回國的宣傳。凡願意回國的人們都受到暴虐和凌辱。收容所的行政當局縱容成立各種犯罪的法西斯組織，這些組織的首領是一些人人皆知的戰爭罪犯。在報上可以看見關於這些收容所的人們大批向海外——加拿大、巴西、澳洲等處移居計劃的連篇累牘的報導。

表面看起來，難民及流落他鄉的問題是暫時的，將這些人們遣送回國即可以得到迅速解決。但某些集團却用盡一切方法拖延這問題的解決，把它變為一個經常的問題。因此，成立一個管理難民事務的國際組織方案已提交聯合國大會。

在今天（六日）第三委員會的會議上，蘇聯代表維辛斯基對此問題發表了一篇詳盡而明晰的演

說，對難民及流落他鄉者的問題作了一個多方面的分析。維辛斯基根據許多文件和事實的材料，提出幾十個人的具體地址和名字，描述了一幅收容所裡暴虐無理的驚人圖景。他提到，還在今年二月間在倫敦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一部中，蘇聯代表便提出了關於制止這些收容所裡法西斯組織所進行的破壞行動這一問題，以及關於援助難民和流落他鄉者儘快回國這一問題。維辛斯基以蘇聯代表團名義提出具體的提案，這些提案是解決管理難民事務國際組織時，應當作為指南的。他強調的指出，這個組織應當是臨時性質的，它主要的任務應是援助難民和流落他鄉者回國。蘇聯代表團在這一點上認為該國際組織的幫助不應當惠及於戰爭罪犯，吉斯林輩以及祖國的叛徒，不應當惠及那些屬於沒有被解散的部隊和半軍事組織（他們是站在希特勒德國和其同盟者一邊活動）的人們。

維辛斯基提到那些屬於希特勒的直至現在沒有被解散的部隊和半軍事組織的一些人們，正享受着盟國軍事當局的款待與保護。

德國人於一九四一年所編的白俄維高任軍官團便是屬於這些部隊的。該軍官團會同南斯拉夫的軍隊作過戰，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二日該團向英國的司令部投了降。它直至現在仍被保留着，雖然它的武裝多半沒收了。該團是由過去北布科溫及比薩拉比亞出身的人，以及一部份蘇聯的戰俘所補充起來的。該團繼續具有在流落他鄉的蘇聯人民中進行反蘇宣傳的中心之一的意義。

南斯拉夫軍隊的舊軍官柴特尼克及烏斯塔史之流的軍事或半軍事的隊伍，以及安德爾斯的波蘭流亡軍隊，在南斯拉夫和波蘭的難民中進行挑撥離間的工作。所有這些軍事及半軍事的隊伍，且不說安德爾斯的師團，都是一些僱傭的，訓練有素的軍事幹部。這些隊伍的參加者還在希望將來會有一天用得着他們，那時他們會幹將起來，為實現某一國家的侵略計劃，這部戰爭的機器（現在他們已經是這

機器的一部份) 將要開動起來。

蘇聯代表建議，所有這些軍事和半軍事組織的成員，以及安德爾斯的流亡軍隊，應立即解散，而且國際的組織應予願意回國的以幫助。

爲使在收容所裡不容許有反對回國的宣傳起見，爲將那些過去同法西斯政權同流合污而聲名狼藉的行政人員從收容所裡清除出去起見，蘇聯代表提議，收容所中的行政人員應在聯合國的監督下，並徵求該收容所中最多數公民所屬的國家的政府之同意，加以委任。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六日葛羅米柯在聯大第三委員會上發言)

堅主的里雅斯特爲中立的自由區

蘇聯代表團認爲：在的里雅斯特的政權機構必須建設在民主基礎上，這已在草案中提出了。的里雅斯特應當成爲真正的自由區，而不是什麼總督區。這是我們第一個結論。蘇聯代表團也擁護草案中提出的原則，它規定了的里雅斯特和安全理事會間相互關係，在這裡我們認爲：在我們的關於的里雅斯特和它的鄰國以及其他國家的關係問題的草案中已爲和會的解決提出了充分的根據。這是我們的第二個結論。審查的里雅斯特的規章時，我們面前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問題，在的里雅斯特的新的情況下正確解決這一地區各主要民族間的互相關係，以及同鄰國民族的互相關係有其特別的意義。這一關係上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經驗是十分有益的。根據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在蘇聯統一了十六個盟員共和國和一些自治共和國和民族州，在建立處于政治發展的各種不同階段中和在習慣及語言上有大差別的各民族間的友好關係方面得到了重要的成功，我們有完全的信心——正確的利用這些成就在的里雅斯特會帶來很大的益處。當然，澳洲的代表團在這類的問題中可以交換自己的經驗。但是，已經知道，這經驗是不大的。澳洲僅有這樣的代管的領土，如像新格威尼亞和納烏魯島，它的居民是兩千土著的居民。並且蘇聯代表團到底認爲：我們大家應當用自己的經驗幫助聯合國機構解決各種的重要任務。但是既然這裡強調了的里雅斯特的民族政治問題的複雜性，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聲明的

是，在蘇聯調整民族間關係的多方面的經驗，應用到這裡，無論如何也一定是具有重大益處的。

按照我所說過的意見，蘇聯代表團提出下列的提議以供委員會審查，並在小組更加詳細的研究，為的發展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四外長會議所決定的條文，在的里雅斯特自由區的規章中必須規定以下各款：

一、的里雅斯特自由區是中立的和非武裝的。

二、一切駐在的里雅斯特的外國軍隊應於意大利和平條約生效時三十天內一律撤退。

三、的里雅斯特國際港口的制度要保證全部國際貿易在同等條件之下可以利用的里雅斯特港和免稅通過，同時還為其鄰國——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在港內劃定自由地帶。

四、為了保證自由區的經濟發展的優良條件起見，的里雅斯特要實現自由區和南斯拉夫的經濟合作，統一關稅，共同管理的里雅斯特自由區內的鐵路及其他等等。

五、總督的義務是保證遵守自由區的規章。

六、立法權由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祕密的投票法選舉出的人民會議來實施。

七、行政權由人民會議組成的自由區政府實施，並且它自己的行動要向人民會議負責。政府實施對自由區的管理，他管理一切的行政，包括警察、邊防軍和海岸防禦隊。

八、的里雅斯特自由區的公民權，可給予過去的意大利公民。若他是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以前居住在此，並且繼續居住在此區域一直到意大利和約生效之日為止的。但是意大利法西斯制度的積極的行動者，法西斯黨的積極份子，戰爭罪犯，曾在意大利警察機關服過務的人和一九二二年自意大利到來的國家官吏均不能獲得的里雅斯特的公民權。

九、成立由英、美、蘇和法國代表組成的國際聯合委員會，在和平條約生效後由該委員會組成的里雅斯特自由區的臨時政府，爲此國際聯合委員會須與本地的民主黨派和團體進行協商。

十、臨時政府的特別責任是在三個月期間內進行選舉人民會議。

蘇聯代表團確信：關於的里雅斯特規章的問題，在本和會上將得到它的正確解決。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莫洛托夫在對意大利和約的政治及領土問題委員會上的演說）

指出巴西、智利與蘇絕交

是討好外國主子和仇蘇所致。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蘇聯外交部接獲巴西駐莫斯科大使的照會一件，內稱：巴西自本日起將與蘇聯中止各種外交關係。

該照會主要引用蘇聯刊物發表評論巴西個別政治家的論文，以作爲巴西政府此項行動的根據。該照會最引爲不滿的，是不久以前蘇聯報紙刊載巴西代表阿拉納在紐約聯大會上的行爲，以及蘇聯一家報紙批評巴西總統杜魯拉過去的活動（大家知道，希特勒曾以杜氏有功於法西斯德國而獎給他一個勳章）。引起巴西政府不滿的尚有一件事，即巴西大使館一張照會因其措詞輕率，含意敵視蘇聯，而未經蘇聯外交部答覆即原封退回。巴西的照會，並引用似乎巴西駐莫斯科大使及其助手遭受某種限制，作爲政府與蘇聯斷絕關係的理由之一，可是，這件事實沒有找到任何證明。

由於巴西發出該項照會，塔斯社奉命聲明如下：

巴西政府會與沙皇政府保持外交關係，並與沙皇政府有過友好關係。一九一七年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候，巴西政府對蘇聯絕交，並與外國武裝干涉者勾結一起，站在我國敵人的陣營裡，企圖摧

毀蘇聯人民的意志，恢復我國的地主資本家政權。在二十七年餘以來，巴西政府對蘇聯關係始終採取敵對態度。甚至在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以後，巴西政府對法西斯德國仍然保持友善關係，繼續對我國採取敵視態度。只有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當德國投降前夜，巴西政府已無法再忽視巴西人民關於蘇聯建立正常關係的意見，這時候乃不得不提出建議，才把蘇巴之間的外交關係確立起來。

巴西政府以蘇聯報紙出現批評巴西政府主要官員的文章作為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的藉口，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負刊載這些文章責任的，是各刊物本身，而不是蘇聯政府。

巴西許多半法西斯報紙，支持政府的政策，有系統地刊載敵視與誣毀蘇聯重要官員之文章，以遂其蒙蔽而直接欺騙讀者的目的，從這點看來更加明白，巴西政府此種強詞奪理之無根據。

巴西政府直接掩飾其關於與蘇聯絕交的決定之真正意義。巴西政府不顧其人民衷心擁護與蘇聯建立正常關係之意志，憚自作爲巴西法西斯力量的工具，作爲其外國主子意志的順從執行者，公然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

蘇聯與巴西斷絕外交關係，絕不會遭受任何物質上之損失，因爲蘇聯對於能否與巴西發生貿易關係。這件事，是毫不在乎的。從此巴西將成爲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的真正附庸國。

塔斯社奉命作如下聲明：十月二十一日智利政府轉交蘇大使關於與蘇聯斷絕邦交的聲明，該聲明提出對蘇聯無理的譴責。

智利政府欺騙本國人民，企圖迷惑國際輿論，說是在最近幾個月中智利發生礦工罷工風潮，而智利政府正採用法西斯手段武裝鎮壓罷工風潮之時，蘇聯應負破壞智利社會安寧之某種責任。大家清楚地知道：蘇聯及其駐智利代表對此毫無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關係，而這一事件應由智利政府本身負

責。智利政府企圖推卸責任，胡賴推諉到他人身上。

衆所週知，當俄國偉大十月革命的時候，智利的代表們曾從我國逃走。於是智利政府便參加了與我國人民爲敵的集團。此後當世界反德國法西斯聯盟的英勇鬥爭正在展開之際，智利政府却與巴西一樣採取與德國法西斯友好的立場，實行仇視蘇聯的政策，一直到決定戰爭命運和德國失敗之時爲止，雖然如此，智利政府仍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在其本國人民壓力之下提議與蘇聯建立邦交，蘇聯政府爲尊重智利人民之請，考慮到政府在此時期可能獲得某種教訓，因而同意恢復邦交。

目前，智利政府又如巴西政府一樣實行法西斯主義，恢復仇視蘇聯的行爲；一週前，智利政府爲討好其外國主子計，曾迫害南斯拉夫大使館人員，逼迫南斯拉夫與智利關係破裂。

與智利破裂外交關係，對蘇聯並不能招致任何物質上的損失，而智利政府現在已將本國更嚴重地置在於依賴外國資本的附屬地位了。

智利政府之與蘇聯破裂外交關係，在道義上更使自己喪失信用，因爲這一政府已經拋棄了民主主義的一切基本原則，脫離了自己的人民，並且成爲外國帝國主義的僕從了。

蘇聯政府毫不懷疑；智利政府的法西斯冒險家如此罪惡地忽視其本國人民的利益，它應對人民負起自身行爲之責。

蘇聯政府根據上列各點，特命蘇駐聖地牙哥大使朱可夫立即離開智利。

抗議美政府縱容對蘇聯公民的綁架

〔塔斯社莫斯科一九四八年八月廿六日電〕如前報所載，蘇外長莫洛托夫曾於八月十一日經由美駐蘇大使史密斯轉美政府，對美當局縱容綁架蘇聯公民及教師加先金娜、沙馬林及其家人事件，聲明抗議並堅持查究及懲處從事綁架歹徒。除此而外，蘇駐華府大使館曾爲此於八月九日表示抗議，並曾於八月十四日對美警察闖入紐約蘇總領事館表示抗議。

美國務院於八月十九日就蘇政府及蘇駐美大使館之上述聲明，覆蘇駐美大使館照會一件，該國務院八月十九日之照會內稱：蘇方所提出之譴責是無根據的，同時並企圖於照會中攻擊蘇政府之官方代表。

關於沙馬林，美國務院之照會內稱：「據相當權威當局的調查報告，沙馬林曾自願地來到紐約聯邦調查局，並宣佈他不願返回蘇聯，願意留在美國。他於作此聲明以後，即離開聯邦調查局，未留下地址」。除此而外，國務院照會又稱：「國務院所取得之情報，無論如何也不能確鑿證明蘇政府照會中所稱『托爾斯泰基金』組織與聯邦調查局之間有何聯系，因而美政府斷然否定任何類似此聯系之存在。尤其是，美政府無任何情報足資證明『托爾斯泰基金』從事刑事活動，如蘇大使照會之所指稱」。

關於加先金娜，美國務院照會說道：『美國相當權威當局之報告表示，加先金娜曾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知紐約俄文報主筆謂：她不願返回蘇聯，且經過該主筆乘車赴紐約州、維里荷德茲里特——發爾姆農場，她是於七月三十一日乘市公共汽車去的。』

美國務院之照會繼續辯護紐約警察之闖入蘇總領事館，其根據爲：此事係總領事在場時進行的。

照會以如下語句結束，即：

『美政府認爲總領事羅馬金之行爲，乃濫用他地位的特權，與粗暴地破壞外國官方人員行爲之慣常規則。因此，國務院請求總統收回發給羅馬金總領事之執照，並請求他在容許的時間內離開美國。』

由於上述緣故，蘇聯駐美大使館以蘇政府名義，致美國務院之照會內容如下：

蘇大使館茲答覆美國務院八月十九日關於加先金娜與沙馬林事件之照會，聲明蘇政府認爲上述照會中列舉之斷言，是無根據與不符事實的。

美國務院之照會迴避蘇政府及其代表聲明中指出的事實，不僅不協助判明羅架加先金娜、沙馬林夫妻及其三幼子事件之不明情況，而且只有使判明這一事件與參加此事件之個別人員和機關加深困難。於此，蘇政府拒絕美國務院對於蘇政府官方人員的無稽之談，並認爲蘇政府及其官方人員對加先金娜、沙馬林等事件所採行動與聲明，完全符合蘇聯保護其公民免于無禮侵害其自由與公民權利之利益。

美國政府手頭有足夠數量的材料，其中包括蘇大使館於八月九日和十四日的聲明中，以及蘇外交部長八月十一日的照會中所述的材料，足資證明加先金娜和沙馬林之遭羅架，及白匪組織「托爾斯泰

基金」和聯邦調查局參加此一事件之事實。

至於說到加先金娜，那麼正如其八月五日自「里特——發爾姆」寄給總領事羅馬金的信，六月十日寄給其親人的信（這些信根據美國務院的請求，業經拍照寄去），以及她在八月七日記者招待會上對美報極多記者面前所作關於她被綁架的聲明，這些已足夠證明相反性質斷言的毫無根據。因爲目前加先金娜仍然被藏在醫院裡，實際上是在監獄式的生活中，蘇聯代表被禁止與她自由見面。強加在她身上的聲明，是不可能認爲值得若何信任的，何況她的健康正處於嚴重狀態之時。

從紐約報紙公佈的消息可以看出：托爾斯泰領導之「托爾斯泰基金」白匪組織參與綁架的不僅加先金娜一人，而且還有沙馬林。後者所在地址，直至如今尚未獲悉。另一方面，國務院八月十九日的照會肯定說他們失蹤後的頭些日子，沙馬林曾在紐約聯邦調查局。早在八月十日，紐約警察長米林斯在訪問蘇聯總領事館時向該總領事說過，沙馬林在「美國政府和聯邦調查局保護之下」。雖然如此，直到現在，蘇聯政府仍不能得到任何關於沙馬林及其家人的情報。

根據上述各點，蘇政府堅持自己的立場，堅持蘇大使館上述照會與蘇外交部長於八月十一日向美大使聲明中所提出的各項要求，堅持予蘇駐美代表自由無阻地會見加先金娜和沙馬林的權利。

至於美國務院譴責蘇駐紐約總領事羅馬金說：「羅氏之行爲是濫用其地位與租魯破壞一般慣用的規則」此點，蘇政府拒絕這種譴責，認爲此乃無根據與不合乎事實的。蘇聯駐紐約總領事的舉動，乃是特別爲了保護蘇聯公民權利的，而其向報界代表的聲明乃是堅持被若干報紙機關在其虛偽報導中所粗率地曲解了的真象，——這些舉措完全符合一般慣例，並也是領館代表們的直接責任。

總計到上述一切情況，蘇政府指出謂：近來美國造成了一種環境，使蘇聯領事館不能正常執行其

職權。從八月十九日國務院的照會中看出：美國政府不僅不準備中止美國行政當局之造成這種環境，直到美警察闖入蘇總領館（八月十二日發生的）的行爲，而且相反，却辯護這樣公然破壞國際慣例的行爲。

由於上述情勢，蘇政府決定：

一、立即關閉紐約和舊金山兩地之蘇聯領事館；

二、依照相互原則，認爲必須立即關閉美國在海參崴的領事館。

根據同一理由，認爲蘇政府與美政府之間早先關於開設列寧格勒美領館之協定，當宣告無效。

編者聲明

一、本書材料，是在大連能够蒐羅得到的材料，並非戰後蘇聯和平外交政策文獻的全部。但僅就這些材料，亦可對戰後蘇聯和平外交政策得一較明確、系統的了解。

二、凡蘇聯政府的對外文件、要人演說、談話、報章、雜誌、通訊社的社論、論文、聲明等，莫不盡量希求得到全文，但由于原文不易覓得，故不得已時，某些材料不得不採用塔斯社的擇要電訊；今後如能得到，當于再版時補正。

三、蘇聯和平外交政策乃戰後世界持久和平的柱石，乃馬列主義與今天世界革命運動相結合之高級理論問題，編者學識淺薄，誠恐發生謬誤，故希讀者研究之後，多予指正。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



AUG. 8 1949



戰後蘇聯和平外交政策

編者 羊 兵

出版者 大連東北書店
發行 大連天津街一七八號

印刷者 大連東北書店印刷廠

1949.6. 初版 0001—2000

支店 旅順毛澤東路菜市街三六號
金縣城區斯大林路二〇一號

連. Aa字 012051

